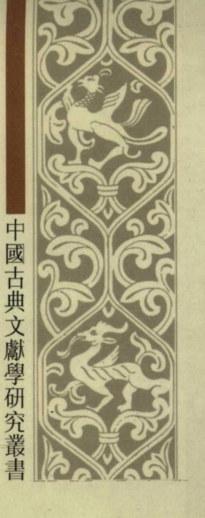
歲寒堂詩話校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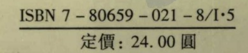
陳應鸞　著

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

巴蜀書社


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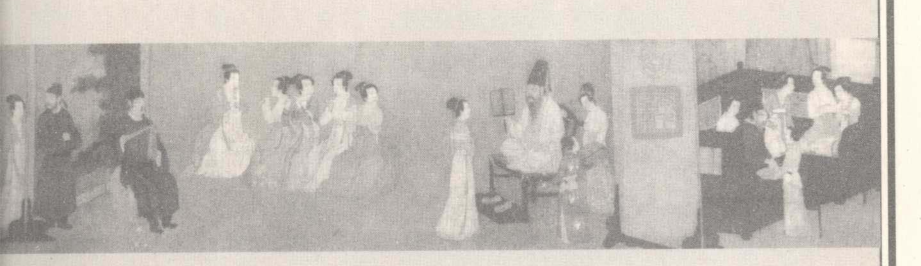

ISBN 7-80659-021-8
9 787806 590218 >


ISBN 7－80659－021－8/I·5
定價：24.00 圓

四川大學『211工程』項目
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

歲寒堂詩話校箋

陳應鸞／著



巴蜀書社
2000・成都

責任編輯：李衛紅
封面設計：文小牛

歲寒堂詩話校箋　　陳應鸞　著

巴蜀書社出版發行　　（成都鹽道街三號　郵編 610012）
總編室電話（028）6656816　　發行科電話（028）6662019
新華書店經銷　　成都福利東方彩印廠印刷
成都神仙樹南郊村工業小區（028）5183822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10.625　　字數 240 千
2000 年 3 月第一版　　2000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1000 册

ISBN 7－80659－021－8/I·5　　定價：24.00 圓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工廠調换

《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編委會

四川大學“二一一工程”漢語史與

中國古典文獻學項目

前　言

自歐陽修《六一詩話》之後，以“詩話”命名的著作日益繁多，形成我國一種獨具特色的文學評論樣式。這其中，張戒的《歲寒堂詩話》有比較重要的歷史地位。

一

《歲寒堂詩話》的作者，明清的許多書目中均作張戒，唯錢曾《讀書敏求記》卷四作趙戒。然其《述古堂書目》、《也是園藏書目》又作張戒。清人批評《讀書敏求記》“字多繆誤”〔一〕、“間有舛誤”〔二〕，此則當是其一。

《宋史》、《宋史新編》均未給張戒立傳，僅于《趙鼎傳》中附載其彈劾給事中勾濤一事。其生平事跡，主要見于南宋一些史家的著作之中。明人錢士升大約是據《三朝北盟會編》，在《南宋書》之《趙鼎傳》後，附帶給張戒立傳，然極其簡略。清人陸心源主要據《建炎以來繫年要録》，或亦撮録《南宋館閣録》、《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鑒》等書，為張戒立了一個較詳的傳，然其

中，間有考覈不精、以致舛誤之處。

張戒的字，陳騤《南宋館閣録》卷七作定夫，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一八三作定復。何以有一字之差，無法確考。若據張戒的生平事跡和政治主張（詳見後文）來推斷，極可能是原字定夫，宋室南渡後改字定復，以表示立志恢復中原的決心。

張戒的籍貫，熊克《中興小紀》卷一九、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八七作正平人，《南宋館閣録》卷七作絳郡人，《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二三載張戒乞留趙鼎疏中又自稱"臣本貫河東絳州"。其實這三種説法并不矛盾。絳州置自北周，治玉壁。隋初移治正平縣。此後，時稱絳州，時稱絳郡，其州（或郡）治均在正平縣。宋代則稱絳州絳郡，《宋史·地理志二》載河東路下轄絳州絳郡，絳州絳郡轄七個縣，其首縣即是正平。所以，張戒的籍貫當是宋代河東路絳州絳郡正平縣（今山西新絳）。可是，《三朝北盟會編》卷一八三卻載張戒為解州人。據《宋史·地理志三》可知，宋代解州屬陝西路之永興軍路轄，雖與絳州絳郡相近，然非一地。徐氏所載，可能事出有因，據《山西省志輯要》、《山西聞喜縣志》，可知趙鼎乃山西聞喜縣人，而聞喜縣在宋代即屬解州。考張戒乞留趙鼎疏中曾云："臣本貫河東絳州，趙鼎本貫陝西解州，鄉里相近，士大夫通號曰西人。臣被召除館職，除郎官，實自聖恩，然人亦或云鼎進。"從這些話中，似乎透露了一點消息：可能當時朝中有人攻擊張戒因與趙鼎同鄉，故被鼎舉薦人朝。張戒疏中所以特意説明自己不與趙鼎同鄉，除了表明自己乞留趙鼎非為一己之私外，似乎也是為了駁斥當時的流言蜚語。或許徐氏未深考此疏，只據流言，故定張戒為解州人。至于張戒是否祖籍在絳州絳郡而出生于解州，或者在解州居住過，則

無法考證了。

張戒的生年，典籍無載。其登進士第的年月，則可確知。《南宋館閣録》卷七載其為“沈晦榜進士出身”。又考明人朱希召所編《宋歷科狀元録》，知沈晦乃“宣和六年甲辰狀元”，是年“三月，御集英殿策進士，賜禮部進士沈晦等及第出身八百五人。”張戒就是這八百五人中之一，其登第時間是宣和六年（一一二四）三月。

張戒中進士後，曾任縣令、左迪功郎夔州路關寨幹辦官。紹興五年（一一三五）三月，以趙鼎薦入朝，特改左承事郎。四月，授國子監丞〔三〕。六月，曾充點檢試卷官〔四〕。九月，因面對，向宋高宗上書，“幾萬八千言”〔五〕，深得賞識，宋高宗稱其“憂國愛君之心，誠有可嘉”，并將其書降出與朝臣趙鼎、沈與求閲〔六〕。十二月，除祕書郎〔七〕。紹興七年（一一三七）七月，宋高宗“因論館中人材，以為戒好資質，而未更事任，可令在外作一任，復召用之”。戒聞，請補外，遂除福建提舉官〔八〕。旋召回，授以尚書兵部員外郎〔九〕，遷兵部侍郎〔一〇〕。紹興八年（一一三八）三月，因御史中丞常同的薦舉，遷守監察御史，尋落“守”字〔一一〕。其後不久，又遷殿中侍御史〔一二〕。九月，因彈劾給事中勾濤，開始為宋高宗疏遠〔一三〕。十月，上書乞留因反對向金國屈己議和而被逐的宰相趙鼎〔一四〕，十一月二日，又上書反對接受金使以江南詔諭使和明威將軍之號來議和，并論“和必無成，豈惟無成，終必招寇”，因而觸怒了主和派的總後臺宋高宗及權姦賣國賊秦檜，被逐之勢已定〔一五〕。十一月六日，遷司農少卿〔一六〕。第二天，宋高宗即借其乞留趙鼎事，下詔斥其“附下罔上”，後旬日乃以戒知泉州〔一七〕。不滿四月，其知州亦

被罷黜[一八]，于是往依岳飛于江夏[一九]。紹興十二年（一一四二）十一月，右諫議大夫羅汝檝劾張戒黨于趙鼎、岳飛以沮和議，張戒因此遭到勒停（追毁出身文字、除名）的處罰[二〇]。秦檜死後，紹興二十七（一一五七）九月，張戒復以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二一]。直到紹興三十年（一一六〇）五月仍居是職[二二]。

張戒卒于何時，史籍無明確記載。錢士升《南宋書》中謂"戒居建昌卒"。這裏所謂"建昌"當指宋建昌軍，在今江西省境内。考張戒確曾在今江西省境内居住過。宋釋曉瑩《羅湖野録》卷一載："廬山羅漢小南禪師，汀州張氏子，州南金泉院乃其故居。參祐禪師于潭之道林，獲印可，隨遷羅漢而掌堂司，即分座接納。及祐移雲居，以其繼席，名重諸方，學者翕然歸之，時有居士張戒，雅意參道。一日，南問曰：'如何?'張曰：'不會。'南復詰之不已，張忽領旨，遽以頌對曰：'天不戴兮地不知，誰言南北與東西？身眠大海須彌枕，石筍抽條也大奇。'張尋取辭，南以二偈示之曰：'汝到廬山山到汝，更誰別我廬山去？出門問取嶺頭風，大道騰騰無本據。'又曰：'頭戴烏巾著白襴，山房借汝一年閑。出門為說來時路，家在黄陂翠靄間。'"此小南禪師即《五燈會元》卷一八所載的系南禪師，雲居祐禪師法嗣，屬南嶽下十三世。《羅湖野録》謂其"以傳道為志，閱七寒暑，住世四十有三"。《羅湖野録》之自序作于紹興乙亥（即紹興二十五年，即一一五五年）十月望日，可知小南禪師在紹興二十五年前早已圓寂。張戒在羅漢院見小南禪師，當在他圓寂前的七年内。小南禪師圓寂于何年，《羅湖野録》、《五燈會元》、《補續高僧傳》等均無記載，據我估計，極可能是在張戒被勒停之後。若如此，則

張戒被勒停後曾住在今江西省境内，且“雅意参道”，上廬山與羅漢院之僧徒交往。至于張戒是否如錢士升所説的卒于建昌，目前尚未發現有新的旁證。錢氏似乎尚不知張戒後曾恢復出身并奉祠，故其傳中毫無提及，大概他未去看過《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謂張戒“蓋即終于奉祠矣”，這一推測十分有理。我以為，張戒很可能卒于紹興三十年。考《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七七載紹興二十七年九月庚午“左宣教郎張戒主管台州崇道觀。”可是，卷一八五又載紹興三十年五月甲辰“左宣教郎張戒主管台州崇道觀。”按是書之體例，本不應如此重復記載。假如張戒紹興二十七年奉祠後，曾改任他職，三十年又重到原地奉祠，那麼《建炎以來繫年要録》中必然要記載改任他職的情形。可是，反復細讀其書，這段時間内并無這種記載。于是我疑心卷一八五那條的文字可能有脱漏和竄亂。或許原文本是“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張戒卒”，鈔刻中脱去了“卒”字，遂語句不通，後人于是改竄成了現在的樣子。此想法雖純屬推測，既無板本根據，也未尋到其他的旁證材料，但又并非無根之游言。第一，《建炎以來繫年要録》自卷一八五此條後，已絶無張戒情况之記載了。此甚令人深思。第二，如果此條不是記載張戒之卒時的話，那么張戒至少當活到宋孝宗登極之後。宋高宗是紹興三十二年六月退位的。而《建炎以來繫年要録》此條後，直至紹興三十二年末，均無張戒之卒的記載。宋孝宗一上臺就貶斥主和派，任用主戰派。昔日因反對屈己議和而被貶逐的人，紛紛被召回朝，官居要津。岳飛的冤案也得到了平反昭雪。可是，昔日反對和議最激烈的并被勒停了的張戒，此時却不見官秩升遷，甚至連名姓都寂然無聞。假如他此時他還活在人世，這就顯得很不合情

理了。如此迹象，似乎表明，早在宋孝宗登基前，張戒已不在人世了。第三，《碧谿詩話》的作者黄徹與張戒乃是同年（同是宣和六年中進士的）。我曾考定黄徹卒于紹興二十八年九月（參見拙文《黄徹卒年及其詩話作時初考》，載《文學遺產》一九九一年四期）。如果以此類彼，那麽，張戒卒于紹興三十年，亦非絶對没有可能。假如我這推測不誤，那么，張戒當卒于紹興三十年（一一六〇）五月甲辰。由于其生年無法考定，他究竟活了多大歲數，則無法確定了。

張戒是一個愛國志士。在南宋朝廷内，圍繞對金國的和、戰問題，各種政治力量的鬥争異常尖鋭激烈。張戒堅定地站在志圖興復的賢相趙鼎一邊，主張加强守備，積極備戰，以收復失地，反對屈辱求和、僥倖偷安。紹興八年五月，張戒入對時，就對金國揚言"當歸河南及梓宫、淵聖、太后"以議和之事，表示懷疑〔二三〕，强調"守備一日不可弛"〔二四〕。六月十七日，張戒進一步上奏宋高宗，指出："敵國愚弄，使人誕謾，臣恐不足以講和，適足以招寇。"認為："國勢不敵，雖有金使，决不能解侵伐之兵。"提出應"勤修闕政，嚴設邊備"，最終以兵力收復中原。他説："復中原，還梓宫，歸淵聖，臣子之心，孰不願？然以兵取之則可，以貨取之則不可……自古豈有兵不能勝而貨財可以却敵復國者！必兵强而後戰可勝，戰勝而後中原可復，梓宫可還，淵聖可歸。"〔二五〕張戒還强調：即使與金國談判，也不能屈膝投降，"無厭之求，不可與也"，"非禮之辱，不可從也"，"一切畏懦順從，亡之道也"〔二六〕。七月一日，張戒又上疏提出"外則姑示通和之名，内則不忘决戰之意，而實則嚴兵據險以守"的策略，强調務先戰守〔二七〕。宋高宗也不得不稱此為"極至之論"，趙鼎等

更主張“當力守此議”〔二八〕。當趙鼎被罷，秦檜入相，宋高宗決意屈辱求和，形勢極為不利的條件下，張戒又挺身而出，激烈批評議和是“示弱招侮”，認為接受金使“江南詔諭使”的稱號，是把自己置于昔日南唐的地位，强調“為國只當自勉，不可僥倖偷安”〔二九〕。可見，張戒是一位關心時政、有遠見、懂策略的政治家。可惜，由于投降派得勢，他的愛國志向未能實現，不僅政治主張不被採納，而且被貶逐除名，致使英雄抱恨終身，後之志士無不為之欷歔嘆息。當然，由于階級的局限，歷史條件的限制，張戒和岳飛等愛國者一樣，愛國始終是和忠君聯繫在一起的。他們最終都成了愚忠思想的犧牲品。但由于他們主張抗擊金國的侵略、收復失地，當時在客觀上是符合人民意願的，因而他們的名字在青史上萬古留芳。

張戒為人剛直敢言，正派無私，具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品格和氣節〔三〇〕。故趙鼎稱其“剛拙”，宋高宗亦曾贊賞其“剛直”〔三一〕。當他還是一個小小的國子監丞時，就敢于上書直言宋高宗“有仁宗皇帝守成之德，而不知太祖創業之志”。宋高宗也承認“此言良是”〔三二〕。當秦檜入相、投降派得勢之時，他并非不知乞留趙鼎、極論和議之非會給自己帶來甚麽後果，但他不願見風使舵，故不顧利害，挺身而出。朱勝非謂其“以邀後福”〔三三〕，純粹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張戒往依岳飛，更表明其政治信念堅定不移。日本桂五十郎《漢籍解題》中說：“歲寒堂可能是張戒居室之名稱”〔三四〕。他所以這樣給居室取名，并作為其詩話之名稱，是有深意的。其取義乃《論語·子罕》中所謂“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意在表示自己雖處逆境但仍要堅持節操。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其為“鯁

亮之士”。張戒這種品格的形成，可能是深受儒家思想（尤其是宋代理學）之積極面影響的結果。李澤厚認爲：理學也有積極的因素，特别是“在中國民族性格、中國實踐理性的形成發展中，在中國民族注重氣節、重視品德、講求以理統情、自我節制、發奮立志等建立主體意志結構等方面”，有重要作用〔三五〕。張戒生活在濂、洛、關、閩五子之學鼎盛之時，其人格受理學的熏陶，則是完全可能的。

張戒也是一位詩人。《歲寒堂詩話》卷上載著名詩人陳與義評論張戒詩云：“奇語甚多，只欠建安、六朝詩耳。”今所見的張戒之詩，除前文所引《羅湖野録》中那首頌以外，在他自己的詩話中還保留了一首：“獨坐燒香静室中，雨聲初罷鳥聲空。瓦溝栢子時時落，知有寒天木杪風。”他自稱：“此絶句非余得意者，而陳去非獨稱頌不已。”可惜，張戒詩作無集傳世，我們無法考察其全貌。這對研究張戒的人來説，不能不是一個遺憾。

據《中興小紀》、《建炎以來繫年要録》的夾注所引，可知張戒尚有《默記》一書，其内容大致是記述自己政治生涯中所聞、所見及親身經歷的事實。此書今亦不傳于世。據《南宋館閣録》可知張戒是研究《尚書》的，然不見有論著。《歲寒堂詩話》是現今僅存的張戒的著作。

二

《歲寒堂詩話》是何時動筆寫作、何時完稿成書的，已無法確考。我們從詩話中提供的一些内證出發，結合張戒的生平事跡，加以分析、研究，可以考見其寫作的一個大概的時間範圍。

《歲寒堂詩話》卷上有三條記載，可以分别確定每條寫作時間的上限：(一)“乙卯冬，陳去非初見余詩，曰：‘奇語甚多，只欠建安、六朝詩耳。’余以為然。”乙卯，乃紹興五年。(二)“往在桐廬見吕舍人居仁，余問：‘魯直得子美之髓乎?’居仁曰：‘然。’‘其佳處焉在?’居仁曰：‘禪家所謂死蛇弄得活。’……”桐廬，縣名，在今浙江省。南宋時屬建德府。《中興小紀》卷二四注引張戒《默記》云：“是秋，戒新除福建提舉官，待次嚴陵。”嚴陵，即嚴陵山，一名富春山，在桐廬縣境七里灘之東。曾是東漢嚴光（字子陵）的隱居處，故因之得名。可見，張戒在新任福建提舉官後，曾在桐廬住過一段時間。據《中興小紀》、《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可知，張戒是在紹興七年七月丙寅才始任福建路提舉官的。他會見吕本中當在此時之後不久。(三)“往在柏臺，鄭亨仲、方公美誦張文潛《中興碑》詩，戒曰：‘此弄影戲語耳。’二公駭笑，問其故……”柏臺，即御史臺。因此，張戒與鄭剛中、方廷實論張耒《讀中興頌碑》詩的時間，當在張戒任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期間内。據《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可知，張戒任此二職的時間在紹興八年三月至十一月。

上述三次論詩的時間雖可以基本確定，但最多也只能確定把這三件事寫入詩話的時間的上限，其寫進詩話的具體時間則無法準確地確定下來。因為，不一定是事後不久就立即把牠們寫進詩話，甚至完全可能是在事隔多年後經過追憶而寫進詩話的。上述第（二）、(三) 兩條在表述時間時，用一“往”字，無可置疑屬于事後追憶。其第（一）條雖未用“往”字，然其所記之事，本發生在第（二）、（三）條所記之事以前，看來亦屬于事後追憶。因此，僅憑上述三條并不能比較準確地確定《歲寒堂詩話》的作

時。

我以為，張戒被勒停之前，似乎不會致力于詩話的寫作。他中進士之前，必定要專心舉業，中進士後不久，就遭逢靖康之難。建炎年間和紹興頭四年，社會動蕩不安，他在地方上做小官。這段時間裏，不僅無任何材料證明他已開始作詩話，而且也不見有他與人談詩論詩的材料。他在朝中任職和任福建路提舉官期間，儘管有他談論詩的記載，但不意味着他已開始作詩話。因為這時正是他政治上非常活躍、雄心勃勃之時，他所任之職大都事務叢雜，大概無暇去作詩話。他被貶官知泉州後不久，即被罷官而往依岳飛。他在岳飛那裏可能過的是軍幕生活，大概亦無心思去寫作詩話。我認為，《歲寒堂詩話》極可能是張戒被勒停後才全力開始寫作的，是用他後半生的精力和心血來完成的。其理由如次：

第一，張戒被勒停後，過着閒居無聞的生活，不再有公務纏身，正有時間和精力來著書立說。政治上失意後，轉而著述，也是一種精神上的寄託和慰藉。

第二，《歲寒堂詩話》卷下，有好些內容能證明該詩話是一個處于逆境的人寫作的。如張戒評杜甫《舟中出江陵南浦奉寄鄭少尹審》（案：張戒引詩題衍“中”字）云：“少陵遭右武之朝，老不見用，又處處無所遇，故有‘百年同棄物，萬國盡窮途’之句，余三復而悲之。”杜甫此詩本是十二韻的排律，表達的意思相當豐富，如果張戒不是自己身處逆境，豈會特別拈出這樣兩句而大動感情呢？又如，他評《莫相疑行》云：“以子美之才，而至于頭白齒落無所成，真可惜也……穀梁子曰：‘名譽既聞，而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而王者不用，有國者之罪

也。'子美之自惜，蓋嘆時之不用，人之不知耳。悲夫！"和上例一樣，表面上是悲杜甫不為時用、不為人知，實際上何嘗不是借他人之酒杯，以澆自己之塊磊？類似的例子還有一些，恕不具録。對張戒等愛國志士來説，真正嚴酷的逆境，莫過于岳飛被殺，趙鼎被一貶再貶至絶食而死，秦檜完全控制了朝中大權。也就是在這時，張戒遭到了勒停。

第三，南宋的史家、目録學家，元人所修《宋史》，均不著録張戒的詩話。南宋人的詩話、筆記中，亦無隻字提及或稱引。這一現象似乎説明：張戒顯達之時（尤其是在朝做官時）不曾著有詩話。他被追毀出身文字後，已是平頭百姓，即使作有詩話，人們不注意、不重視，完全在情理之中。儘管張戒後來恢復了出身并奉祠，但一則官卑無權，二則故交零落殆盡，即使有人知道他作有詩話，大概無人想到替他作宣傳、著録或轉述。這或許是張戒的《歲寒堂詩話》在南宋和元代寂然無聞、鮮為人知的原因。如果這個推論成立，那正好説明《歲寒堂詩話》是在張戒被勒停後作的。

第四，《歲寒堂詩話》卷下有一條重要材料很值得重視。張戒在評杜甫《劍門》詩中"一夫怒臨關，百萬未可傍"一聯時説："余嘗聞之王大卿俣曰：'一夫怒乃可，若不怒，雖臨關何益也。'"王俁，字碩夫，政和進士。張戒為何稱王俁為"大卿"呢？宋人趙與時《賓退録》卷三云："世俗稱列寺卿曰大卿。"王俁是否位列寺卿呢？考李彌遜《筠谿集》卷四、孫覿《鴻慶居士文集》卷二二、《中興小紀》、《建炎以來繫年要録》、《靖康要録》諸書，知王俁曾歷任夔路提刑、監察御史、尚書右司員外郎知邛州、左朝奉郎兩浙轉運副使（一作兩浙計度轉運使）、尚書左司

員外郎、權户部侍郎兼權禮部侍郎、户部侍郎、工部侍郎、充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充集英殿修撰。因秦檜專國，俣落職家居。檜死後，起為右朝議大夫知明州，復為户部侍郎，除工部尚書（一作權工部尚書），官終敷文閣待制。從王俣的歷任來看，位不至寺卿。看來，趙與時的説法并不全面。其實，"大卿"也可以是對"六部"長官的稱呼。考《周禮·天官冢宰》"治官之屬，大宰卿一人……"疏："自大宰至旅下士，轉相副貳，皆王臣也者，大卿一人，小卿則二人，已下皆去上一倍者，是轉相副貳也。"賈公彦這里説的"大卿"，是指"六官"（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之長官。後世的"六部"（吏部、户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相當于周之"六官"，故"六部"之尚書習慣上亦可稱為"大卿"。工部尚書在"六部"尚書中儘管資歷最淺，然為掌工程之長官。掌工程之長官，夏商名司空，周名大司空卿，漢由三公之一的大司空兼任，後周復古又名大司空卿〔三六〕。由此可知，張戒所以稱王俣為"大卿"，是因為他任過工部尚書。王俣何時始任此職呢？《中興小紀》卷三七載：紹興二十七年四月，"户部侍郎王俣除工部尚書。"《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七六亦載：紹興二十七年四月壬戌，"尚書户部侍郎王俣權工部尚書。"張戒詩話中所引王俣的話，雖不一定是王俣任工部尚書後説的，但張戒稱他為"大卿"，則當在他任工部尚書之後，這不僅説明張戒詩話中該條寫于紹興二十七年四月壬戌之後，而且説明，在張戒恢復出身、主管台州崇道觀前夕，他的詩話仍在寫作之中。

綜上分析，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歲寒堂詩話》寫作時間的上限，當不會超過紹興十二年十一月，直到紹興二十七年四月

以後仍在寫作。其完稿時間則不易確定。如果我前面關于張戒卒于紹興三十年的推測不錯的話，那麽其詩話的完稿時間，或即在他去世前不久。

很可能在張戒生前，他的詩話根本不曾雕刻出版（案：黄徹《碧谿詩話》在其死後十年餘，方由其子黄廓、宗裔黄永存刊刻，參見拙文《黄徹卒年及其詩話作時初考》）。其究竟于何時初刻，現今未發現有任何材料可考。陸心源謂其“原本已亡”〔三七〕。現在已不存有宋本、元本，較早的版本只有明本了。現存的版本有兩大類。一是一卷本，二是二卷本。屬于一卷本一類的有：（一）明正德十三年俞弁鈔本（見《中國善本書目録》集部《詩文評》）；（二）清鈔本（見《中國善本書目録》集部《詩文評》，《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卷八《詩文評類》亦有清鈔本，與《梅磵詩話》、《剡谿詩話》合一册）；（三）清咸豐九年韓應陛鈔本（見《中國善本書目録》集部《詩文評》，《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卷八《詩文評類》）；（四）《説郛》本；（五）《學海類編》本；（六）《螢雪軒叢書》本（見郭紹虞《宋詩話考》，蔡鎮楚《石竹山房詩話論稿》）；（七）《詩話叢刊》本（見蔡鎮楚《石竹山房詩話論稿》）。兩種清鈔本，筆者無緣面睹，不知其詳。《螢雪軒叢書》本、《詩話叢刊》本亦未見到。《説郛》本，存有明刊本（見《江蘇省圖書館圖書總目》卷四一《文評類》），今通行的是宛委山堂本、涵芬樓據明鈔本刊刻本（即商務印書館本）。其中僅有今二卷本上卷裏的十二條。俞弁鈔本、《學海類編》本所有條數與《説郛》本相同。筆者託人從北京圖書館鈔得韓應陛鈔本之跋語，其中稱：“《歲寒堂詩話》用士禮居藏毛氏影宋本影鈔。”但是，到今天不僅宋本原本不存，而且連士禮居所藏毛氏影宋本亦

不可見。繆荃孫所輯黄丕烈《士禮居藏書題跋記·續記》、《士禮居藏書題跋再續記》中均未提及此書。屬于二卷本一類的有：（一）《武英殿聚珍版書》本（木活字本、巾箱本、浙江重刊本、江西書局刊本、福建刊本、廣雅書局刊本、江蘇翻刻本）；（二）《四庫全書》本；（三）《勵志齋叢書》本；（四）《歷代詩話續編》本；（五）《叢書集成初編》本。其實，這一類版本，始由紀昀等人從《永樂大典》中録出，又益以《學海類編》本有而《永樂大典》無的兩條（案：此兩條俞弁鈔本、《説郛》本亦有），分為上、下二卷，共計有六十九條之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認為：《永樂大典》所載張戒詩話"猶屬完帙"再加上《學海類編》所有的二條，則"庶為全璧"。其實，二卷本是否就是張戒詩話的全部，筆者以為不好主觀斷言。明代楊士奇等人是《永樂大典》的編修者，而他們所撰的《文淵閣書目》中則云："《歲寒堂詩話》，一部一册，闕。"闕，謂殘缺。既闕，則非完帙，其採進《永樂大典》的當然不會是全璧。其中無《説郛》本、俞弁鈔本、《學海類編》本所有的兩條，就證明了這一點。然而，是否《永樂大典》所採就僅僅遺去了這兩條呢？這是説不清楚的。目前尚未發現有新的佚文。不過，較之《説郛》本、俞弁鈔本、《學海類編》本，以《武英殿聚珍版書》為代表的二卷本，則是最好的一種本子。另外，《永樂大典》已經絶大部分散佚，由中華書局搜集影印的《永樂大典》（殘存本）中已無張戒的詩話了。

對于《歲寒堂詩話》的著録，主要在明、清時。明代多著録為一册或一本，而不標卷數。然《澹生堂書目》著録為一卷。清初，如錢曾、陸漻等亦著録為一卷。《武英殿聚珍版書》本出，著録則多為二卷。

三

宋代詩話，在張戒之前，無系統標舉理論觀點之作，大都是記述趣事逸聞，考證本事和典故出處，解釋詞語，評論詩句。雖然如《六一詩話》、《司馬温公詩話》、《臨漢隱居詩話》、《藏海詩話》等之中，也有個别條目涉及詩學理論問題，但每部詩話中并無理論系統。而《歲寒堂詩話》則是一部有明確的理論體系的著作，在詩話發展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是書上卷以探討詩歌的基本理論問題為主，兼評歷代一些重要詩人及其作品，全面地體現了張戒的詩歌理論主張；下卷專評杜詩，反映了他對杜甫的尊崇，其中也表現了他的理論觀點。張戒的詩論，繼承發揚了儒家的傳統詩論，是針對風靡一時的蘇、黄習氣而發的。其所涉及的問題相當多，這里僅撮其主要的理論觀點于下。

（一）詩以言志為本

張戒從“詩言志”的傳統觀點出發，在其詩話中反復强調詩言志抒情的特質，認為詩歌創作要正確解決言志抒情與詠物的關係。他指出：“言志乃詩人之本意，詠物特詩人之餘事”，“詠物之為工，言志之為本也。”〔三八〕言志抒情是作詩的根本目的和出發點，寫景狀物在詩中固不能排斥，但不能顛倒言志與詠物二者的本末關係，更不應單純地專意詠物。潘、陸以後的南朝詩人，專意詠物，結果使“詩人之本旨掃地盡矣”。相反地，以言志為本，詠物可以自然工巧。因為，詠物之工，不在雕鎸刻鏤、窮形盡相，而在于寫景狀物中飽含詩人的情思。因此，張戒認為，曹

植“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七哀》）之句，由于以詠月表現“婦人清夜獨居愁思之切”；陶淵明“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歸園田居》）之句，由于以詠田園“言郊居閑適之趣”，故後人詠月、詠田園之句，“雖極其工巧，終莫能及”。詩中不能為詠物而詠物，詠物的目的是為言志抒情服務，詠物僅僅是如何言志抒情的技巧問題。

張戒所以倡導言志為本說，目的是為了糾正當時極為流行的蘇、黄習氣。因為，言志為本，必須特別注重詩的思想內容和社會作用，不能只在形式技巧上下功夫。而蘇、黄恰恰特別注重用事、押韻等技巧問題。故張戒批評他們說：‘用事、押韻，何足道哉！蘇、黄用事、押韻之工，至矣盡矣，然究其實，乃詩人中一害，使後生只知用事、押韻之為詩，而不知詠物之為工，言志之為本也。風雅自此掃地矣。”這一批評非常尖鋭，深中時弊，表現了超人的膽識和勇氣。他認為，黄庭堅雖學杜甫，然而僅得其格律，其詩“雖不多說婦人，然其韻度矜持，冶容太甚，讀之足以蕩人心魄，此正所謂邪思也。”這表明張戒極力反對衹注重形式美和藝術感染力而不注重內容正確、健康的傾向。對于詩的思想內容，張戒反復宣揚孔子“思無邪”的論點，要求恪守“温柔敦厚”的詩教，做到“微而婉，正而有禮”。因此，他反對直言人君之過失，要求堅持“主文而譎諫”（《毛詩·關雎序》）的原則。所以，他認為白居易、劉禹錫、温庭筠詠楊妃之詩“類皆無禮”，唯杜甫《哀江頭》“得詩人之旨”。同時，他也反對“六朝、顏、鮑、徐、庾，唐李義山”等吟詠風花雪月、“多說婦人”一類的作品。對于詩的社會作用，張戒反復宣揚孔子所謂興、觀、群、怨、事父、事君的原則，要求詩都像杜甫詩那樣，足以移風

易俗、經邦治國，"讀之使人凛然興起，肅然生敬"。張戒這些觀點顯然具有儒家傳統思想的偏見，但重視詩的思想内容和社會作用，又有一定的合理因素。

張戒的"言志為本"説對後世甚有影響。清代沈德潛倡"格調"之説，既强調"詩之真者在情性，不在格律辭句間"〔三九〕，又大講"温柔敦厚，斯為極則"〔四〇〕，"詩之為道，以微言通諷諭"〔四一〕。此其持論與張戒就極為相似。

（二）"意味"和"餘藴"

張戒在倡導"言志為本"説的同時，非常强調詩的藝術特質。詩歌作為一門藝術，不能"以議論為詩"、以文字為詩，而應以富有感染力的巧妙意境來言詩人之志，把情思表現得非常具體、生動、感人。他認為"詩壞于蘇、黄"，"子瞻以議論作詩，魯直又專以補綴奇字，學者未得其所長，而先得其所短，詩人之意掃地矣。"為了反對這種不注重詩的藝術特質的傾向，張戒提出了詩的"意味"説。"意味"，指詩的意境、情志能使人産生美感，具有耐人深思、體味的藝術感染力。意味對于詩至關重要，"大抵句中若無意味，譬之山無煙雲，春無草樹，豈復可觀?"無意味之詩，就枯躁無味，不會吸引人。張戒所以不滿南朝之詩，就在于只有少數詩人的個别詩句"稍免雕鐫，麤足意味"，而大量的詩篇缺乏意味，不能令人一唱三嘆。古詩、蘇、李、曹、劉、陶、阮之詩，由于"其情真，其味長，其氣勝"，有意味，故"視《三百篇》幾于無愧"，為"得詩人之本意"的典範。張戒認為，杜甫詩甚有意味。其評《洗兵馬》云："熟味其言，乃有深意。"其評《乾元中寓居同谷七歌》中認為，這組詩由于有意味，故"讀者遺其言而求其所以言，三復玩味，則子美之情見

矣。”這説明，有意味之詩，均有耐人尋味的特點。而且説明，詩有意味的根本條件是：情真、味長、氣勝。這其中，情真是最重要的基本條件。無情則非詩，談不上甚麽意味；情不真則意不勝、味不長，無感人的力量，也無所謂意味。有意味之詩，最根本的就在于情真意摯，從胸襟自然流出，不是無病呻吟。不過，不同的詩在表達情志時各有特點，“阮嗣宗詩，專以意勝；陶淵明詩，專以味勝；曹子建詩，專以韻勝；杜子美詩，專以氣勝。”他們的詩雖各有千秋，然都有意味，都是言志抒情的佳作。

張戒認為，詩要有意味，還要有“餘藴”，亦即藝術作到含蓄有致，詞婉意微，意在言外。他非常同意劉勰“情在詞外曰隱”、梅堯臣“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的意見，稱贊《詩經》中的詩句“其詞婉，其意微，不迫不露”。《古詩十九首》、李白《古風》中的詩句，也因含蓄有味，而被稱為“無愧于《國風》”。李商隱某些詩，亦因“其言近而旨遠，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故被稱贊為有“精妙處”。同時，張戒對他認為詞煩意盡、淺露無餘之詩進行了尖鋭的批評。他認為，杜牧《贈别詩》“意非不佳，然而詞意淺露，略無餘藴”；元、白、張籍詩的弊病在于“只知道得人心中事，而不知道盡則又淺露也”；白居易詩的長處是“道得人心中事”，其短處是“情意失于太詳，景物失于太露”，“其詞傷于太煩，其意傷于太盡”，“遂成淺近，略無餘藴”，“冗長卑陋”。張戒要求詩在抒情、寫景、詞意諸方面都不可太煩、太露，要給讀者留下想象、思索、回味的餘地。唯有這種含蓄有餘藴的詩，才會意味深長。所以，他認為白居易之詩“若收斂其詞，而少加含蓄，其意味豈可復及？”可見，張戒倡導藝術表現的含蓄有餘藴，很顯然是為了保證詩在言志抒情上有深

長的意味。因此，他反對元、白諸人詩詳盡無餘的表現手法，肯定其言志抒情的特點。應當說明：張戒提倡的含蓄，不是等于語言的晦澀難懂。相反地，他贊賞古樸自然，反對雕鎸刻鏤，主張詩語不拘一格，"巧語"、"拙語"、"奇語""常語"均可為詩，就是"麤俗語"亦可入詩。他認為，杜甫詩的一大優點是：語雖"多麤俗"，而意不卑不俗、含蓄有味。這也是漢、魏詩的優良傳統，其境界不是任何人都能達到的。若語俗而意無餘蘊，仍不值得稱道。故他批評盧仝一些俗語詩句，"乃信口亂道，不足言詩也"。可見，張戒在藝術表現上，核心是提倡詩意表達的含蓄有味。

張戒的"意味"說對詩歌理論有重要的貢獻。以味論詩，在我國有悠久的傳統。張戒顯然吸收和發展了鍾嶸的"滋味"說和司空圖的"韻外之致"說，糾正了北宋一些人以味論詩的偏頗。梅堯臣、歐陽修、蘇軾也提倡詩有"至味"，但他們認為，含"至味"者，必須外表"平澹"、"枯澹"〔四二〕，即簡古樸拙。這把詩味局限于一種格調，顯得理解偏狹。黄庭堅認為杜甫詩有耐人"咀嚼"的"意味"。其所以有意味，是因為杜詩"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四三〕。也即是，讀書多而深，用事高妙，詩就自有意味。這有更大的片面性。張戒對意味的認識，比他們全面得多。尤其是强調"情真"、"含蓄"，真正抓住了詩有味的關鍵，很有見地，對後世的詩論很有啟發。明、清倡"情真"、"含蓄"以致味者，大有人在。即如南宋末的嚴羽提倡"興趣"，反對"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四四〕，亦顯見張戒"意味"說的影響。

（三）"因情造文"和"中的"

張戒認為，詩歌創作過程是“情動于中而形于言”的過程，即作家“情意有餘，洶湧而後發者也”。詩人先有積蓄于胸的來自現實的激情，如骨鯁在喉、不吐不快，有時一旦與眼前之景相意會，就會迅速地形成意境，發而為有音韻的語言，創作出詩。張戒評杜甫《晴》云：“子美之志，其素所蓄積如此，而目前之景，適與意會，偶然發于詩聲。”就説的是這種情況。這不僅説明了“情動于中而形于言”的創作過程，也指出了詩人之情與外物的聯繫。詩人之情有時確實需要靠景物觸發，方能成為詩的意境，故張戒同意黄庭堅“詩句不鑿空强作，對景而生便自佳”的説法。但是，在詩歌創作中，來自現實的激情才是根本，景物的觸發乃屬次要。故張戒評杜甫《洗兵馬》云：“對景亦可，不對景亦可。喜怒哀樂，不擇所遇，一發于詩，蓋出口成詩，非作詩也。觀此詩聞捷書之作，其喜氣乃可掬。”就是説，杜甫此詩之創作出來，關鍵是因為“聞捷書”而“情動于中”，并不依靠“目前之景”的觸發。正由于“情動于中”是詩歌創作的根本，故作詩要“因情造文，不為文而造情”。詩應當是真情實感從胸中自然流出，文詞、形式都應服從抒情的需要。“因情造文”而産生的詩，自有感人至深的藝術魅力。若為作詩而作詩，“為文造情”，無病呻吟，必然會導致只在文詞、形式上的刻意雕琢，這樣的詩必然缺乏藝術感染力。張戒强調“因情造文”，也是針對蘇黄習氣而發的。因為以用事押韻、補綴奇字為詩，實質已經顛倒了“情”與“文”的本末關係，不符合詩歌創作的規律。張戒説：“近世蘇、黄亦喜用俗語，然時用之亦頗安排勉强，不能如子美胸襟流出也。”所謂“安排逸强”，不能從“胸襟流出”，就是“為文而造情”的結果。張戒此論，雖有針砭時弊的作用，

但在理論上并無多少新的創造。其理論基礎來自《毛詩·關雎序》，其論點來自劉勰。

張戒對詩歌創作理論的貢獻，是他提出了詩歌創作必須“中的”的主張。他所謂“中的”，是指作詩要用確切的詞語，使詩在抒情、寫景等方面，抓住事物的本質特徵，從而使形象鮮明生動，情意真切感人。張戒認為，《詩·小雅·車攻》“蕭蕭馬鳴，悠悠旆旌”二句所以“中的”，就在于它“以‘蕭蕭’、‘悠悠’字，而出師整暇之情狀，宛在目前。”因為這些字眼描寫情景確實準確而淋漓盡致，使人如臨其境，如見其況。荆軻“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二句，“語既不多，又無新巧”，然其中的，是因為牠“能寫出天地愁慘之狀，極壯士赴死如歸之情”，其所表現的景況鮮明，情意感人，而且情景交融。張戒以為“古詩‘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蕭蕭’兩字，處處可用，然惟墳墓之間，白楊悲風，尤為至切，所以為奇……此句用‘悲’、‘愁’字，乃愈見親切處……”由于此句用詞精確，準確地渲染了氣氛，表現了詩人的情意，所以最為中的。“中的”問題的提出，說明詩歌創作是件極其嚴肅的事情，包括詞語的運用都不可草率從事。至于怎樣才能中的，則無固定的法式，關鍵是根據自己表達情志的需要，抓住彼時彼地具體而生動的切身感受，運用精確的詞語，以達到充分揭示事物之本質特徵的目的。故張戒云：“詩人之工，特在一時情味，固不可預設法式也。”

（四）詩人的才力

張戒認為，決定詩人創作特色的是他的思想、性格、才力、經歷、地位等一系列的主、客觀因素。“詩文字畫，大抵從胸臆中出。子美篤于忠義，深于經術，故其詩雄而正；李太白喜任

俠，喜神仙，故其詩豪而逸；退之文章侍從，故其詩文有廊廟氣。”不過，張戒更强調詩人主觀因素的作用，重點探討了詩人的“才力”的問題。他説：“才力有不可及者，李太白、韓退之是也。”又説：“杜子美、李太白、韓退之三人，才力俱不可及。”杜、李、韓是張戒最推崇的唐代的三位詩人，他均稱道其“才力”，足見他很重視這一問題。

所謂“才力”屬于詩人的主觀條件，包括感受和認識事物的能力、想象力、學識、藝術修養、藝術表現力等。張戒認為，才力是决定作家創作的一個重要的因素。才力不同的作家，創作上必然表現出重大的差異，作品的内容有深淺之别、藝術有優劣之分。“人才各有分限，尺寸不可强。同一物也，而詠物之工有遠近；皆此意也，而用意之工有淺深。”對于這一論點，張戒舉了不少例子予以説明。如同樣寫登塔，章八元、梅堯臣、蘇軾、劉長卿、王安石之詩，均不及杜甫《登慈恩寺塔》；同樣寫唐玄宗、楊貴妃之事，白居易《長恨歌》、元稹《連昌宫詞》“數十百言，竭力摹寫”，還不如杜甫《哀江頭》中的一句。同時，才力的高下還表現在：能否駕馭各種題材、主題，運用各種特色的語言，掌握多種藝術風格。杜甫才力甚高，故能“在山林則山林，在廊廟則廊廟，遇巧則巧，遇拙則拙，遇奇則奇，遇俗則俗，或放或收，或新或舊，一切物，一切事，一切意，無非詩者。”而其他人（如王安石、黄庭堅、歐陽修、蘇軾、李商隱、李賀）才力不足，故往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創作不能如杜甫那樣縱横捭闔、變化多端，作品也不能如杜甫那樣氣象萬千。

張戒此論有其合理性，才力確實有高下之分，創作亦因此而有差異。對于才力的形成，他一方面認為才力乃先天造就，不可

力學而致。故云："人才氣格，自有高下，雖欲强學不能"，"意味可學，而才氣不可强也。"另一方面，他也承認才力"亦在所習"。故云："人才高下，固有分限，然亦在所習，不可不謹。"看來，張戒的"才力"論雖主要屬于先天論，然又不完全排斥後天的影響。

（五）學詩的途徑和方法

由于才力亦在所習，因此初學作詩之人，學習前人是必要的。但是，學習甚麽、採取甚麽樣的方法、走甚麽路子則"不可不謹"，尤須慎重行事，否則將自墮魔道。因此，張戒特別注重學詩這一問題。

張戒不主張只是孤立地去學某一位詩人，而主張博採衆長。他雖推崇陶、阮、李、杜，但并不主張直接去學他們。他對蘇軾學陶淵明而鄙薄曹、劉、鮑、謝、李、杜以及黄庭堅學杜甫而僅"得其格律"，是非常不滿的，給了尖鋭的批評；對歐陽修學韓愈、李白，王安石學三謝以及蘇軾學劉禹錫、白居易、李白、陶淵明都有微詞。張戒强調博學以廣泛吸收前人之所長。他把從《風》、《騷》起直至宋代的詩分為五等，要求"學者須以次參究，盈科而後進"。也就是要求學詩者對《風》、《騷》以來各個歷史時期的詩，都認真深入地進行鑽研探討。張戒非常推崇杜甫學習前人的方法。元稹曾説杜甫"上薄《風》、《騷》，下該沈、宋，古傍蘇、李，氣奪曹、劉，掩顔、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四五]張戒完全同意這一看法。他説："子美詩奄有古今，學者能識《國風》、《騷》人之旨，然後知子美用意處；識漢魏詩，然後知子美遣詞處。至于'掩顔、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在子美不足道耳。"這些

話的意思與元稹是差不多的，并明確指出杜甫學習前人博采衆長的方法，堪為後學之楷模。

同時，張戒還主張，在博採衆長的基礎上，又必須取法高格。取法高，儘管也可能學不能過，但畢竟于自己有益些，至低限度學詩的基點要高些。如果取法不高，學又不能過，勢必造成“屋不架屋，愈見其小”的狀况。張戒心目中的高格，當是《風》、《騷》和漢、魏詩，故其强調學詩者“識《國風》、《騷》人之旨”，“識漢魏詩”，甚至説：“後有作者出，必欲與李、杜爭衡，當復從漢魏詩中出爾。”杜甫所以成為一代不可企及的大家，就因為他在博採衆長的基礎上，主要取法《風》、《騷》和漢、魏詩。張戒明確指出，蘇、黄詩、唐人聲律、六朝詩均非高格，不可取法。“蘇、黄習氣盡，始可以論唐人詩；唐人聲律習氣盡，始可以論六朝詩；鐫刻之習氣盡，始可以論曹、劉、李、杜詩。”他主張，對這些不良習氣，要像“段師教康崑崙琵琶”那樣，使之“忘其故態”，然後方能取法高格，有所成就。當然，學習高格，應當學到真正的精髓。如黄庭堅學杜甫，取法不可謂不高，然而他僅“得其格律”，這不免就捨本逐末了。

張戒關于學詩的理論，雖有偏頗之處，但總的説來是有一定道理的。有宋一代，詩歌領域裏有濃厚的學古的風氣。張戒的學詩理論實質也是一種學古理論。不過，與那些硬搬和摹仿者、那些學皮毛者相比較，張戒更側重于從精神實質上去學優秀之古體了。他抹煞宋詩的成就，尤其是蘇、黄在詩歌發展中的地位和影響，顯得過分偏激。但他這一理論在當時確有補偏救弊的積極意義，對後世也有一定的影響。嚴羽主張學詩“入門須正，立志須高”，“工夫須從上做下”，“以漢、魏、晉、盛唐為師，不作開

元、天寶以下人物”，此等論點實際上就源于張戒。

從以上五個方面，可見張戒詩論有不少獨到的精辟的見解。尤其是當蘇、黄習氣方興未艾時，他首先起來反對，并系統提出自己的理論主張，這是很有膽識和勇氣的。故後人對張戒詩話給了高度的評價。清代潘德輿説：“吾于宋人詩話，嚴羽之外，只服張戒《歲寒堂詩話》為中的。”〔四七〕馬星翼談到張戒詩話時説：“惜其大論是閎而姓名或隱。”〔四八〕張宗泰認為，張戒詩話“持論”，“遠出諸家評詩者之上”〔四九〕。林昌彝亦謂：“宋人詩話以《歲寒堂》為較勝。”〔五〇〕這些評論充分肯定了張戒詩話的價值及歷史地位。當然，張戒詩話中也有一些缺點。除了前文已指出了的問題外，還有對一些作家的評價不公允（尤其對白居易的譏評），對某些詩或詩句的意思理解不正確（箋注中均已指出，此不贅述）等等。但總的説來，其缺點乃是次要的，整個詩話的價值是不容懷疑的。我們應當深入研究這部詩話，繼承和借鑒其中于我們有益的東西。

四

《歲寒堂詩話校箋》主要是對張戒詩話進行校勘和箋注。現將其有關事宜略述于次：

（一）關于校勘

甲、本校箋以《武英殿聚珍版書》（清乾隆四十二年福建刊、道光同治遞修、光緒二十一年增刊本）為底本。較之他本，此本稍微完善一些。

乙、以俞弁鈔本、《説郛》（宛委山堂本）、《説郛》（涵芬樓

藏板據明鈔本)、《學海類編》本、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民國五年無錫丁氏校印《歷代詩話續編》本為主要參校本。間亦參考《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版《歷代詩話續編》標點本。

丙、關于版本對校，主要是通過比勘，校出與底本相異之處，寫成校勘記，附于每卷之末。

丁、底本中有少數筆誤字，如“已”、“己”誤為“巳”，“巳”又誤為“己”，“段”誤為“叚”。凡此，均據他本改正。由于這種改正，既關涉着注釋，實質也是版本對校，故既在箋注中出校語，又寫入校勘記。底本中“玄”字，因避諱而有所改動。多數缺末筆，此則逕加改正，只在箋注中說明，不入校勘記；有一處作“元”，此則據他本改正，既在箋注中說明，又入校勘記。底本中另有少數字按理應當有誤，然無版本依據以資改正。如卷上第二五條“湘中”理應作“湘東”，卷下第三三條“徙履”理應作“屣履”或“縰履”。凡此，皆不改底本，只在箋注中出校語。校語亦不入校勘記。

戊、張戒詩話之引文與原文相較，常有異詞、異字和誤字。底本已用案語校訂了大部分，但仍有漏校者。凡漏校者，均在箋注中出校語校訂，但不改動底本。又因詩話版本之異，引文字詞亦時有異。凡此，只入校勘記，亦不改動底本。又詩話所涉及之詩題也有省略、漏字、誤字。如王維《羽林騎閨人》，詩話漏“騎”字；陳與義《貞牟書事》，詩話誤“貞”為“征”。此等亦只在箋注中出校語校訂，既不改底本，又不寫入校勘記。

己、以底本為代表的《歲寒堂詩話》，主要來源于《永樂大典》。然而，因《永樂大典》的散佚，其中已不存有張戒詩話了。因此無從將底本與之進行比勘。這對張戒詩話之研究者來說，是

最大的遺憾。

（二）關于箋注

甲、箋注部分，實質是拙著《歲寒堂詩話箋注》（四川大學出版社一九九〇年二月版）的大幅度的增補修訂。其所以要補訂，有以下原因：第一，拙原箋注由于以簡明為指導思想，因而造成了兩種情況：一是重點放在典故出處、人物篇什等的箋釋上，而對于詞語，大多數只箋而不注。此次箋注，對凡下注者，盡量引書為證，力求追本溯源。二是原進行箋注時，以為某些詞語易懂，而未下注。後來發現，其中有些仍需下注。凡此，皆予以增補箋注。第二，昔時由于學涉尚淺，故拙原箋注中出現了某些誤注，或者引書不早，數典未能溯得源頭。對凡已發現者，此次校箋，均盡力予以改正。第三，拙原箋注由印刷造成的錯誤頗不少，此次則全予糾正。

乙、箋注主要是注解詞語故實、人物篇什、地名及引文等，間亦串釋某些較難理解的句子。

丙、箋注時，盡力徵文考獻，探賾索隱。所引書證，以張戒詩話產生之前者為主。極個別情況，方引其後者。對于單字，一般只釋義，不引書證。只對義項稍僻者，方引書證之。

丁、對多次出現的同一問題，一般在最初出現處詳注，以後只注明見某條某注。對同一條中之相同者，後面均不重新下注。

戊、對于人物，只有人們不甚熟悉者，才加以詳注。對人們所熟知者，如李白、杜甫等，則注釋盡量從簡，而且只在最初出現處下注；後面既不重注，也不注明見某條某注。

（三）其他

甲、底本案語，原為小字雙行夾注，為排印方便計，改作小

字單行。又底本各條原僅為分段排列，為翻檢方便計，特分卷在每條前加上序號。

乙、為了給深入研究張戒詩話者提供一點方便，我還收集了一些資料，編為兩個附録：一是有關《歲寒堂詩話》的部分資料：主要收録明、清兩代人們對《歲寒堂詩話》的著録、品評等零散資料和有關跋文。今人的專著、文章及其中所涉及者，一則篇什繁多，二則翻檢亦易，故不予收録。由于客觀條件所限及自己腹笥太儉，所録實或掛一漏萬，故題名“部分”。所録資料，大致按其作者的時代先後排列。二是有關張戒生平事跡的資料：主要摘録南宋至清代一些非正史的史書中關于張戒的部分，還收録了胡寅、李彌遜起草的制書。其編排法同附録一。另外，附録中還録了原書的一些小字雙行夾注，為排印計，均改為大字單行，前加“原雙行夾注云”、“原雙行夾注引《×××》語”等字樣，以標識之。若和正文并録者，則夾注部分加括號括着，以示與正文有别；若僅録夾注則不加括號。所録資料力求保存原樣，原書的錯字概不改動，有些地方則略加案語。除上兩個附録外，還有附録三：有關《歲寒堂詩話》的研究論文二篇。此乃我在雜志上已公開發表了的論文。收入本附録，觀點、文句等均不改動，唯原文為簡化字，現改為繁體字；又其中一篇的注釋為脚注，為排印計，將注釋移于篇末。排印之誤，隨處改正。

丙、引用書目，按經、史、子、集四部編排。

丁、本校箋全部使用繁體字。

此次校箋，較之拙原箋注，固然又多下了不少功夫，但校箋者畢竟學識有限，校書又如掃落葉，很難收拾乾凈，故本書之疏漏紕繆，當復難免，切望識者不吝賜教！

注：

〔一〕吴壽暘《拜經樓藏書題跋》卷三。

〔二〕彭元瑞《知聖道齋讀書跋》。

〔三〕以上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八七。

〔四〕見《宋會要輯稿》第一五〇册《選舉》二〇。

〔五〕此據《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鑒》卷一九。熊克《中興小紀》卷一九作"幾八千言"。

〔六〕見《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鑒》卷一九。張戒此次上書事，陸心源《宋史翼》卷一二稱據《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九三，然《建炎以來繫年要録》今存各本均不載此事。

〔七〕見陳騤《南宋館閣録》卷七、《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九六。陸心源《儀顧堂題跋》卷一三誤"十二月"為"二月"，胡玉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卷五九仍之。

〔八〕官名據《中興小紀》卷二四注引張戒《默記》。《中興小紀》卷二二作"提舉福建市舶"，《南宋館閣録》卷七作"提舉福建鹽茶"，《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一二作"提舉福建路茶事"。

〔九〕《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一八紹興八年三月甲辰條謂"尚書兵部員外郎張戒守監察御史"，是知戒曾為此官，然何時始任，不詳。

〔一〇〕李彌遜《筠溪集》卷五有制書《張戒兵部侍郎官》，是知戒曾任此官。其始任時間，按常規當在其任兵部員外郎之後。

〔一一〕張戒始守監察御史之時間據《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一八。何時落"守"字，典籍未明載。然《中興小紀》卷二四、《三朝北盟會編》卷一八三、《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一九、《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鑒》卷二〇、《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卷二三均于紹興八年五月條中稱張戒為監察御史。

〔一二〕張戒何時始任殿中侍御史，諸書所載不明。《中興小紀》卷二五于紹興八年八月條稱戒為此官；《三朝北盟會編》卷一八四于紹興八年六月條即稱戒為此官；《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二一所載互相牴牾，紹興八年七月條稱戒為此官，而八月條載戒始守此官；《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鑒》卷二〇、《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卷二三均于紹興八年七月條稱戒為此官。《宋

史翼》卷一二將戒除此官之時定于七月。

〔一三〕張戒彈劾勾濤的時間，據《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二二。《宋史》、《宋史新編》、《南宋書》、《山西聞喜縣志》之《趙鼎傳》，亦載此事，然不載年月。

〔一四〕張戒上疏乞留趙鼎之時間，據《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二二，其奏疏全文見該書卷一二三。《中興小紀》載此事時間是紹興八年十一月。

〔一五〕見《三朝北盟會編》卷一八五、《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二三、《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鑒》卷二〇、《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卷二三。

〔一六〕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二三、《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鑒》卷二〇、《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卷二三。

〔一七〕見《中興小紀》卷二五、《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二三。《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鑒》卷二〇、《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卷二三載有高宗下詔事，然不載戒知泉州事。

〔一八〕諸書不載罷張戒泉州知州事。然《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二六載紹興九年二月以趙鼎知泉州，原知泉州的張戒何往，未載。然可知戒此時已非泉州知州了。《中興小紀》卷三〇載羅汝楫言張戒"既被黜，遂往依岳飛于江夏"。《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四七亦載羅言張戒被"亟行罷黜，遂往依岳飛于江夏"。此所謂"罷黜"，殆即指罷去知州一事。《宋史翼》卷一二謂戒知泉州後，"未幾罷"，甚有理。

〔一九〕據《中興小紀》卷三〇、《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四七所載羅汝楫語。

〔二〇〕見《中興小紀》卷三〇、《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四七。

〔二一〕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七七。《宋史翼》卷一二將月份誤為"五月"。《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日本人桂五十郎《漢籍解題》中誤"左宣教郎"之"左"為"佐"。

〔二二〕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八五。

〔二三〕見《三朝北盟會編》卷一八三、《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一九。

〔二四〕見《三朝北盟會編》卷一八三。

〔二五〕見《三朝北盟會編》卷一八四、《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二〇。部分話語亦見《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鑒》卷二〇、《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卷二三。

〔二六〕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二〇

〔二七〕此據《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二一、《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鑒》卷二〇、《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卷二三。《三朝北盟會編》卷一八四載此事的時間是紹興八年六月三十日甲申，與上述諸書所載相差一日。

〔二八〕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二二、《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鑒》卷二〇、《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卷二三。

〔二九〕《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二三、《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鑒》卷二〇、《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卷二三均載此為紹興八年十一月甲申日事。然《三朝北盟會編》卷一八五載此為十一月二日（甲申）和三日（乙酉）之事，稍異。

〔三〇〕引文見《孟子·滕文公下》。

〔三一〕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八七。

〔三二〕見《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鑒》卷一九。

〔三三〕《中興小紀》卷二五、《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二三注引朱勝非《秀水閑居録》。

〔三四〕張戒之歲寒堂何時所建，在何處，均不詳。考宋、金時，堂名“歲寒”者頗多：一是北宋吴復古的，在今浙江省淳安縣舊遂安縣北麻田山中（見蘇軾《北海十二石記》，《宋史翼》卷三六）。二是北宋歙縣有歲寒堂（蘇轍《欒城集》卷一四有詩題《歙縣歲寒堂》）。三是金國孫資深的，在何處不詳（《中州集》卷四録周昂詩，題為《孫資深歲寒堂》）。四是《中州集》卷一録宇文虚中詩，題為《歲寒堂》其後二句云：“主人留勝賞，同此歲寒心”，顯然非宇文虚中之堂。馮浩《玉谿生詩詳注》卷首《類補》謂此即“張戒之堂也”。然是否如此，仍須待考。又此堂在何處，亦不詳。五是周密《武林舊事》卷五《湖山勝概》載西湖南山路之南園裏有歲寒堂，是何人的，是否張戒的，均待考。

〔三五〕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第二五六葉。

〔三六〕參見黄本驥《歷代職官表》和瞿蜕園《歷代職官簡釋》。

〔三七〕《儀顧堂題跋》卷一三《歲寒堂詩話跋》。

〔三八〕張戒論詩之語均引自《歲寒堂詩話》，下同，不另出注。

〔三九〕《歸愚文鈔》卷一三《南園唱和詩序》。

〔四〇〕《説詩晬語》卷上。

〔四一〕《歸愚文鈔》卷一一《施覺菴考功詩序》。

〔四二〕參見梅堯臣《讀邵不疑學士詩卷杜挺之忽來因出示之且伏高致輒書一時之語以奉呈》、《依韵和晏相公》，歐陽修《水谷夜行贈子美聖俞》、《再和聖俞見答詩》、《六一詩話》，蘇軾《書黄子思詩集後》、《評韓柳詩》，等等。

〔四三〕黄庭堅《大雅堂記》。

〔四四〕、〔四六〕嚴羽《滄浪詩話·詩辨》。

〔四五〕元稹《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并序》。

〔四七〕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卷一。

〔四八〕馬星翼《東泉詩話》，轉引自郭紹虞《宋詩話考》。

〔四九〕張宋泰《魯巖所學集》卷一四《跋張戒歲寒堂詩話》。

〔五〇〕林昌彝《海天琴思録》卷六。

目　錄

歲寒堂詩話箋注卷上

一

建安、陶、阮以前，詩專以言志[一]；潘、陸以後，詩專以詠物[二]；兼而有之者，李、杜也[三]。言志乃詩人之本意，詠物特詩人之餘事[四]。古詩、蘇、李、曹、劉、陶、阮[五]，本不期于詠物[六]，而詠物之工[七]，卓然天成[八]，不可復及。其情真[九]，其味長[一〇]，其氣勝[一一]，視《三百篇》幾于無愧[一二]。凡以得詩人之本意也[一三]。潘、陸以後，專意詠物，雕鐫刻鏤之工日以增[一四]，而詩人之本旨掃地盡矣[一五]。謝康樂"池塘生春草"[一六]，顏延之"明月照積雪"，案："明月照積雪"，乃謝靈運詩，此誤。[一七]謝玄暉"澄江靜如練"[一八]，江文通"日暮碧雲合"[一九]，王籍"鳥鳴山更幽"[二〇]，謝貞"風定花猶落"[二一]，柳惲"亭皋木葉下"[二二]，何遜"夜雨滴空堦"[二三]，就其一篇之中，稍免雕鐫，麤足意味[二四]，便稱佳句[二五]，然比之陶阮以前蘇、李、古詩、曹、劉之作，九牛一毛也[二六]。大抵句中若無意味，譬之山無烟雲，春無草樹[二七]，豈復可觀？阮嗣宗詩，專以意勝[二八]；陶淵明詩，專以味勝[二九]；曹子建詩，專以韻勝[三〇]；杜子美詩，專以氣勝[三一]。然意可學也，味亦可

學也，若夫韻有高下，氣有强弱，則不可强矣〔三二〕。此韓退之之文〔三三〕，曹子建、杜子美之詩，後世所以莫能及也。世徒見子美詩多麤俗〔三四〕，不知麤俗語在詩句中最難，非麤俗，乃高古之極也〔三五〕。自曹、劉死至今一千年，惟子美一人能之。中間鮑照雖有此作，然僅稱俊快〔三六〕，未至高古。元、白、張籍、王建樂府，專以道得人心中事為工，然其詞淺近，其氣卑弱〔三七〕。至于盧仝，遂有"不喞溜鈍漢"、"七椀喫不得"之句，乃信口亂道，不足言詩也〔三八〕。近世蘇、黄亦喜用俗語〔三九〕，然時用之亦頗安排勉强，不能如子美胸襟流出也〔四〇〕。子美之詩，顔魯公之書〔四一〕，雄姿傑出〔四二〕，千古獨步〔四三〕，可仰而不可及耳〔四四〕。

〔箋注〕

〔一〕"建安"二句：《尚書·舜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篇名據《十三經注疏》本）《左傳》襄公二十七年："詩以言志。"《莊子·天下》："詩以道志。"《荀子·儒效》："聖人也者，道之管也……詩言是其志也……"《禮記·樂記》："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又《孔子閒居》："志之所至，詩亦至焉。"《毛詩·關雎序》："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凡此，皆對《詩經》而言。張戒此亦主要對《詩經》而言。所謂"建安"、"陶阮"云云，是説此等詩繼承了《詩經》傳統。△建安：漢獻帝劉協之年號（一九六——二二〇）。△陶、阮：陶淵明，一名潛，字元亮，東晉末至劉宋初之著名詩人。阮籍，字嗣宗，三國魏末至西晉初之著名詩人。

〔二〕"潘、陸"二句：詩重詠物，自劉宋時山水詩始。《文心雕龍·明詩》："宋初文詠……山水方滋……情必極貌以寫物……"又《物色》："自近代以來，文貴形似，窺情風景之上，鑽貌草木之中；吟詠所發，志惟深遠；體物為妙，功在密附。"自此，詠物詩盛行開來。《玉臺新詠》中收了許多詠物詩。△潘、陸：潘岳，字安仁；陸機，字士衡。皆西晉詩人，後

世常并稱。《宋書·謝靈運傳》史臣曰："降及元康，潘陸特秀。"鍾嶸《詩品》卷上《晉黄門郎潘岳詩》中將潘、陸比較，進行品評。駱賓王《疇昔篇》："潘陸詞鋒駱驛飛，張曹翰苑縱横起。"

〔三〕李、杜：李白，字太白；杜甫，字子美。唐代最著名之大詩人，故後世并稱。韓愈《調張籍》："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

〔四〕"言志"二句：謂《詩經》作者以言志為本，詠物為末。△詩人：此指《詩經》之作者。《史記·周本紀》："周道之興自此始，故詩人歌樂思其德。"揚雄《法言·吾子》："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下數"詩人"義均同此。△本意：主旨，原意。《後漢書·竇融傳》："又京師百僚，不曉國家及將軍本意，多能採取虚偽，誇誕妄談，令忠孝失望，傳言乖實。"劉知幾《史通·探賾》："于是考衆家之異説，參作者之本意。"△餘事：何休《公羊傳序》："此世之餘事"。徐彦疏："餘，末也……世之末事，猶天下閒事也。"謂居于次要地位、無關緊要之事。

〔五〕古詩：漢代五言詩，其作者姓名失傳。蕭統《文選》收有十九首，其中十二首又見于徐陵編的《玉臺新詠》，有八首題作枚乘《雜詩》。《玉臺新詠》中另有題作"古詩"者四首，《文選》未録。《文心雕龍·明詩》："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竹》一篇則傅毅之詞，比采而推，兩漢之作乎？'鍾嶸《詩品序》："古詩眇邈，人世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製，非衰周之倡也。"又《詩品》卷上《古詩》謂其數目遠比《文選》、《玉臺新詠》所收為多。△蘇、李：蘇武，字子卿；李陵，字少卿。均西漢時人，後遂并稱。《新唐書·宋之問傳》："語曰'蘇、李居前，沈、宋比肩。'謂蘇武、李陵也。"皎然《詩式》卷一《李少卿并古詩十九首》："五言，周時已見濫觴，及乎成篇，則始于李陵、蘇武。"元稹《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并序》："至于子美，蓋所謂……古傍蘇、李……"《文選》收有蘇武詩四首、李陵詩三首，但歷來有人疑為他人偽託。早在《文選》成書前，即有疑李陵詩者。顏延之《庭誥》："逮李陵衆作，總雜不類，元是假託，非盡陵製。"（《太平御覽》卷五八六引）《文心雕龍·明詩》："至成帝品録，三百餘篇，朝章國采，亦云周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于後代也。"然自鍾嶸至唐人似無疑其偽者。蘇軾《題文選》則明確認為"李陵、蘇武五言皆偽"。△曹、劉：曹植，字子建；劉

楨，字公幹。《文心雕龍·比興》：“至于揚班之倫，曹劉以下，圖狀山川，影寫雲物。”鍾嶸《詩品序》：“次有輕薄之徒，笑曹劉為古拙……”杜甫《壯游》：“氣劘屈賈壘，目短曹劉牆。”

〔六〕期：希望。

〔七〕工：精巧。

〔八〕卓然：特異貌。陶淵明《飲酒二十首》之八：“凝霜殄異類，卓然見高枝。”△天成：天然成就，不假人工。《宋書·謝靈運傳論》：“至于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

〔九〕情真：感情真摯。論詩貴情真，實本于道家。《莊子·漁父》：“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于外，是所以貴真。”

〔一〇〕味：本指食物刺激人口舌之特性，如酸、苦、甘、辛、鹹。此處指詩之美感。即詩感染人、激動人心之力量。論詩之味，殆始于劉勰、鍾嶸。《文心雕龍·聲律》：“是以聲畫妍蚩，寄在吟咏，滋味流于下句，氣力窮于和韻。”《詩品序》：“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于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五言居文詞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于流俗。”

〔一一〕氣：此指詩人情志和品格表現于詩之氣勢和氣概。以氣論詩文，始于曹丕。《典論·論文》：“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其所謂“文”，包括詩。其所謂“氣”，與張戒此處不盡相同。鍾嶸《詩品》卷上《魏文學劉楨》：“仗氣愛奇，動多振絕。真骨凌霜，高風跨俗。但氣過其文，雕潤恨少。”其所謂“氣”，與張戒一致。

〔一二〕視：比照。△《三百篇》：《詩經》之代稱。《詩經》有三百一十一篇，其中六篇有目無詩，實有詩三百零五篇，約舉成數稱《三百篇》。《論語·為政》：“《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史記·太史公自序》：“《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句謂與《詩經》相比并不遜色。

〔一三〕凡：所有的，一切的。△以：因為。

〔一四〕雕鐫：喻刻意修飾文辭。韓愈《奉和僕射裴相公感恩言志》：

“擺落遺高論，雕鐫出小詩。”王安石《次韻酬陸彦回》：“投贈臨分加組麗，小詩能不强雕鐫。”△刻鏤：極力描摹和修飾。《文心雕龍·神思》：“規矩虚位，刻鏤無形。”

〔一五〕本旨：本意，原意。蔡邕《月令問答》：“及前儒特為章句者，皆用意傳，非其本旨。”△掃地：比喻破壞無餘。《文選》揚子雲《羽獵賦》：“軍驚師駭，刮野掃地。”李善注：“言殺獲皆盡，野地似乎掃刮也。”《晉書·律曆志上》：“及元帝南遷，皇度草昧，禮容樂器，掃地皆盡。”

〔一六〕謝康樂：南朝宋代詩人謝靈運曾襲封康樂公，故稱。△“池塘”句：《登池上樓》中之詩句。

〔一七〕顔延之：字延年，南朝宋代詩人，與謝靈運齊名，世稱“顔謝”。△“明月”句：乃謝靈運《歲暮》中之詩句，非顔之詩。

〔一八〕謝玄暉：南朝齊代詩人謝朓字玄暉。△“玄”，原缺末筆。此乃避諱所致，逕改。後均同，不另出注。△“澄江”句：《晚登三山還望京邑》中之詩句。

〔一九〕江文通：南朝梁代文學家江淹字文通。△“日暮”句：《雜體·休上人怨别》中之詩句。

〔二〇〕王籍：字文海，南朝梁代詩人。△“鳥鳴”句：顔之推《顔氏家訓·文章》：“王籍《入若耶溪》詩云：‘蟬噪林逾静，鳥鳴山更幽。’江南以為文外斷絶，物無異議。簡文吟詠，不能忘之，孝元諷味，以為不可復得……”《梁書·王籍傳》：“除輕車、湘東王諮議參軍，隨府會稽，郡境有雲門天柱山，籍嘗遊之，累月不反，至若邪溪，賦詩云：‘蟬噪林逾静，鳥鳴山更幽。’當時以為文外獨絶。”《南史·王籍傳》：“至若邪溪賦詩云：‘蟬噪林逾静，鳥鳴山更幽。’劉孺見之，擊節不能已。”其全詩共八句，見明代馮惟訥輯《古詩紀》卷九六。

〔二一〕謝貞：字元正，南朝陳代文學家。△“風定”句：《南史·謝貞傳》：“八歲嘗為《春日閑居》詩，從舅王筠奇之，謂所親曰：‘至如“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連矣。’”全詩已佚。

〔二二〕柳惲：字文暢，南朝梁代詩人。△“亭皋”句：《擣衣詩》中之詩句。詩載《玉臺新詠》卷五，原為一首，後人分而為五，此句在其第二首中。△亭皋：水邊平地。亭，平；皋，水旁地。《史記·司馬相如列傳·

上林賦》："亭皋千里，靡不被築。"裴駰《集解》引郭璞曰："為亭候于皋隰，皆築地令平。"

〔二三〕何遜：字仲言。南朝梁代詩人。△"夜雨"句：《臨行與故遊夜別》中之詩句。

〔二四〕意味：指詩之意境、情趣之美，即耐人深思、體味之藝術感染力。黄庭堅《大雅堂記》："子美詩妙處，乃在無意于文，夫無意而意已至，非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闖然入其門耶?"《若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二引《詩眼》曰："義山云：……'空聞虎旅鳴宵柝，無復雞人報曉籌。'如親扈明皇，寫出當時物色意味也。"

〔二五〕佳句：詩文中之警句。《世說新語·文學》："孫興公作《天台山賦》，成，以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要作金石聲。'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宫商中聲。'然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杜甫《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

〔二六〕九牛一毛：極多中之極少數，比喻微不足道。《漢書·司馬遷傳》報任安書："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

〔二七〕山無烟雲，春無草樹：李白《上安州裴長史書》："諸人之文，猶山無烟霞，春無草樹。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語，絡繹間起，光明洞徹，句句動人。"喻詩文缺乏美感。

〔二八〕阮嗣宗詩，專以意勝：意，指詩中寄托的思想情感。阮籍《詠懷》詩寄托情志非常深微、曲折。《文心雕龍·明詩》云："阮旨遥深。"鍾嶸《詩品》卷上《晉步兵阮籍》："《詠懷》之作，可以陶性靈，發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淵放，歸趣難求。"此即"意勝"。

〔二九〕陶淵明詩，專以味勝：鍾嶸《詩品》卷中《宋徵士陶潛》："篤意真古，辭興婉愜……風華清靡……"蘇軾《評韓柳詩》："所貴乎枯澹者，謂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又《書唐氏六家書後》："觀陶彭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復不已，乃識其奇趣。"宋代施元之顧禧《注東坡先生詩》卷四一首載蘇轍《東坡先生和陶淵明詩引》中引蘇軾與蘇轍書云："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此即"味勝"。

〔三〇〕曹子建詩，專以韻勝：韻，指用優美語言、鏗鏘和諧之音韻來表達情志所産生的藝術美。《宋書·謝靈運傳論》："子建函京之作……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文心雕龍·聲律》："若夫宫商大和，譬諸吹籥……陳思、潘岳，吹籥之調也……"張戒云："子建詩，微婉之情、灑落之韻、抑揚頓挫之氣，固不可以優劣論也。古今詩人推陳王及古詩第一，此乃不易之論。"（見本卷第二條）又云："觀子建'明月照高樓'、'高臺多悲風'、'南國有佳人'、'驚風飄白日'、'謁帝承明廬'等篇，鏗鏘音節，抑揚態度，温潤清和，金聲而玉振之，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與《三百篇》異世同律，此所謂韻不可及也。"（見本卷第四條）此即"韻勝"。

〔三一〕杜子美詩，專以氣勝：氣，即張戒後面所謂"意氣"，指詩人崇高情志和品格體現于詩之氣勢和氣概。任華《雜言寄杜拾遺》謂杜甫詩"勢攫虎豹，氣騰蛟螭。滄海無風似鼓浪，華嶽平地欲奔馳。"（《又玄集》卷上）韓愈《調張籍》："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想當施手時，巨刃磨天揚。垠崖劃崩豁，乾坤擺雷硠。"元稹《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并序》："至于子美，蓋所謂……氣奪曹、劉……"孫僅《讀杜工部詩集序》："樞機日月，開闔雷電，昂昂然神其謀、挺其勇、握其正，以高視天壤，趨入作者之域，所謂真粹氣中人也。"（録自蔡夢弼《杜工部草堂詩箋》）王安石《杜甫畫像》："吾觀少陵詩，為與元氣侔：力能排天斡九地，壯顔毅色不可求。"王令《讀老杜詩集》："氣吞風雅妙無倫。"秦觀《韓愈論》："杜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張戒亦云："意氣有不可及者，杜子美是也。"（見本卷第四條）此即"氣勝"。

〔三二〕"若夫"三句：韻有高下：謂音韻運用，有高低之别。《南齊書·陸厥傳》沈約答陸厥書："若以文章之音韻，同弦管之聲曲，則美惡妍蚩，不得頓相乖反……韻與不韻，復有精麤，輪扁不能言，老夫亦不盡辨此。"△氣有强弱，則不可强矣：曹丕《典論·論文》："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强而致。"葛洪《抱樸子外篇·尚博》："清濁參差，所稟有主，朗昧不同科，强弱各殊氣。"

〔三三〕韓退之：唐代文學家韓愈字退之。

〔三四〕麤俗：此指詩語樸野通俗。

〔三五〕高古：詩格調高雅古樸。白居易《與元九書》："以康樂之奥

博，多溺于山水；以淵明之高古，偏放于田園。”司空圖《詩品》中有“高古”一品。楊廷芝《詩品淺解》：“高則俯視一切，古則抗懷千載。”孫聯奎《詩品臆説》：“高對卑言，古對俗言。”

〔三六〕“中間”二句：杜甫《春日憶李白》：“俊逸鮑參軍。”△鮑照：南朝宋代文學家，因曾任臨海王劉子頊之前軍參軍，故世稱鮑參軍。△俊快：即俊逸，俊美灑脱。

〔三七〕“元、白”四句：魏泰《臨漢隱居詩話》：“唐人亦多為樂府，若張籍、王建、元稹、白居易以此得名。其述情叙怨，委曲周詳，言盡意盡，更無餘味。及其末也，或是詼諧，便使人發笑，此曾不足以宣諷。愬之情况，欲使聞者感動而自戒乎？甚者或譎怪，或俚俗，所謂惡詩也，亦何足道哉？’此當為張戒之所本。△元、白：元稹，字微之；白居易，字樂天，晚號香山居士。元、白二人為好友，共同提倡新樂府，因此齊名而為後世并稱。△張籍、王建：籍字文昌，建字仲初，中唐詩人，以樂府詩齊名，世稱“張王樂府”。△樂府：詩體名。初指樂府官署採製之詩歌，後將魏、晉至唐可入樂之詩歌，以及仿樂府古題之詩，統稱樂府。《文心雕龍》有《樂府》篇。郭茂倩編有《樂府詩集》。△卑弱：低下、凡庸而衰弱。

〔三八〕“至于”四句：劉攽《中山詩話》：“詩以意為主，文詞次之，或意義高深，雖文詞平易，自是奇作。世效古人平易句，而不得其意義，翻成鄙野可笑。盧仝云‘不即溜鈍漢’，非其意義，自可掩口，寧可效之也。”此殆為張戒之論之所本。△盧仝：號玉川子，中唐詩人。△“不喞”句：盧仝《揚州送伯齡過江》中之詩句。△不喞溜：不聰明，不機靈。《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七：“宋子京《筆記》云：孫炎作反切，語本出于俚俗。常言尚有數百種，故謂‘就’為‘鯽溜’，凡人不惠者，即曰不鯽溜。”“喞溜”二字亦作“即溜”、“鯽溜”、“喞嚁”等。△鈍漢：愚人，笨蛋。《景德傳燈録》卷一一《袁州仰山慧寂禪師》：“覿面相呈，猶是鈍漢，豈況形于紙筆！”《舊五代史·司空頲傳》：“（張）彦怒曰：‘鈍漢乃辱我！’”△“七椀”句：盧仝《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中之詩句。△信口：出言不加思索。白居易《答故人》：“讀書未百卷，信口嘲風花。”△亂道：胡説。《漢書·張禹傳》：“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不足言詩也：算不上是詩。不足，不够，够不上。案：《商君書·更法》：“拘禮之人，不足與

言事”。戒句似倣此。

〔三九〕“近世”句：《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六引《湘素雜記》：“《西清詩話》言，王君玉謂人曰：‘詩家不妨間用俗語，尤見工夫。雪止未消者，俗謂之“待伴”，嘗有雪詩：“待伴不禁鴛瓦冷，羞明常怯玉鉤斜。”“待伴”、“羞明”皆俗語，而採拾入句，了無痕纇，此點瓦礫為黄金手也。’余謂非特此為然，東坡亦有之：‘避謗詩尋醫，畏病酒入務。’又云：‘風來震澤帆初飽，雨入松江水漸肥。’‘尋醫’、‘入務’、‘風飽’、‘水肥’，皆俗語也。又南人以飲酒為‘軟飽’，北人以晝寢為‘黑甜’，故東坡云：‘三杯軟飽後，一枕黑甜餘。’此皆用俗語也。”此可證蘇軾喜用俗語。黄庭堅詩更大量使用禪家所用俗語。如《和魏衍同遊阻風》：“勝日著忙端取怪”；任淵注：“着忙，蓋亦俗語。《僧寶傳》：楊歧會禪師問僧曰：‘一喝兩喝後作麽生？’曰：‘看這老和尚著忙。’”此類甚多，不具録。△蘇、黄：蘇軾，字子瞻，曾自號東坡居士；黄庭堅，字魯直，號山谷道人。

〔四〇〕胸襟：亦作“胸衿”。胸中。因襟當胸部，故説胸而并及襟。《南齊書》蕭子良等傳論：“情偽之事，不經耳目；憂懼之道，未涉胸衿。”李白《贈崔侍御》：“洛陽因劇孟，託宿話胸襟。”

〔四一〕顔魯公：唐代著名書法家顔真卿，曾被封為魯郡公，故稱。

〔四二〕雄姿傑出：《三國志·魏書·陳矯傳》：“（陳）登曰：‘……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劉玄德。’”△雄姿：傑出非凡之意態。《世説新語·豪爽》：“陳林道在西岸”，劉孝標注引《吴録》：“長沙桓王諱策，字伯符，吴郡富春人，少有雄姿風氣，年十九而襲業，衆號孫郎。”△傑出：出衆。《後漢書·徐穉傳》：“至于穉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為先。”

〔四三〕千古：長遠年代。《水經注》卷二四《睢水》：“故齊隨郡王《山居序》所謂……是用追芳昔娱，神遊千古，故亦一時之盛事。”△獨步：獨一無二，一時無兩。《慎子》外篇：“先生天下之獨步也。”

〔四四〕仰：仰望。

二

國朝諸人詩為一等〔一〕，唐人詩為一等，六朝詩為一等〔二〕，

陶、阮、建安七子、兩漢為一等〔三〕，《風》·《騷》為一等〔四〕，學者須以次參究〔五〕，盈科而後進〔六〕，可也。黄魯直自言學杜子美〔七〕，子瞻自言學陶淵明〔八〕，二人好惡，已自不同〔九〕。魯直學子美，但得其格律耳〔一〇〕。子瞻則又專稱淵明，且曰“曹、劉、鮑、謝、李、杜諸子皆不及也”〔一一〕。夫鮑、謝不及則有之，若子建、李、杜之詩，亦何愧于淵明？即淵明之詩，妙在有味耳，而子建詩，微婉之情、洒落之韻、抑揚頓挫之氣〔一二〕，固不可以優劣論也。古今詩人推陳王及古詩第一〔一三〕，此乃不易之論〔一四〕。至于李、杜，尤不可輕議〔一五〕。歐陽公喜太白詩，乃稱其“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之句〔一六〕。案：李白詩刊本“明月”或作“朗月”。此等句雖奇逸〔一七〕，然在太白詩中，特其淺淺者〔一八〕。魯直云：“太白詩與漢、魏樂府争衡”〔一九〕，此語乃真知太白者。王介甫云：“白詩多說婦人，識見污下。”〔二〇〕介甫之論過矣〔二一〕。孔子删詩〔二二〕，三百五篇說婦人者過半，豈可亦謂之識見污下耶？元微之嘗謂“自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而復以太白為不及〔二三〕，故退之云：“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二四〕退之于李、杜但極口推尊，而未嘗優劣〔二五〕，此乃公論也〔二六〕。子美詩奄有古今〔二七〕，學者能識《國風》、《騷》人之旨〔二八〕，然後知子美用意處〔二九〕；識漢、魏詩，然後知子美遣詞處〔三〇〕。至于“掩顔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三一〕，在子美不足道耳。歐陽公詩學退之，又學李太白〔三二〕。王介甫詩，山谷以為學三謝〔三三〕。蘇子瞻學劉夢得，學白樂天、太白，晚而學淵明〔三四〕。魯直自言學子美。人才高下，固有分限〔三五〕，然亦在所習，不可不謹。其始也學之，其終也豈能過之，屋下架屋，愈見其小〔三六〕。後有作者出，必欲

與李、杜爭衡，當復從漢、魏詩中出爾。

〔箋注〕

〔一〕國朝：本朝。曹植《求自試表》："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指魏朝。韓愈《薦士》："國朝文章盛，子昂始高蹈。"指唐朝。張戒此指趙宋王朝。

〔二〕六朝：三國吴、東晉、宋、齊、梁、陳，相繼建都建康（今江蘇南京），史稱六朝。劉禹錫《臺城懷古》："清江悠悠王氣沈，六朝遺事何處尋。"

〔三〕建安七子：建安時文學家王粲、劉楨、孔融、陳琳、徐幹、阮瑀、應瑒。《文選》魏文帝《典論·論文》中首稱之為"七子"。後世或稱"鄴下七子"。

〔四〕《風》、《騷》：指以《國風》為代表之《詩經》、以《離騷》為代表之《楚辭》。《宋書·謝靈運傳論》："是以一時之士，各相慕習，原其飈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

〔五〕學者：此指學習作詩之人。△參究：參驗考究。蘇軾《録進單鍔吴中水利書狀》："三者之論，未嘗參究，得之既不詳，攻之則易破。"

〔六〕盈科而後進：《孟子·離婁下》："源泉混混，不捨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趙岐注："科，坎也。"原謂泉水注滿窪下，而後越坎繼續向前奔流。此處借以説學詩應從《風》、《騷》起，依次分等而下，深入探討了上一等，再探討其下一等。

〔七〕黄魯直自言學杜子美：黄庭堅論學杜之語甚多。如《與王觀復書》云："但熟觀杜子美到夔州後古律詩，便得句法簡易，而大巧出焉。"《次韻蓋伯氏寄贈郎中喜學老杜詩》："老杜文章擅一家，《國風》純正不欹斜。帝閽悠邈開關鍵，虎穴深沉様爪牙。千古是非存史筆，百年忠義寄江花。潛知有意升堂室，獨報遺編校舛差。"《題固陵寺壁》："想少陵之風流，嘆《大雅》之不作，徘徊久之。"

〔八〕子瞻自言學陶淵明：施元之、顧禧《注東坡先生詩》卷四一卷首載蘇轍《東坡先生和陶淵明詩引》中引蘇軾《與蘇轍書》："吾于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吾前後和其詩，凡一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

謂不甚愧淵明。”

〔九〕“已”，底本原作“巳”。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歷代詩話續編》本改。以下凡“已”底本均誤為“巳”，所改亦據上書，不另出注。

〔一〇〕但：僅，只。△格律：詩關于對仗、平仄、押韻等格式和規矩。白居易《編集拙詩成一十五卷因題卷末戲贈元九李二十》：“每被老元偷格律，苦教短李伏歌行。”

〔一一〕“子瞻”二句：施元之、顧禧《注東坡先生詩》卷四一卷首載蘇轍《東坡先生和陶淵明詩引》中引蘇軾《與蘇轍書》：“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鮑、謝：鮑照，字明遠；謝靈運，小名客兒。

〔一二〕微婉：精深微妙而和順婉轉。△洒落：爽利自然，不拘束。南朝梁釋慧皎《高僧傳》卷四《竺法雅》：“雅風采灑落，善于樞機，外典佛經，遞互傳說。”唐釋齊己《禪庭蘆竹十二韻呈鄭谷郎中》：“野吟殊洒落，負氣其孤貧。”案“洒”、“灑”為古今字。△抑揚頓挫：高低起伏，停頓轉折。《初學記》卷一六晉鈕滔母孫氏瓊《箜篌賦》：“或拂搦以飄沉，或頓挫以抑揚。”張戒此處形容詩之氣勢。

〔一三〕陳王：曹植曾被封為陳王。其集中有《改封陳王謝恩章》。《三國志·魏書·陳思王植傳》：“太和六年二月，以陳四縣封植為陳王。”

〔一四〕不易：不可變更。《周易·乾》：“不易乎世。”王弼注：“不為世俗所移易也。”

〔一五〕輕議：輕率議論。

〔一六〕“歐陽公”二句：歐陽修《筆說·李白杜甫詩優劣說》：“‘落日欲没峴山西，倒著接䍦花下迷。襄陽小兒齊拍手，大家争唱《白銅鞮》。’此常言也。至于‘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然後見其横放。其所以驚動千古者，固不在此也。杜甫于白得其一節而精强過之。至于天才横放，非甫可到也。”△“清風”二句詩：李白《襄陽歌》中之詩句。△玉山：喻人美如玉之儀容、身體或品德。此處指身體。《世説新語·容止》：“嵇叔夜之為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若玉山之將崩。”

〔一七〕奇逸：奇特超俗。《後漢書·孔融傳》：“鴻豫亦稱文舉奇逸博

聞，誠怪今者與始相違。”宋謝采伯《密齋筆記》卷三：“李義山作《李賀小傳》、《白樂天墓碑》、《劉義傳》，文體奇逸。”

〔一八〕淺淺：不深滿。《全唐詩》卷六八五吴融《箇人三十韻》：“魚網徐徐襞，螺卮淺淺傾。”張戒此指内容很淺薄。

〔一九〕“魯直云”句：魏慶之《詩人玉屑》卷一四引黄魯直語云：“李白歌詩，度越六代，與漢魏樂府爭衡。”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三四引《黄山谷文集》亦有此語，唯“李白”作“太白”。△爭衡：較量勝負。《三國志·吴書·孫策傳》：“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衆，決機于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

〔二〇〕“王介甫”句：《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六引《鍾山語録》：“荆公次第四家詩，以李白最下，俗人多疑之。公曰：‘白詩近俗，人易悦故也。白識見污下，十首九説婦人與酒，然其才豪俊，亦可取也。’”案四家詩，指杜甫、歐陽修、韓愈、李白之詩。△王介甫：王安石，字介甫，以曾被封為荆國公，故稱荆公。

〔二一〕過：過頭，過分。《論語·先進》：“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二二〕孔子删詩：《史記·孔子世家》：“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上採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于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

〔二三〕“元微之”二句：元稹《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并序》：“……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脱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奥乎?’

〔二四〕“故退之”句：魏泰《臨漢隱居詩話》：“元稹作李、杜優劣論，先杜而後李。韓退之不以為然，詩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群兒愚，何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木，可笑不自量。’為微之發也。”△“不知”二句：韓愈《調張籍》中之詩句。△群兒：指當時誹謗李白詩歌之人。△

故謗：有意誹謗、中傷。

〔二五〕“退之”二句：韓愈于李、杜確實并尊，其詩中多次將二人并舉。如《石鼓歌》：“少陵無人謫仙死。”《薦士》：“勃興得李杜，萬類困陵暴。”《醉留東野》：“昔年因讀李白、杜甫詩，長恨二人不相從。”《酬司門盧四兄雲夫院長望秋作》：“遠追甫白感至誠。”△推尊：推舉尊崇。

〔二六〕公論：公正之評論。《世說新語·品藻》：“王大將軍下，庾公問：‘聞卿有四友，何者是？’……王曰：‘噫！其自有公論。’”

〔二七〕“子美”句：元稹《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并序》：“至于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古傍蘇、李，氣奪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奄：包括。

〔二八〕《國風》、《騷》人之旨：《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班固《離騷序》謂此為淮南王劉安《離騷傳》之語）

〔二九〕用意：立意，命意。歐陽修《魏梁解》：“使為君者不得掩其惡，則人之為惡者庶乎其息矣。是謂用意深而勸戒切，為言信而善惡明也。”

〔三〇〕遣詞：用詞。《世說新語·賞譽下》：“殷中軍道韓太常曰：‘康伯少自標置，居然是出群器，及其發言遣辭，往往有情致。’”

〔三一〕“掩顏謝”二句：見前注〔二七〕。△掩：蓋過，壓倒、勝過。△孤高：情志高超，不隨波逐流。南唐李中《獻張拾遺》：“官資清貴近丹墀，性格孤高世所稀。”△徐、庾：徐陵、庾信。△流麗：形容詩流暢而華麗。

〔三二〕“歐陽公”二句：劉攽《中山詩話》：“歐公亦不甚喜杜詩，謂韓吏部絶倫……歐貴韓而不悦子美，所不可曉；然于李白而甚賞愛，將由李白超趠飛揚，易為感動也。”

〔三三〕“王介甫”二句：陳師道《後山詩話》：“魯直謂荆公之詩，暮年方妙，然格高而體下。如云：‘似聞青秧底，復作龜兆坼。’乃前人所未道。又云：‘扶輿度陽燄，窈窕一川花。’雖前人亦未易道也。然學二謝，失于巧爾。”△三謝：南朝宋謝靈運、謝惠連及南齊謝朓皆有詩名，合稱

“三謝”。參閲《南史·謝靈運傳》。案《後山詩話》之《歷代詩話》本、《適園叢書》本《陳後山集》中均作“二謝”，當指謝靈運、謝朓，或謝靈運、謝惠連。

〔三四〕“蘇子瞻”三句：陳師道《後山詩話》：“蘇詩始學劉禹錫，故多怨刺，學不可不慎也。晚學太白，至其得意，則似之矣。”黄庭堅《跋子瞻和陶詩》：“子瞻謫南海，時宰欲殺之。飽吃惠州飯，細和淵明詩。”曾季貍《艇齋詩話》多處指出蘇軾詩熔化白居易詩語及用白居易事：“東坡‘江上秋風無限浪，枕中春夢不多時’，蓋用白樂天詩。”“東坡‘電光時掣紫金蛇’，用白樂天詩。”“東坡《放魚》詩……出樂天詩……”“東坡杭州詩‘在郡依前六百日’，用白樂天事。”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一八：“白傅意格，東坡祖本。”馬位《秋窗隨筆》：“東坡《祭柳子玉文》：‘郊寒島瘦，元輕白俗。’彦周謂其論道之語。然東坡詩熔化樂天語及用樂天事甚多……雖作此論，終不免踐樂天之跡。”△劉夢得：劉禹錫字夢得。

〔三五〕“人才”二句：蘇軾《記少游論詩文》：“秦少游言：人才各有分限……”《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六引《西清詩話》：“作詩者……蓋格有高下，才有分限，不可强力至也。”△分限：界限，限度。《三國志·魏書·程昱傳》：“遂令上察宫廟，下攝衆司，職無分限。”白居易《戒藥》：“生涯有分限，愛戀無終已。”

〔三六〕屋下架屋，愈見其小：喻摹仿之作，其價值比不上原作。《世説新語·文學》：“庾仲初作《揚都賦》成，以呈庾亮。亮以親族之懷，大為其名價，云：‘可三《二京》、四《三都》。’于此人人競寫，都下紙為之貴。謝太傅云：‘不得爾，此是屋下架屋耳！事事擬學，而不免偏狹。’”劉孝標注：“王隱論揚雄《太玄經》曰：‘《玄經》雖妙，非益也。是以古人謂其屋下架屋。’”《顔氏家訓·序致》：“魏晉已來，所著諸子，理重事複，遞相模斆，猶屋下架屋，牀上施牀耳。”唐釋法琳《辨正論·信毁交報》：“是周因殷禮，損益可知，名目雖殊，還廣前致，亦猶牀上鋪牀，屋下架屋也。”《程氏遺書·伊川先生語録》卷五：“作《太玄》，本要明《易》，却尤悔如《易》，其實無益，真屋下架屋，牀上叠牀。”《宋景文筆記》卷上：“夫文章必自名一家，然後可以傳不朽；若體規畫圓，準方作矩，終為人之臣僕。古人譏屋下架屋，信然。”

三

詩以用事為博，始于顏光禄，而極于杜子美〔一〕；以押韻為工，始于韓退之，而極于蘇、黄〔二〕。然“詩者，志之所之也”，“情動于中而形于言”〔三〕，豈專意于詠物哉？子建“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四〕，本以言婦人清夜獨居愁思之切〔五〕，非以詠月也，而後人詠月之句，雖極其工巧〔六〕，終莫能及。淵明“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七〕，本以言郊居閒適之趣〔八〕，非以詠田園，而後人詠田園之句，雖極其工巧，終莫能及。故曰：“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詠嘆之；詠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九〕後人所謂“含不盡之意”者〔一〇〕，此也。用事押韻，何足道哉！蘇、黄用事押韻之工，至矣盡矣〔一一〕，然究其實，乃詩人中一害，使後生只知用事押韻之為詩，而不知詠物之為工，言志之為本也。風雅自此掃地矣〔一二〕。

〔箋注〕

〔一〕“詩以用事”三句：鍾嶸《詩品》卷中序：“夫屬詞比事，乃為通談……顏延、謝莊，尤為繁密，于時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鈔。”《詩品》卷中《宋光禄大夫顏延之》：“喜用古事，彌見拘束。”王琪《杜工部集後記》：“子美博聞稽古，其用事非老儒博士罕知其自出。”王得臣《麈史》卷中：“杜子美善于用事及常語。”△用事：引用典故。《顏氏家訓·文章》：“邢子才常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覺，若胸臆語也。’”△顏光禄：《宋書·顏延之傳》：“孝武登祚，以為金紫光禄大夫。”

〔二〕“以押韻”三句：歐陽修《六一詩話》：“退之筆力，無施不可……而余獨愛其工于用韻也。蓋其得韻寬，則波瀾横溢，泛入傍韻，乍還乍離，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類是也。得韻窄，

則不復傍出，而因難見巧，愈險愈奇，如《病中贈張十八》之類是也。”吕本中《童蒙詩訓》：“蘇、黄用韻、下字、用故事處亦古所未到。”范温《潛溪詩眼》：“山谷之悟入在韻，故關辟此妙，成一家之學，宜乎取捷徑而逕造也……是以識有餘者，無往而不韻也。”

〔三〕“詩者”三句：《毛詩·關雎序》中之話。△所之：所向，所往。△形：表現。

〔四〕“明月”二句：曹植《七哀》中之詩句。△流光：閃動之光。《漢書·揚雄傳·校獵賦》：“應騂聲，擊流光。”△徘徊：往返迴旋貌。《荀子·禮論》：“則必徘徊焉，鳴號焉。”楊倞注：“徘徊，迴旋飛翔之貌。”《文選》宋玉《風賦》：“徘徊于桂椒之間，翱翔于激水之上。”《史記·吕太后本紀》：“欲為亂，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

〔五〕清夜：清冷之夜。陶淵明《擬古九首》之七：“佳人美清夜，達曙酣且歌。”△愁思：憂愁之思緒。王逸《楚辭章句·天問序》：“仰見圖畫，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渫憤懣，舒瀉愁思。”

〔六〕工巧：精緻，巧妙。《論衡·自紀》：“或曰：‘……文不與前相似，安得名佳好，稱工巧？’”《大唐西域記》卷一一《摩臘婆國》：“居宫之側，建立精舍，窮諸工巧，備盡莊嚴。”

〔七〕“狗吠”二句：陶淵明《歸園田居五首》之一中之詩句。

〔八〕閒適：清閒安逸。白居易《與元九書》：“又或退公獨處，或移病閒居，知足保和，吟翫情性者一百首，謂之閒適詩。”

〔九〕“言之不足”六句：見《禮記·樂記》。△長言：謂歌唱。鄭玄注：“長言之，引其聲也。”孔穎達疏：“引液其聲，長遠而言之。”“長言，永歌之意”。△“詠嘆”，《禮記》原文作“嗟歎”。△咏嘆：長聲歌嘆。《禮記·樂記》：“詠歎之，淫液之。”孔穎達疏：“詠歎者，謂長聲而歎矣。”《文選》王子淵《四子講德論》：“有二人焉，乘輅而歌，倚輗而聽之，詠歎中雅，轉運中律。”案“嘆”、“歎”，“詠”、“咏”為異體字。△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形容喜極之情狀。《孟子·離婁上》：“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鄭玄《禮記·樂記》注：“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歡之至也。”孔穎達疏：“不覺揚手舞之，舉足蹈之。而手舞其體，足蹈其地也。”

〔一〇〕"含不盡之意"：歐陽修《六一詩話》："聖俞嘗語余曰：'……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然後為至矣……'"

〔一一〕至矣盡矣：指到無以復加之程度。《莊子·庚桑楚》："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

〔一二〕風雅：指《詩經》之優良傳統。曹植《求通親親表》："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于聖世矣。"白居易《讀張籍古樂府》："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掃地：喻破壞無餘。見前第一條注〔一五〕。

四

韻有不可及者，曹子建是也〔一〕；味有不可及者，淵明是也〔二〕；才力有不可及者，李太白、韓退之是也〔三〕；意氣有不可及者，杜子美是也〔四〕。文章古今迥然不同〔五〕，鍾嶸《詩品》以古詩第一、子建次之〔六〕，此論誠然。觀子建"明月照高樓"、"高臺多悲風"、"南國有佳人"、"驚風飄白日"、"謁帝承明廬"等篇〔七〕，鏗鏘音節，抑揚態度，温潤清和〔八〕，金聲而玉振之〔九〕，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一〇〕，與《三百篇》異世同律〔一一〕，此所謂韻不可及也。淵明"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一二〕，此景物雖在目前，而非至閒至静之中，則不能到，此味不可及也。杜子美、李太白、韓退之三人，才力俱不可及，而就其中退之喜崛奇之態〔一三〕，太白多天仙之詞〔一四〕，退之猶可學，太白不可及也。至于杜子美則又不然，"氣吞曹劉"〔一五〕，固無與為敵。如放歸鄜州〔一六〕，而云"維時遭艱虞，朝野少暇日，顧慙恩私被，詔許歸蓬蓽"〔一七〕；新婚戍邊，而云"勿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羅襦

不復施，對君洗紅糚"[一八]；《壯游》云"兩宫各警蹕，萬里遥相望"[一九]；《洗兵馬》云"鶴駕通宵鳳輦備，雞鳴問寢龍樓曉"[二〇]，凡此皆微而婉，正而有禮，孔子所謂"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者[二一]。如"刺規多諫諍，端拱自光輝，儉約前王體，風流後代希"[二二]，"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二三]，乃聖賢法言[二四]，非特詩人而已。

〔箋注〕

〔一〕"韻有"二句：見前第一條注〔三〇〕。

〔二〕"味有"二句：見前第一條注〔二九〕。

〔三〕"才力"二句：劉全白《唐故翰林學士李君碣記》："因嗟盛才冥寞，遂表墓式墳。"裴敬《翰林學士李公墓碑》："李翰林名白，字太白，以詩著名。召入翰林，世稱才名，占得翰林，他人不復爭先。"《舊唐書·李白傳》："少有逸才，志氣宏放。"錢易《南部新書》卷三："太白為天才絶，白居易為人才絶，李賀為鬼才絶。"王得臣《麈史》卷中《詩話》："宋景文諸公在館，嘗評唐人詩云：'太白仙才，長吉鬼才……'"葉廷珪《海録碎事》卷一八："唐人以李白為天才絶，白樂天人才絶，李賀鬼才絶。"陳師道《後山詩話》："退之于詩，本無解處，以才高而好爾……無韓之才與陶之妙，而學其詩，終為樂天爾。"吴可《藏海詩話》："有大才，作小詩輒不工，退之是也。"△才力：才能，能力。曹植《求自試表》："志或鬱結，欲逞其才力，輸能于明君也。"

〔四〕"意氣"二句：見前第一條注〔三一〕。

〔五〕迥然不同：形容差得很遠，差别很大。

〔六〕"鍾嶸"句：《詩品》卷中序云："一品之中，略以世代為先後，不以優劣為詮次。"古詩及曹植詩均入上品，鍾嶸評古詩云："文温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可謂幾乎一字千金！"其評曹植詩云："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群。陳思之于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爾懷

鉛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餘輝以自燭。故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陽潘陸，自可坐于廊廡之間矣。"據此，張戒此語未允。

〔七〕"明月"句：曹植《七哀》中之詩句。見前第三條注〔四〕。△"高臺"句：曹植《雜詩》六首之一之首句。△"南國"句：曹植《雜詩》六首之四之首句。南國，《文選》李善注："南國，謂江南也。"△"驚風"句：曹植《贈徐幹》之首句。《文選》李善注："夫日麗于天，風生乎地，而言飄者，夫浮景駿奔，倏焉西邁，餘光杳杳，似若飄然。"驚風，疾風。白日，太陽。《文選》宋玉《神女賦·序》："其始來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謁帝"句：曹植《贈白馬王彪》七首之一之首句。承明廬，《三國志·魏書·文帝紀》裴松之注："案諸書記，是時帝居北宮，以建始殿朝群臣，門曰承明。陳思王植詩曰'謁帝承明廬'是也。"《文選》應璩《百一詩》李善注："陸機《洛陽記》：承明門，後宮出入之門。吾常怪'謁帝承明廬'，問張公。張公言：魏明帝作建始殿，朝會皆由承明門，然直廬在承明門側。"

〔八〕"鏗鏘"三句：《中國歷代文論選》第二册第三七四頁認為"'鏗鏘音節'應乙"，因而斷句為"音節鏗鏘抑揚，態度温潤清和。"此可備一說。△鏗鏘：有節奏而響亮之樂聲。《漢書·張禹傳》："優人筦弦鏗鏘極樂，昏夜乃罷。"《文選》王子淵《四子講德論》："夫雷霆必發，而潛底震動；枹鼓鏗鏘，而介士奮竦。"△音節：聲音高低緩急之節奏。《後漢書·禰衡傳》："（曹操）聞衡善擊鼓，乃召為鼓史，因大會賓客，閱試音節。"《世說新語·豪爽》："（王敦）自言知打鼓吹，于坐振袖而起，揚槌奮擊，音節諧捷，神氣豪上，傍若無人。"△抑揚：高低起伏。《藝文類聚》卷四四蔡邕《琴賦》："右手抑揚，右手徘徊。"《文選》成公子安《嘯賦》："響抑揚而潛轉，氣衝鬱而熛起。"△態度：本指人之神情舉止。《荀子·修身》："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僻違，庸衆而野。"《吕氏春秋·去尤》："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動作態度，無為而不竊鈇者。"亦指詩之姿態。韓愈《醉贈張祕書》："君詩多態度，藹藹春雲空。"△温潤：温和柔潤。《禮記·聘義》："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潤而澤仁也。"《文選》王子淵《洞簫賦》："優柔温潤，又似君子。"△清和：清静和平。《漢書·賈誼傳》陳政事："海内之氣，清和咸理。"《文選》揚子雲《劇

秦美新》："鏡純粹之至精，聆清和之正聲。"《世説新語·賞譽下》："世稱王荀子秀出，阿興清和。"

〔九〕金聲而玉振之：《孟子·萬章下》："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指鐘；玉，指磬；振，收束（王念孫《廣雅疏證》説）。《孟子》原文謂孔子之德，如作樂先撞鐘，以發衆聲；樂將止，擊磬以收衆聲。此處喻曹植詩聲韻諧美。

〔一〇〕"辭不"二句：趙岐《孟子題辭》："孟子長于譬喻，辭不迫切，而意以獨至。"迫切，辭語急迫嚴厲。

〔一一〕異世：時代不同。△同律：音律之法度相同。

〔一二〕"狗吠"二句：陶淵明《歸園田居五首》之一中之詩句。△"採菊"二句：陶淵明《飲酒二十首》之五中之詩句。

〔一三〕退之喜崛奇之態：韓愈《調張籍》："我願生兩翅，捕逐出八荒。精誠忽交通，百怪入我腸。刺手拔鯨牙，舉瓢酌天漿。騰身跨汗漫，不著織女襄。"《薦士》："有窮者孟郊，受材實雄驁。冥觀洞古今，象外逐幽好。横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醉贈張祕書》："今我及數子，固無蕕與薰。險語破鬼膽，高詞媲皇墳。至寶不雕琢，神功謝鋤耘。"凡此可證韓愈喜奇險詩風。△崛奇：奇特，奇異。顧況《李供奉彈箜篌歌》："彈盡天下崛奇曲。"

〔一四〕太白多天仙之詞：李陽冰《草堂集序》中謂李白"其言多似天仙之辭"。皮日休《七愛詩·李翰林》："吾愛李太白，身是酒星魄。口吐天上文，迹作人間客。"釋貫休《古意》："常思李太白，仙筆驅造化。"

〔一五〕"氣吞曹劉"：元稹《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并序》："古傍蘇李，氣奪曹劉。"或作："言奪蘇李，氣吞曹劉。"

〔一六〕放歸鄜州：《新唐書·杜甫傳》："會禄山亂，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肅宗立，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為賊所得。至德二載，亡走鳳翔，上謁，拜左拾遺。與房琯為布衣交。琯時敗陳濤斜，又以客董廷蘭，罷宰相。甫上疏言罪細，不宜免大臣。帝怒，詔三司雜問。宰相張鎬曰：'甫若抵罪，絶言者路。'帝乃解……然自是不甚省録。時所在寇奪，甫家寓鄜，彌年艱窶，孺弱至餓死，因許甫自往省視。從還京師，出為華州司功參軍。關輔饑，輒棄官去。客秦州，負薪採橡栗自給。"△鄜州：西魏廢帝二年

置，治中部，隋移治洛交，歷代相因。公元一九一三年改鄜縣，公元一九六四年改富縣。

〔一七〕“維時”四句：杜甫《北征》中之詩句。△維：發語詞，無義。△艱虞：艱難憂患。《文選》任彦昇《王文憲集序》：“宋末艱虞，百王澆季。”庾信《哀江南賦》：“逮永嘉之艱虞，始中原之乏主。”△朝野：朝廷與民間。《後漢書·劉陶傳》上疏：“死者悲于窀穸，生者戚于朝野。”《晉書·傅玄傳》上疏：“虛無放誕之論，盈于朝野。”△顧慙恩私被：回顧自己受到（皇帝之）恩惠，未能報効，感到慚愧。△蓬蓽：“蓽”同“篳”。蓬户篳門，用蓬草和荆竹樹枝編成門窗。指貧者所居陋室。《文選》傅長虞《贈何劭王濟》：“歸身蓬篳廬，樂道以忘饑。”《晉書·葛洪傳》自序：“藜藿有八珍之甘，蓬篳有藻棁之樂也。”杜甫此處指自己之家。

〔一八〕“勿為”四句：杜甫《新婚别》中之詩句。△戎行：軍隊，行伍。《左傳》成公二年：“韓厥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三國志·吴書·魯肅傳》裴松之注引《江表傳》周瑜與孫權牋：“瑜以凡才……統御兵馬，志執鞭弭，自効戎行。”△羅襦：以羅（顯椒眼紋之絲織品）所作短衣、短襖。△紅糚：指婦女之盛裝。以色尚紅，故稱。也作“紅妝”、“紅粧”、“紅妝”。《樂府詩集》卷二五古辭《木蘭詩》之一：“阿姊聞妹來，當户理紅妝。”一本作“紅妝”。《文選》謝玄暉《和王主簿怨情》：“徒使春帶賒，坐惜紅粧變。”

〔一九〕《壯遊》：杜甫詩，大曆元年作。△兩宫：時玄宗在成都，其子李亨又在靈武稱帝（即肅宗），故云“兩宫”。△警蹕：警戒，清道。古代皇帝出入所經之地要戒嚴，稱“警蹕”。《史記·淮南衡山列傳》：“厲王……不用漢法，出入稱警蹕，稱制，自為法令，擬于天子。”崔豹《古今注·輿服》：“警蹕，所以戒行徒也。周禮蹕而不警，秦制出警入蹕，謂出軍皆警戒，入國者皆蹕止也……一曰：蹕，路也，謂行者皆警于途路也。”也作“警趩”。《漢書·梁孝王傳》：“出稱警，入言趩，僭于天子。”

〔二〇〕《洗兵馬》：杜甫詩，乾元二年作。△鶴駕：舊題劉向《列仙傳》卷上《王子喬》：“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凰鳴，遊伊、洛之間。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求之于山上，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緱氏山巔。’至時果乘白鶴駐山頭，望之

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後世因稱太子之駕（車乘）為鶴駕。杜甫作此詩時，肅宗已立李俶為太子。△鳳輦：帝王之車。《文苑英華》卷一七五沈佺期《奉和幸韋嗣立山莊侍宴應制》：“龍旂縈秀木，鳳輦拂疏筇。”《宋史·輿服志一》：“鳳輦，赤質，頂輪下有二柱，緋羅輪衣，絡帶、門簾皆繡雲鳳，頂有金鳳一，兩壁刻畫龜文、金鳳翅。”太子乃儲君，其車亦稱“鳳輦”。△雞鳴問寢：《禮記·文王世子》：“文王之為世子，朝于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于寢門外，問内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内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問寢：問安。李善《上文選注表》：“昭明太子業膺守器，譽貞問寢。”△龍樓：本漢太子宮門名。《漢書·成帝紀》：“元帝即位，帝為太子，壯好詩書，寬博謹慎，初居桂宮，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絶馳道。”顏師古注：“張晏曰：門樓上有銅龍，若白鶴、飛廉之為名也。”後泛指太子所居之宮。《文選》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出龍樓而問豎，入虎闈而齒胄。”

〔二一〕“可以興”六句見《論語·陽貨》。△興：《論語注疏》何晏集解：“孔（安國）曰：興，引譬連類。”朱熹《四書章句集注》：“感發志意。”△觀：何晏集解：“鄭（玄）曰：觀風俗之盛衰。”朱喜集注：“考見得失。”△群：何晏集解：“孔曰：群居相切磋。”朱熹集注：“和而不流。”△怨：何晏集解：“孔曰：怨刺上政。”△邇：近。

〔二二〕“刺規”四句：杜甫《送盧十四弟侍御護韋尚書靈櫬歸上都二十韻》中之詩句。△刺規：諷刺規勸。△諫諍：直言勸諫，止人之失。《荀子·修身》：“諂諛者親，諫争者疏。”案“争”通“諍”。《韓詩外傳》卷一〇：“言文王咨嗟，痛殷商無輔弼諫諍之臣，而亡天下矣。”△端拱：謂帝王莊嚴臨朝，斂手無為而治。《魏書·辛雄傳》：“端拱而四方安，刑措而兆民治。”《文苑英華》卷二隋煬帝《冬至乾陽殿受朝》：“端拱朝萬國，守文繼百王。”歐陽詹《珍祥論》：“即虐如秦皇，雖車轍遍于宇内，不如太宗端拱于堂上也。”△光輝：閃爍耀目之光芒。《孟子·盡心下》：“充實而有光煇之謂大。”《荀子·天論》：“故日月不高，則光暉不赫。”《史記·封禪書》：“來也常以夜，光煇若流星。”又“權火舉而祠，若光煇然屬天焉。”案“輝”、“暉”、“煇”均同。△儉約：儉省，節約。《荀子·非十二子》：“上功用，大儉約。”《後漢書·郎顗傳》：“夫救奢必于儉約，拯薄無若敦厚。”△

前王：先王，已死之帝王。《詩·周頌·烈文》："于乎前王不忘。"毛傳："前王，武王也。"《楚辭》屈原《離騷》："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體：法式，規矩。△風流：遺風，流風餘韻。《漢書·趙充國辛慶忌傳·贊》："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謡慷慨，風流猶存耳。"△希：仰慕。

〔二三〕"公若"二句：杜甫《奉送嚴公入朝十韻》中之詩句。△台輔：指三公宰相之位。《三國志·魏書·袁術傳》裴松之注引《三輔决録》："(馬)日磾……歷位九卿，遂登台輔。"又《崔林傳》孟康薦林表："誠台輔之妙器，衮職之良才也。"

〔二四〕法言：儒家所謂符合禮法之言論。《孝經·卿大夫》："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

五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一〕，以"蕭蕭"、"悠悠"字，而出師整暇之情狀〔二〕，宛在目前〔三〕。此語非惟創始之為難，乃中的之為工也〔四〕。荆軻云："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五〕自常人觀之〔六〕，語既不多，又無新巧。然而此二語遂能寫出天地愁慘之狀〔七〕，極壯士赴死如歸之情〔八〕，此亦所謂中的也。《古詩》："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九〕"蕭蕭"兩字，處處可用，然惟墳墓之間，白楊悲風，尤為至切〔一〇〕，所以為奇。樂天云："說喜不得言喜，說怨不得言怨。"〔一一〕樂天特得其麤爾〔一二〕。此句用"悲"、"愁"字，乃愈見其親切處〔一三〕，何可少耶？詩人之工，特在一時情味〔一四〕，固不可預設法式也〔一五〕。

〔箋注〕

〔一〕"蕭蕭"二句：《詩·小雅·車攻》中之詩句。△蕭蕭：馬鳴聲。△

悠悠：安閒静止貌。△旆旌：旗幟。

〔二〕出師整暇：毛傳謂"蕭蕭"二句"言不讙譁也。"張戒此謂有秩序而又從容不迫。《左傳》成公十六年："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日臣之使于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後因用"好整以暇"或"整暇"形容從容不迫。△情狀：情形，狀態。《周易·繫辭上》："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三國志·魏書·胡質傳》："書吏李若見問而色動，遂窮詰情狀。"

〔三〕宛：好像，仿佛。

〔四〕中的：箭正中目標。的，箭靶中心。張戒此處指詩之詞語能準確表現情狀及其特徵。其本于禪宗所謂"中的"。禪宗常喻語言為箭矢、禪旨為靶的，以于言下悟得禪旨為中的。《景德傳燈録》卷四《天台山佛窟巖惟則禪師》："有僧問：'如何是那羅延箭?'師云：'中的也。'"又卷一六《福州雪峰義存禪師》："問：'箭露投鋒時如何?'師曰：'好手不中的。'"禪宗典籍此類語甚多，不具録。據《羅湖野録》卷一，知張戒曾與廬山羅漢院系南禪師交往，其所謂"中的"，本于禪宗，當屬無疑。△工：精緻，巧妙。

〔五〕荆軻（?——前二二七）：戰國衛人，名慶卿，入燕，稱荆卿。燕太子丹客，受命詐獻樊於期首級和燕督亢地圖而入秦刺殺秦王，未遂，被殺。事見《史記·刺客列傳》。△"風蕭蕭"二句：《戰國策·燕策》、《史記·刺客列傳》均載：荆軻起程入秦，"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築，荆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為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慷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引文據《史記》）後人題其名曰《易水歌》。△蕭蕭：此指風聲。△易水：《戰國策·燕策一》："燕南有呼沲、易水。"其水有三，皆發源于今河北省易縣。起自定興西南入拒馬河為中易，今大部分已乾涸。在定興西沙河流入合于中易者為北易，即今之易水。經徐水縣名瀑河者為南易。

〔六〕常人：普通人，平凡之人。《史記·商君列傳》："常人安于故俗，學者溺于所聞。"

〔七〕天地愁慘：謂景象慘澹淒涼。

〔八〕赴死如歸：視投身死地如歸家。意謂不怕死。《管子·小匡》："平原廣牧，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史記·范睢蔡澤列傳》："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

〔九〕"白楊"二句：《古詩十九首》之十四中之詩句。見《文選》。△白楊：樹名。崔豹《古今注》卷下《草木》："白楊葉圓，青楊葉長。"△蕭蕭：此指風吹樹葉所發之聲。

〔一〇〕尤為至切：與情景最貼近，到了極佳地步。

〔一一〕樂天：白居易之字。△"說喜"二句：舊題白居易《金鍼詩格·詩有七義例》："一曰說見不得言見，二曰說聞不得言聞，三曰說遠不得言遠，四曰說静不得言静，五曰說苦不得言苦，六曰說樂不得言樂，七曰說恨不得言恨。"

〔一二〕麤：對"精"而言，指非本質、非深妙之處。《管子·水地》："心之所慮，非特知于麤麤也。"《莊子·秋水》："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案"麤"，通"粗"。

〔一三〕親切：貼切。《夢溪筆談》卷一四《文藝一》："歐陽文忠常愛林逋詩'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輈'之句，文忠以為語新而屬對親切。"

〔一四〕情味：情趣。指審美感受、體驗。劉劭《人物志·九徵》："故其剛柔明暢貞固之徵，著乎形容，見乎聲色，發乎情味，各如其象。"

〔一五〕法式：法度，法則。《荀子·禮論》："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使生死終始莫不稱宜而好善，是禮義之法式也。"《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八年刻石："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

六

《國風》云："愛而不見，搔首踟蹰。"〔一〕"瞻望弗及，佇立以泣。"〔二〕其詞婉，其意微，不迫不露，此其所以可貴也。《古詩》云："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三〕李太白云："皓齒終不

發，芳心空自持。"〔四〕皆無愧于《國風》矣。杜牧之云："多情却是總無情，惟覺尊前笑不成。"〔五〕意非不佳，然而詞意淺露，略無餘蘊〔六〕。元、白、張籍，其病正在此，只知道得人心中事，而不知道盡則又淺露也。後來詩人能道得人心中事者少爾，尚何無餘蘊之責哉〔七〕？

〔箋注〕

〔一〕"愛而"二句：《詩·邶風·静女》中之詩句。△搔首：以手指甲輕抓頭皮。△踟躕：來回走動。

〔二〕"瞻望"二句：《詩·邶風·燕燕》中之詩句。△瞻望：遠望。△佇立：久立。

〔三〕"馨香"二句：《古詩十九首》之九中之詩句。△馨香：極美之香氣。《尚書·酒誥》："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文選》潘安仁《藉田賦》："黍稷馨香，旨酒嘉栗。"詩句中指鮮花之香氣。△致：送到。△二句詩寫思婦欲將鮮花送給遠遊他鄉之愛人，然路遠無法送到，因而久久執花癡想，任花香盈懷袖而無可奈何。表現了思念之迫切以及願望不能實現之惆悵。

〔四〕"皓齒"二句：李白《古風五十九首》之四十九中之詩句。△皓齒：潔白之牙齒。△發：啟，打開。△芳心：美好之心。△持：守。△二句詩意謂：始終不語，只把美好情思藏在心底。喻自己之才智不為他人所了解。

〔五〕杜牧之：唐代詩人杜牧字牧之。△"多情"二句：杜牧《贈别》中之詩句。△"却是"，杜牧詩刊本作"却似"。△"尊前"，杜牧詩刊本作"樽前"。案"尊"為"樽"之本字，均指酒器。

〔六〕略無：很少一點也没有。《世説新語·任誕》："應聲便許，略無慊吝。"△餘蘊：富有深意。指含蓄深刻，耐人尋味。

〔七〕"後來"二句：意謂元、白以後，詩人能道得人心中事者都少了，更談不上追求詩之餘蘊了。△責：求，索取。

七

陶淵明云："世間有喬松，于今定何間。"[一]此則初出于無意。曹子建云："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二]此語雖甚工，而意乃怨怒。《古詩》云："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三]可謂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也[四]。

〔箋注〕

〔一〕"世間"二句：陶淵明《連雨獨飲》（一作《連雨人絶獨飲》）中之詩句。△喬、松：指傳説中仙人王喬、赤松子。《淮南子·齊俗》："今夫王喬、赤誦子吹嘔呼吸，吐故内新，遺形去智，抱素反真，以游玄眇，上通雲天。"許慎注："王喬蜀武陽人也。為柏人令，得道而仙。赤誦子，上谷人也。病癘入山，導引輕舉。"案古字"誦"與"松"同聲通用。《史記·留侯世家》："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列仙傳·赤松子傳》："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以教神農。能入火自燒。往往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至高辛時，復為雨師。今之雨師，本是焉。"又《王子喬傳》："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凰鳴。遊伊、洛之間，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求之于山上，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于緱氏山巔。'至時，果乘白鶴駐山頭，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亦立祠于緱氏山下及嵩高首焉。"《後漢書·王喬傳》李賢注引《列仙傳》略同。△"喬松"，《陶淵明集》各本均作"松喬"。△定何間：究竟在何處。△"何間"，或作"何聞"。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歷代詩話續編》本引亦作"何聞"。

〔二〕"虛無"二句：曹植《贈白馬王彪》七首之七中之詩句。△虛無：虛空之境。《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大人賦》："乘虛無而上假兮，超無友而獨存。"曹植詩中猶言空虛不實。△"松子"句：《文選》李善注："《論衡》曰：傳稱赤松、王喬好道為仙，度世不死，是又虛也。魏武帝《善哉行》

曰：痛哉世人，見欺神仙。"

〔三〕"服食"二句：《古詩十九首》之十三中之詩句。△服食：道教之養生法。以鉛汞之類燒煉為丹藥，謂食之可以長生不死。

〔四〕迫切：即近。見前第四條注〔一〇〕。

八

東坡評文勛篆云〔一〕："世人篆字，隸體不除，如浙人語，終老帶吳音。安國用筆，意在隸前，汲冢魯壁，周鼓泰山。"〔二〕東坡此語，不特篆字法，亦古詩法也〔三〕。世人作篆字不除隸體，作古詩不免律句〔四〕。要須意在律前〔五〕，乃可名古詩耳。

〔箋注〕

〔一〕文勛：字安國，北宋廬江（今安徽廬江）人，官至太府寺丞。其為人好論難劇談，善山水畫，篆字甚妙。△篆：篆書，有大小兩種。大篆相傳為周宣王時史籀所作，故亦稱籀文或籀書。小篆相傳為秦相李斯簡化大篆而成，亦稱秦篆。自王莽損改秦八體書，定為六體書後，篆書則只指小篆，大篆則被視為古文奇字。

〔二〕"世人"八句：蘇軾《文勛篆銘》全文。△隸體：隸書體。相傳為秦始皇時程邈于雲陽獄中作。實則秦始皇前已有隸書，稱古隸或秦隸。至漢，隸書成為通行文字。其特點是：變篆書之圓轉筆畫為波磔，字形扁平。△浙：宋置兩浙路，轄今長江以南、江蘇省鎮江市以東及浙江省全境。熙寧中曾分東西二路。蘇軾指今浙江省一帶。△"帶吳音"，今蘇軾集各本均作"帶吳"。案銘文本四字一句，且須押韻，故當以無"音"字為是。△汲冢：指汲冢書。晉太康二年（二八一），汲郡（今河南汲縣）人不准盜發魏襄王墓（或謂魏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大凡七十五篇，其字為大篆。武帝因命荀勖撰次，以為《中經》。見《晉書·束晳傳》、《荀勖傳》。《隋書·經籍志》著録有《汲冢書》并《竹書同異》一卷。兩《唐書·藝文

志》著録有《汲冢圖書》十卷。△魯壁：漢孔安國《尚書序》："魯共王好治宫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蝌蚪文字。"△周鼓：指石鼓文。唐初于天興（今陝西鳳翔）三畤原出土十塊鼓形石，上刻籀文（大篆）四言詩，每塊十首為一組。唐張懷瓘等謂為周宣王大狩所作，宋董逌、程大昌斷為周成王時所作，故稱"周鼓"。鄭樵因其文往往與秦器相合，謂為秦刻，近人考證定為秦刻。出土時文字已殘缺不全，至歐陽修所見僅四百八十五字，後人所見，字數愈少。清乾隆時，為便人拓印，别選貞石摹勒鼓文，稱新石鼓文。原石現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泰山：指泰山刻石。也稱《封泰山碑》。秦始皇二十八登泰山，刻石以頌秦之功業。後來，秦二世又刻詔書于石背。其字為李斯所書，篆體圓勁。宋董逌《廣川書跋》卷四作《泰山篆》，《金石索》作《秦泰山石刻殘石》。宋人劉跂曾摹拓得二百二十三字，明嘉靖時尚存二十九字。刻石原在嶽頂玉女池上，後移置碧霞元君祠。清乾隆五年遇火，石失。嘉慶二十年于玉女池中發現殘石二方，僅存四行十字，現在山東省泰安市岱廟道院壁間。存世拓本以明安國藏一百六十五字為最古。參閲顧炎武《金石文字記》卷一《泰山刻石》。

〔三〕古詩：古體詩。不同于絶句、律詩等近體詩，不講究對仗、平仄等格律，用韻比近體詩自由一些，句式、篇章比較靈活。

〔四〕律句：近體詩之詩句有特定平仄格式，稱律句。如五言詩有：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仄，仄仄仄平平。七言詩有：平平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仄仄平平仄仄平。

〔五〕要須：總之必須。

九

人才各有分限，尺寸不可强〔一〕。同一物也，而詠物之工有遠近〔二〕；皆此意也，而用意之工有淺深。章八元《題雁塔》云："十層突兀在虚空，四十門開面面風。卻訝鳥飛平地上，忽驚人語半天中。迴梯倒踏如穿洞，絶頂初攀似出籠。"〔三〕案：此詩刊本

"忽驚"作"自驚";"倒踏"作"暗踏"。此乞兒口中語也〔四〕。梅聖俞云:"復想下時險,喘汗頭目旋。不如且安坐,休用窺雲烟。"〔五〕何其語之凡也。東坡《真興寺閣》云:"山林與城郭,漠漠同一形。市人與鴉鵲,浩浩同一聲……側身送落日,引手攀飛星……登者尚呀咻,作者何以勝。"〔六〕案:此詩刊本"山林"作"山川","呀咻"作"呀喘"。《登靈隱寺塔》云:"相勸小舉足,前路高且長……漸聞鐘磬音,飛鳥皆下翔。入門亦何有,雲海浩茫茫。"〔七〕案:此詩刊本"亦何有"作"空有無"。意雖有佳處,而語不甚工,蓋失之易也。劉長卿《登西靈寺塔》云:"化塔凌虛空,雄規壓川澤。亭亭楚雲外,千里看不隔……盤梯接元氣,坐壁栖夜魄。"〔八〕王介甫《登景德寺塔》云:"放身千仞高,北望太行山。邑屋如螘冢,蔽虧塵霧間。"〔九〕此二詩語雖稍工,而不為難到。杜子美則不然,《登慈恩寺塔》首云:"高標跨蒼天,烈風無時休。自非曠士懷,登兹翻百憂。"〔一〇〕案:此詩刊本"蒼天"或作"蒼穹","曠士"或作"壯士"。不待云"千里"、"千仞"、"小舉足"、"頭目旋",而窮高極遠之狀〔一一〕,可喜可愕之趣〔一二〕,超軼絶塵而不可及也〔一三〕。"七星在北户,河漢聲西流。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一四〕視東坡"側身"、"引手"之句陋矣〔一五〕。"秦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一六〕豈特"邑屋如螘冢,蔽虧塵霧間",山林城郭漠漠一形,市人鴉鵲浩浩一聲而已哉?人才有分限,不可强乃如此。

〔箋注〕

〔一〕"人才"二句:見前第二條注〔三五〕。

〔二〕工:功夫,造詣。下面一"工"字,亦同。

〔三〕章八元：唐代詩人，睦州桐廬（今浙江桐廬）人，生卒年及字均不詳。少喜為詩，得嚴維賞識而收為弟子。大曆六年登進士第，後由長安歸江南訪韋應物，又入京應制科。貞元中，任句容主簿，旋辭歸。曾與劉長卿、清江上人等唱酬。有詩一卷，已散佚。《全唐詩》録存其詩六首。事見《中興間氣集》卷上、《雲溪友議》卷一〇、《唐才子傳》卷四。《新唐詩》有傳。△《題雁塔》，《全唐詩》作《題慈恩寺塔》。△雁塔：在今陝西西安南。有大雁塔、小雁塔。大雁塔在慈恩寺，小雁塔在薦福寺。此指大雁塔。見後注〔一〇〕。△突兀：高貌。《藝文類聚》卷八晉曹毗《涉江賦》："狂飈蕭瑟以洞駭，洪濤突兀而橫峙。"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壞受凍死亦足！"△虚空：天空。《晉書·天文志上》："日月衆星，自然浮生虚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焉。"△"却訝"，《全唐詩》作"却怪"。餘見底本案。△迴梯：迴旋而上之階梯。△絶頂：山之最高峰。《續古文苑》卷一漢鄒陽《几賦》："上不測之絶頂，伐之以歸。"沈約《早發定山》："傾壁忽斜豎，絶頂復孤圓。"章八元此處指塔頂。

〔四〕乞兒：同"乞丐"，討飯度日之人。《三國志·魏書·鄧艾傳》附《州泰傳》裴松之注引《世語》："宣王為泰會，使尚書鍾繇調泰：'君釋褐登宰府，三十六日擁麾蓋，守兵馬郡，乞兒乘小車，一何駛乎？'"《列子·黄帝》："自此之後，范氏門徒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

〔五〕梅聖俞：北宋詩人梅堯臣字聖俞。△"復想"四句：梅堯臣《聞子美次道師厚登天清寺塔》中之詩句。△安坐：安穩坐着。《莊子·說劍》："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史記·扁鵲倉公列傳》："其人喜自静，不躁，又久安坐……"韓愈《進學解》："安坐而食。"△休用：不要。△雲烟：雲氣煙霧。《文選》顔延年《北使洛》："宫陛多巢穴，城闕生雲煙。"案"烟"、"煙"同。

〔六〕《真興寺閣》：蘇軾《鳳翔八觀》之六。△真興寺閣：查慎行《蘇詩補注》卷三："《鳳翔志》：真興寺閣，宋節度使王彦超建，在城中，高十餘丈。"△漠漠：密佈、廣佈貌。陸機《君子有所思》："廛里一何盛，街巷紛漠漠。"王維《積雨輞川莊作》："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日囀黄鸝。"△浩浩：曠遠貌。《詩·小雅·雨無正》："浩浩昊天，不駿其德。"《文選·古詩十九首》之六："還顧望舊鄉，長路漫浩浩。"△"呀咻"，底本案謂蘇詩

刊本作“呀喘”。案“呀咻”義為“喧叫”，與詩此處文義不合；“呀喘”義為“張口喘氣”，正合文義。張戒所引誤。△作者：營造之人。《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勝：經受得起。

〔七〕《登靈隱寺塔》，蘇詩刊本題作《遊靈隱高峰塔》。王十朋《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卷六引崔肅之曰：“《武林山記》：北高峰在靈隱寺後山。山有《塔記》云，唐天寶中，邑人建，高七級。”查慎行《蘇詩補注》卷一二：“《咸淳臨安志》：北高峰塔，天寶中建，高七層，《西湖遊覽志》：高峰在南北諸山之界，羊腸屈曲，松篁葱蒨。塔居峰頂，東瞰平蕪，盡湖山之景。南頫大江，西接巖竇，怪石翔舞，洞穴邃密。《咸淳臨安志》楊蟠有《北高峰塔詩》。”△鐘磬：鐘和磬。佛教法器。岑參《上嘉州青衣山中峰題惠净上人幽居寄兵部楊郎中》：“猿鳥樂鐘磬，松蘿泛天香。”△“亦何有”，蘇詩刊本或作“空無有”，餘見底本案。△雲海：山峰出雲上者，頂上下視，雲鋪如海，謂之雲海。李白《關山月》：“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茫茫：曠遠貌。《初學記》卷七漢崔瑗《關都尉箴》：“茫茫九州，據為關津。”《文選》阮嗣宗《詠懷詩》之十二：“緑水揚洪波，曠野莽茫茫。

〔八〕劉長卿：字文房，唐河間（今河北河間）人，一説宣城（今安徽宣城）人。其詩各體皆備，尤擅五律。因其官終隨州刺史，故世稱劉隨州。有《劉隨州集》。《新唐書》有傳。△《登西靈寺塔》，《劉隨州集》題作《登揚州西靈寺塔》，《全唐詩》作《登揚州栖靈寺塔》，并注“栖靈”云：“一作‘西巖’。”△西靈寺：清李斗《揚州名勝録》：“法淨寺即古大明寺。《寶祐志》云：‘大明寺即古棲靈寺，在縣北五里，又名西寺。寺枕蜀岡，岡上舊有浮圖九級。見于《大觀圖經》。’《平山堂小志》云：‘宋孝武紀年以大明，寺適創于其時，故曰大明寺。’棲靈之名，見于唐劉長卿諸人詩，似在大明後。《志》云：‘大明寺即古棲靈寺’，則棲靈又似在大明前，未知所據。”△化塔：佛塔。張説《侍宴蓑荷亭應制》：“園林看化塔，壇墠識餘封。”高適《和竇侍御登涼州七級浮圖之作》：“化塔屹中起，孤高宜上躋。”劉開揚注：“塔為理佛骨之所。佛經中言佛菩薩等以神通力化作佛形曰化佛，故塔亦稱化塔。”△“化塔”，《劉隨州集》及《全唐詩》均作“北塔”。△“虚空”，《劉隨州集》及《全唐詩》均作“空虚”。△雄規：猶大法。江

淹《蕭驃騎讓封第二表》:"名爵無假，前世之雄規。"△"雄規",《劉隨州集》及《全唐詩》均作"雄觀"，指宏偉之樓觀。△川澤:河流、沼澤地帶。《周禮·夏官司馬·川師》:"川師掌川澤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鄭玄注:"川澤之民（名）與物，若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澤之萑蒲。"△亭亭:高聳貌。《文選》張平子《西京賦》:"狀亭亭以岧岧。"薛綜注:"亭亭、岧岧，高貌。"△盤梯:盤旋而上之階梯。△元氣:構成天地之混一之氣。《鶡冠子·泰録》:"天地成于元氣，萬物乘于天地。"《論衡·談天》:"元氣未分，渾沌為一。"《漢書·律曆志上》:"太極元氣，函三為一。"△"坐壁",《劉隨州集》及《全唐詩》均作"半壁"，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引亦作"半壁"。△夜魄:指月亮。韋莊《三堂東湖作》:"蟾投夜魄當湖落，嶽倒秋蓮入浪生。"

〔九〕《登景德寺塔》,《臨川集》及李壁《王荆公詩注》均無"寺"字。△景德寺:明李濂《汴京遺蹟志》卷一〇:"景德寺在麗景門迤東。周世宗顯德五年，以相國寺僧多居隘，詔就寺之蔬圃，别建下院分處之，俗呼東相國寺。顯德六年賜額天壽寺。宋真宗景德二年改名景德寺。後有定光、釋迦舍利磚塔。累經兵燹河患，今為平地。"△仞:高度單位。一般以七尺或八尺高為一仞。△太行山:綿延于今山西、河北、河南三省界之大山脈。又名五行山、王母山、女媧山等。《史記·酈生陸賈列傳》:"杜大行之道",即指此山。△邑屋:邑里之房舍、村舍。《戰國策·齊策四》:"願得賜歸，安行而返臣之邑屋。"《漢書·郭解傳》:"居邑屋不見敬，是吾德不脩也。"顔師古注:"邑屋，猶今人言村舍、巷舍也。"△"邑屋",《臨川集》或作"巴屋"。△蟻冢:蟻穴外隆起之小土堆。《詩·豳風·東山》:"鸛鳴于垤",毛傳:"垤，螘塚也。"孔穎達疏:"此蟲穴處，輦土為塚以避濕。"△蔽虧:因遮蔽而半隱半現。《文選》司馬長卿《子虛賦》:"其山則盤紆岪鬱，隆崇嵂崒，岑崟參差，日月蔽虧。"郭璞注:"張揖曰:高山擁蔽日月;虧，缺，半見也。"孟郊《夢澤行》:"楚山爭蔽虧，日月無全輝。"

〔一〇〕《登慈恩寺塔》，杜詩刊本題全名《同諸公登慈恩寺塔》。△慈恩寺:唐貞觀二十八年李治（高宗）為太子時，就隋無漏寺舊址修建。因是為母后長孫氏而建，故名慈恩寺。宋時燬，僅存雁塔。今寺為近代新建，在陝西省西安市南。參見《唐會要》卷四八及《舊唐書·玄奘傳》。△慈恩

寺塔：即大雁塔。唐高宗永徽四年建，僧玄奘以藏梵本佛經。初僅五層，武后長安中倒塌，尋重建增為十層。今塔七層。初名慈恩寺塔，又以佛教有菩薩化身為雁捨身佈施故事，稱大雁塔。《聖教序碑》在塔下，為唐進士題名處。參閱《大唐西域記》卷九、宋張禮《遊城南記》。△高標：凡高聳物體之頂端皆可稱"高標"。《文選》左太沖《蜀都賦》："羲和假道于峻岐，陽烏回翼乎高標。"李白《蜀道難》："上有六龍回日之高標，下有衝波逆折之迴川。"△蒼天：謂天。以其色深青故稱。《詩·王風·黍離》："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毛傳："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烈風：暴風，疾風。《尚書·舜典》："烈風雷雨弗迷。"孔穎達疏："烈風是猛疾之風，非善風也。"沈約《連珠》："臣聞烈風雖震，不斷蔓草之根。"△曠士：胸襟開闊之士。鮑照《代放歌行》："小人自齷齪，安知曠士懷?"

〔一一〕不待：不須。見後第一三條注〔六〕。△窮高極遠：謂到達高處，而無遠弗屆，非常高遠。《禮記·樂記》："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

〔一二〕可喜可愕：令人高興而驚訝。△趣：興趣。

〔一三〕超軼絶塵：謂駿馬奔馳，出群超衆，不着塵埃。《莊子·徐无鬼》："天下馬有成材，若恤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絶塵，不知其所。"秦觀《題驃褭圖》："驤首號鳴思一發，超軼絶塵入恍惚。"後用以比喻出類拔萃，不同凡俗。李綱《與許崧老書》："其所得遂將超軼絶塵，何可跂及耶?"

〔一四〕七星：北斗星。《華陽國志·蜀志·蜀郡》："長老傳言：李冰造七橋，上應七星。"△北户：向北開之門。左思《吳都賦》："開北户以向日，齊南冥于幽都。"宋之問《冬宵引贈司馬承禎》："河有冰兮山有雪，北户墐兮行人絶。"△河漢：銀河。《文選·古詩十九首》之十："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晉書·成公綏傳·天地賦》："河漢委蛇而帶天，虹蜺偃蹇于昊蒼。"沈約《夜夜曲》："河漢縱且横，北斗横復直。"△羲和：神話中太陽之御者，據説他驅六龍駕車，載太陽于空中運行。《楚辭》屈原《離騷》："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王逸《楚辭章句》："羲和，日御也。"曹植《贈王粲》："悲風鳴我側，羲和逝不留。"△白日：太陽。《楚辭》宋玉《九辯》："白日晼晚其將入兮，明月銷鑠而滅毁。"《文選》王仲宣《登

樓賦》："步棲遲以徙倚兮，白日忽其將匿。"又左太沖《詠史八首》之五："皓天舒白日，靈景耀神州。"△少昊：傳説黄帝之子，主管秋天之神。《禮記·月令》："孟秋之月……其帝少皞。"《吕氏春秋·孟秋紀》："孟秋之月……其帝少皞。"高誘注："少皞，帝嚳之子，摯兄也。以金德王天下，號為金天氏，死配金，為配方金德之帝。"案"皞"、"皡"、"昊"并同。《帝王世紀》、《拾遺記》等謂為黄帝之子。△清秋：明淨爽朗之秋天。《文選》殷仲文《南州桓公九井作》："獨有清秋日，能使高興盡。"

〔一五〕視：比照。△句謂蘇軾詩與杜甫詩相比，顯得淺陋了。

〔一六〕秦山：指終南群山。△忽破碎：原在平地看秦山只見青葱一片現在高處忽見群峰參差羅列，故有破碎之感覺。△涇渭：二水名。《詩·邶風·谷風》："涇以渭濁，湜湜其沚。"毛傳："涇渭相入而清濁異。"陸德明《經典釋文》："涇，濁水也；渭，清水也。"案實際上是涇清渭濁。△不可求：言高處遠看，涇渭清濁莫辨。△一氣：猶一片。△皇州：帝都，京城。鮑照《侍宴覆舟山二首》之二："繁霜飛玉闥，愛景麗皇州。"岑參《奉和中書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宫》："雞鳴紫陌曙光寒，鶯囀皇州春色闌。"

一〇

《國風》、《離騷》固不論，自漢、魏以來，詩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壞于蘇黄。余之此論，固未易為俗人言也〔一〕。子瞻以議論作詩，魯直又專以補綴奇字〔二〕，學者未得其所長，而先得其所短，詩人之意掃地矣〔三〕。段師教康崑崙琵琶，且遣不近樂器十餘年，忘其故態〔四〕。學詩亦然。蘇黄習氣淨盡〔五〕，始可以論唐人詩；唐人聲律習氣淨盡〔六〕，始可以論六朝詩〔七〕；鐫刻之習氣淨盡〔八〕，始可以論曹劉、李杜詩。《詩序》云："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子建、李杜皆情意有餘，洶湧而後發者也〔九〕。劉勰云：因情造文，不為文造情〔一〇〕。

若他人之詩，皆為文造情耳。沈約云：“相如工為形似之言，二班長于情理之説。”〔一一〕劉勰云：“情在詞外曰隱，狀溢目前曰秀。”〔一二〕梅聖俞云：“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一三〕三人之論，其實一也。

〔箋注〕

〔一〕“固未易”句：《文選》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句蓋本此。△未易：不輕易。曹植《與楊德祖書》：“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俗人：平庸之人。《荀子·儒效》：“不學問，無正義，以富利為隆，是俗人者也。”

〔二〕“子瞻”三句：魏泰《臨漢隱居詩話》：“黄庭堅喜作詩得名，好用南朝人語，專求古人未使之事，又一二奇字，綴葺而成詩，自以為工，其實所見之僻也。”嚴羽《滄浪詩話·詩辨》：“詩者，吟詠情性也……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夫豈不工，終非古人之詩也，蓋于一唱三嘆之音，有所歉焉。”所謂“近代諸公”即指蘇、黄等人。△補綴：緝集，收集。《後漢書·儒林傳·序》：“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及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求闕文，補綴漏逸。”

〔三〕“詩人”句：見前第一條注〔四〕、〔一五〕。

〔四〕“段師”三句：段安節《樂府雜録》（又名《琵琶録》）：“（唐）德宗……令（段善本）教授崑崙……段奏曰：‘且遣崑崙不近樂器十餘年，使忘其本領，然後可教。’詔許之，後果盡段之藝。”△“段師”，底本原作“叚師”。案“叚”非字，當即“段”字之譌。民國五年無錫丁氏校印《歷代詩話續編》本作“叚師”，亦誤。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出版《歷代詩話續編》標點本均作“段師”，今從之。△故態：舊態，慣常舉止。《後漢書·嚴光傳》：“帝笑曰：‘狂奴故態也。’”韓愈《奉和武相公鎮蜀時詠使宅韋太尉所養孔雀》：“飄零失故態，隔絶抱長思。”

〔五〕習氣：指不良習慣，習性。蘇軾《再和潛師》：“東坡習氣除未

盡，時復長篇書小草。”又《次韻劉景文見寄》：“烈士家風安用此，書生習氣未能無。”△淨盡：完全去除而無餘剩。《廣弘明集》卷二七南齊蕭子良《淨住子·淨行法門開物歸信門》二：“六塵愛染，永滅不起。十惡重障，淨盡無餘。業累既除，表裏俱淨。”

〔六〕聲律：詩之聲韻格律。權德輿《裴公神道碑銘》：“著文集十卷，《溢城集》五卷，比興屬和，聲律鏗然。”

〔七〕六朝：三國吴、東、晉、宋、齊、梁、陳。見前第二條注〔二〕。

〔八〕鐫刻：即雕鐫刻鏤。喻刻意修飾文辭和極力描摹。參見前第一條注〔一四〕。

〔九〕“子建”二句：皎然《詩式》卷一：“鄴中七子，陳王最高……語與興驅，勢逐情起……”韓愈《送孟東野序》：“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樂也者，鬱于中而泄于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洶湧：水勢騰湧貌。《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上林賦》：“沸乎暴怒，洶湧滂潰。”亦作“洶溶”、“洶溶”。《藝文類聚》卷八王粲《浮淮賦》：“長瀨潭浪，滂沛洶溶。”引申指動蕩。韓愈《會合聯句》：“君才誠倜儻，時論方洶溶。”張戒此處為引申義，指情感摇蕩。

〔一〇〕劉勰：字彦和。齊、梁時著名文學理論家。著有《文心雕龍》，其事跡見《梁書》、《南史》本傳。△“因情”二句：乃《文心雕龍·情采》中之意，非原話。

〔一一〕沈約：字休文。齊、梁時之史家、詩人和聲律學家。《梁書》、南史均有傳。△“相如”二句：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中語。而張戒所引實本于《文選》。△相如：司馬相如。△“工”，宋書作“巧”，《文選》作“工”。△形似：外形相似。《世説新語·排調》：“桓豹奴是王丹陽外生，形似其舅，桓甚諱之。”△二班：班彪、班固父子。《文選》李善注：“二班，叔皮、孟堅也。”△“二班”，《宋書》作“班固”，《文選》作“二班”。△情理：情致與道理。《宋書·闞康之傳》：“晉陵顧悦之難王弼易義四十餘條，康之申王難顧，遠有情理。”《世説新語·賞譽下》：“王、劉聽林公講”，劉孝標注引《高逸沙門傳》：“（支遁）正在高坐上，每舉麈尾，常領數百

言，而情理俱暢，預坐百餘人，皆結舌注耳。”

〔一二〕“情在”二句：或謂當是《文心雕龍·隱秀》中語，然今本中已脱漏；或謂明人所補《隱秀》四百餘字并非僞造，張戒此處二句并非原文，亦其概括《隱秀》中意思之語。

〔一三〕“含不盡”二句：見前第三條注〔一〇〕。

一一

杜子美云：“續兒誦《文選》”〔一〕，又云：“熟精《文選》理”〔二〕，然則子美教子以《文選》歟？近時士大夫以蘇子瞻譏《文選》去取之謬〔三〕，遂不復留意〔四〕。殊不知《文選》雖昭明所集〔五〕，非昭明所作，秦、漢、魏、晉奇麗之文盡在〔六〕，所失雖多，所得不少，作詩、賦、四六〔七〕，此其大法〔八〕，安可以昭明去取一失而忽之？子瞻文章從《戰國策》、《陸宣公奏議》中來〔九〕，長于議論而欠宏麗〔一〇〕，故雖揚雄亦薄之，云：“好為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説。”〔一一〕雄之説淺易則有矣，其文詞安可以為艱深而非之也？韓退之文章豈減子瞻，而獨推揚雄云：“雄死後作者不復生。”〔一二〕雄文章豈可非哉？《文選》中求議論則無，求奇麗之文則多矣。子美不獨教子，其作詩乃自《文選》中來，大抵宏麗語也〔一三〕。

〔箋注〕

〔一〕“續兒”句：杜甫《水閣朝霽奉簡雲安嚴明府》中之詩句。案詩題中“雲安嚴明府”一作“嚴雲安”。△《文選》：我國現存最早之文學總集。南朝梁蕭統編。選録先秦至梁各體詩文，分三十七類。其選文以文學作品為主，不選經、子，于史僅選其讚論。

〔二〕“熟精”句：杜甫《宗武生日》中之詩句。

〔三〕蘇子瞻譏《文選》去取之謬：蘇軾《答劉沔都曹書》："梁蕭統集《文選》，世以為工。以軾觀之，拙于文而陋于識者，莫統若也。"又《題文選》："舟中讀《文選》，恨其編次無法，去取失當。齊、梁文章衰陋，而蕭統尤為卑弱，文選所引可見矣。如李陵、蘇武五言皆偽，而不能去。觀《淵明集》可喜者甚多，而獨取數首……"△去取：捨棄或收録。《南齊書·孔稚圭傳·上新定律注表》："抄撰同異，定其去取。"

〔四〕留意：注意。《戰國策·燕策二》樂毅報燕惠王書："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説，而不察疏遠之行也，故敢以書報，唯君之留意焉。"

〔五〕昭明：蕭統曾被立為皇太子，死謚昭明，故世稱昭明太子。

〔六〕奇麗：新奇美麗。《漢書·禮樂志》："衆嫭立，綽奇麗。"

〔七〕四六：即駢文。因以四字、六字相間為句，世稱駢四儷六。《文心雕龍·章句》："若夫筆句無常，而字有條數，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緩。"李商隱《樊南甲集序》稱其駢文集名"《樊南四六甲乙集》。"四六之名始此。

〔八〕大法：基本規範。《荀子·儒效》："法後王，一制度，隆禮義而殺《詩》、《書》，其言行已有大法矣。"

〔九〕"子瞻"句：蘇籀《雙溪集》卷末附《欒城遺言》："公曰：申包胥哭秦庭一章，子瞻誦之，得為文之法。"案申包胥事見《戰國策·楚策一》，亦見《左傳》、《史記》、《説苑》諸書。宋人王正德《餘師録》卷四《李方叔》："東坡教人讀《戰國策》，學説利害。"蘇軾文章，文筆縱横恣肆，顯見《戰國策》之影響。蘇轍《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公之于文，得之于天。少與轍皆師先君，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為空言。"《宋史·蘇軾傳》："比冠，博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好賈誼、陸贄書。"△《戰國策》：漢劉向編訂戰國諸國史料成書，定名《戰國策》，簡稱《國策》。内容多述當時游説之士之言論活動。分十二國，共三十三篇。通行有漢高誘注本。△《陸宣公奏議》：唐陸贄撰。通行有宋郎曄注本十五卷。△陸宣公：陸贄，字敬輿，死謚宣，故世稱陸宣公。其奏議為後世所重。

〔一〇〕宏麗：宏偉壯麗，富麗。《文選》王文考《魯靈光殿賦》："何宏麗之靡靡，咨用力之妙勤。"《顏氏家訓·文章》："自古執筆為文者，何可

勝言。然至于宏麗精華，不過數十篇耳。"

〔一一〕"故雖"二句：蘇軾《答謝民師書》："揚雄好為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説，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類也。"△揚雄：字子雲，西漢末著名辭賦家、哲學家和語言學家。△艱深：文詞深奥難懂。△文：飾。

〔一二〕"雄死"句：韓愈《與馮宿論文書》："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揚子雲，可嘆也。"《新唐書·韓愈傳》："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不世出，謂非世所常有。

〔一三〕"子美"三句：《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九引郭思《瑶溪集》："老杜于詩學，世以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然觀其詩，大率宗法《文選》，摭其華髓，旁羅曲探，咀嚼為我。"

一二

杜子美《登慈恩寺塔》云："回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惜哉瑶池飲，日晏崑崙丘。"〔一〕此但言窮高極遠之趣爾〔二〕，南及蒼梧，西及崑崙，然而叫虞舜，惜瑶池，不為無意也〔三〕。《白帝城最高樓》云："扶桑西枝對斷石，弱水東影隨長流。"〔四〕案：此詩刊本"對斷石"或作"封斷石"。使後來作者如何措手〔五〕？東坡《登常山絶頂廣麗亭》云："西望穆陵關，東望琅邪臺。南望九仙山，北望空飛埃。相將叫虞舜，遂欲歸蓬萊。'〔六〕襲子美已陳之跡〔七〕，而不逮遠甚〔八〕。山谷《登快閣》詩云："落木千山天遠大，澄江一道月分明。"〔九〕此但以"遠大"、"分明"之語為新奇〔一〇〕，而究其實，乃小兒語也。山谷晚作《大雅堂記》，謂子美死四百年，後來名世之士，不無其人，然而未有能升子美之堂者〔一一〕。此論不為過。

〔箋注〕

〔一〕《登慈恩寺塔》：見前第九條注〔一〇〕。△回首：慈恩寺塔在長安東南，杜甫于此句前面寫塔上俯視長安全城，本面向西北，現在又南望蒼梧，故云“回首”。△虞舜：古帝名。姚姓，有虞氏，名重華。相傳其父頑母嚚，弟象傲。由四嶽舉于堯，堯命攝政三十年，除四凶（鯀、共工、驩兜、三苗），舉八元八愷，天下大治。受禪繼堯位，都于蒲阪，在位四十八年，南巡，崩于蒼梧之野。見《尚書·舜典》、《史記·五帝本紀》。△蒼梧：相傳舜所葬處。《禮記·檀弓上》：“舜葬于蒼梧之野。”《山海經·海内南經》：“蒼梧之山，帝舜葬于陽，帝丹朱葬于陰。”又《海内經》：“南方蒼梧之丘，蒼梧之淵，其中有九嶷山，舜之所葬，在長沙零陵界中。”九嶷山在今湖南省寧遠縣境内。△瑶池飲：古代傳説中西王母宴周穆王之事。《穆天子傳》：“天子（引者案：即周穆王）賓于西王母。天子觴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為天子謡曰：‘……將子無死，尚能復來。’”《列子·周穆王》：“（穆王）别日升崑崙之丘……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瑶池之上。西王母為王謡，王和之，其辭哀焉。乃觀日之所入。”△晏：晚。△崑崙丘：《爾雅·釋丘》：“三成為崑崙丘。”郭璞注：“崑崙山三重，故以名云。”邢昺疏：“釋曰：丘形三重者名崑崙丘。”本指成三級形狀之山，此處指崑崙山。

〔二〕窮高極遠：見前第九條注〔一一〕。

〔三〕“然而”三句：《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一二引《三山老人語録》：“《登慈恩寺塔》詩，譏天寶時事也……思古之聖君不可得，故曰：‘回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是時明皇方耽于淫樂而不已，故曰：‘惜哉瑶池飲，日晏崑崙丘。’”浦起龍《讀杜心解》謂“回首”二句意為“追想國初政治之隆”，“‘叫舜’，寓意太宗。《博議》云：高祖號神堯，太宗受内禪，故以虞舜方之。”

〔四〕白帝城：故址在今重慶市萬州區奉節縣城東瞿塘峽口之白帝山上。東漢初公孫述據此，稱見白氣如龍出井中，因自稱白帝，改山為白帝山，移魚復城于山上，改名白帝城。見《三國志·蜀書·先主傳》、《太平寰宇記·夔州·奉節縣》。△扶桑：傳説中之神木名。《山海經·海外東經》：“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齒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郭璞注：“扶桑，木也。”《淮南子·天文》：“日出于暘谷，浴于咸

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斷石：指夔門，即瞿塘峽。△弱水：古人稱水淺或地僻不通舟楫者為弱水，意謂水弱不能勝舟，輾轉傳譌，遂有不能負芥或不勝鴻毛之説。古籍中載名弱水者甚多，所指不一。此處當指傳説中西方崑崙山下之水。《山海經·大荒西經》："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

〔五〕措手：着手處理，應付。韓愈《進撰平淮西碑文表》："使臣撰平淮西碑文者，聞命震駭，心識顛倒，非其所任，為愧為恐，經涉旬月，不敢措手。”

〔六〕常山：在今山東省諸城市南二十里。《水經注》卷二六《濰水》“東北過東武縣西”注："又北，左合扶淇之水，水出西南常山，東北流注濰。”案東武縣即今之諸城市。《太平寰宇記》卷二四《河南道·密州·諸城縣》："常山，晏氏《齊記》云：祈雨常應，故曰常山。”△穆陵關：在今山東省臨朐縣南一百里大峴山上，一名破車峴。《左傳》僖公四年載管仲語曰："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新唐書·地理志二·沂州瑯琊郡·沂水縣》："有沂山龍山。北有穆陵關。”查慎行《補注東坡編年詩》卷一四："《名勝志》：大峴山在臨朐縣東南，上有穆陵關。”△琅邪臺：在今山東省諸城市東南一百五十里琅邪山上。《史記·秦始皇本紀》：秦始皇二十八年，“南登琅邪，大樂之，及徙黔首三萬户琅邪臺下，復十二歲。作琅邪臺，立石刻，頌秦德，明得意。”裴駰《集解》："《地理志》越王句踐嘗治琅邪縣，起臺館。”司馬貞《索隱》："《山海經》琅邪臺在渤海間。蓋海畔有山，形如臺，在琅邪，故曰琅邪臺。”張守節《正義》引《括地志》云："密州諸城縣東南百七十里有琅邪臺，越王句踐觀臺也。臺西北有琅邪故城。《吴越春秋》云：‘越王句踐二十五年，徙都琅邪，立觀臺以望東海，遂號令秦、晉、齊、楚，以尊輔周室，歃血盟。’即句踐起臺處。”又引《括地志》云："琅邪山在密州諸城縣東南百四十里。始皇立層臺于山上，謂之琅邪臺，孤立衆山之上。秦王樂之，留三月，立石山上，頌秦德也。”△九仙山：蘇軾《次韻周邠寄雁蕩山圖二首》之一："九仙今已壓京東。”自注："……九仙在東武，奇秀不減雁蕩也。”查慎行《補注東坡編年詩》卷一四："《名勝志》：盧山在諸城縣東南四十五里，又二十五里為九仙山，高聳摩空，常有仙人居之。峰巒十有一，盤石十有八。”《中國古今地

名大辭典》謂“九仙山，在山東諸城縣西南九十里。山勢高聳摩空，嘗有仙人居之。”△相將：相共，相隨。王符《潛夫論·救邊》：‘相將詣闕，諧辭禮謝。”李賀《官街鼓》：“幾回天上葬神仙，漏聲相將無斷絶。”△蓬萊：古代方士傳説之海中仙山。《山海經·海内北經》：“蓬萊山在海中。”郭璞注：“上有仙人宫室，皆以金玉為之，鳥獸盡白，望之如雲，在渤海中也。”《史記·封禪書》：“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黄金銀為宫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列子·湯問》：“渤海之東……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為鄰居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

〔七〕已陳之迹：已往之事跡。《莊子·天運》：“夫六經，先王之陳跡也。”《晉書·王羲之傳·蘭亭序》：“嚮之所欣，俛仰之間，已為陳跡。”高適《宋中十首》之一：“悠悠一千年，陳跡唯高臺。”

〔八〕不逮：不及。《楚辭》屈原《卜居》：“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僞古文《尚書·周官》：“今予小子，只勤于德，夙夜不逮。”

〔九〕快閣：在今江西省泰和縣城東澄江上。黄庭堅《吕君初得太和官》：“快閣六月江風寒。”明郭子章《豫章詩話》卷四：“快閣在泰和縣治東澄江上。”△落木：樹葉脱落。《禮記·王制》：“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楚辭》屈原《離騷》：“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李白《秋夜宿龍門香山寺奉寄王方城十七丈奉國瑩上人從弟幼成令問》：“木落秋山空。”杜甫《登高》：“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滚滚來。”△澄江：清澈而静之江水。謝朓《晚登三山還望京邑》：“澄江静如練。”△分明：清楚，明明白白。《初學記》卷二三梁武帝《遊仙》：“委曲鳳臺日，分明栢寢事。”杜甫《天河》：“常時任顯晦，秋至轉分明。”

〔一〇〕新奇：新鮮特别。《文心雕龍·體性》：“若總其歸途，則數窮八體：……七曰新奇……新奇者，擯古競今，危側趣詭者也……”

〔一一〕“山谷晚作”五句：黄庭堅《大雅堂記》：“由子美以來，四百

餘年，斯文委地，文章之士，隨世所能，傑出時輩，未有升子美之堂者，況室家之好耶！' △大雅堂：在今四川省眉山縣南五十五里。北宋丹稜人楊素建。黄庭堅《大雅堂記》："予謫居黔州，盡書子美兩川、夔、峽詩，以遺丹稜楊素翁，俾刻之石，使大雅之音久湮没而復盈三巴之耳。素翁又欲作高屋廣楹庇此石，因請名焉。予名之曰大雅堂，仍為作記……" △名世：聞名于當世。《孟子·公孫丑下》："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未有能升子美之堂者：謂作詩學杜甫無較有成就者。《論語·先進》："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謂子路學孔子雖有成就，但還須更進一步。後遂以"升堂"謂學問較深，"入室"為最精深，《三國志·魏書·管寧傳》："娱心黄老，游志六藝，升堂入室，究其閫奥。"

一三

楊太真事，唐人吟詠至多〔一〕，然類皆無禮〔二〕。太真配至尊〔三〕，豈可以兒女語黷之耶〔四〕？惟杜子美則不然，《哀江頭》云："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輦隨君侍君側。"〔五〕不待云"嬌侍夜"、"醉和春"〔六〕，而太真之專寵可知〔七〕；不待云"玉容"、"梨花"〔八〕，而太真之絶色可想也〔九〕。至于言一時行樂事〔一〇〕，不斥言太真〔一一〕，而但言"輦前才人"〔一二〕，此意尤不可及。如云："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笑正墜雙飛翼。"〔一三〕案：此詩刊本"向天"或作"向空"，"一笑"或作"一箭"。不待云"緩歌慢舞凝絲竹，盡日君王看不足"〔一四〕，而一時行樂可喜事，筆端畫出，宛在目前〔一五〕。"江水江花豈終極"〔一六〕，案：此詩刊本"江水"或作"江草"。不待云"比翼鳥"、"連理枝"、"此恨綿綿無盡期"〔一七〕，而無窮之恨，黍離、麥秀之悲〔一八〕，寄于言外。題云《哀江頭》，乃子美在賊中時，潛行曲江，覩江水江花，哀思而作〔一九〕。其詞婉而雅，其意微而有禮，真可謂得詩人之旨者。《長恨歌》在

樂天詩中為最下，《連昌宮詞》在元微之詩中乃最得意者[二〇]二詩工拙雖殊，皆不若子美詩微而婉也。元、白數十百言，竭力摹寫[二一]，不若子美一句，人才高下乃如此。[二二]

〔箋注〕

〔一〕“楊太真”二句：唐人詠及楊妃，其著者約有：杜甫《哀江頭》、《北征》；劉禹錫《馬嵬行》；元稹《連昌宮詞》；白居易《長恨歌》；鮑溶《溫泉宮》；舒元輿《八月五日中部官舍讀唐曆天寶已來追愴故事》，張祜《華清宮和杜舍人》（一作趙嘏詩，一作薛能詩）、《連昌宮》、《華清宮四首》、《馬嵬坡》、《太真香囊子》；李遠《過馬嵬山》（一作李益詩）；許渾《驪山》（題一作《途經驪山》，一作《望華清宮感事》）；杜牧《華清宮三十韻》、《過華清宮絶句三首》；李商隱《華清宮》、《馬嵬二首》、《驪山有感》、《龍池》；鄭畋《馬嵬坡》；鄭嵎《津陽門詩》；崔櫓《華清宮三首》；賈島《馬嵬》；溫庭筠《觀鬼驛》、《過華清宮二十二韻》、《馬嵬佛寺》；高駢《馬嵬驛》；羅隱《馬嵬坡》等等。此外尚多，恕不盡舉。△楊太真：小名玉環，初為壽王妃，出為女道士，號太真。後又入宫為唐玄宗貴妃，與其兄楊國忠等專權誤國。安禄山叛亂，玄宗出奔，至馬嵬驛，六軍不發，誅楊國忠等，太真亦被縊死。兩《唐書》均有傳。

〔二〕類：大都。

〔三〕至尊：地位最尊貴。多專作對皇帝之尊稱。《漢書·禮樂志》：“舞人無樂者，將至至尊之前不敢以樂也。”李白《贈宣城趙太守悦》：“赤縣揚雷聲，强項聞至尊。”杜甫《北征》：“至尊尚蒙塵，幾日休練卒？”

〔四〕兒女語：表現青年男女情態之語。△黷：玷污。

〔五〕《哀江頭》：杜甫詩，唐肅宗至德二載春于長安作。△昭陽殿：漢代宫殿名。《漢書·孝成趙皇后傳》：“皇后既立，後寵少衰，而弟絶幸，為昭儀，居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髤漆，切皆銅沓黄金塗，白玉階，壁帶往往為黄金釭，函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自後宫未嘗有焉。姊弟顓寵十餘年，卒無子。”《三輔黄圖》卷三：“成帝趙皇后居昭陽殿，號飛燕，以其體輕也。有女弟，俱為婕妤，貴傾後宫。”△昭陽殿第一人：本指

趙飛燕及其妹趙昭儀，杜甫此指楊貴妃。△同輦隨君：指楊貴妃與唐玄宗同車出遊。説明唐玄宗荒唐和楊貴妃專寵。按常規，“賢君”不與嬪妃同車出遊，“賢妃”亦不求與君主同車。《漢書·孝成班婕妤傳》載漢成帝遊于後庭，欲與班婕妤同車而行，班婕妤則根據“賢君”準則，加以拒絶。

〔六〕不待：不須。《史記·天官書》：“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非其人，雖言不著。”△“嬌侍夜”、“醉和春”：白居易《長恨歌》：“金屋妝成嬌侍夜，玉樓宴罷醉和春。”

〔七〕專寵：獨受寵愛。《漢書·五行志中之下》：“其後趙蜚燕得幸，立為皇后，弟為昭儀，姊妹專寵。”又《孝成趙皇后傳》作“顓寵”。

〔八〕“玉容”、“梨花”：白居易《長恨歌》：“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

〔九〕絶色：女子容色之極美者。舊題王嘉《拾遺記》卷八《吴》：“（孫亮）常與愛姬四人，皆振古絶色……坐屏風内，而外望之如無隔。”

〔一〇〕行樂：消遣娱樂。《文選》漢楊子幼（惲）《報孫會宗書》：“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一一〕斥言：以言直接斥責。《周禮·春官宗伯·大師》：“曰比”，鄭玄注：“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

〔一二〕“輦前才人”：杜甫《哀江頭》：“輦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齧黄金勒。”寫楊貴妃與唐玄宗一起出獵。△才人：宫中女官名。多數即嬪妃。漢置，晉至明沿置。《史記·淮南厲王長傳》文帝制：“令故美人才人得幸者十人從居。”

〔一三〕“翻身”二句：《哀江頭》中之詩句。寫楊貴妃因見射中飛鳥而開顔一笑。△“一笑”，或作“一發”。餘見底本案。

〔一四〕“緩歌”二句：白居易《長恨歌》中之詩句。△凝：聲調徐緩。謝朓《鼓吹曲·入朝曲》：“凝笳翼高蓋，疊鼓送華輈。”△絲竹：絃樂器和竹管樂器。《禮記·樂記》：“金石絲竹，樂之器也。”亦泛指音樂。《漢書·張敞傳》：“臣聞秦王好淫聲，葉陽后不聽鄭衛之樂；楚嚴好田獵，樊姬不食鳥獸之肉。口非惡旨甘，耳非憎絲竹也，所以絶心意絶耆欲者，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社也。”△盡日：自早至晚，猶終日。《淮南子·氾論》：“是以盡日極慮而無益于治。”《三國志·魏書·武帝紀》：“（徐）榮見太祖所將兵少，力

戰盡日……”

〔一五〕宛：仿佛，好像。

〔一六〕“江水”句：《哀江頭》中之詩句。寫作者于安史叛軍攻陷長安後，潛行曲江，面對江水，觸景傷心，而景物無知，江水自流，江花自發，永無止息。

〔一七〕“比翼鳥”、“連理枝”、“此恨綿綿無盡期”：白居易《長恨歌》：“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作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絶期。”寫死後成仙之楊貴妃表白對愛情之忠貞，極言生離死別之恨難消。△比翼鳥：《爾雅·釋地》：“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鶼鶼。”郭璞注：“似鳧，青赤色，一目一翼，相得乃飛。”白居易此用以喻形影不離之夫婦。△連理枝：異根之木，枝幹連生于一起。班固《白虎通·封禪》：“朱草生，木連理。白居易此喻相愛之夫婦。△“無盡期”，今白詩刊本、《全唐詩》作“無絶期”。《全唐詩》注“絶”云：“一作‘盡’。”

〔一八〕黍離：《詩·王風》中之篇名。《毛詩·黍離序》：“《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宫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後遂以“黍離”為感慨亡國之詞。《文選》曹子建《情詩》：“遊子嘆《黍離》，處者悲《式微》。”又陸士衡《辯亡論》下：“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麥秀：《史記·宋微子世家》：“其後箕子朝周，過故殷虚，感宫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為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所謂狡童者，紂也。殷民聞之，皆為流涕。’伏勝《尚書大傳·微子之命》所載與《史記》有異：“微子將往朝周，過殷之故墟，見麥秀之蕲蕲兮，禾黍之蠅蠅也，曰：‘此父母之國，宗廟社稷之所所立也。’志動心悲，欲哭則為朝周，俯泣則近婦人，推而廣之，作雅聲，歌曰：‘麥秀蕲蕲兮，禾黍蠅蠅，彼狡童兮，不我好兮！’”後遂以“麥秀”一詞來表現亡國之痛。《文選》向子期《思舊賦》：“瞻曠野之蕭條兮，息余駕乎城隅……歎《黍離》之愍周兮，悲《麥秀》于殷墟。”

〔一九〕“題云”五句：《新唐書·杜甫傳》：“會禄山亂，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肅宗立，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為賊所得。至德二載，亡走鳳

翔，上謁，拜左拾遺。”浦起龍《讀杜心解·少陵編年詩目譜》謂肅宗至德元載（即玄宗天寶十五載）“六月，長安陷，玄宗幸蜀。七月，肅宗即位靈武。公自鄜出，陷賊中，羈長安。”至德二載春“羈長安賊中”，作《哀江頭》詩。夏“脱賊。時帝在鳳翔，走謁行在所，拜左拾遺。”△潛行曲江：杜甫《哀江頭》：“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潛行：偷偷出行。《韓非子·初見秦》：“乃使其臣張孟談，于是乃潛行而出。”△曲江：即曲江池。故址在今陝西省西安市東，唐玄宗時曾廣加疏鑿，為遊賞勝地，唐末水涸池廢。△哀思：《禮記·樂記》：“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孔穎達疏：“將欲滅亡之國，樂音悲哀而愁思，言亡國之時，民必哀思，故樂音亦哀思，由其人困苦故也。”

〔二〇〕連昌宮：唐高宗顯慶三年置。故址在今河南省宜陽縣。△得意：得其本意。《莊子·外物》：“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張戒此指得《詩經》作者之本意。

〔二一〕竭力：盡其力。《論語·學而》：“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禮記·祭義》：“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也。”△摹寫：依樣描寫。《後漢書·蔡邕傳下》：“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

〔二二〕張戒此條議論，前人已有相類似者。蘇轍《詩病五事》：“老杜陷賊時有詩曰：‘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緑？憶昔霓旌下南苑，苑中萬物生顏色。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輦隨君侍君側。輦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齧黄金勒。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箭正墜雙飛翼。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汙遊魂歸不得。清渭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人生有情淚沾臆，江水江花豈終極。黄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忘南北。’予愛其詞氣如百金戰馬，注坡驀澗，如履平地，得詩人之遺法。如白樂天詩詞甚工，然拙于紀事，寸步不遺，猶恐失之，此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

一四

梅聖俞云：“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一〕，元微之云：“道得人

心中事"[二]，此固白樂天長處。然情意失于太詳，景物失于太露，遂成淺近[三]，略無餘蘊[四]，此其所短處。如《長恨歌》雖播于樂府，人人稱誦，然其實乃樂天少作，雖欲悔而不可追者也[五]。其叙楊妃進見、專寵、行樂事[六]，皆穢褻之語[七]。首云"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八]，後云"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九]，又云"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淚相和流"，案：白居易詩刊本"回看"或作"回首"。此固無禮之甚。"侍兒扶起嬌無力[一〇]，始是新承恩澤時[一一]"，此下云云[一二]，殆可掩耳也[一三]。"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此等語乃樂天自以為得意處[一四]，然而亦淺陋甚[一五]。"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此尤可笑，南内雖淒涼[一六]，何至挑孤燈耶？惟叙上皇還京云："天旋日轉回龍馭，到此躊躇不能去。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顔空死處。君臣相顧盡沾衣，東望都門信馬歸。歸來池苑皆依舊，太液芙蓉未央柳。"[一七]叙太真見方士云："風吹仙袂飄飄舉，猶似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一八]一篇之中，惟此數語稍佳爾。《長恨歌》，元和元年尉盩厔時作，是時年三十五[一九]。謫江州，十一年作《琵琶行》[二〇]。二詩工拙，遠不侔矣[二一]。如《琵琶行》雖未免于煩悉[二二]，然其語意甚當，後來作者，未易超越也。

〔箋注〕

〔一〕"梅聖俞"句：見前第三條注〔一〇〕。

〔二〕"元微之"句：今本《元稹集》中無此原話，然有謂詩吟詠性情、直抒胸臆之語。如《元稹集》卷三〇《叙詩寄樂天》："詞雖近古，而止于吟寫性情者，為古體。"又卷三五《進詩狀》："凡所為文，多因感激。""自

律詩百韻，至于兩韻七言，或因朋友戲投，或以悲傷自遣，既無六義，皆出一時。”又《集外集》卷一《夢遊春七十韻》：“直氣在膏肓，氛氳日沈痼。不言意不快，快意言多忤。”卷三《夜績判》：“心傷而發詠。”白居易亦有此意，如《與微之唱和來去常以竹筒貯詩協律美而成篇因以此答》：“揀得琅玕截作筒，緘題章句寫心胸。”趙令畤《侯鯖録》卷五《元微之崔鶯鶯商調蝶戀花詞》：“樂天謂微之能道人意中語。”

〔三〕淺近：淺薄，不深奥。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序》：“未有穎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抱朴子外篇·博喻》：“英儒碩生，不飾細辯于淺近之徒；達人偉士，不變皎察于流俗之中。”

〔四〕餘蘊：見前第六條注〔六〕。

〔五〕“如《長恨歌》”四句：白居易《與元九書》：“及再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誇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妓哉？’由是增價。又足下書云，到通州日，見江館柱間有題僕詩者，復何人哉？又昨過漢南日，適遇主人集衆樂，娱他賓，諸妓見僕來，指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主耳。’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僕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每有詠僕詩者。此誠雕蟲之技，不足為多，然今時俗所重正在此耳。”△播：傳揚，傳佈。△樂府：原指漢代主管音樂之官署。《漢書·藝文志》：“自孝武立樂府而採歌謡，于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後將樂府官署採製之詩歌及可入樂之詩歌，稱為樂府。《文心雕龍》有《樂府》篇。唐以後又將仿樂府古題之作品及仿樂府形式之作也稱樂府。《樂府詩集》即收此類。宋以後，詞、曲時亦稱樂府。△雖欲悔而不可追：僞古文《尚書·五子之歌》：“弗慎厥德，雖悔可追。”追，補救。《論語·微子》：“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

〔六〕專寵：見前第一三條注〔七〕。△行樂：見前第一三條注〔一〇〕。

〔七〕褻褻之語：丑惡、下流骯臟之語。《北齊書·司馬子如傳》：“子如性滑稽，不治檢裁，言戲褻褻，識者非之。”宋路振《九國志》卷九南漢蘇章：“從（劉）隱討盧延昌于韶州……翌日進逼其城，城上望樓中有人罵隱，言頗褻褻……”

〔八〕漢皇：本指漢武帝，此處借指唐玄宗。△傾國：容貌絶美之女子。《漢書·孝武李夫人傳》載李延年于漢武帝前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絶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御宇：指帝王統治國土。《晉書·武帝紀》制："武皇承基，誕膺天命，握圖御宇，敷化導民。"《文心雕龍·詔策》："皇帝御寓，其言也神。"案"寓"為"宇"之籀文。見《説文》。

〔九〕漁陽：唐天寶元年，改河北道之薊州為漁陽郡。當時所轄之地約在今北京市東面地區，包括今平谷縣及天津市之薊縣等地在内。安史亂前，由平盧、范陽、河東三鎮節度使安禄山管轄。△鼙鼓：軍中所用之鼓。小者稱鼙，大者曰鼓。進軍時以勵戰士。《禮記·樂記》："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樂府詩集》卷五九蔡琰《胡笳十八拍》之三："鞞鼓喧兮，從夜達明。風浩浩兮，暗塞昏營。"案"鞞"同"鼙"。△"鼙"，今白詩刊本或作"鞞"。△《霓裳羽衣曲》：唐樂舞曲名，屬商調，時號越調。本傳自西涼，名《婆羅門》。開元中，河西節度使楊敬述獻，經玄宗潤色，于天寶十三載改名《霓裳羽衣曲》。楊貴妃善為《霓裳羽衣舞》。參見《唐會要》卷三三《諸樂》、《樂府詩集》卷八〇《婆羅門》題注、王灼《碧雞漫志》卷三《霓裳羽衣曲》。

〔一〇〕侍兒：婢女。《史記·袁盎鼂錯列傳》："從史嘗盜愛盎侍兒。"

〔一一〕承恩澤：蒙受恩寵。《史記·佞幸列傳》："冠鵕䴊衛，傅粉承恩。"《詩·小雅·六月》序："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漢書》有《外戚恩澤侯表》，如帝舅后父等，均不以功受爵，而出于皇帝私恩，故稱恩澤侯，以别于功臣侯。恩澤，謂恩寵如雨露之潤物。

〔一二〕"此下"句：《長恨歌》："雲鬢花顔金步摇，芙蓉帳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承歡侍宴無閑暇，春從春遊夜專夜。後宫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金屋妝成嬌侍夜，玉樓宴罷醉和春。"△云云：如此如此。表示説話或引文有所省略。《史記·汲鄭列傳》："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

〔一三〕掩耳：捂住耳朵。《荀子·解蔽》："掩耳而聽者，聽漠漠以為哅哅，執亂其官也。"此謂掩耳不聽褻褻之言。

〔一四〕得意：稱心如意。《韓非子·飾邪》："趙、代先得意于燕，後得

意于齊。”孟郊《登科後》：“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

〔一五〕淺陋：指聞見狹隘。《荀子·修身》：“多聞曰博，少聞曰淺；多見曰閑，少見曰陋。”

〔一六〕南内：唐時興慶宮。原係玄宗為藩王時故宅，後為宮。西南隅有花萼相輝勤政務本之樓，在東内之南，故名南内。故址在今陝西省西安市興慶公園内。杜甫《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李賓客一百韻》：“南内開元曲，常時弟子傳。”

〔一七〕上皇：皇帝父親之尊稱。同“太上皇”。此處指唐玄宗。《新唐書·肅宗紀》：“即皇帝位于靈武，尊皇帝（引者案：指玄宗）曰上皇天帝。”黄滔《馬嵬二首》之一：“嗚泉亦感上皇意，流下隴頭嗚咽多。”△天旋日轉：言時事變遷。亦作“天旋地轉”。元稹《望雲騅馬歌》：“天旋地轉日再中，天子却坐明光宫。”△龍馭：皇帝車駕。△躊躇：徘徊不前，猶豫。《楚辭》宋玉《九辯》：“事亹亹而覬進兮，蹇淹留而躊躇。”《漢書·孝武李夫人傳》武帝《悼李夫人賦》：“何靈魂之紛紛兮，哀裴回以躊躇。”△馬嵬坡：在今陝西省興平縣西馬嵬鎮。唐天寶十五載，安禄山叛軍人潼關，玄宗倉皇奔蜀，途次馬嵬驛，六軍不發，殺楊國忠，縊死楊貴妃，葬于馬嵬坡。△玉顔：美好如玉之容顔。多形容美女。《文選》宋玉《神女賦》：“貌豐盈以莊姝兮，苞温潤之玉顔。”《河嶽英靈集》卷中王昌齡《長信宫》：“玉顔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信馬：任馬隨意而行。△池苑：有池水林木之地。《後漢書·侯覽傳》：“起立第宅十有六區，皆有高樓池苑，堂閣相望。”△太液：皇宮池名。唐時在大明宫内。舊址在今陝西省西安市未央區孫家凹南、含元殿遺址北一里許處。△芙蓉：荷花之别名。《楚辭》屈原《離騷》：“製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未央：西漢宫殿名。故址在今陝西省西安市西北長安故城内西南角。白居易此處借指唐宫。

〔一八〕太真：指楊貴妃，見前第一三條注〔一〕。△方士：指古代求仙、煉丹、自言能長生不死之人。起源于戰國齊、燕濱海地區，至秦、漢後益盛。《史記·秦始皇本紀》：“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仙袂：仙人之衣袖。古代衣袖統稱袪，析言之，袖口曰袂。《論語·鄉黨》：“褻裘長，短右袂。”邢昺疏：“袂是裘之袖。”△“飄飄”，今白詩刊本及《全唐詩》作“飄颻”。《歲寒堂詩話》民國五年無錫丁

氏校印《歷代詩話續編》本同今白詩刊本。然宋人詩話引白詩亦有作“飄飄”者，如葛立方《韻語陽秋》卷一五所引即是如此。△玉容：美好容貌。多用以形容美女。《文選》陸士衡《擬古詩十二首》之十《擬西北有高樓》：“玉容誰得顧，傾城在一彈。”△寂寞：孤單冷清。《文選》江文通《別賦》：“造分手而銜涕，感寂寞而傷神。”△闌干：淚水縱横之狀。《吳越春秋·句踐入臣外傳》：“言竟，掩面涕泣闌干。”《樂府詩集》卷五九蔡琰《胡笳十八拍》之十七：“豈知重得兮入長安，歎息欲絶兮淚闌干。”

〔一九〕“《長恨歌》”三句：白居易《長恨歌·序》引陳鴻《長恨歌傳》：“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樂天自校書郎尉于盩厔。鴻與琅邪王質夫家于是邑。暇日，相携遊仙遊寺，話及此事，相與感歎。質夫舉酒于樂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潤色之，則與時消没，不聞于世。樂天深于詩多于情者也，試為歌之，如何？’樂天因為《長恨歌》。”△元和：唐憲宗年號（八〇六——八二〇）。△元和元年：公元八〇六年。△盩厔：縣名。漢武帝時置，屬右扶風郡。今名周至縣，屬陜西省。元和元年白居易任該縣縣尉。△是時年三十五：白居易生于大曆七年（七七二），至元和元年剛三十五歲。

〔二〇〕“謫江州”二句：白居易《琵琶引·序》“元和十年，予左遷九江郡司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聞舟中夜彈琵琶者，聽其音，錚錚然有京都聲。問其人，本長安倡女。嘗學琵琶于穆、曹二善才，年長色衰，委身為賈人婦。遂命酒，使快彈數曲，曲罷憫然。自叙少小時歡樂事，今漂淪顦顇，轉徙于江湖間。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覺有遷謫意。因為長句，歌以贈之，凡六百一十二言（引者案：全詩八十八句，每句七字，實際上是六百一十六言），命曰《琵琶行》。”△江州：唐江州即隋九江郡，亦曾改潯陽郡，治所在今江西省九江市。△謫江州：據兩《唐書》可知，元和十年，李師道、王承宗遣人刺殺宰相武元衡。白居易上書請急捕賊，以削國耻，為當政者所惡，貶江州司馬。△十一年：指元和十一年（八一六）。△《琵琶行》，今白詩刊本及《全唐詩》中題均作《琵琶引》，然白居易序中則明曰：“命曰《琵琶行》。”案“引”、“行”均為歌曲之名。

〔二一〕不侔：不相等。

〔二二〕煩悉：猶詳盡。張戒此謂詩言盡意盡。

一五

韓退之詩，愛憎相半〔一〕。愛者以為雖杜子美亦不及，不愛者以為退之于詩本無所得，自陳無已輩皆有此論〔二〕。然二家之論俱過矣〔三〕。以為子美亦不及者固非，以為退之于詩本無所得者，談何容易耶〔四〕？退之詩，大抵才氣有餘，故能擒能縱，顛倒崛奇，無施不可；放之則如長江大河，瀾翻洶湧，滾滾不窮；收之則藏形匿影，乍出乍沒，姿態横生，變怪百出，可喜可愕，可畏可服也〔五〕。蘇黄門子由有云："唐人詩當推韓、杜，韓詩豪，杜詩雄，然杜之雄猶可以兼韓之豪也。"〔六〕此論得之〔七〕。詩文字畫，大抵從胸臆中出〔八〕。子美篤于忠義，深于經術，故其詩雄而正〔九〕；李太白喜任俠，喜神仙，故其詩豪而逸〔一〇〕；退之文章侍從，故其詩文有廊廟氣〔一一〕。退之詩正可與太白為敵〔一二〕，然二豪不並立〔一三〕，當屈退之第三〔一四〕。

〔箋注〕

〔一〕相半：互相各佔一半。

〔二〕"愛者"三句：劉攽《中山詩話》："歐公亦不甚喜杜詩，謂韓吏部絶倫。"邵博《河南邵氏聞見後録》卷一九："歐陽公于詩主韓退之，不主杜子美。劉敞原父每不然之。"魏泰《臨漢隱居詩話》："沈括存中、吕惠卿吉父、王存正仲、李常公擇，治平中，同在館下談詩。存中曰：'韓退之詩乃押韻之文爾，雖健美富贍，而格不近詩。'吉父曰：'詩正當如是，我謂詩人以來未有如退之者。'正仲是存中，公擇是吉父，四人交相詰難，久而未決……予每評詩，多與存中合。"（此條亦見其《東軒筆録》，又見于釋惠洪《冷齋夜話》）陳師道《後山詩話》："學詩當以子美為師，有規矩故可

學。退之于詩，本無解處，以才高而好爾。”又云：“退之以文為詩，子瞻以詩為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陳無己：北宋詩人陳師道一字無己。“己”，底本原作“巳”，此據《歷代詩話續編》本改。

〔三〕過：超過限度，不合實際。

〔四〕談何容易：謂談説議論并非易事。“何容”連讀，猶言豈可。《漢書·東方朔傳》：“吴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非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桓寬《鹽鐵論·鹽鐵箴石》：“賈生有言曰：‘懇言則辭淺而不入，深言則逆耳而失指，故曰談何容易。’”

〔五〕“退之詩”十四句：張戒此處對韓詩之論議，前人已有類似看法。如司空圖《題柳柳州集後》：“愚常覽韓吏部歌詩數百首，其驅駕氣勢，若掀雷扶電，撐抉于天地之間，物狀奇怪，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歐陽修《六一詩話》：“退之筆力，無施不可……余嘗與聖俞論此，以謂譬如善馭良馬者，通衢廣陌，縱横馳逐，惟意所之。至于水曲蟻封，疾徐中節，而不少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大抵：大致，大都。《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莊子……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司馬貞《索隱》：“大抵猶言大略也。”又《太史公自序》：“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才氣：才能氣概。《史記·項羽本紀》：“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又《李將軍列傳》：“李廣才氣，天下無雙。”《三國志·吴書·諸葛恪傳》：“諸葛恪才氣幹略，邦人所稱。”△餘：剩餘，多餘。△能擒能縱：謂能收能放。擒，捕捉；縱，釋放。△顛倒：反覆。《三國志·蜀書·李嚴傳》諸葛亮上表：“然謂平情在于榮利而已，不意平心顛倒乃爾。”案韓愈之長詩尤多反覆描繪。△崛奇：見前第四條注〔一三〕。△無施不可：謂凡施均可，無論如何安排均好。施，設也。△瀾翻洶湧：《宣和畫譜》卷九《董羽》：“畫水于玉堂北壁，其洶湧瀾翻，望之若臨烟江絶島間。”瀾翻，波濤翻騰。韓愈《記夢》：“夜夢神官與我言……挈攜陬維口瀾翻……”用以形容言辭滔滔不絶。蘇軾《題李景元畫》：“聞説神仙郭恕先，醉中狂筆勢瀾翻。”用以形容筆力奔放。張戒此處兼用此兩層意思。洶湧，見前第一〇條注〔九〕。△藏形匿影：隱藏形跡，不露真相。《鄧析子·無厚》：“君者藏形匿影，群下無私。”△乍出乍没：突然出現、突然消失。△姿態：容貌神

態。阮籍《詠懷詩八十二首》之五十五："委曲周旋儀，姿態愁我腸。"舊題王嘉《拾遺記》卷九："石季倫愛婢名翔風……無有比其容貌，特以姿態見美。"△横生：洋溢而出，充分表露出來。《文選》宋玉《神女賦》："須臾之間，美貌横生。"《初學記》卷三〇晉傅玄《鷹賦》："雄姿邈代，逸氣横生。"△變怪百出：多種變幻莫測之奇想紛紛湧現。韓愈《調張籍》："精誠忽交通，百怪入我腸。"△可喜可愕：見前第九條注〔一二〕。△可畏可服：令人敬畏佩服。《論語·子罕》："後生可畏……"

〔六〕蘇黄門子由：蘇轍字子由，曾任門下侍郎。由于門下省在唐開元初稱黄門省，故後世稱蘇轍為蘇黄門。△"唐人詩"四句：蘇轍《欒城集》、《欒城後集》、《欒城三集》、《欒城應詔集》、《詩集傳》、《龍川略志》、《龍川别志》中均無此語，蘇籀《雙溪集》附《欒城遺言》中亦無，予亦未見其他宋人詩話稱引。清薛雪《一瓢詩話》第二〇一條云："蘇黄門謂杜詩雄，韓詩豪。杜詩之雄，可以兼韓之豪。"此實際上録自《歲寒堂詩話》。因《一瓢詩話》此條後半部分及二〇二、二〇三條均抄襲《歲寒堂詩話》。

〔七〕得：合適。

〔八〕胸臆：心，心懷。漢焦延壽《易林·臨》之《大有》："心勞未得，憂在胸臆。"《論衡·佚文》："論發胸臆，文成乎中，非説經藝之人能為也。"

〔九〕"子美"三句：《新唐書·杜甫傳》："為歌詩傷時撓弱，情不忘君，人憐其忠云。"歐陽修《堂中畫像探題得杜子美》："風雅久寂寞，吾思見其人。杜君詩之豪，來者孰比倫。"張方平《讀杜工部詩》："文物皇唐盛，詩家老杜豪。雅音還正始，感興出《離騷》。"蘇轍《和張安道讀杜集》："杜叟詩篇在，唐人喜力豪。"彭汝礪《次皇甫子仁老杜詩韻》："少陵氣忠勇，毫發見聲詩。"黄庭堅《次韻伯氏寄贈蓋郎中喜學老杜詩》："老杜文章擅一家，國風純正不欹斜……千古是非存史筆，百年忠義寄江花。"他不具録。凡此，或張戒語意所自。△篤：真誠，純一。△經術：研究五經之學問。《漢書·宣帝紀》元康三年詔："修文學經術。"又《循吏傳·序》："三人皆儒者，通于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

〔一〇〕"李太白"三句：李白自稱"十五觀奇書"（《贈張相鎬二首》之二），"十五好劍術"（《與韓荆州書》），"十五遊神仙，仙遊未曾歇。"（《感興八首》之五）《李太白全集》附録魏顥《李翰林集序》："（白）曾受

道籙于齊，有青綺冠帔一副。少任俠，手刃數人。”又任華《雜言寄李白》：“古來文章有奔逸氣，聳高格，清人心神，驚人魂魄，我聞當今有李白。”又范傳正《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序》：“少以俠自任，而門多長者車……好神仙非慕其輕舉……”皮日休《七愛詩·序》：“貞逸氣者必有真放，以李翰林為真放焉。”蘇轍《詩病五事》：“李白詩類其為人，駿發豪放……”他不具録。凡此或為張戒語之所本。△任俠：打抱不平，負氣仗義。《史記·季布欒布列傳》：“季布者，楚人也，為氣任俠。”裴駰《集解》：“孟康曰：‘信交道曰任。’如淳曰：‘相與信為任，同是非為俠。所謂“權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或曰任，氣力也；俠，傳也。”《漢書·季布傳》：“為任俠有名”，顔師古注：“謂任使其氣力。俠之言挾也，以權力挾輔人也。”△逸：皎然《詩式》卷一《辨體有一十九字》：“體格閒放曰逸。”

〔一一〕“退之”二句：韓愈《歐陽生哀辭并序》：“貞元三年，余始至京師舉進士，聞詹名尤甚。八年春，遂與詹文辭同考試登第，始相識。”高步瀛《唐宋文舉要》注引《年譜》：“《唐科名記》云，貞元八年，陸贄主司，試《明水賦》、《御溝新柳詩》，其人賈稜、陳羽、歐陽詹、李博、李觀、馮宿、王涯、張季友、齊孝若、劉遵古、許季同、侯繼、穆贄、韓愈、李絳、溫商、庾承宣、員結、胡諒、崔群、邢册、裴光輔、萬瑠，是年一牓多天下孤雋偉傑之士，號龍虎牓。”據李翱《故正議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禮部尚書韓公行狀》可知韓愈曾任試祕書省校書郎、試太常寺協律郎、四門博士、國子博士、史館修撰等。是知韓愈以文章入仕，任官亦多與文章有關。△侍從：宋代稱翰林學士、給事中、六尚書、侍郎為侍從；中書舍人、左右史以下為小侍從；外官帶諸閣學士、待制名號者為在外侍從。見宋趙升《朝野類要》卷二《侍從》。案據李翱《韓公行狀》知韓愈曾任兵部侍郎、吏部侍郎，又以文章顯，故張戒稱為“文章侍從”。△廊廟：廊，殿四周之廊；廟，太廟。古代帝王、大臣議論政事之地。後因以稱朝廷。《孫子·九地》：“厲于廊廟之上，以誅其事。”《戰國策·秦策》：“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

〔一二〕敵：對等，相當。此作名詞，猶敵手，指才藝相當者。

〔一三〕二豪：《晉書·劉伶傳·酒德頌》：“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詞本此。張戒此指二位特出人才。

〔一四〕屈：委屈。

一六

柳柳州詩〔一〕，字字如珠玉〔二〕，精則精矣，然不若退之之變態百出也〔三〕。使退之收斂而為子厚則易〔四〕，使子厚開拓而為退之則難〔五〕。意味可學〔六〕，而才氣則不可强也〔七〕。

〔箋注〕

〔一〕柳柳州：柳宗元，字子厚，曾任柳州刺史，故世稱柳柳州。有《柳河東集》。

〔二〕如珠玉：《禮記·樂記》："故歌者……纍纍乎端如貫珠。"劉勰《文心雕龍·神思》："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白居易《琵琶引》："大絃嘈嘈如急雨，小絃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本形容聲音圓潤清越。此謂詩聲韻、節奏美好。

〔三〕退之之變態百出：參見前第十五條注〔五〕。△變態：事物形態之變化。《荀子·君道》："竝遇變態而不窮，審之禮也。"《晉書·藝術傳·論》："變態諒非一緒。"

〔四〕收斂：約束，減輕放縱程度。《漢書·陳湯傳·贊》："陳湯儻蕩，不自收斂，卒用窮困，議者閔之。"

〔五〕開拓：開闢，擴展。《後漢書·虞詡傳》："先帝開拓土域，劬勞後定……"

〔六〕意味：見前第一條注〔二四〕。

〔七〕才氣：見前第十五條注〔五〕。△案張戒此條議論殆有鍼對而發。蘇軾《評韓柳詩》："柳子厚詩，在陶淵明下，韋蘇州上；退之豪放奇險則過之，而溫麗靖深不及也。"張耒《明道雜志》："退之作詩，其精工乃不及柳子厚。子厚詩律尤精……退之以高文大筆，從來便忽略小巧，故律詩多不工……"張戒此處極似反駁此類說法。

一七

韋蘇州詩〔一〕，韻高而氣清〔二〕。王右丞詩〔三〕，格老而味長〔四〕。雖皆五言之宗匠〔五〕，然互有得失，不無優劣。以標韻觀之〔六〕，右丞遠不逮蘇州。至于詞不迫切〔七〕，而味甚長，雖蘇州亦所不及也。

〔箋注〕

〔一〕韋蘇州：韋應物，曾任蘇州刺史，故稱。有《韋蘇州集》。

〔二〕“韻高”句：白居易《與元九書》：“韋蘇州歌行，才麗之外，頗近興諷。其五言詩又高雅閑澹，自成一家之體。”司空圖《與李生論詩書》謂韋詩“澄澹精緻，格在其中”。又《與王駕評詩書》謂其“趣味澄敻，若清風之出岫。”（文字據《詩法萃編》）△韻：氣韻，神韻。主要指詩意境之美。△氣：氣質及其表現于詩，指風格。△氣清：古人認為氣有清濁之別。《淮南子·天文》：“氣有涯垠，清陽者薄靡而為天，重濁者凝滯而為地。”後謂文中之氣，亦有清濁之分。曹丕《典論·論文》：“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强而致。”張戒此處“氣”指風格，“氣清”指韋應物詩之淡雅澄敻之風格。

〔三〕王右丞：王維，官至尚書右丞，故稱。有《王右丞集》。

〔四〕格老：風格老練。殷璠《河岳英靈集》卷上：“維詩詞秀調雅，意新理愜，在泉為珠，着壁成繪，一字一句，皆出常境。”蔡絛《西清詩話》：“王摩詰詩，渾厚閑雅，覆蓋古今。”△味：見前第一條注〔一〇〕。

〔五〕宗匠：大師。指學問技藝為衆所宗仰之人。《藝文類聚》卷七七梁劉孝綽《棲隱寺碑》：“堂堂宗匠，克紹慧因。”《隋書·何妥傳》附包愷：“于時《漢書》學者以蕭、包二人為宗匠。”案蕭，指蕭該。

〔六〕標韻：風韻，韻致。陶穀《清異録》卷下《文用》：“建中元年，日本使真人興能來朝，善書札。有譯者乞得章草兩幅……筆法有晉人標韻。”

〔七〕詞不迫切：見前第四條注〔一〇〕。

一八

世言白少傅詩格卑[一]，雖誠有之，然亦不可不察也[二]。元、白、張籍詩，皆自陶、阮中出，專以道得人心中事為工[三]，本不應格卑，但其詞傷于太煩，其意傷于太盡，遂成冗長卑陋爾[四]。比之吴融、韓偓俳優之詞[五]，號為格卑，則有間矣[六]。若收斂其詞[七]，而少加含蓄[八]，其意味豈復可及也[九]。蘇端明子瞻喜之[一〇]，良有由然[一一]。皮日休曰："天下皆汲汲，樂天獨恬然；天下皆悶悶，樂天獨舍旃……仕若不得志，可為龜鑑焉。"[一二]此語得之[一三]。

〔箋注〕

〔一〕"世言"句：杜牧《唐故平盧軍節度巡官隴西李府君墓誌銘并序》："嘗痛自元和已來，有元、白詩者，纖豔不逞，非莊士雅人，多為其所破壞。流于民間，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語，冬寒夏熱，人人肌骨，不可除去。"案此引述李戡之言論。李肇《國史補》卷下："元和以後……詩章則學矯激于孟郊，學淺切于白居易，學淫靡于元稹，俱名為元和體。大抵……元和之風尚怪也。"魏泰《臨漢隱居詩話》："白居易亦善作長韻叙事，但格制不高，局于淺切，又不能更風操，雖百篇之意，只如一篇，故使人讀而易厭也。"陳巖肖《庚溪詩話》卷下："如詠鶴云：'低頭乍恐丹砂落，曬翅常疑白雪銷。'此白樂天詩。'丹頂西施頰，霜毛四皓鬚。'此杜牧之詩。此皆格卑無遠韻也。"△白少傅：白居易曾任太子少傅，故稱。△格卑：格調低下。

〔二〕察：考查審覈。

〔三〕"元、白"三句：前第一條，張戒亦有此語。

〔四〕冗長：謂詩文中廢話多而使篇章長。陸機《文賦》："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案"冗"為"宂"之俗字。△卑陋：平庸淺陋。曾鞏《自福州召判太常寺上殿劄子》："其政治所出，大抵踵襲卑陋，因于世俗而已。"

〔五〕吴融：字子華，唐末詩人。其詩"靡麗有餘，雅重不足"（辛文房《唐才子傳》語）。今傳《唐英歌詩》三卷，《全唐詩》録其詩四卷。△韓偓：字致堯（一作致光），自號玉山樵人，唐末詩人。其詩多寫閨中豔情，詞采綺麗，悱惻柔婉。今傳《香奩集》及後人所輯《韓内翰别集》（一名《玉山樵人集》），《全唐詩》録其詩四卷。△俳優：古代以樂舞作諧戲之藝人。《荀子·王霸》："俳優、侏儒、婦女之請謁以悖之。"《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上林賦》："俳優、侏儒，狄鞮之倡。"△俳優之詞：指靡麗、不莊重之文詞。

〔六〕間：差别。

〔七〕收斂：見前第一六條注〔四〕。

〔八〕含蓄：謂言語、詩文意未盡露，耐人尋味。

〔九〕意味：見前第一條注〔二四〕。

〔一〇〕"蘇端明"句：蘇軾《贈李道士》："他時要指集賢人，知是香山老居士。"《贈善相程傑》："我似樂天君記取，華顛賞遍洛陽春。"《次京師韻送表弟程懿叔赴夔州運判》："我甚似樂天，但無素與蠻。"《軾以去歲春夏侍立邇英而秋冬之交子由相繼入侍次韻絶句四首各述所懷》之四："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予去杭十六年而復來留二年而去平生自覺出處老少麤似樂天雖才名相遠而安分寡求亦庶幾焉三月六日來别南北山諸道人而下天竺惠净師以醜石贈行作三絶句》之二："出處依稀似樂天，敢將衰朽較前賢。"《東坡志林》卷四《題海圖屏風》："白樂天豈庸人哉！"《東坡題跋》中有《書樂天詩》、《記樂天詩西掖通東省詩》。《仇池筆記》中亦有《白樂天詩》。趙令畤《侯鯖録》卷七："東坡云：'白公晚年詩極高妙。'余請其妙處。坡云："如'風生古木晴天雨，月照平沙夏夜霜。'此少時不到也。'"羅大經《鶴林玉露》卷三："東坡希慕樂天……"周必大《二老堂詩話·東坡立名》："白樂天為忠州刺史，有《東坡種花》二詩，又有《步東坡》詩云：'朝上東坡步，夕上東坡步，東坡何所有，愛此新成樹。"

本朝蘇文忠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蓋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于物無著，大略相似。謫居黄州，始號東坡，其原必起于樂天忠州之作也。”葉寘《愛日齋叢鈔》卷三：“東坡之慕樂天，似不盡始黄州。《弔海月辨師》云：‘樂天不是蓬萊客，憑仗西方作主人。’倅杭時作，已有慕白之意矣……”凡此，可證蘇軾確實喜愛白居易及其詩。此類資料甚多，不具録。△蘇端明子瞻：蘇軾字子瞻，曾任端明殿侍讀學士，故稱。

〔一一〕“良有”句：《漢書·匡衡傳》：“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宋書·禮志二》：“世有險易，道有洿隆，所遇之時異，誠有由然，非忽禮也。”△良：確實，的確。△由然：原委；來由。

〔一二〕皮日休：字襲美，一字逸少，外號有閒氣布衣、醉吟先生、鹿門子等，晚唐著名文學家。著有《皮子文藪》、《松陵唱和集》。《全唐詩》録其詩九卷，《全唐文》録其文四卷。△“天下”六句：皮日休《七愛詩·白太傅居易》中之詩句。△汲汲：急切貌。《禮記·問喪》：“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孔穎達疏：“汲汲然者，促急之情也。”後引申為“急切追求”義。《漢書·揚雄傳》：“少嗜欲，不汲汲于富貴，不戚戚于貧賤。”△恬然：安閒貌。《荀子·强國》：“觀其朝廷，其間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恬然”，《皮子文藪》、《全唐詩》均作“怡然”。《學海類編》本《歲寒堂詩話》此條所引亦作“怡然”，甚是。△悶悶：抑鬱不樂。△舍旃：《詩·唐風·采苓》：“舍旃舍旃。”鄭玄箋：“旃之言焉也。舍之焉，舍之焉。”即捨棄他。△龜鑒：借鑒。龜殼可以占卜吉凶，鑒（鏡子）可以照見形容之美醜，故云。《周書·皇后傳序》：“至于邪僻既進，法度莫修，冶容迷其主心，私謁蠹其朝政，則風化凌替，而宗社不守矣。夫然者，豈非皇王之龜鑒與？”《舊唐書·劉蕡傳》上書：“且俱非大德之中庸，未為上聖之龜鑒，何足以為陛下道之哉！”△“龜鑒”，《全唐詩》作“龜鏡”。案二詞義同。

〔一三〕得：合適。

一九

退之于籍、湜輩〔一〕，皆兒子畜之〔二〕，獨于東野極口推

重〔三〕，雖退之謙抑〔四〕，亦不徒然〔五〕。世以配賈島而鄙其寒苦〔六〕，蓋未之察也〔七〕。郊之詩，寒苦則信矣，然其格致高古〔八〕，詞意精確，其才亦豈可易得。

〔箋注〕

〔一〕籍、湜：張籍、皇甫湜。籍常與韓愈唱酬，湜乃韓門弟子。

〔二〕畜：養。

〔三〕"獨于"句：韓愈《醉贈張祕書》："東野動驚俗，天葩吐奇芬。"《薦士》："有窮者孟郊，受材實雄驁。冥觀洞古今，象外逐幽好。横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敷柔肆紆餘，奮猛卷海潦。榮華肖天秀，捷疾逾響報。行身踐規矩，甘辱恥媚竈。孟軻分邪正，眸子看瞭眊。杳然粹而精，可以鎮浮躁。酸寒溧陽尉，五十幾何耄。孜孜營甘旨，辛苦久所冒。俗流知者誰？指注競嘲傲。"《送孟東野序》："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于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東野：唐代詩人孟郊之字。△極口：盡力褒揚或抨擊。△推重：推許尊重。《三國志·蜀書·孟光傳》"光禄勳河東裴儁等"裴松之注引傅暢《裴氏家記》："既長知名，為蜀所推重也。"《世説新語·輕詆》："王太尉問眉子：'汝叔名士，何以不相推重？'"

〔四〕謙抑：謙遜退讓。《荀子·宥坐》："守之以謙，此所謂挹而損之之道也。"《唐大詔令集》卷五五聖曆元年《王方慶麟臺監監修國制》："謇諤之風，不忘于獻替；謙挹之風，屢陳于衰疾。"案"挹"通"抑"。

〔五〕徒然：謂空無所據。《後漢書·竇融傳》："毁譽之來，皆不徒然，不可不思。"

〔六〕"世以"句：歐陽修《六一詩話》："孟郊、賈島皆以詩窮至死，而平生尤自喜為窮苦之句。"蘇軾《祭柳子玉文》："元輕白俗，郊寒島瘦。"《讀孟郊詩二首》之一："夜讀孟郊詩，細字如牛毛。寒燈照昏花，佳處時一遭。孤芳擢荒穢，苦語餘詩騷。水清石鑿鑿，湍激不受篙。初如食小魚，所得不償勞。又似煮彭蠘，竟日嚼空螯。要當鬬僧清，未足當韓豪。人生如朝露，日夜火消膏。何苦將兩耳，聽此寒蟲號。不如且置之，飲我玉卮醪。"魏泰《臨漢隱居詩話》："孟郊詩蹇澀窮僻，琢削不假，真苦吟而成。

觀其句法、格力可見矣。其自謂‘夜吟曉不休，苦吟神鬼愁。如何不自閒，心與身為讎。’而退之薦其詩云：‘榮華肖天秀，捷疾愈響報。’何也?’△賈島：字浪仙（一作閬仙），自稱碣石山人。初為僧，法名無本，後還俗。唐代詩人。今傳《賈長江集》十卷。

〔七〕察：考核。

〔八〕格致：風格與情趣。歐陽修《歸田録》卷二：“（趙）昌花寫生逼真，而筆法輭俗，殊無古人格致。”△高古：見前第一條注〔三五〕。

二〇

論詩文當以文體為先〔一〕，警策為後〔二〕。若但取其警策而已，則“楓落吴江冷”〔三〕，豈足以定優劣？孟浩然“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之句〔四〕，東野集中未必有也〔五〕。然使浩然當退之大敵〔六〕，如《城南聯句》〔七〕，亦必困矣〔八〕。子瞻云：“浩然詩如内庫法酒，卻是上尊之規模，但欠酒才爾。”〔九〕此論盡之〔一〇〕。

〔箋注〕

〔一〕文體：詩文之體裁或風格。《宋書·謝靈運傳·論》：“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鍾嶸《詩品》卷中《宋徵士陶潛詩》：“文體省净，殆無長語。”張戒此指一篇詩文之整體體態。

〔二〕警策：本指鳴響以警動馬之鞭。曹植《應詔》詩：“僕夫警策，平路是由。”後以喻文章中精練切要、辭義深妙之處。《文選》陸士衡《文賦》：“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李善注：“以文喻馬也。言馬因警策而彌駿，以喻文資片言而益明也。夫駕之法，以策駕乘，今以一言之好，最于衆辭，若策驅馳，故云警策。”

〔三〕“楓落”句：《新唐書·崔信明傳》：“信明蹇亢，以門望自負，嘗矜其文，謂過李百藥，議者不許。揚州録事參軍鄭世翼者，亦驁倨，數輕侮忤物，遇信明江中，謂曰：‘聞公有“楓落吴江冷”，願見其餘。’信明欣

然多出衆篇，世翼覽未終，曰：'所見不逮所聞。'投諸水，引舟去。"△吴江：吴淞江之别稱。

〔四〕孟浩然：唐代著名詩人。有其友王士源所編《孟浩然集》傳世，《全唐詩》録其詩二百六十多首。△"微雲"二句：王士源《孟浩然集序》："孟浩然……五言詩，天下稱其盡美矣。間遊祕省，秋月新霽，諸英華賦詩作會，浩然句曰：'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舉坐嗟其清絶，咸閣筆，不復為繼。"王世貞《藝苑卮言》卷四："唐人有佳句而不成篇者，如孟浩然'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楊汝士'昔日蘭亭無豔質，此時金谷有高人'，尉遲匡'夜夜月為青冢鏡，年年雪作黑山花'，每恨不入集中。"

〔五〕東野：孟郊之字。

〔六〕大敵：本指强大之敵人。《左傳》宣公十二年："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晉書·文帝紀》："戰不窮武，而大敵殲潰。"張戒此處指强有力之對手。

〔七〕《城南聯句》：元和元年，韓愈與孟郊之聯句。全詩計一百五十三聯，一千五百三十字。由孟郊起句，韓愈收束。△聯句：由兩人或兩人以上共同合作之長篇律詩。一般是由第一人作出句，下一人作對句及下聯之出句，再下一人又作對句及再下一聯之出句，如此下去，最後由一人作尾聯對句收束。

〔八〕困：處于窘迫境地。

〔九〕"子瞻云"句：陳師道《後山詩話》："子瞻謂孟浩然之詩，韻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無材料爾。"△内庫：皇宫府庫。《魏書·高祖紀下》："其御府衣服、金銀、珠玉、綾羅錦繡，太官雜器，太僕乘具，内庫弓矢，出其太半，班賚百官及京師士庶。"《舊唐書·經籍志·序》："内庫皆是太宗、高宗先代舊書，常令宫人主掌。"△法酒：按官府法定規格釀造之酒。《漢書·食貨志下》羲和魯匡上言中有造酒之規格。《齊民要術·法酒》："法酒尤宜存意，淘米不得淨則酒黑。"劉禹錫《晝居池上亭獨吟》："法酒調神氣，清琴入性靈。"△上尊：上等酒。"上尊酒"之省稱。《漢書·平當傳》："使尚書令譚賜君養牛一，上尊酒十石。"顔師古注："如淳曰：'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上尊，稷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下尊。'稷即粟也。中尊宜為黍米，不當言稷。且作酒自有澆醇之異為上

中下耳，非必顆之米。”案“尊”亦作“樽”。《後漢書·竇融傳》：“歲餘，聽上衛卿印綬，賜養牛、上樽酒。”△規模：規制，格局。白居易《題周皓大夫新亭子二十二韻》：“規模何日創，景致一時新。”△酒才：釀酒之材料，如米、麴蘗等。“才”通“材”。《周禮·天官冢宰·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

〔一〇〕盡：極。此謂充分準確。

二一

韋蘇州律詩似古〔一〕，劉隨州古詩似律〔二〕，大抵下李、杜、韓退之一等〔三〕，便不能兼。隨州詩，韻度不能如韋蘇州之高簡〔四〕，意味不能如王摩詰、孟浩然之勝絶〔五〕，然其筆力豪贍〔六〕，氣格老成〔七〕，則皆過之。與杜子美並時〔八〕，其得意處〔九〕，子美之匹亞也〔一〇〕。“長城”之目〔一一〕，蓋不徒然〔一二〕。

〔箋注〕

〔一〕韋蘇州：見前第一七條注〔一〕。△律詩：唐初形成之格律詩。平仄、押韻、句數、對仗等均有一定規矩，不能任意改變，故稱律詩。對古詩而言，亦稱近體詩。△古：古體詩。

〔二〕劉隨州：劉長卿官終隨州（治在今湖北隨州）刺史，故世稱劉隨州。△古詩：古體詩。與近體詩相對稱。句式一般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等，不講求對仗、平仄等格律，句數不限，押韻比較自由。△律：律詩。

〔三〕大抵：見前第一五條注〔五〕。

〔四〕韻度：風韻氣度。《世説新語·任誕》：“阮渾長成，風氣韻度似父。”△高簡：本指人清高簡約。《抱朴子·外篇·行品》：“士有行己高簡，風格峻峭……”《後漢書·符融傳》：“膺風性高簡，每見融，輒絶它賓客，聽其言論”。《南史·殷淳傳》：“高簡寡言，早有清尚，愛好文義，未嘗違

捨。”後用以形容詩文深奥而簡要。

〔五〕意味：見前第一條注〔二四〕。△王摩詰：王維字摩詰。其取義本于《維摩詰所説經》。△孟浩然：見前第二〇條注〔四〕。△勝絶：絶妙。唐薛用弱《集異記·崔商》：“江濵有溪洞，林木勝絶。”宋何薳《春渚紀聞》卷九《龍尾溪研不畏塵垢》：“然研如常研，無甚佳者，但用之至灰埃垢積，經月不滌而磨墨如新，此為勝絶耳。”

〔六〕筆力豪贍：歐陽修《歸田録》卷下：“而子華筆力豪贍，公儀文思温雅而敏捷，皆勍敵也。”△筆力：詩文之氣勢工力。元稹《代曲江老人百韻》：“李杜詩篇敵，蘇張筆力勾。”△豪贍：豪放雄厚。宋代宋□《分門古今類事》卷七《希濟金介》：“蜀御史中丞牛希濟，文學豪贍，超于時輩。”

〔七〕氣格：指詩文之氣韻和風格。皎然《詩式》卷一《鄴中集》：“語與興驅，勢逐情起，作不由意，氣格自高。”《舊唐書·韓愈傳》：“常以為自魏、晉已還，為文者多拘偶對，而經誥之指歸，遷、雄之氣格，不復振矣。”△老成：形容詩文老練成熟、功力深厚。杜甫《敬贈鄭諫議十韻》：“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黄庭堅《憶邢惇夫》：“詩到隨州更老成，江山為助筆縱横。”

〔八〕與杜子美并時：劉長卿（七〇九——七八〇）、杜甫（七一二——七七〇）均主要生活于唐玄宗、肅宗、代宗三朝。

〔九〕得意：見前第一四條注〔一四〕。

〔一〇〕匹亞：彼此相當、不相上下者。宋韓琦《和袁陟節推龍興寺芍藥》：“仙家冠子鏤紅雲，金綫粧治無匹亞。”

〔一一〕“長城”之目：權德輿《秦徵君校書與劉隨州唱和詩序》：“彼東漢守（引者案：指劉長卿）嘗自以為‘五言長城’。”辛文房《唐才子傳》卷二誤為權德輿稱劉長卿為“五言長城”。△長城：喻重要，堅固。《南史·檀道濟傳》：“道濟見收，憤怒氣盛……乃脱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言可為重倚。劉長卿自謂人不能勝。

〔一二〕徒然：見前第一九條注〔五〕。

二二

世以王摩詰律詩配子美，古詩配太白[一]，蓋摩詰古詩能道人心中事而不露筋骨[二]，律詩至佳麗而老成[三]。如《隴西行》、《息夫人》、《西施篇》、《羽林閨人》、《別弟妹》等篇[四]，信不減太白；如"興闌啼鳥換，坐久落花多"，案：王維詩刊本"啼鳥換"或作"啼鳥緩"。"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蹏輕"等句[五]，信不減子美。雖才氣不若李、杜之雄傑[六]，而意味工夫[七]，是其匹亞也[八]。摩詰性澹泊，本學佛而善畫，出則陪岐、薛諸王及貴主遊，歸則饜飫輞川山水[九]，故其詩于富貴、山林[一〇]，兩得其趣[一一]。如"興闌啼鳥換，坐久落花多"之句，雖不誇服食器用，而真是富貴人口中語，非僅"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之比也[一二]。

〔箋注〕

〔一〕"世以"二句：歐陽修《書梅聖俞稿後》："唐之時，子昂、李、杜、沈、宋、王維之徒，或得其淳古澹泊之聲，或得其舒和高暢之節……"許顗《彥周詩話》："孟浩然、王摩詰詩，自李杜而下，當為第一。"蔡正孫《詩林廣記》前集卷五引趙章泉《詩法》："王摩詰有詩云：'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杜少陵有云：'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知詩者于此不可以無語。"案"行到"二句為王維五律《終南別業》中之詩句，"水流"二句為《杜甫》五律《江亭》中之詩句。△王摩詰：見前第二一條注〔一〕。△律詩：見同上。△古詩：見同上注〔二〕。

〔二〕不露筋骨：謂詩之主旨、用意不明白表露出來。

〔三〕佳麗：俊美；秀麗。《楚辭》屈原《九章·抽思》："好姱佳麗兮，牉獨處此異域。"王逸注："容貌說美，有俊德也。"曹植《贈丁儀王粲》："壯哉帝王居，佳麗殊百城。"△老成：見前第二一條注〔七〕。

〔四〕《隴西行》：本樂府曲名。《樂府詩集》卷三七《相和歌辭·隴西行·解題》："一曰《步出夏門行》。《樂府解題》曰：古辭云'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始言婦有容色，能應門承賓；次言善于主饋；終言送迎有禮。此篇出諸集，不入樂志。"王維此首寫邊塞征戍。△《息夫人》：王維二十歲時作。孟啟《本事詩》"甯王曼貴盛，寵妓數十人，皆絶藝上色。宅左有賣餅者妻，纖白明媚。王一見注目，厚遺其夫取之，寵惜逾等。環歲，因問之：'汝復憶餅師否?'默然不對。王召餅師，使見之，其妻注視，雙淚垂頰，若不勝情。時王座客十餘人，皆當時文士，無不悽異。王命賦詩，王右丞維詩先成：'莫以今時寵，寧忘昔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事本《左傳》莊公十四年："楚子入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息夫人》，王維詩刊本或作《息夫人怨》，或作《息嬀怨》。△西施：越王句踐為吴戰敗，乃命范蠡求得美女西施，進與吴王夫差，吴王許和。後越滅吴，西施歸范蠡，從游五湖而去。事散見于《吴越春秋·句踐陰謀外傳》、《越絶書》、《吴地記》等。△《西施篇》，王維詩刊本或作《西施詠》。△羽林：皇帝衛軍之名稱。漢武帝太初元年置建章營騎，掌宿衛侍從，後改名羽林騎。宣帝命中郎將騎都尉監羽林，率郎百人，稱羽林郎。後歷代設有羽林監。唐設左、右羽林衛，亦稱羽林軍，置有大將軍、將軍等官，掌統北衙禁兵，督攝儀仗。△閨人：少婦。王維此詩即寫少婦思念其在羽林軍中之夫。△《羽林閨人》，王維詩刊本均作《羽林騎閨人》。△《别弟妹》：共二首。一説為盧象詩。

〔五〕"興闌"二句：王維《從岐王過楊氏别業應教》中之詩句。△"草枯"二句：王維《觀獵》中之詩句。

〔六〕才氣：見前第一五條注〔五〕。△雄傑：特出，出衆。《漢書·刑法志》："雄桀之士，因勢輔時，作為權詐以相傾覆。"《南史·陳武帝紀》："（陳霸先）長于謀略，意氣雄傑，不事生產。"案"桀"、"傑"通。

〔七〕意味：見前第一條注〔二四〕。△工夫：亦作"功夫"。指造詣。《南齊書·王僧虔傳》："宋文帝書，自云可比王子敬。時議者云：'天然勝羊欣，功夫少于欣。'"張彦遠《法書要録》卷八張懷瓘《書斷》中"（宋文帝）善隸書，次及行草……時論以為天然勝羊欣，工夫恨少。"

〔八〕匹亞：見前第二一條注〔一〇〕。

〔九〕“摩詰”四句：《舊唐書·王維傳》：“維以詩名盛于開元、天寶間。昆仲宦遊兩都，凡諸王駙馬豪右貴勢之門，無不拂席迎之，寧王、薛王待之如師友。維尤長五言詩，書畫特臻其妙……維兄弟俱奉佛，居常蔬食，晚年長齋，不衣文彩。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在輞口，輞水周于舍下，别漲竹洲花塢，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詠終日。嘗聚其田園所為詩，號《輞川集》。”《新唐書》、《唐才子傳》所載大略相同，不具録。舊題尤袤《全唐詩話》卷一：“《集異記》載：王維未冠，文章得名，妙能琵琶。春試之日，岐王引至公主第，使為伶人進主前。維進新曲，號《鬱輪袍》，并出所作。主大奇之，令宫婢傳教，遂召試官至第，諭之，作解頭登第。”△澹泊：恬澹，安静閒適。《抱朴子外篇·廣譬》：“短唱不足以致弘麗之和，勢利不足以移澹泊之心。”△岐、薛：岐王李範，唐睿宗第四子；薛王李業，唐睿宗第五子。均見《舊唐宗·睿宗諸子傳》。△貴主：尊貴之公主。《後漢書·竇憲傳》：“今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人哉！”白居易《渭村退居寄禮部崔侍郎翰林錢舍人一百韻》：“貴主冠浮動，親王轡鬧裝。”△饜飫：本義為“飲食飽足”。《左傳》杜預《序》：“饜而飫之，使自趨之。”孔穎達疏：“饜、飫俱訓為飽。”此處引申為“飽覽”、“盡情玩賞”之義。《梁書·昭明太子統傳》：“沈吟典禮，優遊方册，饜飫膏腴，含咀肴核。”△輞川：水名。又名輞谷水。在今陝西省藍田縣。川口即嶢山之口。兩山夾峙，川水從此北流入灞，路甚險狹。過此則豁然開朗，山巒掩映，風景幽美。王維于此置别業，後捨為寺。

〔一〇〕富貴：家財富有，勢位顯貴。《論語·述而》：“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雲。”王符《潛夫論》：“所謂賢人君子者，非必高位厚禄、富貴榮華之謂也。”△山林：借指隱居。沈約《與謝朏敕》：“嘗謂山林之志，上所宜弘。”蘇軾《王安石贈太傅制》：“方需功業之成，遽起山林之興。”

〔一一〕趣：旨趣；興趣。

〔一二〕“如‘興闌……’”四句：歐陽修《歸田録》卷二：“晏元獻公喜評詩，嘗曰：‘“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凉。”未是富貴語。不如“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此善言富貴者也。’人皆以為知言。”張戒此處不同意晏殊之説，以為“笙歌”二句詩還不如王維“興闌”二句詩善言富貴。△服食器用：服用飲食之物及器皿用具。偽古文《尚書·旅獒》：“無有遠邇，

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笙歌”二句：白居易《宴散》中之詩句。△笙歌：合笙之歌，亦謂吹笙唱歌。《禮記·檀弓上》：“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王維《奉和聖製十五夜然燈繼以酺宴應制》：“上路笙歌滿，春城漏刻長。”

二三

張司業詩與元、白一律〔一〕，專以道得人心中事為工，但白才多而意切〔二〕，張思深而語精，元體輕而詞躁爾〔三〕。籍律詩雖有味而少文〔四〕，遠不逮李義山、劉夢得、杜牧之〔五〕，然籍之樂府〔六〕，諸人未必能也〔七〕。

〔箋注〕

〔一〕張司業：張籍官終國子監司業，故稱。有《張司業集》，為南宋人編。△一律：一樣，一例。韓愈《南陽樊紹述墓誌銘》：“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

〔二〕意切：意思確當。

〔三〕體輕：風格輕浮。△詞躁：謂文辭煩多。《周易·繫辭下》：“躁人之辭多。”孔穎達疏：“以其煩躁，故辭多也。”

〔四〕律詩：見前第二一條注〔一〕。△味：見前第一條注〔一〇〕。△文：文采。

〔五〕不逮：見前第一二條注〔八〕。△李義山：李商隱字義山，號玉谿生。

〔六〕樂府：見前第一條注〔三七〕。

〔七〕張戒此條對張籍詩之評價，與宋代他人多有相似之處。劉攽《中山詩話》：‘張籍樂府詞，清麗深婉，五言律詩亦平澹可愛，至七言詩，則質多文少。”許顗《彥周詩話》：“張籍、王建，樂府、宮詞皆傑出，所不能追逐李、杜者，氣不勝耳。”周紫芝《竹坡詩話》：“唐人作樂府者甚多，當

以張文昌為第一。"

二四

李義山、劉夢得、杜牧之三人，筆力不能相上下〔一〕，大抵工律詩而不工古詩〔二〕，七言尤工〔三〕，五言微弱〔四〕，雖有佳句〔五〕，然不能如韋、柳、王、孟之高致也〔六〕。義山多奇趣〔七〕，夢得有高韻〔八〕，牧之專事華藻〔九〕，此其優劣耳。

〔箋注〕

〔一〕筆力：見前第二一條注〔六〕。△不能相上下：相互之間無高低之分。陸龜蒙《蠹化》："橘之蠹，大如小指，首負特角，身蹙蹙然，類蝤蠐而青，翳葉仰嚙，如饑蠶之速，不相上下。'

〔二〕大抵：見前第一五條注〔五〕。△律詩：見前第二一條注〔一〕。△。古詩：見同上注〔二〕。

〔三〕七言：七言詩，每句七字或以七字為主之詩。包括七古、七律、七絶等。

〔四〕五言：五言詩，每句五字之詩。包括五古、五律、五排、五絶。

〔五〕佳句：詩文中之警句。《世説新語·文學》："孫興公作《天台山賦》，成，以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要作金石聲。'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宫商中聲。'然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杜甫《與李十二白尋范十隱居》："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

〔六〕韋、柳、王、孟：韋應物、柳宗元、王維、孟浩然。△高致：高卓之情趣。《三國志·魏書·鍾會傳》："弼好論儒道。"裴松之注引何劭《王弼傳》："弼與鍾會善……（會）每服弼之高致。"又《吴書·周瑜傳》："性度恢廓，大率為得人，惟與程普不睦。"裴松之注引虞溥《江表傳》："（蔣）幹還，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間。"魏泰《臨漢隱居詩話》："古樂府中，《木蘭詩》、《焦仲卿詩》皆有高致。'

〔七〕奇趣：奇妙之情趣。謝朓《遊敬亭山》："要欲追奇趣，即此陵丹梯。"蘇軾《生日蒙劉景文以古畫松鶴為壽且貺佳篇次韻為謝》："故人有奇趣，逸想寄幽窒。"

〔八〕高韻：高妙優美之詩文。《文選》沈休文《宋書·謝靈運傳論》："採南皮之高韻。"李善注："南皮，魏文帝所遊也。高韻，謂應、徐之文也。"齊己《題玉泉寺》："高韻雙懸張曲江，聯題兼是孟襄陽。"

〔九〕事：作，從事。△華藻：華麗之藻飾。《淮南子·俶真》："雜之以青黄華藻，鏤鮮龍蛇虎豹，曲成文章。"高誘注："華藻，華文也。"《文選》曹子建《七啟八首》之三："華藻繁縟。"李善注："藻，文采也。"司空圖《成均諷》："炫華藻之新裝，捧重霄之寶器。"

二五

"地險悠悠天險長，金陵王氣應瑶光。休誇此地分天下，只得徐妃半面粧。"〔一〕李義山此詩，非誇徐妃，乃譏湘中也〔二〕。義山詩佳處，大抵類此〔三〕。詠物似瑣屑〔四〕，用事似僻〔五〕，而意則甚遠。世但見其詩喜説婦人，而不知為世鑒戒〔六〕。"玉桃偷得憐方朔，金屋妝成貯阿嬌。誰料蘇卿老歸國，茂陵松柏雨蕭蕭。"〔七〕案：李商隱詩刊本"妝成"或作"修成"。此詩非誇王母玉桃〔八〕，阿嬌金屋，乃譏漢武也〔九〕。"景陽宫井剩堪悲，不盡龍鸞誓死期。腸斷吴王宫外水，濁泥猶得葬西施。"〔一〇〕此詩非痛恨張麗華〔一一〕，乃譏陳後主也〔一二〕。其為世鑒戒，豈不至深至切〔一三〕？"内殿張絃管，中原絶鼓鼙。舞成青海馬，鬬殺汝南雞。不覩華胥夢，空聞下蔡迷。宸襟他日淚，薄暮望賢西。"〔一四〕夫雞至于鬬殺，馬至于舞成，其窮歡極樂不待言而可知也〔一五〕；"不覩華胥夢，空聞下蔡迷，"志欲神仙而反為所惑亂也〔一六〕。其言近而旨遠，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一七〕。杜牧之《華清宫三十

韻》[一八]，鏗鏘飛動[一九]，極叙事之工，然意則不及此也。“卜肆至今多寂寞，酒壚從古擅風流。浣花牋紙桃花色，好好題詩詠玉鉤。”[二〇]此詩送入蜀人，雖似誇文君酒壚，而其意乃是譏蜀人多麤鄙少賢才爾[二一]。義山詩句，其精妙處大抵類此[二二]。

〔箋注〕

〔一〕“地險”四句：李商隱《南朝》全詩。△地險：《周易·坎·象》：“地險，山川丘陵也。”孔穎達疏：“言地以山川丘陵而為險也。”△悠悠：遥遠，無窮盡。《詩·唐風·鴇羽》：“悠悠蒼天，曷其有極?”《楚辭》宋玉《九辯》：“去白日之昭昭兮，襲長夜之悠悠。”△天險：《周易·坎·象》：“天險，不可升也。”孔穎達疏：“言天之為險，懸邈高遠，不可升上，此天之險也。”後泛指天然險要之地。△“金陵”句：《史記·天官書》載星之分野：“斗，江湖。”《漢書·地理志》：“吴地，斗分野。”據此可知，金陵在北斗分野之内，故云其王氣與北斗相應。△金陵：古地名。其地相當于今江蘇省南京市及江寧縣。南朝宋、齊、梁、陳均建都于此。△王氣：舊指象徵帝王運數之祥瑞之氣。庾信《哀江南賦·序》：“將非江表王氣，終于三百年乎?”劉禹錫《西塞山懷古》：“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此詞之意實本于《史記·高祖本紀》：“秦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瑶光：亦作“摇光”。北斗七星第七星之名。《竹書紀年·顓頊》：“母曰女樞，見摇光之星，貫月如虹，感己于幽房之宫，生顓頊于若水。”案《宋書·符瑞志上》亦載，“摇光”作“瑶光”。《淮南子·本經》：“瑶光者，資糧萬物者也。”高誘注：“瑶光謂北斗杓第七星也。”《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大人賦》：“悉徵靈圉而選之兮，部乘衆神于瑶光。”裴駰《集解》：“《漢書音義》曰：‘摇光，北斗杓頭第一星。’”案《漢書·司馬相如傳》作“摇光’。△分天下：謂割據一方而獨立。《史記·淮陰侯列傳》載蒯通説韓信曰：“參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徐妃半面粧：《南史·梁元帝徐妃傳》：“徐妃無容質，不見禮，帝三、二年一入房，妃以帝眇一目，每知帝將至，必為半面妝以俟，帝見則大怒而出。”李商隱以此喻南朝只是半壁江山。△徐妃：名昭佩，梁元帝蕭繹之妃。

〔二〕"李義山"三句：張戒此處對李商隱詩理解不正確。其詩意甚明，本謂南朝所據之江南雖有山河之險為屏障，其都城金陵據說又有王氣，然此等均不可恃，半壁江山不會長久。所謂"徐妃半面妝"，只是用作比喻，非實寫梁元帝、徐妃之事。故詩乃諷刺南朝偏安江左，非專譏梁元帝也。△"湘中"，當是"湘東"之誤。《梁書·元帝紀》、《南史·梁元帝紀》均載蕭繹于天監十三年被封為湘東王。蕭統有《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蕭綱有《答湘東王書》，均指蕭繹。而蕭繹不曾有以"湘中"為名號者。

〔三〕大抵：見前第一五條注〔五〕。△類：相似。

〔四〕瑣屑：煩細。岑參《佐郡思舊遊》詩序："悲州縣瑣屑，思掖垣清閒，因呈左右省舊遊。"韓愈《送靈師》："縱橫雜謠俗，瑣屑咸羅穿。"

〔五〕用事：見前第三條注〔一〕。

〔六〕鑒戒：引他事以為警戒。《國語·楚語下》："人之求多聞善敗，以鑒戒也。"《漢書·諸侯王表二》："是以究其終始彊弱之變，明鑒戒焉。"

〔七〕"玉桃"四句：李商隱七律《茂陵》後四句。△"玉桃"句：錢仲聯《韓昌黎詩繫年集釋》卷八《讀東方朔雜事》注〔一〕載魏本引《樊汝霖》曰："《漢武帝内傳》：'帝好長生，七夕，西王母降其宫。有頃，索桃七枚，以四枚與帝，自食三枚，曰："此桃三千年一實。"時東方朔從殿東廂朱鳥牖中窺母，母謂帝曰："此窺牖兒嘗三來偷吾此桃。昔為太山上仙官，令到方丈，擅弄雷電，激波揚風，陰陽錯遷，致令蛟鯨陸行，崩山壞境，海水暴竭，黄馬宿淵，于是九源丈人乃言于太上，遂謫人間。其後朔一旦乘雲龍飛去，不知所在。"'"案今本《漢武帝内傳》多無東方朔偷桃、擅弄雷電及乘雲龍飛去等事，當屬逸去。涵芬樓據明鈔本刊刻《説郛》卷七《諸傳摘玄》中之《漢武内傳》載有此事，然字句與前引不同。又《博物志》卷八："漢武帝好仙道，祭祀名山大澤以求神仙之道。時西王母遣使乘白鹿告帝當來，乃供帳九華殿以待之。七月七日夜漏七刻，王母乘紫雲車而至于殿西南……王母索七桃，大如彈丸，以五枚與帝，母食二枚。帝食桃輒以核着膝前。母曰：'取此核將何為？'帝曰：'此桃甘美，欲種之。'母笑曰：'此桃三千年一生實。'……時東方朔竊從殿南廂朱鳥牖中窺母。母顧之，謂帝曰：'此窺牖小兒嘗三來盗吾此桃。'帝乃大怪之，由此世人

謂方朔神仙也。”此句譏漢武帝迷信神仙。△玉桃：傳説食之使人長生不死之仙桃。《初學記》卷二八《果木部·桃》引《本草》云：“玉桃服之長生不死。”案顧觀光輯《神農本草經》卷二作“玉泉”，謂“一名玉朼”。《抱朴子内篇·祛惑》載蔡誕欺騙家人曰：“(崑崙山)有珠玉樹、沙棠、琅玕、碧瑰之樹，玉李、玉瓜、玉桃，其實形如世間桃李，但為光明洞徹而堅，須以玉井水洗之，便軟而可食。”△方朔：東方朔。漢武帝時文人，性詼諧善謔。《史記·滑稽列傳》有褚少孫補傳。後世有許多關于他之傳説。案“東方”為複姓，“朔”為其名。本不應節稱“方朔”。李商隱之誤殆本于《博物志》。△“金屋”句：《漢武故事》：“膠東王（引者案：漢武帝幼時封號）數歲，長公主（引者案：漢武帝之姑母）抱置膝上，問曰：‘兒欲得婦否?’長主指左右長御百餘人，皆云不用。指其女：‘阿嬌好否?’笑對曰：‘好！若得阿嬌作婦，當作金屋貯之。’”此句譏漢武帝好色。△阿嬌：漢武帝之姑母之女，姓陳，小字阿嬌。長而被立為皇后。失寵後廢居長門宫。△蘇卿老歸國：《漢書·蘇武傳》載：蘇武字子卿，武帝天漢元年出使匈奴，為匈奴扣留，執漢節而不屈。昭帝始元六年春乃還。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為典屬國。武留匈奴凡十九年，始以强壯出，及還鬚髮盡白。△茂陵：漢武帝陵墓。在今陝西省興平縣東北。見《漢書·武帝紀》。△蕭蕭：象聲詞。此指雨聲。

〔八〕王母：即西王母。神話中之女神。《穆天子傳》卷三：“天子賓于西王母，乃執白圭玄璧以見西王母。”郭璞注：“西王母如人，虎齒，蓬髮，戴勝，善嘯。”《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大人賦》：“低回陰山翔以紆曲兮，吾乃今目覩西王母皬然白首。戴勝而穴處兮，亦幸有三足烏為之使。必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以喜。”

〔九〕“乃譏”句：李商隱《茂陵》詩，表面上詠漢武帝，實則暗寫唐武宗。張戒此處所見尚淺。△漢武：漢武帝劉徹，漢景帝之子，在位五十四年。《史記》、《漢書》均有紀。

〔一〇〕“景陽宫井”四句：李商隱《景陽井》全詩。△景陽宫井：南朝陳景陽殿之井，又名胭脂井。禎明三年，隋軍攻陷臺城，陳後主與張貴妃、孔貴人俱入井中躲藏，至夜，為隋軍搜得，張貴妃被殺。後因此稱為“辱井”。故址在今江蘇省南京市玄武湖側。參見《陳書》與《南史》之

《後主紀》和《張貴妃傳》。△龍鸞：龍與鳳。常用以喻人。曹植《九愁賦》："感龍鸞而匿跡，如吾身之不留。"顏延之《弔屈原文》："比物荃蓀，連類龍鸞。"李商隱此喻指陳後主和張貴妃。△"腸斷"二句：《吴越春秋逸文》："吴亡後，越浮西施于江，令隨鴟夷以終。"（《修文御覽》引，見《繹史》卷九六）杜牧《杜秋娘詩》："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關于吴亡後西施之歸宿，一説被越軍裝入皮口袋（鴟夷），投入江中淹死。李商隱此詩即此説法。又皮日休《館娃宫懷古五絶》："不知水葬今何處，溪月彎彎欲效顰。"亦此説法。另一説西施歸越將范蠡（自號鴟夷子皮）從遊五湖而去。△吴王：指夫差。△西施：春秋越國美女。越為吴國戰敗，遂獻西施與吴王夫差以求和。後越積蓄力量，滅掉吴國。

〔一一〕張麗華：陳後主之貴妃，以美色見寵。隋滅陳時，被晉王楊廣下令殺死。《陳書》、《南史》有傳。

〔一二〕陳後主：名叔寶，字元秀，小字黄奴。宣帝陳頊之子。即位後，不理政事，逐日宴飲賦詩行樂。隋滅陳後，被執至長安，隋文帝仁壽四年卒。

〔一三〕至深至切：最為深摯而切實。《史記·太史公自序》："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一四〕"内殿"八句：李商隱《思賢頓》全詩。△"内殿"句：《全唐詩》卷五六七鄭嵎《津陽門詩》："三郎紫笛弄煙月，怨如别鶴呼羈雌。玉奴琵琶龍香撥，倚歌促酒聲嬌悲。"自注："上皇善吹笛，常寶一紫玉管。貴妃妙彈琵琶，其樂器聞于人間者，有邏逤檀為槽，龍香柏為撥者。上每執酒卮，必令迎娘歌水調曲遍，而太真輒彈弦倚歌，為上送酒。内中皆以上為三郎，玉奴乃太真小字也。"《舊唐書·音樂志》載：明皇教樂工子第三百人為絲竹之戲，音響齊發，有一聲之誤，必覺而正之。號為皇帝弟子，又云梨園弟子。又載：玄宗教宫女數百人，為《破陣樂》、《太平樂》、《上元樂》，雖太常之積習，不知其妙。《新唐書·禮樂志》亦載。△張：施，陳設。△絃管：絃樂器和管樂器。《抱朴子·内篇·論仙》："又況絃管之和音，山龍之綺粲，安能賞克諧之雅韻，暐曄之鱗藻哉！"亦作"弦管"。《宋書·樂志一》："尋廟祠，依新儀注，登哥人上殿，弦管在下。"△中原：指黄河流域地區。《文選》諸葛孔明《出師表》："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

三軍，北定中原。”温庭筠《過五丈原》：“下國卧龍空寤主，中原得鹿不由人。”△鼓鼙：借指軍事。杜甫《暮歸》：“南渡桂水闕舟楫，北歸秦川多鼓鼙。”其本義見前第一四條注〔九〕。△“舞成”句：全唐詩卷五六七鄭嵎《津陽門詩》：“馬知舞徹下牀榻”自注：“又設連榻，令馬舞其上，馬衣紈綺而被鈴鐸，驤首奮鬣，舉趾翹尾，變態動容，皆中音律。”△青海：即今青海省地。東晉後為吐谷渾地，唐初為吐番佔據。其地産名馬。△“鬪殺”句：陳鴻《東城老父傳》載：明皇樂民間清明節鬪雞戲，立雞坊于兩宫間，索長安雄雞金毫鐵距、高冠昂尾者千數，養于雞坊，選六軍小兒五百人，使馴擾教飼之。△汝南雞：汝南之長鳴雞。《樂府詩集》卷八三《雜歌謡辭·雞鳴歌》：“東方欲明星爛爛，汝南晨雞登壇唤。”徐陵《烏棲曲二首》之二：“唯憎無賴汝南雞，天河未落猶争啼。”汝南，郡名。漢置，至金廢。轄今河南省安徽省部分地區。初治平輿（今河南平輿），晉移治懸瓠城（今河南汝南）。△“不覩”，今李商隱詩刊本作“不見”。△華胥夢：天下大治之理想。《列子·黄帝篇》：“（黄帝）晝寢而夢遊于華胥氏之國……其國無帥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欲，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殤；不知親己，不知疎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黄帝既寤，悟然自得……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下蔡迷：謂唐玄宗迷戀女色，寵楊貴妃。《文選》宋玉《登徒子好色賦》序：“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國；楚國之麗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東家之子。東家之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李善注：“陽城、下蔡，二縣名。蓋楚之貴介公子所封，故取以喻焉。”△“宸襟”二句：《舊唐書·玄宗本紀》載：天寶十五載六月乙未，玄宗西幸至咸陽望賢驛，置頓官吏駭散，無復儲供。馮浩《玉谿生詩箋注》：“《幸蜀記》：明皇憩望賢宫樹下，怫然若有棄海内之意，高力士覺之，遂抱上足嗚咽開諭，上乃止。《天寶亂離記》：至望賢宫，迨曛黑，百姓稍稍來，乃得麥飯。”△宸襟：帝王之胸懷。《初學記》卷九何遜《九日侍宴樂遊苑》：“宸襟動時豫，歲序屬凉氛。”△他日：昔日。《左傳》宣公四年：“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薄暮：接近日落山時，傍晚。《楚辭》屈原《天問》：“薄暮雷電歸何憂？厥嚴不奉

帝何求?"《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薄莫，單于遂乘六贏，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案"莫"同"暮"。△望賢：望賢宫，又名望賢驛、思賢頓，故址在今陝西省咸陽市。

〔一五〕窮歡極樂：歡樂達到極點。△不待：見前第一三條注〔六〕。

〔一六〕"志欲"句：張戒此處對"不覩"二句詩之意理解不正確。參見前注。

〔一七〕"其言"三句：《孟子·盡心下》："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案"指"通"旨"，為"意義"、"意思"之義。《周易·繫辭下》："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韓康伯注："托象以明義，因小以喻大。"孔穎達疏："言《易》辭所稱物名多細小……而比喻大事，是所以取義類而廣大也。"

〔一八〕華清宫：唐代宫名。故址在今陝西省臨潼縣驪山上。山有温泉，唐貞觀十八年置，咸亨十二年名温泉宫。天寶六載大加擴建，更名華清宫。宫治湯井為池，名華清池。

〔一九〕鏗鏘：見前第四條注〔八〕。△飛動：形象生動。《文心雕龍·詮賦》："延壽《靈光》，含飛動之勢。"

〔二〇〕"卜肆"四句：李商隱七律《送崔珏往西川》後四句。△卜肆：《漢書·王貢兩龔鮑傳·序》："君平（嚴遵）卜筮于成都市……裁日閲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亡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十餘萬言。"△卜：古以火灼龜甲取兆，以預測吉凶。△肆：市集貿易處。△寂寞：空廓，寂静。《吕氏春秋·審分覽》："若此，則能順其天，意氣得游乎寂寞之宇矣。"《楚辭》劉向《九歎·憂苦》："巡陸夷之曲衍兮，幽空虚以寂寞。"△酒壚：《史記·司馬相如列傳》："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與馳歸成都。家居徒立四壁……文君久之不樂……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鑪。"△擅：專有。△風流：有才而不拘禮法之氣派。《世説新語·品藻》："（韓康伯）居然有名士風流。"《晉書·王獻之傳》："少有盛名，而高邁不羈……風流為一時之冠。"△浣花牋紙：又名浣溪牋。即薛濤牋。晚唐李匡乂《薛陶牋》："元和初，薛陶尚斯色，而好製小詩，惜其幅大，不欲長，乃命匠狹小之。蜀中才子既以為便，後減諸牋亦如是，特名曰薛陶牋。"鄭谷《郊野》："題詩滿紅葉，何必浣花牋。"韋莊《乞彩牋歌》："浣花溪上如花客，緑闇紅藏人不識。留得溪頭瑟

瑟波，潑成紙上猩猩色。”祝穆《方輿勝覽》卷二：“浣花溪，一名百花潭……唐薛濤家潭旁，以潭水造十色牋，名浣花牋。”△玉鉤：彎月。《文選》鮑明遠《翫月城西門廨中》：“蛾眉蔽珠櫳，玉鉤隔瑣窗。”李賀《七夕》：“天上分金鏡，人間望玉鉤。”

〔二一〕“此詩”三句：張戒此處對詩意理解不正確。李商隱此四句詩之前，還有四句云：“年少因何有旅愁，欲為東下更西遊。一條雪浪吼三峽，千里火雲燒益州。”詳全詩意謂蜀中多山川奇景、高逸隱士、風流人物，其地值得一遊。大約崔珏欲入蜀遊，而又猶豫不決，故李商隱寫此詩以鼓勵之，其中毫無譏蜀人之意。△文君：漢臨邛大富商卓王孫之女。寡居在家，見司馬相如而悦之，遂夜奔相如。事附見《史記》、《漢書》之《司馬相如列傳》。△麤鄙：粗俗鄙陋。

〔二二〕精妙：精微奥妙。《吕氏春秋·本味》：“鼎中之變，精妙微纖，口弗能言，志不能喻。”《顏氏家訓·雜藝》：“卜筮者……吾觀近古以來，尤精妙者，唯京房、管輅、郭璞耳。”△大抵：見前第一五條注〔五〕。

二六

往年過華清宫〔一〕，見杜牧之、温庭筠二詩〔二〕，俱刻石于浴殿之側〔三〕，必欲較其優劣而不能。近偶讀庭筠詩，乃知牧之之工，庭筠小子〔四〕，無禮甚矣。劉夢得《扶風歌》、白樂天《長恨歌》及庭筠此詩，皆無禮于其君者〔五〕。庭筠語皆新巧〔六〕，初似可喜，而其意無禮，其格至卑〔七〕，其筋骨淺露〔八〕，與牧之詩不可同年而語也〔九〕。其首敍開元勝遊〔一〇〕，固已無稽〔一一〕，其末乃云“豔笑雙飛斷，香魂一哭休”〔一二〕，此語豈可以瀆至尊耶〔一三〕？人才氣格，自有高下，雖欲强學不能〔一四〕，如庭筠豈識《風》、《雅》之旨也〔一五〕？牧之才豪華〔一六〕，此詩初敍事甚可喜〔一七〕，而其中乃云：“泉暖涵窗鏡，雲嬌惹粉囊。嫩嵐滋翠

葆，清渭照紅糚。"[一八]是亦庭筠語耳。

〔箋注〕

〔一〕華清宫：見前第二五條注〔一八〕。

〔二〕杜牧之、温庭筠二詩：杜牧之詩即《華清宫三十韻》，温庭筠詩乃《過華清宫二十二韻》。△温庭筠：原名岐，字飛卿。晚唐詩人、詞人。詩與李商隱齊名，時稱"温李"。以作賦八叉手而成，時號温八叉。詩詞風格濃豔，多寫閨情。作品多散佚，有後人所輯《温庭筠詩集》，明曾益、清顧予咸、顧嗣立著有《温飛卿集箋注》。另有詞《金奩集》。《全唐詩》録其詩九卷，《全唐文》録其文一卷。兩《唐書》均有傳。

〔三〕浴殿：皇宫内之浴室。元稹《酬樂天待漏入閤見贈》："未勘銀臺契，先排浴殿關。"王禹偁《闕下言懷上執政三首》之三："浴殿失恩成一夢，鼎湖攀駕即千秋。"

〔四〕小子：對人之蔑稱。《三國志·蜀書·費詩傳》："孟達小子，昔事振威不忠，後又背叛先主，反覆之人，何足與書邪！"

〔五〕"劉夢得"二句：魏泰《臨漢隱居詩話》："唐人詠馬嵬之事者多矣。世所稱者，劉禹錫曰：'官軍誅佞倖，天子捨妖姬。群吏伏門屏，貴人牽帝衣。低回轉美目，風日為無輝。'白居易曰：'六軍不發爭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此乃歌詠禄山能使官軍皆叛，逼迫明皇，明皇不得已而誅楊妃也。噫！豈特不曉文章體裁，而造語惷拙，抑已失臣下事君之禮矣。"案此亦見《冷齋夜話》。△"《扶風歌》"，今《劉夢得文集》及《全唐詩》題均作《馬嵬行》。張戒所以稱為"扶風歌"，殆因其詩首句為"緑野扶風道"之故。△扶風：郡名。隋大業中改岐州為扶風郡，唐初復名岐州，天寶中又改名扶風郡。治在今陝西省鳳翔縣南。

〔六〕"庭筠"句：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一〇引《詩眼》曰："……上自齊、梁諸公，下至劉夢得、温飛卿輩，往往以綺麗風花累其正氣，其過在于理不勝而詞有餘也……自古詩人，巧即不壯，壯即不巧……"

〔七〕格：風格，格調。

〔八〕筋骨：喻詩之用意、主旨。

〔九〕不可同年而語：指二者大異，有天淵之別，不能相提并論。《戰

國策·趙策二》："夫破人之與破于人也，臣人之與臣于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史記·秦始皇本紀》載賈誼曰："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案此即《過秦論》中之語。

〔一〇〕首敍開元勝遊：温庭筠詩云："憶昔開元日，承平事勝遊。"△開元：唐玄宗之年號（七一三——七四一）。△勝遊：快意之遊覽。劉禹錫《奉和裴侍中將赴漢南留別座上諸公》："管弦席上留高韻，山水途中入勝遊。"

〔一一〕無稽：無從查考，無根據。《荀子·正名》："無稽之言，不見之行，不聞之謀，君子慎之。"楊倞注："無稽之言，無考驗者也。"偽古文《尚書·大禹謨》："無稽之言勿聽。"偽孔傳："無考，無信驗。"

〔一二〕豔笑：嬌媚之笑。△雙飛：成對飛翔。曹丕《清河作》："願為晨風鳥，雙飛翔北林。"常指鳥雄雌并飛。《文選·古詩十九首》之十二："思為雙飛鷰，銜泥巢君屋。"李白《雙燕離》："雙燕復雙燕，雙飛令人羨。"因常以喻夫婦情篤。《晉書·左貴嬪傳》："惟帝與后，契闊在昔。比翼白屋，雙飛紫閣。"△雙飛斷：謂楊貴妃死，李楊夫妻之情終結。△"香魂"，温庭筠詩刊本及《全唐詩》作"霜魂"。今中華書局整理點校之《全唐詩》校改為"香魂"。

〔一三〕瀆：玷污。△至尊：見前第一三條注〔三〕。

〔一四〕"人才"三句：見前第二條注〔三五〕。△氣格：人之氣度品格。范仲淹《兵部侍郎致仕胡公墓誌銘》："公少而倜儻，負氣格。"

〔一五〕《風》、《雅》：《詩經》之《國風》、《小雅》、《大雅》。《毛詩·關雎序》"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旨：意義，意思。

〔一六〕豪華：猶言盛大華美。孟浩然《高陽池送朱二》："意氣豪華何處在，空餘草露濕羅衣。"引申為浮華不實。《舊唐書·高鍇傳》："然鍇選擢雖多，頗得實才，抑豪華，擢孤進，至今稱之。"

〔一七〕"此詩"句：杜牧詩云："繡嶺明珠殿，層巒下繚牆。仰窺丹檻影，猶想赭袍光。昔帝登封后，中原自古强。一千年際會，三萬里農桑。幾席延堯舜，軒墀接禹湯。雷霆馳號令，星斗煥文章。釣築乘時用，芝蘭在處芳，北扉閑木索，南面富循良。至道思玄圃，平居厭未央。"

〔一八〕“泉暖”句：謂温泉洗浴，熱氣蒸騰，以致使楊貴妃所用銅鏡為水氣遮蔽。△“雲嬌”句：寫楊妃浴罷，髮鬢柔美如雲，并以囊于面上傅粉。△“嫩嵐”句：謂温泉水氣，溢出宮外，形成淺淡霧氣，滋潤草木，使之青翠茂盛。△嫩嵐：淺淡之霧氣。△翠葆：形容草木青翠茂盛。△“清渭”句：謂華清池水流入渭河，似猶照楊妃之身影。△清渭：渭河，源出今甘肅省渭源縣西北鳥鼠山，東南流至清水縣，入陝西省境，横貫渭河平原，東流至潼關，入黄河。《詩·邶風·谷風》：“涇以渭濁，湜湜其沚。”毛傳：“涇渭相入而清濁異。”陸德明音義：“涇，音經，濁水也；渭，音謂，清水也。”然實際上是涇清渭濁。△紅糚：本指婦女之盛妝。見前第四條注〔一八〕。後常用以代指美女。此指楊貴妃。

二七

王介甫云：“遠引江山來控帶，平看鷹隼去飛翔。”〔一〕疑非介甫語。又云：“留歡薄日晚，起視飛鳥背。”〔二〕又云：“灑筆飛鳥上，為王賦雌雄。”〔三〕語雖稍工，而不為難到。東坡云：“飛鳥皆下翔”〔四〕，失之易也〔五〕。李太白《登西靈寺塔》云：“鳥拂瓊簷度，霞連練栱張。”〔六〕亦疑非太白語。《廬山謠》云：“翠景紅霞映朝日，鳥飛不到吴天長。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茫茫去不還。”〔七〕此乃真太白詩矣〔八〕。如介甫、東坡，皆一代宗匠〔九〕，然其詞氣視太白一何遠也〔一〇〕。陶淵明云：“迢迢百尺樓，分明望四荒。暮則歸雲宅，朝為飛鳥堂。”〔一一〕此語初若小兒戲弄、不經意者〔一二〕，然殊有意味可愛〔一三〕。

〔箋注〕

〔一〕“遠引”二句：王安石《清風閣》中之詩句。△遠引：遠去；遠游。《文選》孔文舉《論盛孝章書》：“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燕路者

矣。”△控帶：《文選》任彦昇《為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兼以東皐數畝，控帶朝夕。”劉良注：“控，引也；帶，繞也。”△平看：平視。宋之問《巫山高》：“俯眺琵琶峽，平看雲雨臺。”案此一作沈佺期詩。△鷹隼：均為猛禽。鷹亦稱蒼鷹。嘴鉤而鋭，脚上有長毛，四趾具鉤爪，翼大善飛。性凶猛，肉食。隼即鶚，或謂即鶻。三國吴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卷下《鴥彼飛隼》：“隼，鷂屬也。齊人謂之擊征，或謂之題肩，或謂之雀鷹。”

〔二〕“留歡”二句：王安石《白紵山》中之詩句。△留歡：留客歡飲。杜甫《宴王使君宅題二首》之二：“汎愛容霜鬢，留歡卜夜闌。”羅隱《寄前宣州竇常侍》：“往年西謁謝玄暉，罇酒留歡醉始歸。”△薄：迫近，靠近。△日晚：日夕，近黄昏時。△“起視”句：極言山高。

〔三〕“灑筆”二句：王安石《梁王吹臺》中之詩句。案此詩不見于《臨川集》，而見于《王荆文公詩李雁湖箋注》卷二一。△灑筆：猶揮毫。《文心雕龍·時序》：“灑筆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談笑。”李白《酬張司馬贈墨》：“今日贈余蘭亭去，興來灑筆會稽山。”△賦：即“賦詩”之“賦”。△雌雄：謂鳥之雌與雄。《詩·小雅·正月》：“誰知鳥之雌雄。”

〔四〕“飛鳥”句：蘇軾《遊靈隱高峰塔》中之詩句。

〔五〕失之易也：謂其不足在于語句淺近。

〔六〕“《登西靈寺塔》”，李白詩刊本及《全唐詩》題均作《秋日登揚州西靈塔》。△西靈寺：見前第九條注〔八〕。△拂：掠過。△瓊簷：玉飾之簷。此極言塔之簷十分華麗。△“瓊簷”，李白詩刊本或作“瓊簾”。度：過。△霞連：謂塔高接空中彩雲。《文選》張景陽《七命八首》之二：“翠觀岑青，雕閣霞連。”△“練栱”，李白詩刊本均作“繡栱”。△繡栱：指塔上繪有五彩之栱。沈約《明堂登歌》：“雕、梁、栱，丹楹玉墀。”△張：展開。

〔七〕《廬山謡》，李白詩刊本題全名《廬山謡寄盧侍御虚舟》。△“翠景”，李白詩刊本作“翠影”。案“景”乃“影”之本字。△“映朝日”，李白詩刊本或作“照千里”。△吴天：吴地天空。廬山于三國時屬吴國，故云。△壯觀：大觀，壯麗奇偉之景象。《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封禪書》：“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丕業，不可貶也。”《文選》班孟堅《西都

賦》："爾乃盛娛遊之壯觀，奮泰武乎上囿。"《文心雕龍·諸子》："極睇參差，亦學家之壯觀也。"△大江：指長江。△茫茫：曠遠貌。《初學記》卷七漢崔瑗《關都尉箴》："茫茫九州，據為關津。"阮籍《詠懷詩八十二首》之二十："緑水揚洪波，曠野莽茫茫。"

〔八〕"此乃"句：謂此詩方真正體現李白之風格。

〔九〕宗匠：大師，為衆所宗仰之人。《藝文類聚》卷七七南朝梁劉孝綽《棲隱寺碑》："堂堂宗匠，克紹慧因。"《隋書·包愷傳》："于時《漢書》學者以蕭、包二人為宗匠。"

〔一〇〕"然其"句：謂王安石、蘇軾詩句之詞語氣概，與李白相比，相差甚遠。△視：比照。△一何：何其，多麽。《戰國策·燕策一》："此一何慶弔相隨之速也。"《漢書·東方朔傳》："拔劍割肉，壹何壯也。"案，"壹"同"一"。《文選·古詩十九首》之五："上有絃歌聲，音響一何悲。"又之十二："四時更變化，歲暮一何速。"

〔一一〕"迢迢"四句：陶淵明《擬古九首》之四中之詩句。△迢迢：高貌。陸機《擬西北有高樓》："高樓一何峻，迢迢峻而安。"△分明：明白，清楚。《韓非子·守道》："法分明，則賢不得奪不肖，强不得侵弱，衆不得暴寡。"《初學記》卷二三梁武帝《游仙》："委曲鳳臺日，分明栢寢事。"△四荒：四方遥遠之地。《楚辭》屈原《離騷》："忽反顧以遊目兮，將往觀乎四荒。"王逸注："荒，遠也。"《爾雅·釋地》："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邢昺疏："言聲教不及，無禮義文章，是四方昏荒之國也。"△"暮則"，陶詩刊本作"暮作"。

〔一二〕戲弄：遊戲玩弄。《漢書·司馬遷傳》："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經意：留心，注意。韓愈《石鼎聯句》序："（軒轅彌明）因高吟曰：'龍頭縮菌蠢，豕腹漲彭亨。'初不似經意，詩旨似譏喜。"

〔一三〕殊：極，甚。△意味：見前第一條注〔二四〕。

二八

杜牧之序李賀詩云："《騷》人之苗裔"，又云："少加以理，

奴僕命《騷》可也。"〔一〕牧之論太過〔二〕。賀詩乃李白樂府中出，瑰奇譎怪則似之，秀逸天拔則不及也〔三〕。賀有太白之語，而無太白之韻〔四〕。元、白、張籍以意為主〔五〕，而失于少文；賀以詞為主，而失于少理：各得其一偏〔六〕。故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七〕

〔箋注〕

〔一〕"杜牧之"二句：杜牧《李長吉歌詩敍》："蓋《騷》之苗裔，理雖不及，辭或過之……賀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使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李賀：字長吉，福昌（今河南宜陽西）人，唐宗室鄭王之後。著名詩人。有《昌谷集》（一名《李長吉歌詩》）傳世。兩《唐書》均有傳。近人朱自清著有《李賀年譜》。△《騷》人：指《楚辭》作家屈原等人。因屈原《離騷》為《楚辭》之代表作，故稱。李白《古風五十九首》之一："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苗裔：後代子孫。《楚辭》屈原《離騷》："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朱熹集注："苗者，草之莖葉，根所生也；裔者，衣裾之末，衣之餘也。故以為遠末子孫之稱。"△奴僕命《騷》可也：可以稱《騷》為奴僕。意謂超過、壓倒《騷》。△奴僕：被迫為主人無償服役者。《漢書·公孫弘卜式兒寬傳贊》："衛青奮于奴僕，日磾出于降虜。"《論衡·幸偶》："貴至封侯，賤至奴僕，非天稟施有左右也。"△命：名，命名。

〔二〕過：過分，超越實際。

〔三〕"賀詩"三句：杜牧《李長吉歌詩敍》："雲煙綿聯，不足為其態也；水之迢迢，不足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為其和也；秋之明潔，不足為其格也；風檣陣馬，不足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為其古也；時花美女，不足為其色也；荒國陊殿，埂莽邱壠，不足為其怨恨悲愁也；鯨吸鼇擲，牛鬼蛇神，不足為其虛荒誕幻也。"計有功《唐詩紀事》卷四五："張碧，貞元中人，自序其詩云：碧嘗讀《李長吉集》，謂春拆紅翠，闢開蟄户，其奇峭者不可攻也。及覽李太白辭，天與俱高，青且無際，鯤觸巨海，瀾濤怒翻，則觀長吉之篇，若陟嵩之巔，視諸阜者耶！"可見李賀與李

白均有瑰奇譎怪之特色。杜甫《春日憶李白》："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羣。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全唐詩》卷二六一任華《寄李白》："古來文章，有能奔逸氣，聳高格，清人心神，驚人魂魄，我聞當今有李白。"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引荆公語曰："詩人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此李白所得也。"此可證李白詩秀逸天拔。△樂府：見前第一條注〔三七〕。△瑰奇：奇偉，奇異。亦作"瓌奇"。《文選》左太冲《吴都賦》："相與昧潛險，搜瓌奇……"李善注："言天下川澤魚鳥蟲獸瑰奇之物，隱翳之處，搜索使盡也。"前秦王嘉《拾遺記·洞庭山》："至如《列子》所説，員嶠、岱輿，瑰奇是聚，先《墳》莫記。"《晉書·桓玄傳》："及長，形貌瓌奇，風神疏朗。"韓愈《鄭群贈簟》："蘄州笛竹天下知，鄭君所寳尤瓌奇。"案"瑰"、"瓌"同。△譎怪：奇異怪誕。《周易·睽》："上九，睽孤……"王弼注："……恢詭譎怪，道將為一……"《後漢書·大秦國傳》："諸國所生奇異玉石諸物，譎怪多不經。"《文心雕龍·辨騷》："康回傾地，夷羿彈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譎怪之談也。"△秀逸：秀美灑脱，不同凡俗。《世説新語·文學》："謝後麤難，因自叙其意，作萬餘語，才峰秀逸。"《晉書·陸機傳》："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天拔：謂自然超絶。《梁書·庾肩吾傳》載梁簡文帝蕭綱《與湘東王書》："謝客吐言天拔，出于自然……"

〔四〕韻：氣韻，神韻。謂美感特質。

〔五〕以意為主：《宋書·范曄傳·獄中與諸甥姪書》："常謂情志所託，故當以意為主，以文傳意。"杜牧《答莊充書》："凡為文以意為主，以氣為輔，以辭采章句為之兵衛。"

〔六〕一偏：一面，片面。《荀子·天論》："萬物為道一偏，一物為萬物一偏，愚者為一物一偏，而自以為知道，無知也。"

〔七〕"文質"二句：《論語·雍也》所載孔子語。包咸注："彬彬，文質相半之貌。"邢昺疏："言文華質樸相半，彬彬然，然後可為君子也。"

二九

元微之戲贈韓舍人云："玉磬聲聲徹，金鈴箇箇圓。高疎明

月下，細膩早春前。"〔一〕此律詩法也〔二〕。五言律詩，若無甚難者，然國朝以來〔三〕，惟東坡最工，山谷晚年乃工。山谷嘗云："要須唐律中作活計，乃可言詩。"〔四〕雖山谷集中，亦不過《白雲亭宴集》十韻耳〔五〕。

〔箋注〕

〔一〕韓舍人：韓愈曾任中書舍人，故稱。△"玉磬"四句：元稹《見人詠韓舍人新律詩因有戲贈》中之詩句。此詩乃五言排律，共十韻，二十句。△玉磬：古樂器。《國語·魯語上》："（臧）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禮記·明堂位》："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徹：通，透。△金鈴：金屬所製之鈴。《西京雜記》卷一："上設九金龍，皆銜九子金鈴，五色流蘇。"△高疎：高曠貌。△細膩：細密，精細。

〔二〕律詩：見前第二一條注〔一〕。

〔三〕國朝：見前第二條注〔一〕。

〔四〕"要須"二句：《宋詩話輯佚》蔡絛《西清詩話》："魯直自黔南歸，詩變前體，且云：'要須唐律中作活計，乃可言詩。如少陵淵蓄雲萃，變態百出，雖數十百韻，格律益嚴，蓋操持詩家法度如此。'……"郭紹虞案曰："《修辭鑒衡》卷一引《古今詩話》有此則，稱據《名賢詩話》。"△要須：必須，應當。《三國志·魏書·蔣濟傳》："天下未寧，要須良臣以鎮邊境。"賈思勰《齊民要術》卷七《造神麴餅酒》："滿二石米以外，任意斟裁。然要須米微多，米少酒則不佳。"△唐律：唐代近體詩之格律、韻律。△活計：生計，謀生之手段。韓愈《崔十六少府攝伊陽以詩及書見投因酬三十韻》："謀拙日焦拳，活計似鋤剗。"蘇軾《與蒲傳正書》："千乘姪屢言大舅全不作活計，多買書畫奇物，常典錢使……"黄庭堅此處喻指作詩之手段。

〔五〕《白雲亭宴集》，《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一〇題全名《次韻廖明略陪吴明府白雲亭宴集》。△白雲亭：故址在今湖北省巴東縣西，宋寇準建。陸游《入蜀記》："巴東白雲亭，天下之幽奇絕境也。"△宴集：宴飲相聚。

《晉書·杜預傳》："預初在荆州，因宴集，醉卧齋中。"又《王衍傳》："嘗因宴集，為族人所怒，舉樏擲其面。"

三〇

韓退之之文，得歐公而後發明〔一〕。陸宣公之議論，陶淵明、柳子厚之詩，得東坡而後發明〔二〕。子美之詩，得山谷而後發明〔三〕。後世復有揚子雲，必愛之矣〔四〕，誠然誠然〔五〕。往在桐廬見吕舍人居仁〔六〕，余問："魯直得子美之髓乎〔七〕？"居仁曰："然。""其佳處焉在？"居仁曰："禪家所謂死蛇弄得活〔八〕。"余曰："活則活矣，如子美'不見旻公三十年，封書寄與淚潺湲。舊來好事今能否？老去新詩誰與傳。'〔九〕此等句魯直少日能之〔一〇〕。'方丈涉海費時節，玄圃尋河知有無……桃源人家易制度，橘州田土仍膏腴。'〔一一〕此等句魯直晚年能之。至于子美'客從南溟來'、'朝行青泥上'、《壯遊》、《北征》〔一二〕，魯直能之乎？如'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横。眼枯卻見骨，天地終無情。'〔一三〕此等句魯直能到乎？"居仁沈吟久之曰〔一四〕："子美詩有可學者，有不可學者。"余曰："然則未可謂之得髓矣。"

〔箋注〕

〔一〕"韓退之"二句：歐陽修《記舊本韓文後》："予為兒童時……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讀之，見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猶少，未能悉究其義，徒見其浩然無涯，若可愛。是時天下學者，楊、劉之作，號為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為事。年十有七，試于州，為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韓氏之文復閲之，則喟然嘆曰：'學者當至于是而止爾。'因怪時人之不道，而顧

己亦未暇學，徒時時獨念于心，以謂方從進士干禄以養親。後七年，舉進士及第，官于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為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求人家所有舊本而校定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于古，而韓文遂行于世。至于今，蓋三十餘年矣。學者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韓氏之文，没而不見者二百年，而後大施于今，此又非特好惡之所上下，蓋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蔽于暫而終耀于無窮者，其道當然也。”蘇軾《六一居士集敍》：“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于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于大道。”△歐公：歐陽修。案“歐陽”為複姓，照理應稱歐陽公方妥。然北宋時已有人稱其為歐公，如劉攽《中山詩話》：“歐公亦不甚喜杜詩”云云，即是如此。△發明：闡明，發揚光大。《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黄、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顔氏家訓·文章》：“朝廷憲章，軍旅誓誥，敷顯仁義，發明功德……”張九齡《為何給事進亡父所著書表》：“下藏秘府，因聖君以發明。”

〔二〕“陸宣公”三句：蘇軾《答虔倅俞括奉議書》：“文人之甚，莫如近世。然私所敬慕者，獨陸宣公一人。家有公奏議善本，頃侍講讀，嘗繕寫進御。區區之忠，自謂庶幾于孟軻之敬王，且欲推此學于天下，使家藏此方，人挾此藥，以待世之病者，豈非仁人君子之至情也哉！”又《乞校正陸贄奏議劄子》：“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為帝師，論深于事情，言不離于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疎，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三代已還，一人而已……若陛下能自得師，莫若近取諸贄……如贄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鑒。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贄面，反覆熟讀，如與贄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于歲月。”又《評韓柳詩》：“柳子厚詩，在陶淵明下，韋蘇州上……所貴乎枯澹者，謂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施元之、顧禧《注東坡先生詩》卷四一卷首載蘇轍《東坡先生和陶淵明詩引》引蘇軾書：“吾于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蘇軾《書黄子思詩集後》：“李、杜之後……獨韋應物柳宗元發纖穠于簡古，寄至味于澹泊，非餘子所及也。”曾季貍《艇齋詩

話》："前人論詩，初不知有韋蘇州、柳子厚，論字不知有楊凝式。二者至東坡而後發此祕。遂以韋、柳配淵明，凝式配顔魯公。東坡真有德于二三子也。"△議論：兩種文體名。議用以論事，説理或陳述意見。《文選》魏文帝《典論·論文》："奏、議宜雅。"《文心雕龍·議對》："議之言宜，審事宜也……議貴節制，經典之體也。"論以説理為主。《論衡·超奇》："論之應理，猶矢之中的。"《典論·論文》："書、論宜理。"《文心雕龍·論説》："述經敍理曰論……理形于言，敍理成論。"

〔三〕"子美"二句：黄庭堅極力推尊杜甫，傳播杜詩。其《刻杜子美巴蜀詩序》："自予謫居黔州，欲屬一奇士而有力者，盡刻杜子美東西川及夔州詩，使大雅之音久湮没而復盈三巴之耳……"《題韓忠獻詩杜正獻草書》："杜子美一生窮餓，作詩數千篇，與日月争光。"參見前第二條注〔七〕。

〔四〕"後世"二句：在尊古卑今風氣盛行之情况下，揚雄在當世很為人輕視。《論衡·齊世》："揚子雲作《太玄》，造《法言》，張伯松不肯壹觀，與之并肩，故賤其言。使子雲在伯松前，伯松以為金匱矣！"韓愈《與馮宿論文書》："昔揚子著《太玄》，人皆笑之。子雲之言曰：'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揚子雲，必好之矣。'"

〔五〕誠然：確實如此。柳宗元《非國語下·韓宣子憂貧》："叔向言貧之可以安，則誠然；其言欒書之德，則悖而不信。"

〔六〕"往在"句：熊克《中興小紀》卷二四："監察御史張戒入對，因言諸將權太重……"原書注："張戒《默記》曰：'初，淮西之變，時祕書省在臨安……是秋，戒新除福建提舉官，待次嚴陵，待制常同因過戒，問曰："諸將權太重……"'"嚴陵，即嚴陵山，一名富春山，在桐廬縣境七里灘之東岸，曾為東漢嚴光（字子陵）隱居耕釣之處，故山因人得名。由此可知，張戒在新任福建提舉官後，曾在桐廬住過，他見到吕本中當在此時。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一二載：紹興七年七月丙寅"祕書郎張戒提舉福建路茶事。"熊克《中興小紀》卷二二載：紹興七年七月，"戒請補外，遂除提舉福建市舶。"故張戒在桐廬見吕本中之時間，當在紹興七年七月丙寅之後不久。△桐廬：縣名。今屬浙江省。△吕舍人居仁：吕本中，字居仁，歷官起民舍人、中書舍人等。

〔七〕髓：精華。

〔八〕“禪家”句：《碧巖録》卷七《第六十六則巖頭取黄巢劍》：“解弄死蛇，還佗作者。”又《第六十七則傅大士講經竟》：“雖是死蛇，解弄也活。”葛天民《寄楊誠齋》：“參禪學詩無兩法，死蛇解弄活潑潑。”

〔九〕“不見”四句：杜甫《因許八奉寄江寧旻上人》首四句。△旻公：旻上人。△書：信。△潺湲：淚流貌。《楚辭》屈原《九歌·湘君》：“横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陫側。”△好事：美善之事。宋之問《過史正議宅》：“劍几傳好事，池臺傷故人。”《景德傳燈録》卷一二《紹宗禪師》：“好事不出門，惡事行千里。”△新詩：陶淵明《答龐參軍》：“乃陳好言，乃著新詩。”△誰與傳：仇兆鰲注：“謂誰傳于我。”△“與”，杜詩刊本或作“為”。

〔一〇〕少日：年少之時。

〔一一〕“方丈”四句：杜甫《嶽麓山道林二寺行》中之詩句。△方丈涉海：《文選》孫興公《遊天台山賦》序：“涉海則有方丈、蓬萊……”△方丈：傳説中之仙山名。《史記·秦始皇本紀》：“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又《封禪書》：“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水經注》卷一《河水》：“東方朔《十洲記》曰：方丈在東海中央，東西南北岸，相去正等。”△時節：時光；時候。《文選》孔文舉《論盛孝章書》：“歲月不居，時節如流。”△“玄圃”，底本、《歷代詩話續編》本均作“元圃”。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作“玄圃”，然“玄”字缺末筆。此乃因避諱所致，今據杜詩刊本改回。△玄圃：也作“縣圃”、“懸圃”。《淮南子·墬形》：“縣圃、涼風、樊桐，在昆崙、閶闔之中。”高誘注：“閶闔，昆崙虛門名也。縣圃、涼風、樊桐，皆昆崙之山名也。”《文選》張平子《東京賦》：“左瞰暘谷，右睨玄圃。”薛綜注：“玄圃在昆崙山上。”李善注：“《淮南子》……又曰：‘懸圃在昆崙、閶闔之中。’‘玄’與‘懸’古字通。”案“縣”與“懸”為古今字。《水經注》卷一《河水》：“《昆崙説》曰：昆崙之山三級：下曰樊桐，一名板桐；二曰玄圃，一名閬風；上曰層城，一名天庭；是為太帝之居。”△尋河：《漢書·張騫傳》：“漢使窮河源，其山多玉石，採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昆崙云。”

其傳贊又云："《禹本紀》言河出崑崙……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覩所謂崑崙者乎?"△桃源：即桃花源。陶淵明《桃花源記》："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無雜樹，芳華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髮垂髫，并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邀還家，為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絶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歎惋……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嚮所誌，遂迷不復得路。"陶淵明此處，實際是虛構一片人間樂土。△制度：法令、禮俗規範。《周易·節》："彖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孔穎達疏："王者以制度為節，使用之有道，役之有時，則不傷財，不害民也。"《漢書·元帝紀》："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僞古文《尚書·周官》："考制度于四岳。"△"橘州"，杜詩刊本作"橘洲"。橘洲，又名水鷺洲、水陸洲、橘子洲、長島。在今湖南省長沙市西湘江中。因産美橘，故名。《水經注》卷三八《湘水》："湘水又北逕南津城西，西對橘州。"《全唐詩》卷四五杜易簡《湘川新曲二首》之一："昭潭深無底，橘洲淺而浮。"△膏腴：謂肥沃。《戰國策·趙策四》："今媪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史記·李斯列傳》："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文選》左太冲《吳都賦》："其四野則畛畷無數，膏腴兼倍……"

〔一二〕"客從南溟來"：杜甫《客從》首二句云："客從南溟來，遺我泉客珠。"《文選·樂府三首·飲馬長城窟》："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又《古詩十九首》之十七："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又之十八："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杜甫倣此。△南溟：南海。《莊子·逍遥遊》："是鳥也，海運則將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案"冥"通"溟"。《宋書·天文志序》："北溟之魚化而為鳥，將徙于南溟。"王勃《滕王閣詩序》："北勢極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遠。"△"朝行青泥上"：杜甫《泥功山》之首

句。△青泥：嶺名。在今甘肅省徽縣南，陝西省略陽縣西北，古為入蜀要道。李白《蜀道難》："青泥何盤盤，百步九折縈巖巒。"《元和郡縣志》卷二二《興州·長舉縣》："青泥嶺在縣西北五十三里接溪山東，即今通路。懸崖萬仞，山多雲雨，行者屢逢泥淖，故號青泥嶺。"

〔一三〕"莫自"四句：杜甫《新安吏》中之詩句。△眼枯：淚盡眼乾，形容傷心之極。△縱橫：交錯貌。曹植《侍太子坐》："清醴盈金觴，肴饌縱橫陳。"△"卻見骨"，今杜詩刊本或作即"見骨"。△無情：無感情，無知覺。北齊劉晝《劉子·去情》："網無心而鳥有情，劍無情而人有心也。"《晉書·郭文傳》："饑而思食，壯而思室，自然之性，先生安獨無情乎?"

〔一四〕沈吟：深思。《文選》魏武帝《短歌行》："但為君故，沈吟至今。"《後漢書·曹褒傳》："晝夜精研，沈吟專思。"

三一

往在柏臺〔一〕，鄭亨仲、方公美誦張文潛《中興碑》詩〔二〕，戒曰："此弄影戲語耳〔三〕。"二公駭笑〔四〕，問其故，戒曰："'郭公凜凜英雄才，金戈鐵馬從西來。舉旗為風偃為雨，灑掃九廟無塵埃。'〔五〕豈非弄影戲乎？'水部胸中星斗文，太師筆下蛟龍字'〔六〕，亦小兒語耳。如魯直詩〔七〕，始可言詩也。"二公以為然。

〔箋注〕

〔一〕"往在"句：從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一八至卷一二三可知：張戒于紹興八年三月至十一月歷任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此即其"在柏臺"之時間。△柏臺：即御史臺。漢御史府列植柏樹，常有野烏數宿于上，後遂稱御史臺為柏臺或烏臺。《漢書·朱博傳》："是時御史府吏舍百餘區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宋之問《和姚給事寓直之作》："柏臺遷烏茂，蘭署得人芳。"

蘇軾《予以事繫御史臺獄獄吏稍見侵自度不能堪死獄中不得一别子由故作二詩授獄卒梁成以遺子由二首》之二："柏臺霜氣夜凄凄，風動琅璫月向低。"

〔二〕鄭亨仲：鄭剛中字亨仲，一字漢章，號北山，又號觀如。婺州金華（今浙江金華）人。元祐三年生，紹興二年登進士，甲科，為秦檜所薦，累官四川宣撫副使，後秦檜怒其在蜀專擅，罷責桂陽軍居住，再貶濠州團練副使，復州安置，再徙封州。紹興二十四年卒。秦檜死後，追謚忠愍。有《北山集》等著作。《宋史》有傳。△方公美：方廷實字公美，莆田（今福建莆田）人，政和進士。紹興中除禮部郎官，拜監察御史，充淮北宣諭使。為人剛直敢言，因觸怒秦檜，出為福建提刑，后除廣南路提刑，卒于官。《宋史》有傳。△張文潛：北宋詩人張耒字文潛，楚州淮陰（今江蘇淮陰東南）人，與秦觀、晁補之、黄庭堅并稱蘇門四學士。詩效白居易，樂府效張籍。有《張右史文集》等。《宋史》有傳。△《中興碑》詩：《張右史文集》卷八題作《讀中興頌碑》。△中興碑：即俗所謂磨崖碑。碑文名《大唐中興頌》，元結撰，顏真卿書。碑在今湖南省祁陽縣浯溪石崖上。參見歐陽修《集古録跋尾》卷七《唐中興頌》。

〔三〕弄：戲劇表演。△影戲：以紙或皮革剪成人物，用燈光映于帷幕上表演之戲劇。北宋已盛行此戲。張耒《明道雜志》："京師有富家子……好看影戲，每弄至斬關羽，輒為之泣下。"孟元老《東京夢華録》卷五《京瓦伎藝》："弄喬影戲"。灌園耐得翁《都城紀勝·瓦舍衆伎》："凡影戲乃京師人初以素紙雕鏃，後用彩色裝皮為之。其話本與講史書者頗同，大抵真假相半，公忠者雕以正貌，姦邪者與之醜貌。"

〔四〕駭笑：驚詫譏笑。

〔五〕"郭公"四句：張耒原詩"金戈"句在"郭公"句之前。△郭公：唐郭子儀，玄宗時為朔方節度使，平定安史之亂，其功第一。後又大破吐蕃軍。一身繫唐安危二十年。累官至太尉、中書令，封汾陽郡王，號"尚父"。世稱郭汾陽、郭令公。兩《唐書》皆有傳。△凛凛：可敬畏貌。△金戈：泛指武器。謝朓《侍宴光華殿曲水詩》："翠葆隨風，金戈向日。"李白《發白馬》："一掃清大漠，包虎戢金戈。"△鐵馬：披甲之戰馬，亦指雄師勁旅。《宋書·袁湛傳》袁豹伐蜀檄："鐵馬千群，充原塞隰。"《文選》陸佐

公《石闕銘》："鐵馬千群，朱旗萬里。"李善注："鐵馬，鐵甲之馬。"《南齊書·孔稚珪傳》："一則鐵馬風馳，奮威沙漠。"△金戈鐵馬：指軍隊。《舊五代史·李襲吉傳》："金戈鐵馬，蹂踐于明時。"△偃：放倒。△灑掃："灑"亦作"洒"；"掃"亦作"埽"。本指洒水掃除塵穢。《詩·豳風·東山》："洒埽穹室，我征聿至。"又《大雅·抑》："夙興夜寐，洒埽庭内。"《韓詩外傳》卷六引作"灑掃"。《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夜灑埽，早帳具至旦。"引申指清除、肅清。《漢書·敍傳上》："方今大漢洒埽群穢，夷險芟荒，廓帝紘，恢皇綱，基隆于羲、農，規廣于黄、唐。"武元衡《出塞作》："要須灑掃龍沙淨，歸謁明光一報恩。"△九廟：古帝王設七廟以祀祖先，至王莽增至九廟，後來歷代帝王沿用九廟。《全唐詩》卷八五張說《唐享太廟樂章·光大舞》："肇禋九廟，四海來尊。"△塵埃：隨風飄揚之灰土。《莊子·逍遥遊》："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成玄英疏："揚土曰塵，塵之細者曰埃。"亦以喻污染。《楚辭》屈原《漁父》："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

〔六〕水部：指元結。《新唐書·元結傳》："荆南節度使吕諲請益兵拒賊，帝進結水部員外郎，佐諲府。"△星斗：本泛指天上之星。《晉書·元帝紀·論》："星斗呈祥，金陵表慶。"李白《宿清溪主人》："簷楹挂星斗，枕席響風水。"亦借以形容事物之燦爛。杜牧《華清宫三十韵》："雷霆馳號令，星斗焕文章。"△星斗文：形容元結所撰《大唐中興頌》文采焕爛。△太師：指顔真卿。兩《唐書》之《顔真卿傳》均載其官終太子太師，并載其叱李希烈之屬曰："吾今年向八十，官至太師，守吾兄之節，死而後已，豈受汝輩誘脅耶！"△蛟龍：古代傳説居深水之兩種動物。相傳蛟能發洪水，龍能興雲雨。《禮記·中庸》："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鮫龍魚鱉生焉。"陸德明《音義》："'鮫'音交，本又作'蛟'。"《管子·形勢》："蛟龍，水蟲之神者也。"《荀子·勸學》："積水成淵，蛟龍生焉。"《楚辭》屈原《離騷》："麾蛟龍使梁津兮，夕余至乎西極。"王逸注："小曰蛟，大曰龍。"△蛟龍字：形容顔真卿所書《大唐中興頌》碑，書字奇偉，勁健飛騰。

〔七〕魯直詩：指黄庭堅《書磨崖碑後》。

三二

作麤俗語做杜子美〔一〕，作破律句做黄魯直〔二〕，皆初機爾〔三〕。必欲入室升堂〔四〕，非得其意則不可〔五〕。張文潛與魯直同作《中興碑》詩〔六〕，然其工拙不可同年而語〔七〕。魯直自以為入子美之室〔八〕，若《中興碑》詩，則真可謂入子美之室矣。首云“春風吹船著浯溪”〔九〕，末云“涷雨為洗前朝悲”〔一〇〕，鋪敍云云〔一一〕，人能道之，不足為奇〔一二〕。

〔箋注〕

〔一〕麤俗：見前第一條注〔三四〕。

〔二〕“作破律句”句：《宋詩話輯佚·王直方詩話》：“張文潛云：以聲律作詩，其末流也，而唐至今謹守之。獨魯直一掃古今，直出胸臆，破棄聲律，作五、七言，如金石未作，鐘聲和鳴，渾然天成，有言外意。近來作詩者頗有此體，然自吾魯直始也。”《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七亦引張耒此語（字句與前引偶小異），然批駁曰：“古詩不拘聲律，自唐至今詩人皆然，初不待破棄聲律。詩破棄聲律，老杜自有此體，如《絶句漫興》、《黄河》、《江畔獨步尋花》、《夔州歌》、《春水生》，皆不拘聲律，渾然成章，新奇可愛，故魯直效之作《病起荆州江亭即事》、《謁李材叟兄弟》、《謝答聞善絶句》之類是也……文潛不細考老杜詩，便謂此體自吾魯直始，非也。魯直詩本得法于杜少陵，其用老杜此體何疑。”△破律句：不拘近體詩聲律之詩。

〔三〕初機：禪家謂初悟禪機而不精深為“初機”。《景德傳燈録》卷一八《杭州西興化度悟真大師》：“學人初機，乞和尚指示入路。”又卷三〇《杭州五雲和尚坐禪箴》：“嗟爾初機，未達玄微。”《五燈會元》卷一〇《普門希辯禪師》：“晚學初機，必須審細。”亦指禪悟不精深者。《五燈會元》卷二〇《道場明辯禪師》：“師家風嚴冷，初機多憚之。”張戒此處借

以指學詩剛入門而未升堂入室。

〔四〕入室升堂：《論語·先進》："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邢昺疏："言子路學識深淺，譬如自外入内，得其門者。入室為深，顏淵是也；升堂次之，子路是也。"入室：喻學問技藝成就達到精深階段。升堂，亦喻學問造詣較深，但還須更進一步。《三國志·魏書·管寧傳》："娛心黄老，游志六藝，升堂入室，究其閫奥。"

〔五〕得其意：得其本意，取其精神。《莊子·外物》："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歐陽修《試筆李邕書》："余雖因邕書得筆法，然為字絶不相類，豈得其意而忘其形者邪?"

〔六〕"張文潛"句：張文潛《中興碑》詩，見前第三一條注〔二〕。黄庭堅《中興碑》詩，《豫章黄先生文集》卷八題作《書磨崖碑後》。

〔七〕不可同年而語：見前第二六條注〔九〕。

〔八〕"魯直"句：黄庭堅《大雅堂記》："由杜子美以來，四百餘年，斯文委地，文章之士，隨世所能，傑出時輩，未有升子美之堂者，況室家之好耶！余嘗欲隨欣然會意處，箋以數語，終以汩没世俗，初不暇給。雖然，子美詩妙處乃在無意于文，夫無意而意已至，非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闖然入其門耶！故使後生輩自求之，則得之深矣。使後之登大雅堂者，能以余説而求之，則思過半矣。"此中即有自以為入子美室之意。

〔九〕浯溪：在湖南省祁陽縣西南五里。元結《浯溪銘》序："溪在湘水之南，北匯于湘。愛其勝異，遂家溪畔。溪世無名稱者也。為自愛之故，命曰浯溪。"

〔一〇〕"涷"，底本原作"凍"。此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及黄庭堅詩刊本改。△涷雨：暴雨。《楚辭》屈原《九歌·大司命》："令飄風兮先驅，使涷雨兮灑塵。"《爾雅·釋天》："暴雨謂之涷"，郭璞注："今江東人呼夏月暴雨為涷雨。"△前朝：此指唐朝。

〔一一〕鋪敘云云：指黄庭堅詩："明皇不作苞桑計，顛倒四海由禄兒。九廟不守乘輿西，萬官已作烏擇棲。撫軍監國太子事，何乃趣取大物為。事有至難天幸爾，上皇跼蹐還京師。内間張后色可否，外間李父頤指揮。南内凄凉幾苟活，高將軍去事尤危，臣結《春秋》二三策，臣甫《杜鵑》

再拜詩。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賞瓊琚詞。”△鋪敍：鋪陳敍述。《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三引李易安（李清照）云：“又晏苦無鋪敍，賀苦少典重……”△云云：見前第一四條注〔一二〕。

〔一二〕不足為奇：無可值得奇怪者。形容很平常。

三三

乙卯冬〔一〕，陳去非初見余詩〔二〕，曰：“奇語甚多，只欠建安、六朝詩耳〔三〕。”余以為然。及後見去非詩全集，求似六朝者，尚不可得，況建安乎？詞不逮意，後世所患〔四〕。鄒員外德久嘗與余閲石刻〔五〕，余問：“唐人書雖極工〔六〕，終不及六朝之韻〔七〕，何也？”德久曰：“一代不如一代〔八〕，天地、風氣、生物〔九〕，只如此耳。”言亦有理。

〔箋注〕

〔一〕乙卯：紹興五年（一一三五）。

〔二〕陳去非：宋代詩人陳與義，字去非，號簡齋。洛陽（今河南洛陽）人。政和三年登太學上舍甲科，高宗時累官至參知政事。有《簡齋集》、《無住詞》。《宋史》有傳。

〔三〕建安：見前第一條注〔一〕。△六朝：見前第二條注〔二〕。

〔四〕“詞不”二句：《文選》陸士衡《文賦》序：“恒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李善注：“《爾雅》曰：逮，及也。”△詞不逮意：謂文辭不能確切達意。

〔五〕鄒員外德久：鄒柄字德久。晉陵（今江蘇武進）人。鄒浩子。弱冠棄科舉，從楊時遊。靖康時權給事中，後出守天台，行其所學，頗多善政。有文集二十卷及《伊川語録》一卷。《宋史》無傳，事見《宋元學案》及其《補遺》、《咸淳毘陵志》。員外，正員以外之官，唐、宋時各部均有員外郎，位郎中之次。△石刻：刻有文字、圖畫之碑碣或石壁。《史記·秦始

皇本紀》："作琅邪臺，立石刻，頌秦德，明得意。"黄庭堅《書磨崖碑後》："平生半世看墨本，摩挲石刻鬢成絲。"

〔六〕唐人書：唐代工書法者有歐陽詢、褚遂良、李邕、李陽冰、顏真卿、柳公權等。

〔七〕六朝之韻：六朝擅長書法者有王羲之、王獻之、宋孝武帝劉駿、王僧虔、王僧佑、梁武帝蕭衍、王僧孺等。韻，氣韻，神韻。宋黄伯思《東觀餘論》卷上《晉宋齊人書》："逸少之書，凝之得其韻。"亦以"韻"論書法。六朝書法之韻，殆即蘇軾《書黄子思詩集後》所謂"蕭散簡遠，妙在筆畫之外"。

〔八〕一代不如一代：謂世代相傳每況愈下。曾慥《類説》卷四五引《聖宋掇遺》："陶穀奉使吴越，忠懿王宴之，因食蝤蛑，詢其族類，忠懿命自蝤蛑至蟹蚏凡十餘種以進。穀曰：'真所謂一代不如一代也。'"（亦見王君玉《國老談苑》卷二引）

〔九〕風氣：風俗習尚。《魏書·李琰之傳》："琰之雖以儒素為業，而每與人言，吾家世將種，自云猶有關西風氣。"△生物：泛指有生命之物體。《禮記·樂記》："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鱉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元稹《含風夕》："生物固有涯，安能比金石？"

三四

"獨坐燒香静室中，雨聲初罷鳥聲空。瓦溝柏子時時落，知有寒天木杪風。"〔一〕此絶句非余得意者〔二〕，而陳去非獨稱誦不已〔三〕。張巨山出去非詩卷〔四〕，戒獨愛其《征牟書事》一首云"神仙非異人，由來本英雄……蒼山雨中高，緑草溪上豐"者〔五〕，而去非亦不自以為奇也〔六〕。王雱云："作文字易，識文字難。删《詩》定《書》，須仲尼乃可。"〔七〕蕭統《文選》之有不當〔八〕，又何怪也〔九〕。

〔箋注〕

〔一〕"獨坐"四句：詩題不詳。張戒詩作，無集傳世。△"獨坐"句：古人有坐于室而燒香之習。《陳書·岑敬之傳》："讀《孝經》，每燒香正坐。"王建《香印》："閒坐燒印香，滿户松柏氣。"△靜室：清靜之室。庾信《山齋》："寂寥尋靜室，蒙密就山齋。"△空：盡。《詩·小雅·大東》："杼柚其空。"毛傳："空，盡也。"《爾雅·釋詁下》亦謂"空"，"盡也。"△瓦溝：瓦楞間之泄水溝。白居易《宿東亭曉興》："雪依瓦溝白，草遶牆根緑。"△柏子：柏樹所結之果。△木杪：樹梢。《宋書·謝靈運傳·山居賦》："躋谷底而長嘯，攀木杪而哀鳴。"

〔二〕絶句：四句為一首之詩。有五言、六言、七言三種。有押平韻者，有押仄韻者。其體始于齊、梁，其名始于陳。《玉臺新詠》卷一〇有題為《古絶句四首》者。唐以後之絶句，多屬近體詩。如杜甫《戲為六絶句》即是。△得意：見前第一四條注〔一四〕。

〔三〕稱誦：稱頌。"誦"通"頌"。《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于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漢書·董仲舒傳》："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絶。"

〔四〕張巨山：張嵲字巨山，宋襄陽（今屬湖北襄樊）人。宣和三年上舍選中第，紹興中歷官祕書省正字、著作郎、司勳員外郎、中書舍人。尋罷去，起知衢州，除敷文閣待制。秩滿，提舉太平興國宫。紹興十八年，疽發背而死，享年五十三。工詩文，有《紫微集》。《宋史》有傳。

〔五〕《征牟書事》，陳與義詩刊本題作《貞牟書事》。△異人：不尋常之人。《漢書·公孫弘傳·贊》："群士慕嚮，異人并出。"陸機《為周夫人贈車騎》："京城華麗地，璀璨多異人。"△蒼山：青山。△豐：茂盛。《詩·小雅·湛露》："湛湛露斯，在彼豐草。"

〔六〕不自以為奇：自己認為很平常，并不奇特。

〔七〕王雱：北宋時有兩人名王雱。一字元澤，臨川（今江西臨川）人，王安石之子。性敏甚，未冠已著書數萬言。治平四年舉進士，歷官旌德尉、天章閣待制、龍圖閣學士等。熙寧九年卒，年三十三，追贈左諫議大夫。撰有《南華真經新傳》、《書義》、《詩義》等。《詩義》已佚，今人輯

有《詩義鉤沈》，題作王安石撰。另一王雱，乃澤州（今山西晉城）人。北宋末主持與金國議和之王雲之弟。王偁《東都事略》卷一〇九《王雲》：“弟雱靖康中為職方員外郎。”對此王雱，他事不詳。△“作文字”四句：出處未詳。以意度之，似應為王元澤之語。△删《詩》：見前第二條注〔二二〕。△定《書》：編定《尚書》。《史記·孔子世家》：“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文選》孔安國《尚書序》：“先君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仲尼：孔子名丘，字仲尼。

〔八〕蕭統：字德施。梁武帝（蕭衍）長子。天監元年立為太子，中大通三年卒，年三十一，謚昭明，故世稱昭明太子。好文學，博覽群書。曾主持編纂《文選》。著有文集二十卷，已佚。今存明人輯《昭明太子集》。《梁書》有傳。△《文選》：見前第一一條注〔一〕。△不當：不恰當。《管子·霸言》：“舉而不當，此鄰敵之所以得意也。”馬王堆漢墓帛書《經法·國次》：“誅禁不當，反受其央。”

〔九〕“又何”句：謂有甚麼值得責備者。案此處關于《文選》之議論，實鍼對蘇軾而發。參見前第一一條及注〔三〕。

三五

王介甫只知巧語之為詩〔一〕，而不知拙語亦詩也。山谷只知奇語之為詩〔二〕，而不知常語亦詩也。歐陽公詩專以快意為主〔三〕，蘇端明詩專以刻意為工〔四〕，李義山詩只知有金玉龍鳳〔五〕，杜牧之詩只知有綺羅脂粉〔六〕，李長吉詩只知有花草蜂蝶〔七〕，而不知世間一切皆詩也。惟杜子美則不然，在山林則山林〔八〕，在廊廟則廊廟〔九〕，遇巧則巧，遇拙則拙，遇奇則奇，遇俗則俗，或放或收，或新或舊，案：《說郛》刊本作“或刻或奮”。一

切物，一切事，一切意，無非詩者。故曰："吟多意有餘"〔一〇〕，又曰："詩盡人間興"〔一一〕，誠哉是言。案：此條及下條原本未載〔一二〕，今據《學海類編》增入〔一三〕。

〔箋注〕

〔一〕"王介甫"句：魏慶之《詩人玉屑》卷一七引《遯齋閑覽》："凡詠梅多詠白，而荆公獨云：'鬒撚黄金危欲墜，蒂團紅蠟巧能粧。'不惟造語巧麗，可謂能道人不到處。"葉夢得《石林詩話》卷上："王荆公晚年詩律尤精嚴，造語用字，間不容髮。然意與言會，言隨意遣，渾然天成，殆不見有牽率排比處。如'含風鴨緑鱗鱗起，弄日鵝黄裊裊垂'，讀之初不覺有對偶。至'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但見舒閒容與之態耳。而字字細考之，若經檃括權衡者，其用意亦深刻矣。嘗與葉致遠諸人和頭字韻詩，往返數四，其末篇有云：'名譽子真矜谷口，事功新息困壺頭。'以谷口對壺頭，其精切如此。"又卷中："荆公詩用法甚嚴，尤精于對偶。嘗云：用漢人語，止可以漢人語對，若參以異代語，便不相類。如'一水護田將緑去，兩山排闥送青來'之類，皆漢人語也。此法惟公用之不覺拘窘卑凡。如'周顒宅在阿蘭若，婁約身隨窣堵波'，皆以梵語對梵語，亦此意。嘗有人面稱公詩'自喜田園安五柳，但嫌尸祝擾庚桑'之句，以為的對。公笑曰：'伊但知柳對桑為的，然庚亦自是數。'蓋以十干數之之也。"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五引《雪浪齋日記》云："荆公詩：'草深留翠碧，花遠没黄鸝。'人只知翠碧、黄鸝為精切，不知是四色也。又以'武丘'對'文鵠'，'殺青'對'生白'，'苦吟'對'甘飲'，'飛瓊'對'弄玉"，世皆不及其工。"凡此可證，王安石詩語甚重精巧。

〔二〕"山谷"句：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七引《王直方詩話》云："腸字韻《茶詩》，山谷自和云：'曲几團蒲聽煮湯，煎成車聲遶羊腸。'東坡見之云：'黄九怎得不窮。'張文潛嘗謂余曰：'黄九似"桃李春風一盃酒，江湖夜雨十年燈'，真是奇語。'"陳師道《後山詩話》："唐人不學杜詩，惟唐彦謙與今黄亞夫庶、謝師厚景初學之，魯直，黄之子，謝之婿也。其于二父，猶子美之于審言也。然過于出奇，不如杜之遇物而奇也。"魏泰

《臨漢隱居詩話》："黄庭堅喜作詩得名，好用南朝人語，專求古人未使之事，又一二奇字，綴葺而成詩，自以為工，其實所見之僻也。故句雖新奇，而氣乏渾厚。"葉夢得《石林詩話》卷上："蜀人石異，黄魯直黔中時從游最久。嘗言見魯直自矜詩一聯云：'人得交遊是風月，天開圖畫即江山。'以為晚年最得意，每舉以教人，而終不能成篇，蓋不欲以常語雜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二："後山謂魯直作詩，過于出奇。誠哉是言也。如《和文潛贈無咎詩》：'本心如日月，利欲食之既。'《王聖涂二亭歌》：'絶去藪澤之羅兮，官于落羽。'洪玉父云：'魯直言羅者得落羽以輸官。'凡此之類，出奇之過也。"

〔三〕"歐陽公"句：魏泰《臨漢隱居詩話》："晏元獻殊作樞密使，一日雪中退朝，客次有二客，乃永叔與學士陸經。元獻喜曰：'雪中詩人見過，不可不飲酒也。'因置酒共賞，即席賦詩。是時西師未解，永叔句有：'主人與國同休戚，不惟喜樂將豐登。須憐鐵甲冷透骨，四十餘萬屯邊兵。'元獻怏然不悦。後嘗語人曰：'裴度也曾宴賓客，韓愈也會做文章，但言"園林窮勝事，鐘鼓樂清時"，却不曾恁地作鬧。'"許顗《彦周詩話》："歐陽文忠公《重讀徂徠集詩》，英辯超然，能破萬古毁譽……"葉夢得《石林詩話》卷上："歐陽文忠公……律詩意所到處，雖語有不倫，亦不復問。"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三："歐公作詩，蓋欲自出胸臆……"此等殆即所謂"快意"者。△快意：謂恣心所欲。《國語·晉語三》："快意而喪君，犯刑也。"《漢書·鮑宣傳》："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為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

〔四〕"蘇端明"句：《詩人玉屑》卷六引《詩眼》云："東坡《和貧士》詩云：'夷齊恥周粟，高歌誦虞軒。禄産彼何人，能致綺與園。古來避世士，死灰或餘煙。末路益可羞，朱墨手自研。淵明初亦仕，絃歌本誠言。不樂乃徑歸，視世嗟獨賢。'此詩言夷、齊自信其去，雖武王、周召不能挽之使留；若四皓自信其進，雖禄、産之聘，亦為之出。蓋古人無心于功名，信道而進退，舉天下萬世之是非，不能回奪。伯夷之非武王，綺、園之從禄、産，自合為世所笑，不當有名；偶然聖賢辨論之，于後乃信于天下，非其始望，故其名之傳，如死灰之餘煙也。後世君子，既不能以道進退，又不能忘世俗之毁譽，多作文以自明其出處，如《答客難》、《解嘲》之類，

皆是也。故曰‘朱墨手自研’，韓退之亦云：‘朱丹自磨研。’若‘淵明初亦仕，絃歌本誠言’，蓋無心于名，雖晉末亦仕，合于綺、園之出；其去也，亦不待以微罪行，‘不樂乃徑歸’，合于夷、齊之去。其事雖小，其不為功名累其進退，蓋相似。使其易地，未必不追蹤二子也。東坡作文工于命意，必超然獨立于衆人之上，非如昔人稱淵明以退為高耳。故又發明如此。”强幼安述《唐子西文録》："東坡作《病鶴》詩，嘗寫‘三尺長脛□瘦軀’，缺其一字，使任德翁輩下之，凡數字。東坡徐出其藁，蓋‘閣’字也。此字既出，儼然如見病鶴矣。”凡此殆即所謂“刻意”者。△刻意：潛心致志；用盡心思。《文心雕龍·通變》："今才穎之士，刻意學文……"

〔五〕“李義山”句：謂李商隱詩常用“金”、“玉”、“龍”、“鳳”之類字眼。如《富平少侯》："不收金彈抛林外……繡檀迴枕玉雕鎪。"《陳後宫》："壽獻金莖露，歌翻玉樹塵。"《和韓録事送宫人入道》："九枝燈下朝金殿，三素雲中侍玉樓。"《曲江》："金輿不返傾城色，玉殿猶分下苑波。"用“金”、“玉”字者甚多，不具録。《昭肅皇帝挽歌辭三首》之二："玉塞驚宵柝，金橋罷舉烽。始巢阿閣鳳，旋駕鼎湖龍。"《一片》："天泉水暖龍吟細，露畹春多鳳舞遲。"《西溪》："鳳女彈瑶瑟，龍孫撼玉珂。"用“龍”、“鳳”字者亦多，不具録。

〔六〕“杜牧之”句：杜牧有少數寫及婦女之詩。如《杜秋娘詩》云："京江水清滑，生女白如脂。其間杜秋者，不勞朱粉施。"《見劉秀才與池州妓别》："金釵横處緑雲墮，玉筋凝時紅粉和。"《代吴興妓春初寄薛軍事》："霧冷侵紅粉，春陰撲翠鈿。"《金谷懷古》："桃李香消金谷在，綺羅魂斷玉樓空。"《吴宫詞二首》之一："越兵驅綺羅，越女唱吴歌。"此等殆即張戒所謂。然杜牧集中此類詩不多，張戒云“只知”，似過矣。△綺羅脂粉：皆婦女所用之物。亦用以代指婦女。

〔七〕“李長吉”句：李賀詩中多寫及花、草、蜂、蝶。如《殘絲曲》："垂楊葉老鶯哺兒，殘絲欲斷黄蜂歸。……花臺欲暮春辭去，落花起作迴風舞。"《出城寄權璩楊敬之》："草暖雲昏萬里春，宫花拂面送行人。"《追和柳惲》："汀洲白蘋草，柳惲乘馬歸。江頭樝樹香，岸上蝴蝶飛。"《南園十三首》之一："花枝草蔓眼中開。"又之八："黄蜂小尾撲花歸。"《惱公》："歌聲春草露，門掩杏花叢。……弄珠驚漢燕，燒蜜引胡蜂。……晚樹迷新

蝶，殘蜺憶斷虹。"他甚多，不具録。

〔八〕山林：借指隱居。沈約《與謝朏敕》："嘗謂山林之志，上所宜宏。"蘇軾《王安石贈太傅制》："方需功業之成，遽起山林之興。"

〔九〕廊廟：見前第一五條注〔一一〕。

〔一〇〕"吟多"句：杜甫《復愁十二首》之十二中之詩句。

〔一一〕"詩盡"句：杜甫《西閣二首》之二中之詩句。△興：興致。義約略相當于西方所謂審美感受。參見拙著《詩味論》之第九章。

〔一二〕原本：此處指《永樂大典》所載《歲寒堂詩話》。然今已佚。

〔一三〕《學海類編》：叢書名。清曹溶編，陶越增删。彙輯唐、宋至清初諸書之零篇散帙，總為正續兩集，分經翼、史參、子類、集餘四類，共四百三十一種，八百一十五卷。《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謂其中僞本甚多，改頭换面、别立書名、僞題作者之書亦不少。或謂為書商託名編纂，未必是曹溶所輯。△案張戒此條議論，前人亦有類似者。陳師道《後山詩話》："詩欲其好，則不能好矣。王介甫以工，蘇子瞻以新，黄魯直以奇。而子美之詩，奇常、工易、新陳莫不好也。"

三六

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一〕世儒解釋終不了〔二〕。余嘗觀古今詩人，然后知斯言良有以也〔三〕。《詩序》有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四〕其正少，其邪多。孔子删詩〔五〕，取其思無邪者而已。自建安七子、六朝、有唐及近世諸人〔六〕，思無邪者，惟陶淵明、杜子美耳，餘皆不免落邪思也。六朝顔、鮑、徐、庾〔七〕，唐李義山，國朝黄魯直〔八〕，乃邪思之尤者。魯直雖不多説婦人，然其韻度矜持〔九〕，冶容太甚〔一〇〕，讀之足以蕩人心魄〔一一〕，此正所謂邪思也。魯直專學子美〔一二〕，然子美詩讀之，使人凛然興起〔一三〕，肅然生敬〔一四〕，《詩序》所謂"經夫

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者也[一五]，豈可與魯直詩同年而語耶[一六]？

〔箋注〕

〔一〕“《詩》三百”三句：《論語·為政》中語。△《詩》三百：見第一條注〔一二〕。△一言：一句話。△蔽：概括。△思無邪：本《詩·魯頌·駉》中語。鄭箋：“思遵伯禽之法，專心無復邪意。”《論語注疏》何晏集解：“包曰：歸于正。”邢昺疏：“詩之為體，止僻防邪，大抵皆歸于正。”

〔二〕世儒：傳授經學之人。《論衡·書解》：“著作者為文儒，説經者為世儒。”△不了：不明白。

〔三〕良有以也：確實有緣故。《詩·邶風·旄丘》：“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文選》魏文帝《與吴質書》：“古人思秉燭夜游，良有以也。”

〔四〕“詩者”五句：《毛詩·關雎序》中之語。孔疏：“詩者，人志意之所適也。雖有所適，猶未發口，藴藏在心，謂之為志，發見于言，乃名為詩……包管萬慮，其名曰心；感物而動，乃呼為志。”“情謂哀樂之情，中謂中心。言哀樂之情動于心志之中，出口而形見于言……”

〔五〕孔子删詩：見前第二條注〔二二〕。

〔六〕建安七子：見前第二條注〔三〕。△六朝：見前第二條注〔二〕。△近世：猶言近代。《荀子·非相》“凡説之難……未可直至也，遠舉則病繆，近世則病傭。”孟郊《衰松》：“近世交道衰，青松落顔色。”張戒此指五代和北宋。

〔七〕顔、鮑、徐、庾：顔延之、鮑照、徐陵、庾信。

〔八〕國朝：見前第二條注〔一〕。

〔九〕韻度：見前第二一條注〔四〕。△矜持：莊重，拘謹，含有做作、不自然之意。《世説新語·雅量》：“王家諸郎，亦皆可嘉，聞來覓婿，或自矜持，唯有一郎坦腹卧如不聞。”鮑照《答客》：“愛賞好偏越，放縱少矜持。”

〔一〇〕冶容：妖艷打扮。《周易·繫辭上》：“慢藏誨盗，冶容誨淫。”

〔一一〕蕩人心魄：使人心神動摇，震動不安。《左傳》莊公四年：“楚武王荆尸……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嘆曰：‘王禄盡矣

……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劉子·清神》："神躁則心蕩，心蕩則形傷。"

〔一二〕"魯直"句：見前第二條注〔七〕。

〔一三〕凜然：嚴肅貌。《孔子家語·致思》："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也!'"△興起：感動奮發。《孟子·盡心下》："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

〔一四〕肅然：恭敬貌。《文選》張平子《東京賦》："紀禪肅然之功。"薛綜注："肅，敬也。"△生敬：產生敬仰之情。

〔一五〕"經夫婦"五句：《毛詩·關雎序》中之語。孔疏："'經夫婦'者，經，常也。夫婦之道有常，男正乎外，女正乎內，德音莫違，是夫婦之常；室家離散，夫婦反目，是不常也。教民使常此夫婦，猶《商書》云：'常厥德也。''成孝敬'者，孝以事親，可移于君；敬以事長，可移于貴。若得罪于君親，失意于長貴，則是孝敬不成。故教民使成此孝敬也。'厚人倫'者，倫，理也。君臣父子之義，朋友之交，男女之別，皆是人之常理。父子不親，君臣不敬，朋友道絕，男女多違，是人理薄也。故教民使厚此人倫也。'美教化'者，美謂使人服之而無厭也。若設言而民未盡從，是教化未美。故教民使美此教化也。'移風俗'者，《地理志》云：'民有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捨動靜，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俗。'則風為本，俗為末，皆謂民情好惡也。緩急繫水土之氣，急則失于躁，緩則失于慢。王者為政，當移之使緩急調和、剛柔得中也。隨君上之情，則君有善惡，民並從之，有風俗傷敗者，王者為政，當易之使善。"

〔一六〕"豈可"句：見前第二六條注〔九〕。此謂黃庭堅詩與杜甫詩有天淵之別。

校勘記

一

△此條，明正德十三年俞弁鈔本（後簡稱俞弁鈔本）、《説郛》宛委山堂本（後簡稱宛本《説郛》）、《説郛》涵芬樓藏版據明鈔本（後簡稱涵本《説郛》）、《學海類編》本（後簡稱《學海》本）均無。

△謝貞○《歷代詩話續編》本（後簡稱《歷續》本）作"謝真"。當誤。

△夜雨滴空堦○"堦"，《歷續》本作"階"。案二字為異體字。

△麤足意味○"麤"，《歷續》作"粗"。案二字通。

△世徒見子美詩多麤俗不知麤俗語在詩句中最難非麤俗○"麤"，《歷續》本均作"粗"。

二

△此條，俞弁鈔本、宛本《説郛》、涵本《説郛》、《學海》本均無。

△已自不同○“已”，底本原作“巳”，此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後簡稱《庫》本）、《歷續》本改。

△洒落之韻○“洒”，《庫》本作“灑”。案二字為異體字。

三

△此條，俞弁鈔本、宛本《説郛》、涵本《説郛》、《學海》本均無。

△雞鳴桑樹顛○“雞”，《歷續》本作“鷄”。案二字為異體字。

△故詠嘆之詠嘆之不足○“嘆”，《歷續》本均作“歎”。案二字為異體字。

四

△此條，俞弁鈔本、宛本《説郛》、涵本《説郛》、《學海》本均無。

△而意已獨至○“已”，底本原作“巳”，此據《庫》本、《歷續》本改。

△雞鳴桑樹顛○“雞”，《歷續》本作“鷄”。

△顧慙恩私被○“慙”，《歷續》本作“慚”。案二字為異體字。

△對君洗紅糚○“糚”，《庫》本、《歷續》本作“妝”。案二字為異體字。

△雞鳴問寢龍樓曉○“雞”，《歷續》本作“鷄”。

△非特詩人而已○“已”，底本原作“巳”，此據《庫》本、《歷續》本改。

五

△此條，俞弁鈔本、宛本《説郛》、涵本《説郛》、《學海》本均無。

△悠悠旆旌○“旆”，《庫》本、《歷續》本作“斾”。案“斾”為“旆”之俗字。

△樂天特得其麤爾○“麤”，《庫》本、《歷續》本作“粗”。

六

△此條，俞弁鈔本、宛本《説郛》、涵本《説郛》、《學海》本均無。

七

△此條，俞弁鈔本、宛本《説郛》、涵本《説郛》、《學海》本均無。

△于今定何間○“間”，《庫》本、《歷續》本作“聞”。案陶淵明詩刊本或亦作“聞”。

△而意已獨至也○“已”，底本原作“巳”，此據《庫》本、《歷續》本改。

八

△此條，俞弁鈔本、宛本《説郛》、涵本《説郛》、《學海》本均無。

九

△此條，俞弁鈔本、宛本《説郛》、涵本《説郛》、《學海》本均無。

△題雁塔○“雁”，《歷續》本作“鴈”。案二字為異體字。

△卻訶○“卻”，《歷續》本作“却”。案二字為異體字。

△坐壁栖夜魄○“坐”，《庫》本作“半”。案劉長卿原詩作“半”。《庫》本為優。

△邑屋如螘冢○“螘”，《庫》本、《歷續》本作“蟻”。案“螘”為“蟻”之本字。

△豈特邑屋如螘冢○“螘”，《庫本》、《歷續》本作“蟻”。

一○

△此條，俞弁鈔本、宛本《説郛》、涵本《説郛》、《學海》本均無。

△段師教康崑崙琵琶○“段”，底本作“叚”，《歷續》本作“叚”。此據《庫》本、《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歷代詩話續編》標點本改。

一一

△此條，俞弁鈔本、宛本《説郛》、涵本《説郛》、《學海》本均無。

一二

△此條，俞弁鈔本、宛本《説郛》、涵本《説郛》、《學海》本均無。

△日晏崑崙丘○“晏”，《庫》本、《歷續》本作“宴”。案杜甫詩刊本同底本，然二字義亦可通。

△襲子美已陳之跡○“已”，底本原作“巳”。此據《庫》本、《歷續》本改。

一三

△此條，俞弁鈔本、宛本《説郛》、涵本《説郛》、《學海》本均無。

△覩江花江水○“覩”，《歷續》本作“睹”。

一四

△此條，俞弁鈔本、宛本《説郛》、涵本《説郛》、《學海》本均無。

△風吹仙袂飄飄舉○“飄飄”，《歷續》本作“飄颻”。案白居易詩刊本亦作“飄颻”，《庫》本、中華書局《歷代詩話續編》標點本則同底本。

一五

△此條，俞弁鈔本、宛本《説郛》、涵本《説郛》、《學海》本均為第一條。

△愛憎相半○“半”，俞弁鈔本、宛本《説郛》、涵本《説郛》、《學海》本均作“過”。

△不愛者以為退之于詩○“于”，俞弁鈔本、宛本《説郛》、《學海》本作“於”。

△自陳無己輩○“己”，底本、宛本《説郛》作“巳”；《庫》本、涵本《説郛》、《學海》本作“已”。此據俞弁鈔本、《歷續》本改。

△然二家之論俱過矣○宛本《説郛》作“然二家之論詩俱過矣”，涵本《説郛》作“然二家之持論俱失矣”。

△以為退之于詩○“于”，俞弁鈔本、宛本《説郛》、《學海》本作“於”。

△談何容易耶○“耶”，宛本《説郛》作“邪”。

△故能擒能縱○《學海》本無“能擒”二字。

△瀾翻洶湧○“瀾翻”，涵本《説郛》作“波浪”。

△可喜可愕○《學海》本無“可愕”二字。

△唐人詩當推韓杜○《學海》本無“當”字。

△然杜之雄猶可以兼韓之豪也○俞弁鈔本作“然杜之雄可尤

以兼韓之豪也”，宛本《說郛》作“則杜之雄有可以兼韓之豪也”，《學海》本作“然杜之雄尤可以兼韓之豪也”，《歷續》本作“然杜之雄亦可以兼韓之豪也”。

△大抵從胸臆中出○《學海》無“從”字。

△子美篤于忠美深于經術○“于”，俞弁鈔本、宛本《說郛》、《學海》本均作“於”。

△故其詩雄而正○“雄”，俞弁鈔本、《學海》本作“動”。

△退之詩正可與太白為敵○宛本《說郛》作“退之詩正可以太白為敵”，俞弁鈔本、《學海》本作“退之詩正與太白為敵”。

△然二豪不並立○“二豪”，宛本《說郛》作“三豪”；“並”，《學海》本作“竝”，案“竝”為“並”之本字。

△當屈退之第三○《學海》本無“第三”二字。

一六

△此條，俞弁鈔本、宛本《說郛》、涵本《說郛》、《學海》本均為第二條。

△精則精矣○《學海》本作“精矣”。

△然不若退之之變態百出也○宛本《說郛》、涵本《說郛》均無第二個“之”字。“態”，俞弁鈔本作“戀”。“也”，涵本《說郛》作“矣”。

△使子厚開拓而為退之則難○“難”字後，宛本《說郛》、涵本《說郛》均還有“矣”字。

△而才氣則不可强也○“强”，宛本《說郛》為空白。

一七

△此條，俞弁鈔本、宛本《説郛》、涵本《説郛》、《學海》本為第三條。

△雖皆五言之宗匠○“皆”，宛本《説郛》作“稱”，涵本《説郛》無此字。

△以標韻觀之○“標”，涵本《説郛》作“體”。

△右丞遠不逮蘇州○宛本《説郛》、涵本《説郛》均作“右丞詩格老而味遠不逮蘇州”。

△至于詞不迫切○“于”，俞弁鈔本、宛本《説郛》、《學海》本均作“於”。

△雖蘇州亦所不及也○宛本《説郛》作“雖韋蘇州亦不可及也”，俞弁鈔本、宛本《説郛》、《學海》本均作“雖蘇州亦不及也”。

一八

△此條，宛本《説郛》、涵本《説郛》爲第四條，俞弁鈔本、《學海》本與下條合在一起，爲第四條。

△世言白少傅詩格卑○“世”，宛本《説郛》作“某”。

△雖誠有之○“誠”，《學海》本作“或”。

△元白張籍詩○《學海》本無“詩”字。

△皆自陶阮中出○“陶阮”，宛本《説郛》作“淘浣”。

△專以道得人心中事為工○“工”，涵本《説郛》作“上”。

△其詞傷于太煩〇“于”，俞弁鈔本、宛本《説郛》、《學海》本作“於”。“煩”字後，宛本《説郛》還有“蕪”字。

△其意傷于太盡〇宛本《説郛》無“其”字。“于”，俞弁鈔本、宛本《説郛》、《學海》本作“於”。

△比之吴融韓偓俳優之詞〇“吴融”，宛本《説郛》作“盧仝”。

△其意味豈復可及也〇涵本《説郛》、《學海》本均無“復”字。

△蘇端明子瞻喜之〇“之”字後，宛本《説郛》尚有“獨甚”二字。

△良有由然〇涵本《説郛》作“獨于是有由然”。

△樂天獨恬然〇“恬”，《學海》本作“怡”。案皮日休詩刊本亦作“怡”。

△樂天獨舍旃〇“舍”，宛本《説郛》、涵本《説郛》作“捨”。案二字通。

△可為龜鑑焉〇“鑑”，宛本説郛、涵本《説郛》作“鑒”。案二字同。

一九

△此條，宛本《説郛》與下條合在一起，為第五條。涵本《説郛》為第五條。俞弁鈔本、《學海》本與上條合在一起，為第四條。

△退之于籍湜輩〇“于”，俞弁鈔本、宛本《説郛》、《學海》本均作“於”。“籍湜”，《學海》本作“籍偓”。

△皆兒子畜之○“畜”，宛本《説郛》、涵本《説郛》、《學海》本均作“蓄”。

△獨于東野極口推重○“于”，俞弁鈔本、宛本《説郛》、《學海》本均作“於”。

△雖退之謙抑○“謙抑”，俞弁鈔本作“兼柳”。誤。

△世以配賈島而鄙其寒苦○“鄙”，俞弁鈔本、《學海》本作“圖”。誤。

△其才亦豈可易得○涵本《説郛》作“其才亦豈可易得也”，俞弁鈔本、《學海》本作“其才亦豈易得”。

二〇

△此條，宛本《説郛》與上條合在一起，為第五條，涵本《説郛》為第六條，俞弁鈔本、《學海》本為第五條。

△警策而已○“已”，底本原作“巳”，此據俞弁鈔本、《庫》本、《歷續》本等改。

△豈足以定優劣○“足”，涵本《説郛》作“作”。

△微雲淡河漢○“淡”，俞弁鈔本、宛本《説郛》、《學海》本均作“澹”。

△疎雨滴梧桐○“疎”，《學海》本作“疏”。案“疎”為“疏”之俗字。

△如城南聯句○宛本《説郛》作“如城然聯句”，俞弁鈔本、《學海》本作“如長城然聯句”。

△子瞻云○“云”，涵本《説郛》作“曰”。

△浩然詩如内庫法酒○“法”，涵本《説郛》作“造”。

△卻是上尊之規模○“卻”，宛本《説郛》、涵本《説郛》作“却”。

△但欠酒才爾○宛本《説郛》作“但欠法才爾”，涵本《説郛》作“但欠警策爾”，《學海》作“但欠酒才”，無“爾”字。

二一

△此條，俞弁鈔本、宛本《説郛》、《學海》本為第六條，涵本《説郛》為第七條。

△韋蘇州律詩似古劉隨州古詩似律○兩個“似”字，涵本《説郛》均作“自”。

△韻度不能如韋蘇州之高簡○“簡”，宛本《説郛》作“蕑”。

△意味不能如王摩詰孟浩然之勝絶○宛本《説郛》作“意味不能如王摩詰之清遠”，涵本《説郛》作“意味不能如王摩詰之勝絶”。

△氣格老成○“格”，《學海》本作“度”。

△與杜子美並時○“並”，《學海》本作“竝”。案“竝”為“並”之本字。“時”，宛本《説郛》作“峙”。

△其得意處○《學海》本作“得其意處”。

二二

此條，俞弁鈔本、宛本《説郛》、涵本《説郛》、《學海》本均無。

△摩詰性澹泊○"性",《歷續》本作"心"。

二三

△此條，俞弁鈔本、宛本《説郛》、《學海》本為第七條，涵本《説郛》為第八條。

△但白才多而意切○"而"，俞弁鈔本、《學海》本無。

△張思深而語精○"深"，《學海》本無。

△籍律詩雖有味而少文○俞弁鈔本、宛本《説郛》、《學海》本均作"律詩雖有意味而少文"，涵本《説郛》作"籍律詩雖有意味而少文"。

二四

△此條，俞弁鈔本、宛本《説郛》、《學海》本為第八條，涵本《説郛》為第九條。

△筆力不能相上下○"筆"，涵本《説郛》作"得"。

△五言微弱○俞弁鈔本作"五言微劣"，宛本《説郛》、《學海》本作"五言微弱劣"，涵本《説郛》作"五言微弱卑劣"。

△義山多奇趣○"奇"，涵本《説郛》作"真"。

△夢得有高韵○"高"，宛本《説郛》無，涵本《説郛》作"雅"。

△此其優劣耳○俞弁鈔本、《學海》本無"耳"字。

二五

△此條，俞弁鈔本、宛本《説郛》、涵本《説郛》、《學海》本均無。

△只得徐妃半面糚〇“糚”，《歷續》本作“妝”。

△不覩華胥夢〇“覩”，《歷續》本作“睹”。

△而其意乃是譏蜀人麤鄙少賢才爾〇“麤”，《歷續》本作“粗”。

二六

△此條，俞弁鈔本、宛本《説郛》、涵本《説郛》、《學海》本均無。

△泉暖涵窻鏡〇“窻”，《庫》本、《歷續》本作“窗”。

△清渭照紅糚〇“糚”，《歷續》本作“妝”。

二七

△此條，俞弁鈔本、宛本《説郛》、涵本《説郛》、《學海》本均無。

二八

△此條，俞弁鈔本、宛本《説郛》、《學海》本為第九條，涵

本《説郛》為第一〇條。

△杜牧之序李賀詩〇《學海》本無"杜"字。"序",俞弁鈔本、宛本《説郛》、涵本《説郛》作"叙"。

△少加以理〇"少",俞弁鈔本、宛本《説郛》、《學海》本作"小"。

△牧之論太過賀詩乃李白樂府中出〇俞弁鈔本作"牧之論太過。賀詩乃李太白樂府中出",宛本《説郛》作"牧之論李賀詩乃李太白樂府中出",涵本《説郛》作"牧之論太過。李賀詩乃自李太白樂府中出",《學海》本作"牧之太過。賀詩乃李太白樂府中出"。

△瑰奇譎怪則似之〇"怪",俞弁鈔本、宛本《説郛》作"恠"。案"恠"為"怪"之俗寫體。

△秀逸天拔則不及也〇"天拔",宛本《説郛》作"天縱",涵本《説郛》作"豪放"。

△而無太白之韻〇"韻",宛本《説郛》作"韵"。案二字為異體字。

△元白張籍以意為主〇宛本《説郛》作"而白以意為主"。

△而失于少文〇"而",宛本《説郛》無。"于",俞弁鈔本、宛本《説郛》、《學海》本作"於"。

△賀以詞為主〇涵本《説郛》作"賀以詞調為主"。

△而失于少理〇"而",《學海》本無。"于",俞弁鈔本、宛本《説郛》、《學海》本作"於"。

二九

△此條，俞弁鈔本、宛本《説郛》、涵本《説郛》、《學海》本均無。

△高疎明月下○“疎”，《歷續》本作“疏”。

△亦不過白雲亭宴集十韻耳○“韻”，《歷續》本作“韵”。

三〇

△此條，俞弁鈔本、宛本《説郛》、涵本《説郛》、《學海》本均無。

△玄圃尋河知有無○“玄”，底本、《歷續》本均作“元”。案此乃因避諱而改。《庫》本作“玄”，然缺末筆。案此亦因避諱所致。此據杜甫詩刊本及《歷續》標點本改。

△眼枯卻見骨○“卻”，《歷續》本作“却”。

三一

△此條，俞弁鈔本、宛本《説郛》、涵本《説郛》、《學海》本均無。

三二

△此條，俞弁鈔本、宛本《説郛》、涵本《説郛》、《學海》

本均無。

△作麤俗語倣杜子美○"麤",《歷續》本作"粗"。

△涷雨為洗前朝悲○"涷",底本、《歷續》本作"凍"。此據《庫》本及黄庭堅詩刊本改。

三三

△此條,俞弁鈔本、宛本《説郛》、涵本《説郛》、《學海》本均無。

三四

△此條,俞弁鈔本、宛本《説郛》、涵本《説郛》、《學海》本均無。

△而陳去非獨稱誦不已○"已",底本原作"巳"。此據《庫》本、《歷續》本改。

三五

△此條,俞弁鈔本、宛本《説郛》、《學海》本為第一○條,涵本《説郛》為第一一條。

△而不知常語亦詩也○宛本《説郛》無"而"字。

△蘇端明詩專以刻意為工○"蘇"字之前,俞弁鈔本、宛本《説郛》有"而"字。"詩",俞弁鈔本無。"刻",俞弁鈔本、涵本《説郛》、《學海》本作"新"。

△李義山詩只知有金玉龍鳳○“龍”，涵本《說郛》作“鸞”。

△李長吉詩只知有花草蜂蝶○“蜂蝶”，涵本《説郛》作“蠭蝶”，俞弁鈔本、《學海》本作“蠭蜨”。案“蠭”為“蜂”之本字，“蜨”為“蝶”之本字。

△惟杜子美則不然○“然”，宛本《説郛》作“論”。

△在山林則山林○“則山林”三字，宛本《説郛》無。

△在廊廟則廊廟○“則廊廟”三字，宛本《説郛》無。

△遇拙則拙○俞弁鈔本漏鈔第二個“拙”字。

△或放或收○“或收”二字，宛本《説郛》無。

△或新或舊○宛本《説郛》作“或刻或奮”。

△一切事一切意○《學海》本作“一切事意”。

△詩盡人間興○“興”，涵本《説郛》作“意”。

三六

△此條，俞弁鈔本、宛本《説郛》、《學海》本為第一一條，涵本《説郛》為第一二條。

△世儒解釋終不了○“不了”，涵本《説郛》作“不了了”。

△余嘗觀古今詩人○“余”，涵本《説郛》作“予”。

△情動于中而形于言○兩“于”字，俞弁鈔本均作“於”。“情動于中”之“于”，宛本《説郛》作“於”，《學海》本同底本。“形于言”之“于”，宛本《説郛》、《學海》本均作“於”。

△取其思無邪而已○“已”，底本、宛本《説郛》作“巳”。此據《庫》本、《歷續》本改。俞弁鈔本、涵本《説郛》、《學海》

本同《庫》本、《歷續》本。

△惟陶淵明杜子美耳餘皆不免落邪思也○宛本《説郛》作“惟杜子美陶淵明耳，餘皆不免落邪思也”。此二句，《學海》本無。“也”，俞弁鈔本作“邪”。

△六朝顔、鮑、徐、庾○“顔、鮑”，涵本《説郛》無，《學海》本作“小謝”。俞弁鈔本作“小”。

△唐李義山○《學海》本無“李”字。

△讀之足以蕩人心魄○宛本《説郛》作“讀之使足以蕩人心魄”。

△然子美詩讀之○涵本《説郛》作“然以子美詩讀之”，俞弁鈔本、《學海》本作“子美詩讀之”。

△詩序所謂○《學海》本無“詩序”二字。

△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宛本《説郛》作“經天□地者孝敬人倫”，案□為看不清之字。涵本《説郛》作“警夫婦，成孝敬，明人倫”。

△豈可與魯直詩同年而語耶○宛本《説郛》作“豈可以魯直□□□□□□”。案□處皆空白。涵本《説郛》同底本，惟“耶”作“邪”。

歲寒堂詩話箋注卷下

一

《巳上人茅齋》〔一〕○余嘗聞劉右司棐以子美“枕簟入林僻，茶瓜留客遲”最得避暑之佳趣〔二〕，余不以為然〔三〕。鄭武子曰〔四〕：“此句非不佳，但多‘僻’與‘遲’兩字。若云‘枕簟入林，茶瓜留客’，豈不快哉〔五〕？”

〔箋注〕

〔一〕“巳”，底本原作“己”，此據杜詩刊本及《歷代詩話續編》標點本改。△《巳上人茅齋》：杜甫詩，約作于開元二十四年至二十九年之間。△巳上人：胡應麟《詩藪》外編卷四：“《己上人茅齋》，注：‘歐陽公云齊己也。’按己與貫休同出晚唐，政鄭谷同時，何緣與杜相值？此不必辯。但偽託六一語，聊為洗之。”錢謙益《錢注杜詩》：“偽歐注云：齊己。謬甚。”△上人：佛教稱具備德智善行之人。《摩訶般若經》：“一心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不散亂，是名上人。”《釋氏要覽·稱謂》：“內有德智，外有勝行，在上之人，曰上人。”後來用作對僧人之敬稱。《世說新語·文學》：“殷中軍讀小品……今小品猶存。”劉孝標注引《裴氏語林》王羲之謂支道林曰：“且己所不解，上人未必能通。”△茅齋：茅屋。

〔二〕劉右司棐：劉棐，字仲忱，宋代宋城縣（今河南商丘）人。建炎四年由尚書禮部員外郎為起居郎，旋以祕閣修撰出守。紹興二年，歷任右

司郎中充修政局檢討官、尚書右司員外郎、右司諫等職，終集英殿修撰知台州。△右司：官名。隋代于尚書都省設左右司郎二人，掌管都省之職務。唐、宋沿襲，各置郎中、員外郎，掌副左佑丞，分別處理都省事。△簟：竹席。△佳趣：美好情趣。張九齡《題畫山水障》："對翫有佳趣，使我心眇綿。"

〔三〕不以為然：不認為正確。魏泰《臨漢隱居詩話》："元稹作李、杜優劣論，先杜而後李。韓退之不以為然……"

〔四〕鄭武子：鄭畋，字武子，宋代侯官（今福建閩侯）人。崇寧五年蔡嶷榜進士，官終朝議大夫。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二七。

〔五〕快：猶言好。

二

《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一〕○以神武定天下〔二〕，高祖、太宗之功也〔三〕。何必以家世不若商、周為愧〔四〕，而妄認老子為祖〔五〕，必不足以為榮，而適足以貽世笑〔六〕。子美云"世家遺舊史"，謂老子為唐之祖，其家世不見于舊史也〔七〕；"守祧嚴具禮"〔八〕，謂以宗廟事之也〔九〕。"五聖"、"千官"等句〔一〇〕，雖若狀吳生畫手之工〔一一〕，而其實謂無故而畫五聖千官于此也。凡此事既明白〔一二〕，但直叙其事，是非自見，六義所謂賦也〔一三〕。身退知周室之卑，漢文、景尚黄、老〔一四〕，垂拱無為而天下治〔一五〕，老子之道如此。故子美云"谷神如不死，養拙更何鄉"也〔一六〕。

〔箋注〕

〔一〕《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杜甫詩，作于天寶八載冬。△"玄"，底本原缺末筆，蓋避諱所致，今改正。△玄元皇帝廟：太上老君

廟。《舊唐書·高宗本紀》：乾封元年"二月己未，次亳州，幸老君廟，追號曰太上玄元皇帝，創其祠堂。"玄宗開元二十九年命兩京及諸州各置玄元皇帝廟。杜甫所謁之廟，在洛陽城北。唐康駢《劇談録》卷下："東都北邙山有玄元觀，南有老君廟，臺殿高敞，下瞰伊、洛。神仙泥塑之像，皆開元中楊惠之所製，奇巧精嚴，見者增敬。壁有吴道玄畫五聖真容及老子廟胡經事，丹青絶妙，古今無比。杜工部謁玄元皇帝廟題詩……"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七引《蔡寬夫詩話》："洛陽上清宫，即唐玄元皇帝廟，兩廊皆吴生畫，有高祖至睿宗真像，子美詩所謂'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鴈行'者也。國初猶皆存。"

〔二〕神武：神明而威武。《周易·繫辭上》："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漢書·刑法志》："漢興，高祖躬神武之材，行寬仁之厚，總擥英雄，以誅秦、項。"

〔三〕高祖：李淵。△太宗：李世民。

〔四〕家世：家閥和世系。《史記·蒙恬列傳》："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為秦將。"《新唐書·賈循傳》："德宗見隱林，偉其貌，問家世。"△商、周：商朝開國者成湯，乃封于商之契之後，而契乃帝嚳之子。見《史記·殷本紀》。周朝開國者周文王姬昌乃后稷之後。見《史記·周本紀》。

〔五〕老子：《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後來道教尊奉為太上老君。唐朝皇帝因姓李而尊老子為遠祖。

〔六〕適：恰好。△貽：遺留。

〔七〕"子美云"三句：張戒此處對"世家遺舊史"句解釋不準確。此句非謂老子之"家世不見于舊史"，而是説被唐王朝尊為皇帝之老子在舊史中未列入世家，更不用説本紀了。連侯王都不是，根本不可能是皇帝了。《史記》中有《老子韓非列傳》，并列有老子後裔世系。然不列老子于世家。△世家：《史記》中記述諸侯王之傳記之名稱。然亦有非諸侯王者列入世家。△舊史：此指《史記》。

〔八〕守祧：周代掌管祭祀宗廟之官。《周禮·春官宗伯·守祧》："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祧，遠祖之廟。杜甫此指當時掌祭祀玄元皇帝廟者。△嚴具禮：謂嚴格按宗廟祭祀典禮進行祭祀。

〔九〕宗廟：天子、諸侯祭祀祖先之處所。《國語·魯語上》："夫宗廟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長幼，而等冑之親疏也。"僞古文《尚書·太甲上》："社稷宗廟，罔不祗肅。"△事：侍奉。

〔一〇〕"五聖"句：杜甫詩云："五聖聯龍衮，千官列雁行。冕旒俱秀發，旌旆盡飛揚。"△五聖：指唐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舊唐書·玄宗紀下》：天寶八載閏六月"丙寅，上親謁太清宮，册聖祖玄元皇帝尊號為聖祖大道玄元皇帝。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帝，皆加'大聖皇帝'之字……"《資治通鑒·唐紀》玄宗天寶八載："上以符瑞相繼，皆祖宗休烈，六月戊申，上聖祖號曰大道玄元皇帝，上高祖謚曰神堯大聖皇帝，太宗謚曰文武大聖皇帝，高宗謚曰天皇大聖皇帝，中宗謚曰孝和大聖皇帝，睿宗謚曰玄真大聖皇帝……"

〔一一〕吴生：吴道子，名道玄，唐代著名大畫家。杜甫于本詩題下自注云："廟有吴道子畫五聖圖。"詩中云："畫手看前輩，吴生遠擅場。"參見本條注〔一〕。△畫手：畫家。

〔一二〕凡此：這一切。△明白；確鑿。《漢書·楊惲傳》："事下廷尉，廷尉（于）定國考問，佐驗明白。"

〔一三〕六義：《毛詩·關雎序》："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賦：自漢儒起，一般都解釋為直接鋪陳描述之手法。鄭玄《周禮·春官宗伯·大師》注："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劉熙《釋名》："敷布其義之謂賦。"《藝文類聚》卷五六引摯虞《文章流別論》："賦者，敷陳之稱也。"劉勰《文心雕龍·詮賦》："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鍾嶸《詩品序》："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胡寅《與李叔易書》引李仲蒙語云："叙物以言情謂之賦，情物盡也。"朱熹《詩集傳》："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也。"

〔一四〕"身退"二句：杜甫詩云："身退卑周室，經傳拱漢皇。"《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列仙傳》載老子生于殷時，為周柱下史。後周德衰，乃乘青牛而去。漢初重黄、老之學。《史記·禮書》："孝文好道家之學"。浦起龍《讀杜心解》卷五之一："《老氏聖紀圖》：河上公授漢文帝《道》、《德》二經旨奥。"△身退：身體離開原地。《老子道德經》（九章）："功遂身退天之

道。"後特指辭官離朝。△周室：周朝。△卑：衰微。《國語·周語下》："王室其將卑乎?"韋昭注："卑，微也。"△漢文、景：漢文帝劉恒、漢景帝劉啟。△黄、老：《史記·老子韓非列傳》："申子之學本于黄、老而主刑名。"《論衡·自然》："賢之純者，黄老是也。黄者，黄帝也；老者，老子也。"道家以黄帝、老子為祖，因亦稱道家為黄老。

〔一五〕"垂拱"句：偽古文《尚書·武成》："垂拱而天下治。"漢初有"文景之治"，故張戒云爾。△垂拱：垂衣拱手。形容無所事事，不費力氣。《戰國策·齊策五》："當是時，秦王垂拱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後多用以頌揚帝王無為而治。《文選》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雍容垂拱，永永萬年。"△無為：道家指順應自然，不求有所作為。《老子道德經》（二章）："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又（三章）："使夫智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又（三十七章）："道常無為而無不為。"《淮南子·原道》："所謂無為者，不先物為也；所謂無不為者，因物之所為。"案儒家亦講無為而治。《論語·衛靈公》："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此指以德政感化百姓，不施刑治。此與道家不同。

〔一六〕谷神如不死：《老子道德經》（六章）："谷神不死，是謂元牝。"王弼注："谷神，谷中央無谷也，無形無影，無逆無為，處卑不動，守静不衰，谷以之成，而不見其形，此至物也。"指谷中空虚之處。△養拙：猶守拙。指隱退不仕。《文選》潘安仁《閑居賦》："仰衆妙而絕思，終優遊以養拙。"△鄉：地方，處所。

三

《戲為六絕句》[一]○此詩非為庾信、王、楊、盧、駱而作[二]，乃子美自謂也。方子美在時[三]，雖名滿天下[四]，人猶有議論其詩者[五]，故有"嗤點"、"哂未休"之句[六]。夫子美詩超今冠古，一人而已，然而其生也，人猶笑之，歿而後人敬之，况其下者乎[七]？子美忿之，故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

萬古流”，“龍文虎脊皆君馭，歷塊過都見爾曹”也〔八〕。然子美豈其忿者，戲之而已。其云：“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九〕，若子美真所謂掣鯨魚碧海中者也，而嫌于自許〔一〇〕，故皆題為戲句〔一一〕。

〔箋注〕

〔一〕《戲為六絶句》：杜甫詩，作于寶應元年夏。

〔二〕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今河南新野南）人。初仕梁，後仕西魏、北周。早年文風綺麗，善為宫體，與徐陵齊名。晚年由于懷念故國，故作品遂趨沈鬱，風格與在南朝時迥異。△王、楊、盧、駱：初唐“四傑”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

〔三〕方：正當。

〔四〕名滿天下：聲名傳遍天下。形容名望高。《管子·白心》：“名滿于天下，不若其已也。”

〔五〕議論：評論是非。此處指非議。

〔六〕“嗤點”、“哂未休”之句：杜甫詩云：“今人嗤點流傳賦”，又云：“輕薄為文哂未休”。△嗤點：譏笑，指責。△哂：譏笑。

〔七〕其下者：此指成就不如杜甫之人。

〔八〕“爾曹”二句：謂譏笑四傑者身名俱滅，而四傑之文不廢，如江河萬古長流。△爾曹：猶言爾輩，汝曹。《後漢書·趙熹傳》：“爾曹若健，遠相避也。”△“龍文”二句：謂四傑如同駿馬，足供君王之用，其過都越國就像踏過一個小土塊，此等才幹在譏笑四傑者中豈能見到？△龍文：駿馬名。《漢書·西域傳贊》：“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于黄門。”顔師古注：“孟康曰：四駿馬名也。”後因用以喻才華出衆者。《北齊書·楊愔傳》：“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歲後，當求之千里外。”《北史·裴延儁傳》附裴宣明：“二子景鸞、景鴻并有逸才，河東呼景鸞為騏子，景鴻為龍文。”△虎脊：亦指駿馬。《漢書·禮樂志·天馬歌》：“天馬徠，出泉水。虎脊兩，化若鬼。”顔師古注引應劭曰：“馬毛色如虎脊有兩也。”△歷塊過都：《文選》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過都越國，蹶如歷塊。”吕延

濟注："言過都國疾行如一小塊之間。"△見：豈見（施鴻保《讀杜詩說》）。

〔九〕翡翠蘭苕：本形容色彩鮮妍。《文選》郭景純《遊仙詩七首》之三："翡翠戲蘭苕，容色更相鮮。"李善注："言珍禽芳草，遞相輝映，可悦之甚也。"此處喻詩詞采艷麗。△翡翠：鳥名，一名翠雀，毛羽有藍、緑、赤、棕等色，可為飾品。雄赤為翡，雌青為翠。△蘭苕：《文選》郭璞《遊仙詩七首》之三李善注："蘭苕，蘭秀也。"即蘭花。鮑照《觀漏賦》："結蘭苕以望楚，弄參差以歌越。"△掣鯨魚碧海中：喻詩筆力雄健，氣勢浩大，意境壯偉。

〔一〇〕自許：自己稱許自己。《抱朴子·内篇·塞難》："吾庸夫近才，見淺聞寡，豈敢自許以拔羣獨識，皆勝世人乎?"《文選》謝靈運《初去郡》："顧已雖自許，心跡猶未并。"

〔一一〕張戒此條對《戲為六絶句》之看法，後世亦有發明者，如錢謙益《錢注杜詩》："《戲為六絶句》，蓋寓言以自況也，韓退之詩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 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然則當公之世，羣兒之謗傷者或不少矣。故借庾信、四子以發其意，諄諄然呼而寤之。"楊倫《杜詩鏡詮》："當公之世，其排詆者亦不少矣。故偶借庾信、四子以發其意，皆屬自寓意，非如遺山《論詩》絶句通論古今人之詩也。"

四

《自京赴奉先縣咏懷五百字》[一]〇少陵在布衣中[二]，慨然有致君堯、舜之志[三]，而世無知者，雖同學翁亦頗笑之，故"浩歌彌激烈"，"沈飲聊自遣"也。[四]。案：此詩刊本"自遣"或作"自適"。此與諸葛孔明抱膝長嘯無異[五]，讀其詩，可以想見其胸臆矣[六]。嗟夫，子美豈詩人而已哉！其云："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聖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活。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戰慄。"[七]案：此詩

刊本“鞭撻”或作“鞭箠”，“實欲”或作“實願”。又云：“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榮枯咫尺異，惆悵難再述。”〔八〕方幼子餓死之時〔九〕，尚以常免租税、不隸征伐為幸〔一〇〕，而思失業徒，念遠戍卒〔一一〕，至于“憂端齊終南”〔一二〕，此豈嘲風詠月者哉〔一三〕？蓋深于經術者也〔一四〕，與王吉貢禹之流等矣〔一五〕。

〔箋注〕

〔一〕《自京赴奉先縣咏懷五百字》：杜甫詩，作于天寶十四載冬。△京：指長安（今陝西西安）。△奉先縣：唐改西魏蒲城縣名奉先縣，即今陝西省蒲城縣。△“奉先縣”，杜詩刊本或無“縣”字。△五百字：杜甫此詩為五古，共一百句。

〔二〕少陵：杜甫曾于今陝西省長安縣東杜曲居住，杜曲在少陵原東南，因自稱杜陵布衣、少陵野老，後世亦稱其為杜少陵。△布衣：本指庶人之服。《戰國策·趙策二》：“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亦作平民之代稱。《吕氏春秋·行論》：“人主之行與布衣異。”高誘注：“布衣，匹夫。”《史記·李斯列傳》：“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騖之時而遊説者之秋也。”杜甫詩云：“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

〔三〕“慨然”句：杜甫詩云：“竊比稷與契。”案稷、契為輔佐虞舜之名臣。又《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韵》：“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堯、舜：唐堯和虞舜，相傳為遠古聖明之君。《禮記·中庸》：“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孟子·滕文公上》：“言必稱堯、舜。”後作為稱頌帝王之套語。

〔四〕“雖同學翁”二句：杜甫詩云：“取笑同學翁，浩歌彌激烈。”又云：“沈飲聊自遣，放歌破愁絶。”△同學：同師受業者。《漢書·蕭望之傳》：“復事同學博士白奇。”△浩歌：放聲歌唱。《楚辭》屈原《九歌·少司命》：“望美人兮未來，臨風怳兮浩歌。”△彌：更加。△激烈：高亢激昂。《文選》蘇子卿《詩四首》之二：“長歌正激烈，中心愴以摧。”△沈飲：猶痛飲。《文選》顔延年《五君咏·劉參軍》：“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李善注：“《尚書》曰：羲和沈湎于酒。孔安國曰：沈謂醉冥也。”△聊：姑

且。△自遣：排遣自己之憂慮。

〔五〕諸葛孔明抱膝長嘯：《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裴松之注引《魏略》曰："亮在荆州……每晨夜從容，常抱膝長嘯……"△抱膝：手抱膝而坐。有所思貌。《文選》劉越石《扶風歌》："慷慨窮林中，抱膝獨摧藏。"△長嘯：蹙口作聲。《文選》成公子安《嘯賦》："邈姱俗而遺身，乃慷慨而長嘯。"

〔六〕胸臆：心，心懷。漢焦延壽《易林·臨》之《大有》："心勞未得，憂在胸臆。"《論衡·佚文》："論發胸臆，文成手中，非説經藝之人能為也。"

〔七〕彤庭：漢皇宫以朱色漆中庭，稱彤庭。《文選》班孟堅《西都賦》："于是玄墀釦砌，玉階彤庭。"李善注引《漢書》："昭陽舍中庭彤朱。"又張平子《西京賦》："金戺玉階，彤庭煇煇。"杜甫此處泛指皇宫。△寒女：窮人家之女。《文選》郭泰機《答傅咸》："皦皦白素絲，織為寒女衣。"李善注："傅咸贈詩曰：'素絲豈不絜，寒女難為容。'"△鞭撻：鞭打。此喻欺壓、壓榨。《魏書·蕭衍傳》慕容紹宗檄"鞭撻疲民，盡其筋骨。"△聚斂：搜刮財貨。《論語·先進》："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禮記·大學》："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貢：進獻方物于朝廷。△城闕：宫闕，帝王居處。《文選》陸士衡《謝平原内史表》："不得束身奔走，稽顙城闕。"△聖人：對帝王之尊稱。《禮記·大傳》："聖人南面而治天下。"△筐篚：盛物之竹器，方曰筐，圓曰篚。△筐篚恩：古代帝王以筐篚盛幣帛分賜大臣，以示恩寵。△邦國活：使國家得到生存發展。△至理：最根本道理，最高原則。《抱朴子内篇·明本》："其褒貶也，皆準的乎至理。"杜甫此指上文"實欲邦國活"這一原則。△多士：衆士。《尚書·多士》："爾殷遺多士。"《詩·大雅·文王》："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仁者：有愛民之心之大臣。△戰慄：恐懼。《論語·八佾》："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案"栗"通"慄"。《爾雅·釋詁下》："戰、慄……懼也。"《論衡·累害》："戰栗戒慎，不能避禍。"《漢書·元帝紀》："夙夜戰栗。"《三國志·蜀書·先主劉備傳》："夙夜惴惴，戰慄累息。"

〔八〕朱門：古代王侯貴族住宅大門漆成紅色，因稱豪門為朱門。《晉書·麴允傳》："麴允，金城人也。與游氏世為豪族，西州為之語曰：'麴與游，牛羊不數頭。南開朱門，北望青樓。'"△榮枯：草木盛衰。《文選》顏

延年《秋胡詩》："孰知寒暑積，僶俛見榮枯。"杜甫此以"榮"喻"朱門"，"枯"喻"凍死骨"。△咫尺：喻距離很近。八寸曰咫。《左傳》僖公九年："天威不違顏咫尺。"△惆悵：因失意而感傷、懊惱。《楚辭》宋玉《九辯》："廓落兮羈旅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後漢書·馮衍傳·顯志賦》："風波飄其并興兮，情惆悵而增傷。"

〔九〕"方幼子"句：杜甫詩云："入門聞號咷，幼子餓已卒。"《舊唐書·杜甫傳》："時關輔亂離，穀食踴貴，甫寓居成州同谷縣，自負薪採梠，兒女餓殍者數人。"《新唐書·杜甫傳》："時所在寇奪，甫家寓鄜，彌年艱窶，孺弱至餓死，因許甫自往省視。"案兩《唐書》所載杜甫子女餓死事，其時間均略晚于本詩之作時。

〔一〇〕"尚以"句：杜甫詩云："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征伐。"△租稅：舊時田賦及其他稅款之總稱。《墨子·辭過》："以其常正，收其租稅，則民費而不病。"△隸：附屬。△不隸征伐：謂不服兵役。

〔一一〕"而思"句：杜甫詩云："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失業：失去謀生之常業。《漢書·元帝紀》初元元年詔："方田作時，朕憂蒸庶之失業，臨遣光禄大夫褒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後漢書·仲長統傳·昌言·理亂》："徭役并起，農桑失業，兆民呼嗟于昊天，貧窮轉死于溝壑矣。"△失業徒：指流離失所之人。△"戍"，底本原作"戌"，此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歷代詩話續編》本及杜詩刊本改。△遠戍卒：防守邊疆之戰士。

〔一二〕憂端：憂愁之緣由。△終南：秦嶺山峰之一，在今陝西省西安市南，又稱南山。古亦名中南山、地肺山、太一山、周南山，又泛稱秦嶺秦山。

〔一三〕嘲風咏月：白居易《與元九書》："至于梁、陳間，率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後因以嘲風詠月指寫風雲月露等景色而思想内容貧乏之作。曾慥《類説》卷一九胡訥《聞見録》："太宗幸翰苑，閱群書……太宗見江南臣在上而故主在下位，侍臣曰：'不能修霸業，但嘲風詠月，今日宜矣。'"

〔一四〕深于經術：見卷上第一五條注〔九〕。

〔一五〕王吉：字子陽，西漢琅邪皋虞（故治在今山東即墨東北）人，曾為昌邑王中尉，后宣帝召為博士諫大夫，以諫不從，謝病歸。《漢書》有

傳。△貢禹：字少翁，西漢琅邪（故治在今山東諸城東南一百五十里）人，以明經潔行，召為博士，累官至御史大夫。屢上書言朝政得失，主張選賢能，誅姦臣，罷倡樂，修節儉。與王吉友善，世人稱“王陽得位，貢禹彈冠”。《漢書》有傳。

五

《哀王孫》〔一〕○觀子美此詩，可謂心存社稷矣〔二〕。烏朝飛而夜宿，今“夜飛延秋門上呼”、“又向人家啄大屋”者，長安城中兵亂也〔三〕。鞭至于斷折，馬至于九死，“骨肉不待同馳驅”〔四〕，案：此詩刊本“又向”或作“又來”，“不待”或作“不得”。則達官走避胡之急也〔五〕。以龍種與常人殊，又囑王孫使善保千金軀〔六〕，則愛惜宗室子孫也〔七〕。雖以在賊中之故〔八〕，“不敢長語臨交衢”〔九〕，然“且為王孫立斯須”者〔一〇〕，哀之不忍去也。朔方健兒非不好身手，而“昔何勇鋭今何愚”〔一一〕，不能抗賊，使宗室子孫狼狽至此極也〔一二〕。“竊聞太子已傳位”〔一三〕，必云太子者，以言神器所歸〔一四〕，吾君之子也。言“聖德北服南單于”〔一五〕，又言花門助順〔一六〕，所以慰王孫也。其哀王孫如此，心存社稷而已。而王深父序反以為譏刺明皇〔一七〕，失子美詩意矣。

〔箋注〕

〔一〕《哀王孫》：杜甫詩，作于天寶十五載（亦即肅宗至德元載）。△王孫：王者之孫或後代。《左傳》哀公十六年：“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

〔二〕社稷：土、穀之神。《周禮·春官宗伯·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鄭玄注：“社稷，土、穀之神，有德者配食焉。”《白虎通義》卷三《社稷》：“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稷，

五穀之長，故立稷而祭之也。”歷代王朝必先立社稷壇墠；滅人之國，亦必變置滅國之社稷，故以社稷為國家政權之代稱。《孟子·盡心下》：“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三〕“烏朝飛”三句：杜甫詩云：“長安城頭頭白烏，夜飛延秋門上呼。又向人家啄大屋，屋底達官走避胡。”△延秋門：唐禁苑西面城門之一。△長安：古都城。故城在今陝西省西安市西北。西漢始定都于此，前秦、前趙、後秦、西魏、北周、隋、唐均都于此。△兵亂：戰爭所造成混亂狀態。此指安祿山軍隊攻占長安。

〔四〕“鞭至于”三句：杜甫詩云：“金鞭折斷九馬死，骨肉不得同馳驅。”△九死：多次近于死亡。《楚辭》屈原《離騷》：“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案杜甫原詩為“九馬死”，似謂馬死很多。△骨肉：喻至親。《墨子·尚賢下》：“堯之舉舜也，湯之舉伊尹也，武丁之舉傅說也，豈以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哉?”《吕氏春秋·精通》：“父母之于子也，子之于父母也……此之謂骨肉之親也。”△馳驅：疾行，奔波。《孟子·滕文公下》：“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案“範我”當作“范氏”。見《十三經注疏·孟子注疏》校勘記。

〔五〕達官：顯貴之官。《禮記·檀弓下》：“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孔穎達疏：“謂國之卿大夫士，被君命者也。”△走：逃跑。△避：逃避，回避。△胡：指安祿山之軍隊。安祿山本奚族人，奚族即東胡族。

〔六〕“以龍種”二句：杜甫詩云：“高帝子孫盡隆準，龍種自與常人殊。豺狼在邑龍在野，王孫善保千金軀。”△龍種：帝王之子孫。《北史·隋房陵王勇傳》：“勇有十男，雲昭訓生長寧王儼……初，儼誕，(文)帝聞之曰：‘此皇太孫，何生不得地。’(昭訓父)雲定興奏曰：‘天生龍種，所以因雲而出。’時人以為敏對。”△千金軀：人之生命。因生命寶貴，故以千金為喻。陶淵明《飲酒二十首》之十一：“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

〔七〕宗室：皇族。《史記·秦始皇本紀》二世元年：“(公子將閭)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劍自殺。宗室振恐。”又《商君列傳》：“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

〔八〕在賊中：《新唐書·杜甫傳》：“會祿山亂，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肅宗立，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為賊所得。”

〔九〕長語：説話時間久。△交衢：指道路交叉口、要衝之處。《孔子家語·入官》："六馬之乖離，必于四達之交衢。"

〔一〇〕斯須：極短時間，片刻。《孟子·告子上》："斯須之敬在鄉人。"《禮記·祭義》："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亦見于《樂記》）鄭玄注："斯須，猶須臾也。"《文選》李少卿《與蘇武三首》之一："長當從此别，且復立斯須。"

〔一一〕"朔方"二句：杜甫詩云："朔方健兒好身手，昔何勇鋭今何愚。"浦起龍《讀杜心解》卷二之一："朱注：時哥舒翰將河、隴、朔方兵拒賊，敗績于潼關。"△朔方：朔方軍。唐開元中置，治靈州（故治在今寧夏靈武西南）。△健兒：唐代士兵名目之一。《唐六典》卷五《兵部尚書》："天下諸軍有健兒。"△身手：謂武藝。《顔氏家訓·誡兵》："頃世亂離，衣冠之士，雖無身手，或聚徒衆，違棄素業，徼幸戰功。"王利器《顔氏家訓集解》："趙曦明曰：'身手，謂有勇力習武藝者……'"△勇鋭：勇猛精鋭。《六韜·豹韜·敵强》："出我勇鋭冒將之士。"《華陽國志·巴志》："巴師勇鋭"。

〔一二〕狼狽：喻處境窘迫。《文選》李令伯《陳情事表》："臣之進退，實為狼狽。"李善注："荀悦《漢紀論》曰：周勃狼狽失據，塊然囚執。"

〔一三〕竊聞：私下聽説。△太子：指李亨，玄宗在位時為太子。天寶十五載七月，即位于靈武。即唐肅宗。△"太子"，杜詩刊本作"天子"。△傳位：指皇帝將皇位轉授與太子。

〔一四〕神器：指帝位。《漢書·叙傳》班彪《王命論》："遊説之士，至比天下于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

〔一五〕"聖德"句：浦起龍《讀杜心解》卷二之一："盧注：明皇臨行，諭太子曰：西北諸胡，我撫之最厚，汝必得其用。"△聖德：皇帝之恩德。△單于：本漢時匈奴對其君長之稱呼。《史記·匈奴列傳》："匈奴單于曰頭曼。"裴駰《集解》引《漢書音義》："單于者，廣大之貌，言其象天單于然。"此指回紇首領。

〔一六〕花門助順：杜甫詩云："花門剺面請雪耻。"△花門：唐甘州張掖郡删丹軍東北有居延海。又北三百里有花門山堡，又東北千里為回紇衙帳所在地。故唐人詩中常以花門為回紇之代稱。杜甫另有《留花門》詩。

參閲《新唐書·地理志四》、吴曾《能改齋漫録》卷六《花門》。△助順：幫助正義一面。

〔一七〕"而王深父"句：《分門集注杜工部詩》卷九《哀王孫》題下注："王深父云：'安禄山驚潼關，玄宗倉卒西幸，諸嗣王及公主之在外者，皆不及從。其後多為禄山所屠，鮮有脱者。此詩記而哀之。嗚呼！以四海之廣，人帝之尊，念罔終，則辱其子孫如此。豈孟子所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者歟?'"《諸家老杜詩評》卷一引《王深甫集》亦有這段話，然字詞略異。"西幸"作"西遜"，"皆不及後"作"皆不及從"，"念罔終"作"念善罔終"，"則辱其子孫"作"則危辱其子孫"。△王深父：王回字深父，一作深甫，北宋潁州汝陰（今安徽阜陽）人。曾以進士補亳州衛真縣主簿，歲餘自免去。有勸之仕者，則辭以養母。治平二年卒，年四十三。深父經術清深，與王安石、曾鞏為深交。王安石作有《祭王回深甫文》、《王深父墓誌銘》，曾鞏作有《王深甫文集序》。《宋史》有傳。

六

《行次昭陵》歎[一]〇自"文物多師古"以下四句[二]，不惟美太宗之治[三]，亦歎今之不然也。《書》云："上帝降災于下方。"[四]太宗即位之初，兵戈猶未已，然太宗指揮而安率土，遂盪滌汙俗而致太平，其易如此[五]。"玉衣晨自舉，鐵馬汗常趨"[六]，蓋歎其威靈如在[七]。"寂寥開國日，流恨滿山隅"[八]，歎後世子孫寂寥，無復太宗開國時遺風[九]，是以"流恨滿山隅"也。

〔箋注〕

〔一〕《行次昭陵》：杜甫詩，作于至德二載八月。△行次：謂旅途暫居。劉長卿《題冤句宋少府廳留別》："草色愁別時，槐花落行次。"△昭陵：唐太宗李世民之陵墓。自貞觀十年開始營建，至二十三年完工。在今

陝西省禮泉縣東北九嵕山。

〔二〕“自文物”句：杜甫詩云：“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直詞寧戮辱，賢路不崎嶇。”△文物：指禮樂典章制度。《左傳》桓公二年：“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後漢書·南匈奴傳·論》：“製衣裳，備文物。”△師古：效法古代。

〔三〕太宗：李世民死後，廟號為太宗。△治：與“亂”相反，謂社會清明安定。

〔四〕“《書》云”句：偽古文《尚書·湯誥》：“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又《泰誓上》：“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上帝：天帝，天神。《尚書·盤庚下》：“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詩·大雅·蕩》：“蕩蕩上帝，下民之辟。”△降災：落下災難。△下方：人間，下界。

〔五〕“太宗”五句：杜甫詩云：“往者災猶降，蒼生喘未蘇。指麾安率土，盪滌撫洪鑪。”△即位：登君主之位。《尚書·無逸》：“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左傳》隱公元年：“不書即位，攝也。”△兵戈：指戰爭。《吳越春秋·闔閭內傳》：“欲興兵戈，以誅暴楚。”《後漢書·譙玄傳》：“時兵戈累年，莫能脩尚學業。”△指揮：同“指麾”。本指手之動作，引申為發令調遣。《荀子·富國》：“拱揖指揮，而强暴之國莫不趨使。”“揮”，王先謙案：“宋台州本作‘麾’”。今案《荀子·議兵》亦有二句，直作“麾”。《史記·淮陰侯列傳》：“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三國志·魏書·高貴鄉公髦紀》甘露三年裴松之注引《楚國先賢傳》：“謂卿曹本是善人，素無惡心，當思反善，何為受其指揮？”△率土：謂境域之內。《詩·小雅·北山》：“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毛傳：“率，循；濱，涯也。”《文選》鍾士季《檄蜀文》：“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于泯滅。”△盪滌：清除。《漢書·食貨志下》：“世祖受命，盪滌煩苛……”《舊唐書·虞世南李百藥褚亮傳·贊》：“文皇盪滌，刷清蒼昊。”△汙俗：汙濁之世風。偽古文《尚書·胤征》：“舊染汙俗，咸與惟新。”元稹《授馬總檢校刑部尚書天平軍節度使制》：“丕變汙俗，大蘇悍婺。”

〔六〕“玉衣”二句：浦起龍《讀杜心解》卷五之一：“師古《漢書注》：玉衣，以玉為衣，如鎧狀。連綴之，以黃金為縷。按：詩指寢殿所藏御衣也。《王莽傳》：杜陵便殿乘輿虎文衣廢藏在室匣者出，自樹立外堂上。莽

惡之。"“仇注：《南史》：蕭猷為益州刺史，齊苟兒反，猷禱楚王廟神。是日，有一騎浴鐵，從東來。俄有數百騎如風，時廟中土偶，皆泥溼如汗。錢箋：《禄山事蹟》：潼關之戰，我軍既敗。賊將崔乾祐，領白旗馳突。又見黄旗軍數百隊，與乾祐鬬。後昭陵奏，是日靈宫前，石人馬汗流。”△舉：立。△“鐵馬”，杜詩刊本或作“石馬”。△汗常趨：謂因急速奔跑而流汗不止。

〔七〕威靈：尊嚴之神靈。《楚辭》屈原《九歌·國殤》：“天時墜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野。”張戒此指唐太宗之英靈。

〔八〕寂寥：静寂無聲。《文選》宋玉《九辯》：“寂漻兮收潦而水清。”王逸注：“源瀆順流，漠無聲也。”“溝無溢潦，百川静也。”案“漻”同“寥”。洪興祖《楚辭補注》本即作“寥”。《西京雜記》卷四枚乘《柳賦》：“鎗鍠啾唧，蕭條寂寥。”△開國：建立邦國。《周易·師》：“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文選》丘希範《與陳伯之書》：“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流恨：猶遺恨。《樂府詩集》卷五九蔡琰《胡笳十八拍》之七：“草盡水竭兮羊馬皆徙，七拍流恨兮惡居于此?”

〔九〕遺風：遺留下來之風尚。《楚辭》屈原《九章·涉江》：“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

七

《洗兵馬》〔一〕○山谷云：“詩句不鑿空强作，對景而生便自佳。”〔二〕山谷之言誠是也。然此乃衆人所同耳，惟杜子美則不然。對景亦可，不對景亦可，喜怒哀樂，不擇所遇，一發于詩〔三〕，蓋出口成詩，非作詩也。觀此詩聞捷書之作〔四〕，其喜氣乃可掬〔五〕，真所謂“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六〕其曰“東走無復憶鱸魚，南飛覺有安巢鳥”〔七〕，案：此詩刊本“安巢”或作“安枝”。言人思安居〔八〕，不復

避亂也[九]。曰“寸地尺天”，曰“奇祥異瑞”，曰“皆入貢”，曰“争來送”，曰“不知何國”，曰“復道諸山”[一〇]，皆喜躍之詞也[一一]。“隱士休歌《紫芝曲》”[一二]，言時平當出也[一三]。“詞人解撰《河清頌》”[一四]，案：此詩刊本“解撰”或作“角撰”，“河清”或作“清河”。言當作頌聲也[一五]。“田家望望惜雨乾，布穀處處催春種”[一六]，言人思歸農也[一七]。“淇上健兒歸莫懶，城南思婦愁多夢”[一八]，言戍卒之歸休[一九]，室家之思憶[二〇]，叙其喜躍，不嫌于褻[二一]，故云“歸莫懶”、“愁多夢”也。至于“鶴駕通宵鳳輦備，雞鳴問寢龍樓曉”，雖但叙一時喜慶事，而意乃諷肅宗，所謂主文而譎諫也[二二]。“攀龍附鳳勢莫當，天下盡化為侯王。汝等豈知蒙帝力，時來不得誇身强。”[二三]雖似憎惡武夫[二四]，而熟味其言，[二五]乃有深意。《易·師》之上六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二六]《三略》亦曰：“還師罷軍，存亡之階。”[二七]子美于克捷之初[二八]，而訓勑將士[二九]，俾知帝力，不得誇身彊，其憂國不亦至乎[三〇]？子美吐詞措意每如此[三一]，古今詩人所不及也。山谷晚作《大雅堂記》，謂子美詩好處，正在“無意而意已至”[三二]。若此詩是已。

〔箋注〕

〔一〕《洗兵馬》：杜甫詩，作于乾元二年。

〔二〕“山谷”句：《王直方詩話》：“山谷論詩文不可鑿空强作，待境而生，便自工耳。”此語亦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七、何汶《竹莊詩話》卷一《講論》。曾季貍《艇齋詩話》：“東坡（一作東湖）論作詩，喜對景能賦，必有是景，然後有是句。若無是景而作，即謂之‘脱空’詩，不足貴也。”這段話與山谷語同意。△鑿空：憑空捏造，虚構。《新唐書·刑法志》周矩疏：“推劾之吏，以深刻為功，鑿空争能，相矜以虐。”△强作：

勉强造作。

〔三〕一發：一律表現。

〔四〕“觀此詩”句：《洗兵馬》題下杜甫自注：“收京後作。”詩之首二句云：“中興諸將收山東，捷書夜報清晝同。”乾元二年初春，九節度圍安慶緒于鄴城。△捷書：報告戰爭勝利消息之文書。《梁書·蔡道恭傳》武帝詔：“奇謀間出，捷書日至。”

〔五〕可掬：可以用雙手捧取。《左傳》宣公十二年：“中軍、下軍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杜預注：“兩手曰掬。”白居易《和夢遊》：“秀色似堪餐，穠華如可掬。”

〔六〕“情動”四句：《毛詩·關雎序》中之語。△形：表現。△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形容喜極之情狀。《孟子·離婁上》：“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七〕憶鱸魚：《世説新語·識鑒》：“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意爾，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事亦見《晉書·張翰傳》。后常以指棄官歸隱。△“南飛”句：指可以安居樂業。曹操《短歌行》：“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謂流離而無所依托。杜甫詩句反其意而用之。

〔八〕安居：居住安定。謂生活安定。《老子道德經》（八十章）：“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漢書·貨殖傳》：“各安其居而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後漢書·仲長統傳·昌言·理亂》：“安居樂業，長養子孫。”

〔九〕避亂：躲避戰亂。

〔一〇〕“曰寸地”六句：杜甫詩云：“寸地尺天皆入貢，奇祥異瑞争來送。不知何國致白環，復道諸山得銀甕。”△寸地尺天：謂極小之國。△奇祥異瑞：奇特罕見之吉祥符瑞。即古人視自然界中之奇異現象為吉祥徵兆。《漢書·元后傳》王章奏事：“上順天心，下安百姓，此正義善事，當有祥瑞，何故致災異？”劉向《新序·雜事二》：“成王任周、召，而海内大治，越裳重譯，祥瑞并降。”《論衡·指瑞》：“王者受富貴之命，故其動出見吉祥異物，見則謂之瑞。”△入貢：進貢，進獻方物于朝廷。《尚書·禹貢》：“任土作貢。”孔穎達疏：“貢者，從下獻上之稱，謂以所出之穀，市其土地所生異物，獻其所有，謂之厥貢。”

〔一一〕喜躍：高興而跳躍。形容歡樂至極。《列子·湯問》：“娥還，復為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躍抃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

〔一二〕隱士：隱居不仕之人。《莊子·繕性》：“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紫芝曲》：古歌名。傳說秦末商山四皓因世亂退隱而作。《樂府詩集》卷五八“琴曲歌辭”作《採芝操》，唐崔鴻倣作題名《四皓歌》，亦見《樂府詩集》。唐人詩中常稱其為《紫芝曲》、《紫芝謠》。殆因其歌辭起句為“曄曄紫芝，可以療饑”之故。

〔一三〕時平：時世安定。△出：指由隱居出而為官。

〔一四〕詞人：擅長文詞之人。《梁書·沈約傳》：“又撰《四聲譜》，以為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寤……”△解撰：能够撰寫。或作“角撰”，則為爭相撰寫之義。△《河清頌》：《南史·鮑照傳》：“元嘉中，河、濟俱清，當時以為美瑞。照為《河清頌》，其序甚工。”杜甫此處泛指歌頌時世升平之作。

〔一五〕頌聲：歌頌之聲。《公羊傳》宣公十五年：“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何休解詁：“頌聲者，大平歌頌之聲，帝王之高致也。”《史記·周本紀》：“（成王）興正禮樂，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頌聲興。”

〔一六〕田家：農家。《漢書·楊惲傳·報孫會宗書》：“田家作苦，歲時伏臘，亨羊炰羔，斗酒自勞。”孟浩然《過故人莊》：“故人具雞黍，邀我至田家。”△望望：急切盼望貌。△布穀：鳥名。又名勃姑、撥穀、鳲鳩、郭公、戴勝、戴紝。鳴聲似“布穀”，鳴又當播種之時，故相傳其為勸耕之鳥。《後漢書·襄楷傳》：“臣聞布穀鳴于孟夏，蟋蟀吟于始秋。”

〔一七〕歸農：回鄉務農。《漢書·食貨志》鼂錯上疏：“遊食之民未盡歸農也。”

〔一八〕淇：水名。在今河南省北部。古屬黄河支流，今為衛河支流。△健兒：軍中勇士。《三國志·吳書·甘寧傳》：“輕財敬士，能厚養健兒，健兒亦樂為用命。”△思婦：懷戀遠行丈夫之婦人。《宋書·樂志》曹丕《燕歌行》：“慊慊思婦戀故鄉，君何淹留寄他方。”《文選》作“思歸”。《文選》陸士衡《為顧彥先贈婦二首》之二：“東南有思婦，長歎充幽闥。”

〔一九〕戍卒：守邊之士兵。《史記·秦始皇本紀·論》引賈誼文："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櫌白梃，望屋而食，横行天下。"△歸休：回家休息。《漢書·孔光傳》："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

〔二〇〕室家：家庭，夫婦。《詩·周南·桃夭》："之子于歸，宜其室家。"引申指家中之人。《漢書·高帝紀》二年："過沛，使人求室家，室家亦已亡。"

〔二一〕褻：不莊重。

〔二二〕"至于"四句：張戒此處之論，後注杜詩亦有持之者。如錢謙益《錢注杜詩》："《洗兵馬》，刺肅宗也，刺其不能盡子道，且不能信任父之賢臣，以致太平也。"△"鶴駕"二句詩：見卷上第四條注〔二〇〕。△肅宗：李亨之廟號。△主文而譎諫：《毛詩·關雎序》中語。鄭玄箋："主文，主與樂之宫商相應也。譎諫，詠歌依違不直諫。"主文，本謂詩之文辭與音樂之樂曲相配合，而朱熹認為是"主于文辭"（吕祖謙《吕氏家塾讀詩記》卷二引）。譎諫，本謂不直言人君之過失，詩與樂和所指斥之事乍離乍合。後世謂勸諫君主，不直言其過失，方式委婉，隱約其詞，使之自悟。

〔二三〕"攀龍"二句：《漢書·叙傳》："攀龍附鳳，并乘天衢。"又云："雲起龍襄，化為侯王。"杜甫本此。△攀龍附鳳：指依附帝王以建功立業。△"汝等"二句：浦起龍《讀杜心解》卷二之一："朱注：時加封扈從功臣。二句即介之推所謂貪天功以為己力也。"△帝力：帝王之作用。《群書治要》卷一一引《帝王世紀》："天下大和，百姓無事，有五老人擊壤于道，觀者歎曰：'大哉，堯之德也。'老人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案《帝王世紀》諸本及他書所引，此段話之字句均有差異。）《漢書·張耳陳餘傳》："先王亡國，賴皇帝得復國，德流子孫，秋毫皆帝力也。"

〔二四〕憎惡：厭惡。《荀子·大略》："故塞而避所短，移而從所仕，疏知而不法，察辨而操辟，勇果而亡禮，君子之所憎惡也。"△武夫：武士、勇士。《詩·周南·兔罝》："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二五〕熟味：反覆品味。猶今云反覆深入進行審美鑒賞。吴幵《優古堂詩話》："荆公之詩，熟味之，可見其閑適優遊之意。"

〔二六〕《易·師》之上六：《周易》之《師》卦之第六（自下而上數）爻，其爻為陰爻，故曰“六”。下引即此爻之爻辭。△“開國”二句：王弼注：“開國承家，以寧邦也；小人勿用，非其道也。”孔穎達疏：“若其功大，使之開國為諸侯；若其功小，使之承家為卿大夫。小人勿用，言開國承家，須用君子，勿用小人也。”△小人：指德行低于君子之人。《尚書·無逸》：“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詩·小雅·角弓》：“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論語·為政》：“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何晏集解：“孔曰：忠信曰周，阿黨曰比。”又《里仁》：“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又《顏淵》：“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又《子路》：“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管子·牧民》：“信小人者失士。”

〔二七〕《三略》：古兵書，舊題漢黄石公撰。《隋書·經籍志三》著録有《黄石公三略》三卷，題下邳神人撰，已失傳。《文選》李蕭遠《運命論》：“張良受黄石之符，誦《三略》之説。”清姚際恒《古今偽書考》認為蓋《史記·留侯世家》載圯上老人授張良兵書事，後人遂因此依託成篇。《武經七書》等叢書收有此書。△還師罷軍：謂撤回軍隊，予以遣散。△階：緣由。《詩·小雅·巧言》：“無拳無勇，職為亂階。”鄭箋：“言亂由之來也。”

〔二八〕克捷：克敵制勝。曹操《請爵荀彧表》：“每皆克捷，奇策密謀，悉皆共決。”《陳書·高祖紀》：“其江乘、攝山鍾山等諸軍相次克捷。”

〔二九〕訓勅：告諭、誡飭。宋祁《代鄭公授知制誥謝表》：“因程奏之升聞，紆睿辭之訓敕，就加金艾之服，以獎朝廷之容。”案“勅”、“敕”為異體字。

〔三〇〕憂國：憂念國家之事。《戰國策·齊策四》：“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後漢書·祭遵傳》：“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之臣如祭征虜者乎？’”△不亦至乎：《論語·學而》有“不亦説乎”、“不亦樂乎”之語，張戒語倣此。△至：達到極點。

〔三一〕吐詞：發言而為詩文。《論衡·問孔》：“夫賢聖下筆造文，用意詳審，尚未可謂盡得實；況倉卒吐言，安能皆是？”《晉書·曹毗傳·對儒》：“吐辭則藻落揚班，抗心則志擬高鴻。”李白《獻從叔當塗宰陽冰》：“落筆

灑篆文，崩雲使人驚。吐辭又炳煥，五色羅華星。”案“詞”、“辭”均有言詞、文詞義，故常互相通用。△措意：指詩文立意。皎然《詩式》卷一《詩有五格》：“其有不用事而措意不高者，黜入第二格。”

〔三二〕“山谷”三句：《大雅堂記》：“子美詩妙處，乃在無意于文，夫無意而意已至……”△大雅堂：見卷上第一二條注〔一一〕。

八

《秦州雜詩》〔一〕○“長江風送客，孤館雨留人”〔二〕，此晚唐佳句也〔三〕。然子美“塞門風落木，客舍雨連山”〔四〕，則留人送客不待言矣〔五〕。第十八首：“塞雲多斷續，邊日少光輝”〔六〕，此兩句畫出邊塞風景也〔七〕。“山雪河冰野蕭索，青是烽烟白人骨”〔八〕，亦同。

〔箋注〕

〔一〕《秦州雜詩》：杜甫詩，共二十首，作于乾元二年秋。△秦州：三國魏置，治上邽（在今甘肅天水西南）。晉移治冀城（今甘肅甘谷）太康中并入雍州，尋復置于上邽。隋改為天水郡。唐復曰秦州，移治成紀（今天水）尋還治上邽，又改名天水郡，後復曰秦州。宋移治成紀。民國改為天水縣。

〔二〕“長江”二句：賈島詩之殘句。《全唐詩》卷五七四稱見《楊升庵集》。亦見《佩文韻府》卷一一上。△館：客舍，旅舍。

〔三〕晚唐：舊時對唐詩分期，有初、盛、中、晚四期，大和以後為晚唐。亦有僅分初、盛、晚三期者，以元和以後為晚唐。△佳句：見卷上第一條注〔二五〕。

〔四〕“塞門”二句：《秦州雜詩》第十五首中詩句。△塞門：邊關。《文選》顏延年《赭白馬賦》：“簡偉塞門，獻狀絳闕。”李善注：“塞，紫塞也。”△風落木：謂風吹落樹葉。參見卷上第一二條注〔九〕。△客舍：旅

舍。《史記·商君列傳》："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玉臺新詠》卷九費昶《行路難二首》之一："君不見長安客舍門，倡家少女名桃根。"△雨連山：因下雨，山為霧氣籠罩。

〔五〕不待：見卷上第一三注〔六〕。

〔六〕斷續：時而分開，時而又連結在一起。△光燁：也作"光暉"、"光煇"。謂閃爍耀目之光芒。《孟子·盡心下》："充實而有光輝謂之大。"《荀子·天論》："故日月不高，則光暉不赫。"《史記·封禪書》："權火舉而祠，若光煇然屬天焉。"

〔七〕邊塞：邊疆設防之處。《史記·三王世家》霍去病上疏："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漢書·昭帝紀》始元六年："以邊塞闊遠，取天水、隴西、張掖郡各二縣置金城郡。"△風景：風光景物。《世說新語·言語》："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

〔八〕"山雪"二句：杜甫《悲青坂》中之詩句。△"野"，杜詩刊本或作"晚"。△蕭索：寂寞，景物凄凉。《初學記》卷三陸雲《歲暮賦》："時凜戾其可悲兮，氣蕭索以傷心。"何遜《贈族人秣陵兄弟》："蕭索高秋暮，砧杵鳴四鄰。"△"蕭索"：杜詩刊本作"蕭颾"，或作"蕭瑟"。△烽烟：即烽火、烽燧。古代邊防報警之兩種信號。白天放烟曰"烽"，夜間舉火曰"燧"。《文苑英華》卷一七一席豫《奉和聖製送張尚書巡邊》："春冬見巖雪，朝夕候烽烟。"（亦見《全唐詩》卷一一一，題中"張尚書"作"張說"。）△"烽烟"：杜詩刊本或作"人煙"。

九

《苦竹》〔一〕○觀此詩前四句〔二〕，則苦竹叢在目前矣。

〔箋注〕

〔一〕《苦竹》：杜甫詩，作于乾元二年秋。△苦竹：竹之一種，又名傘柄竹。晉戴凱之《竹譜》："苦竹，有白有紫，而味苦。"又云："篃、䈽二族，亦甚相似。杞髮苦竹，促節薄齒。束物體柔，殆同麻枲。"李白《勞勞

亭〉："苦竹寒聲動秋月，獨宿空簾歸夢長。"

〔二〕此詩前四句："青冥亦自守，軟弱强扶持。味苦夏蟲避，叢卑春鳥疑。"

一〇

《乾元中寓居同谷七歌》〔一〕〇杜子美李太白，才氣雖不相上下〔二〕，而子美獨得聖人删詩之本旨〔三〕，與《三百五篇》無異〔四〕，此則太白所無也。元微之論李、杜，以為太白"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摹寫物象……誠亦差肩于子美。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李尚未能歷其藩翰，況堂奥乎！"〔五〕鄙哉〔六〕，微之之論也！鋪陳排比，曷足以為李、杜之優劣。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七〕又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八〕《序》曰："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九〕又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一〇〕子美詩是已。若《乾元中寓居同谷七歌》，真所謂主文而譎諫，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者也。"氣劘屈、賈壘，目短曹、劉牆"〔一一〕，誠哉是言。"乾元元年春，萬姓始安宅"〔一二〕，故子美有"長安卿相多少年"之羡〔一三〕，且曰："我生胡為在窮谷，中夜起坐萬感集"〔一四〕，蓋自傷也。讀者遺其言而求其所以言〔一五〕，三復玩味〔一六〕，則子美之情見矣〔一七〕。

〔箋注〕

〔一〕《乾元中寓居同谷七歌》：杜甫詩，作于乾元二年十月。杜詩刊本詩題作《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乾元：唐肅宗李亨之年號（七五

八——七五九)。△寓居：暫居。《文選》張平子《西京賦》："鳥畢駭，獸咸作，草伏木棲，寓居穴託。"薛綜注："謂禽獸驚走，得草則伏，遇木則棲，非其常處，苟寄而居，值穴而託。"後稱寄居他鄉為寓居。《晉書·孫惠傳》："惠口訥，好學有才識，州辟不就，寓居蕭、沛間。"△同谷：舊縣名。北魏置，元代廢。故治在今甘肅省成縣。

〔二〕才氣：見卷上第一五條注〔五〕。△不相上下：形容二者之間程度相當，没有分别。陸龜蒙《蠹化》："橘之蠹……翳葉仰齧，如饑蠶之速，不相上下。"

〔三〕聖人删詩：見卷上第二條注〔二二〕。△聖人：舊時所謂人格品德最高之人，《周易·乾·文言》："聖人作而萬物睹。"《老子道德經》(二章)："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儒家典籍中多以泛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自儒家定于一尊後，則特指孔子。揚雄《法言·修身》："或曰：孔子之事多矣，不用，則亦勤且憂乎？曰：聖人樂天知命，樂天則不勤，知命則不憂。"《文心雕龍·徵聖》："'夫子文章，可得而聞'，則聖人之情見乎文辭矣。"△本旨：見卷上第一條注〔一五〕。

〔四〕《三百五篇》：指《詩經》。參見卷上第一條注〔一二〕。

〔五〕"元微之"二句：引文見元稹《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并叙》。△壯浪：豪放。△縱恣：本謂肆意放縱。《韓非子·五蠹》："士民縱恣于内，言談者為勢于外，外内稱惡，以待强敵，不亦殆乎！"《漢書·董仲舒傳》："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元稹此處形容文辭雄健奔放。△擺去：猶擺脱，排除。△拘束：受約束限制。鍾嶸《詩品》卷中《宋光禄大夫顔延之詩》："又喜用古事，彌見拘束。"《北齊書·馮偉傳》："王知其不願拘束，以禮發遣。"△摹寫：依樣描寫。《後漢書·蔡邕傳下》："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物象：事物之氣象、形象。孟郊《同年春讌》："視聽改舊趣，物象含新姿。"△差肩：相并。劉知幾《史通·忤時》："蓬山之下，良直差肩；芸閣之中，英奇接武。"△鋪陳：鋪叙，敷陳。《周禮·春官宗伯·大師》："曰賦"鄭玄注："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白居易《讀張籍古樂府》："為詩意如何？六義互鋪陳。"△排比：依次排列，使相連比。白居易《六年春贈分司東都諸公》："花教鶯點檢，柳付風排比。"△聲韵：指詩用字之聲調和押韻。

《南齊書·陸厥傳》："汝南周顒，善識聲韻。"《文心雕龍·章句》："然兩韻輒易，則聲韻微躁。"慧皎《高僧傳·曇遷傳》："常佈施題經，巧于轉讀，有無窮聲韻。"唐封演《封氏聞見記·聲韻》："時王融、劉繪、范雲之徒，皆稱才子，慕而扇之，由是遠近文學，轉相祖述，而聲韻之道大行。"△藩翰：《詩·大雅·板》："价人維藩……大宗維翰。"毛傳："藩，屏也……翰，幹也。"本指藩籬和棟梁。元稹此處僅為藩籬義，比喻界域。△堂奥：堂之深處。古人入門先升堂，而後入室，室之西南角為奥。常用以喻學問之精深處。《文館詞林》卷一五七晉棗腆《答石崇》："竊睹堂奥，欽蹈明規。"

〔六〕鄙：淺陋。

〔七〕"不學"二句：《論語·季氏》中語。△言：指外交辭令。

〔八〕"《詩》可以"六句：《論語·陽貨》中語。見卷上第四條注〔一二〕。

〔九〕"先王"五句：《毛詩·關雎序》中語。△先王：指周文王、武王。△是：代指《詩》。△餘見卷上第三六條注〔一九〕。

〔一〇〕"上以"五句：亦《毛詩·關雎序》中語。△風化：孔穎達疏："風動教化。"△風刺：諷刺。孔穎達疏："風喻箴刺。"△主文而譎諫：見本卷前第七條注〔二二〕。△"言之者"二句：謂以詩樂進行諷刺者無罪，而能够使聽此詩樂之在上者引為警戒。

〔一一〕"氣劘"二句：杜甫《壯遊》中之詩句。△劘：迫近。△屈、賈：屈原、賈誼。《史記》二人合傳，二人均擅長辭賦，同遭讒陷，不被重用，故并稱。△壘：軍營之壁壘。△曹、劉：見卷上第一條注〔五〕。

〔一二〕"乾元"二句：杜甫《送李校書二十六韻》中之詩句。△"元年"，杜詩刊本或作"二年"。△萬姓：指人民。《尚書·立政》："式商受命，奄甸萬姓。"△安宅：安居。《詩·小雅·鴻雁》："雖則劬勞，其究安宅？"

〔一三〕"故子美"句：《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之七云："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饑走荒山道。長安卿相多少年，富貴應須致身早。"△長安：見本卷前第五條注〔三〕。△卿相：執政之大臣。《孟子·公孫丑上》："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史記·孫子吳起列傳》："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

〔一四〕"我生"二句：《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之五中詩句。△

窮谷：幽谷。《左傳》昭公四年："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應劭《風俗通·祀典》："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深山窮谷。"△中夜：半夜。僞古文《尚書·冏命》："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文選》曹子建《美女篇》："盛年處房室，中夜起長歎。"△萬感集：猶百感交集。謂種種感慨油然而生。

〔一五〕"讀者"句：謂拋開言辭之表面意義而探索其深義。

〔一六〕三復：謂反復誦讀。《論語·先進》："南容三復'白圭'。"何晏集解引孔安國云："《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覆之，是其心慎言也。"陶淵明《答龐參軍》序："三復來貺，欲罷不能。"李白《化城寺大鐘銘》："天書褒榮，輝之簡牘，稽首三復，子孫其傳。"△玩味：研習體會。《法苑珠林》卷三三："關中僧肇始注《維摩》，世咸玩味。"梅堯臣《和長吉上人相遇》："復遺三百言，玩味自挽髭。"對詩之玩味，指鑒賞體驗。

〔一七〕張戒此條之意，北宋人已有之。司馬光《續詩話》："古人為詩貴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也。近世詩人，惟杜子美最得詩人之體……"晁説之《成州同谷縣杜工部祠堂記》："……工部嶷嶷絶去一代頡頏不可揉屈之士而嶽立矣，然猶惜也，何庸李白之抗也！昔夫子録秦詩而不録楚詩，蓋秦有周之遺俗，如玉之人在板屋，則傷之也。楚則僭周而王矣，滄浪之水既已濯吾纓，雖濁，忍以濯吾足哉？李則楚也，亦不得與杜并矣，况餘子哉！彼元微之，讒諂小人也，身不知裴度李宗閔之邪正，尚何有于李、杜之優劣也邪？……工部之詩，一發諸忠義之誠，雖取以配《國風》之怨、《大雅》之羣，可也。"

二

《劍門》〔一〕○"一夫怒臨關，百萬未可傍"〔二〕，余嘗聞之王大卿侯曰〔三〕："一夫怒乃可，若不怒，雖臨關何益也。"《昭陵》、《泥功山》、《岳麓寺》、《鹿頭山》、《七歌》、《遭田父泥飲》、《又上後園山腳》、《收京》、《北征》、《壯遊》〔四〕，子美詩設詞措

意〔五〕，與他人不可同年而語〔六〕。如狀昭陵之威靈〔七〕，乃云“玉衣晨自舉，鐵馬汗常趨”〔八〕；案：此詩刊本“鐵馬”或作“石馬”。狀泥功山之險，乃云“朝行青泥上，暮在青泥中……白馬為鐵驪，小兒成老翁”〔九〕；狀岳麓寺之佳，乃云“塔劫宮牆壯麗敵，香厨松道清涼俱”〔一〇〕。案：此詩刊本“塔劫”或作“塔級”，“宮牆”或作“宮壇”，“香厨”或作“石厨”，“清涼”或作“清崇”。此其用意處〔一一〕，皆他人所不到也。《鹿頭山》云“遊子出京華，劍門不可越”〔一二〕，案：此詩刊本“京華”或作“咸京”。《七歌》云“山中儒生舊相識，但話宿昔傷懷抱”〔一三〕，《遭田父泥飲》云“久客惜人情，如何拒鄰叟”〔一四〕，《又上後園山腳》云“到今事反覆，故老淚萬行，龜蒙不可見，況乃懷故鄉”〔一五〕，案：此詩刊本“不可”或作“不復”，“懷故”或作“復舊”。皆人心中事而口不能言者，而子美能言之，然詞高雅，不若元、白之淺近也。《收京》云“賞應歌《杕杜》，歸及薦櫻桃”〔一六〕，有旨哉〔一七〕，與陸宣公諫德宗尋訪內人疏何異〔一八〕？子美顛沛造次于兵戈之中，而每以宗廟為言〔一九〕，如《北征》往往是也〔二〇〕，此其意尤不可及。《壯遊》云：“河朔風塵起，岷山行幸長。兩宮各警蹕，萬里遥相望。”〔二一〕不待褒貶而是非自見矣〔二二〕。

〔箋注〕

〔一〕《劍門》：杜甫詩，作于乾元二年冬。△劍門：山名，在今四川省北部，又名梁山，有劍門七十二峰。又今劍閣縣北七里，大劍山和小劍山之間有雄關，稱劍閣，亦名劍門關。

〔二〕一夫：一人。古籍中多指男子。偽古文《尚書·君陳》：“無求備于一夫”。△“一夫”，杜詩刊本或作“一人”。△傍：接近。

〔三〕王大卿俁：王俁，字碩夫，其先大名人，徙宛丘，宋室南渡後家

餘姚，政和進士。曾任夔路提刑，靖康元年除監察御史。紹興元年至七年，歷任尚書右司員外郎知邛州、左朝奉郎兩浙轉運副使（一作兩浙計度轉運使）、尚書左司員外郎、權户部侍郎兼權禮部侍郎、户部侍郎、工部侍郎、充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充集英殿修撰。因秦檜專國，俣于紹興八年正月落職。檜死，復起任右朝議大夫知明州。紹興二十六年十月，復為户部侍郎。紹興二十七年四月除工部尚書（一作權工部尚書），旋為言者所論，以奉祠去。九月卒，官終敷文閣待制。（以上見《筠溪集》卷四、《鴻慶居士文集》卷二二、《中興小紀》、《建炎以來繫年要録》、《靖康要録》、《宋人傳記資料索引》）△大卿：對"六部"（吏部、户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尚書之稱呼。《周禮·天官冢宰》"治官之屬……"賈公彦疏："自太宰至旅下士，轉相副貳，皆王臣也者，大卿一人，小卿則二人，已下皆去上一倍者，是轉相副貳也。"賈公彦所謂"大卿"，指"六官"（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之長官。後世"六部"相當于周之"六官"。此處稱王俣為大卿，是因他任過工部尚書。工部尚書在"六部"尚書中資歷最淺，然為掌工程之長官。掌工程之長官，夏、商名司空，周名大司空卿，漢由三公之一之大司空兼任，後周復古又名大司空卿。

〔四〕《昭陵》：杜甫詩有《行次昭陵》、《重經昭陵》。據後文所引，此處指《行次昭陵》。見本卷前第六條注〔一〕。△《泥功山》：杜甫詩，作于乾元二年十月。△泥功山：即青泥嶺之别名。見後注〔九〕。△《岳麓寺》：杜甫詩，題全名《岳麓山道林二寺行》，作于大曆四年。△岳麓：山名。在今湖南省長沙市西郊，乃衡山之北麓，為衡山七十二峰之一。又名麓山、靈麓峰。諸峰叠秀，下臨湘水。△岳麓寺：在岳麓山上百餘級處，晉代修建，即古麓苑，又名慧光寺、萬壽寺，寺内有唐代李邕所書碑。△《鹿頭山》：杜甫詩，作于乾元二年冬。△鹿頭山：在今四川省德陽市北，南距成都市一百五十里。山上舊有關名鹿頭關。△《七歌》：即《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見本卷前第一〇條注〔一〕。△《遭田父泥飲》：杜甫詩，題全名《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作于寶應元年。△遭：遇，逢。△田父：老農。《史記·項羽本紀》："項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泥飲：强留飲酒。△《又上後園山脚》：杜甫詩，作于大曆二年。△《收京》：杜甫詩，至德二載作有三首，廣德二年作有一首。據後文所引，知此處指至德二載

所作之三首。△收京：指安史亂時，唐軍收復長安。△《北征》：杜甫詩，作于至德二載。△《壯遊》：杜甫詩，作于大曆元年。△壯遊：懷抱壯志而遠遊。

〔五〕設詞：安排詞語。△措意：見本卷前第七條注〔三一〕。

〔六〕不可同年而語：見卷上第二六條注〔九〕。

〔七〕威靈：見本卷前第六條注〔七〕。

〔八〕"玉衣"二句：見本卷前第六條注〔六〕。

〔九〕青泥：即青泥嶺，在今甘肅省徽縣南、陝西省略陽縣西北，古為入蜀之要道。懸崖萬仞，上多雲雨，行人屢逢泥淖，故名。李白《蜀道難》："青泥何盤盤，百步九折縈巖巒。"即指此嶺。△鐵驪：鐵色之馬。《禮記·月令》孟冬之月："乘玄路，賀鐵驪。"鄭玄注："鐵驪，色如鐵。"

〔一〇〕"塔劫"句：謂寺塔階梯之雄偉華美與皇宮相當。△塔劫：底本案："或作'塔級'"。案"劫"通"級"，指階梯。《康熙字典》子集下："浩劫，宮殿大階級也。"△宮牆：指帝王宮中。《晉書·段灼傳》陳時宜疏："故古之明王……仁孝著乎宮牆，弘化洽乎兆庶。"△壯麗：雄偉壯美。《韓非子·解老》："所謂光者，官爵尊貴，衣裘壯麗也。"《史記·高祖本紀》："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敵：相當。△香厨：《維摩詰經·香積品》："有國名衆香，佛號香積……苑囿皆香，其食香氣。"後因稱僧厨為香積厨，省稱香厨。△松道：指寺中兩邊植滿松樹之道路。△清凉：清爽，凉快。《楚辭》王逸《九思·哀歲》："旻天兮清凉，玄氣兮高明。"△俱：同。

〔一一〕用意：猶立意。陸賈《新語·道基》："伎巧横出，用意各殊。"

〔一二〕遊子：離鄉遠遊之人。《管子·地數》："夫齊衢處之本，通達所出也。遊子勝商之所道。"《史記·高祖本紀》："謂沛父兄曰：'遊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文選·古詩十九首》之十六："凉風率已厲，遊子寒無衣。"△京華：即京都，京城。《文選》郭景純《遊仙詩七首》之一："京華遊俠窟，山林隱遯棲。"張九齡《上封事》："京華之地，衣冠所聚。"

〔一三〕"山中"二句：《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之七中詩句。△儒生：信奉孔子學説之人，亦為讀書人之通稱。《論衡·超奇》："故能説一

經者為儒生，博覽古今者為通人……故儒生過俗人，通人勝儒生。”△宿昔：往日，從前。《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漢武帝曰：“朕宿昔庶幾獲承尊位，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為治者，君宜知之。”《漢書·蘇武傳》：“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阮籍《詠懷詩八十二首》之十六：“攜手等歡愛，宿昔同衾裳。”△懷抱：心意，胸襟。《後漢書·馮衍傳》“由是為諸王所聘請”，李賢注引衍與陰就書：“衍年老被病，恐一旦無祿，命先犬馬，懷抱不報，齎恨入冥。”《晉書·王羲之傳·蘭亭序》：“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内。”

〔一四〕久客：長期旅居在外。漢焦延壽《易林》卷一《屯之巽》：“久客無依，思歸我鄉。”△惜：愛惜，珍視。△人情：人之常情。《莊子·逍遥遊》：“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

〔一五〕反覆：變動無常。《詩·小雅·小明》：“豈不懷歸，畏此反覆。”《史記·淮陰侯列傳》：“齊偽詐多變，反覆之國也。”△故老：年高多閱歷之人。多指元老舊臣。《詩·小雅·正月》：“召彼故老，訊之占夢。”《文選》班孟堅《西都賦》：“徒觀迹乎舊墟，聞之乎故老，什分而未得其一端。”△龜、蒙：二山名。龜山在今山東省泗水縣東北，接新泰市界東南。蒙山在今山東省蒙陰縣南，綿亘一百二十里，有七十二峰，三十六洞，古刹七十餘所。龜、蒙二山相連。

〔一六〕“賞應”二句：《收京三首》之三中詩句。謂歡慶凱旋時應犒賞三軍，祭獻宗廟。△《杕杜》：《詩·小雅》之一篇。毛序：“《杕杜》，勞還役也。”後多用為歡慶凱旋之典。△薦：遇時節供時物而祭。△薦櫻桃：《禮記·月令》仲夏之月：“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鄭玄注：“含桃，櫻桃也。”

〔一七〕有：語首助詞，無義。△旨哉：美好啊！偽古文《尚書·説命中》：“王曰：‘旨哉！説乃言惟服。’”

〔一八〕陸宣公諫德宗尋訪内人疏：《舊唐書·陸贄傳》：“李晟既收京城，（德宗）遣中使宣付翰林院具録先散失宫人名字，令草詔賜渾瑊，遣於奉天尋訪……贄不時奉詔，進狀論之……”其狀文，傳中有删節。《唐陸宣公翰苑集》、《全唐文》卷四七一載其全文，題作《興元論賜渾瑊詔書為取散失内人等議狀》。其中曰：“今渠魁始平，法駕將返……陛下固當感上天悔禍之眷，荷列祖垂裕之休，念將士鋒刃之殃，愍黎元塗炭之酷。以致寇

為戒，以居上為危，以務理為憂，以復宮為急……何必自虧君德，首訪婦人!”又曰：“自翠華播越，萬姓靡依，清廟震驚，三時乏祀，當今所務，莫大于斯。誠宜速遣大臣，馳傳先往，迎復神主，修整郊壇，展禋享之儀，申告謝之意，然後弔恤死義，慰犒有功，綏輯黎蒸，優問耆耋，安定反側，寬宥脅從，宣暢鬱堙，褒獎忠直，官失職之士，復廢業之人，是皆宜先，不可後也。至如崇飾服器，繕緝殿臺，備耳目之娱，選巾櫛之侍，是皆宜後，不可先也。”△德宗：李适之廟號。△内人：皇帝宮中之女伎藝人。崔令欽《教坊記》：“伎女入宜春院，謂之内人。”

〔一九〕“子美”二句：蘇軾《王定國詩集叙》：“古今詩人衆矣，而杜子美為首，豈非以其流落饑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一五引《潘子真詩話》：“山谷嘗謂余言：老杜雖在流落顛沛，未嘗一日不在本朝，故善陳時事，句律精深超古，作者忠義之氣感發而然。”黄徹《䂬溪詩話》卷八：“世人喜子美造次不忘君……”張邦基《墨莊漫録》卷二：“子美居西川，一飯未嘗忘君，其憂在王室……”△顛沛：本義為傾覆、仆倒。《詩·大雅·蕩》：“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毛傳：“顛，仆；沛，拔也。”言樹連根拔起而倒仆。因引申以形容人事困頓、社會動亂。《論語·里仁》：“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造次：倉卒，急遽。《史記·五宗世家》河間獻王德：“好儒學，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後漢書·吴漢傳》：“漢為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並見前注。△兵戈：見本卷前第六條注〔五〕。△宗廟：見本卷前第二條注〔九〕。

〔二〇〕往往：處處。《史記·吴王濞列傳》：“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于吴。”

〔二一〕“河朔”四句：謂安史叛亂，玄宗逃往蜀地，肅宗即位于靈武。△河朔：泛指黄河以北地區。偽古文《尚書·泰誓中》：“惟戊午，王次于河朔。”偽孔傳：“戊午渡河而誓，既誓而止于河之北。”《三國志·魏書·袁紹傳》：“威震河朔，名重天下。”△風塵：喻戰亂。《漢書·終軍傳》：“邊境時有風塵之警，臣宜披堅執鋭，當矢石，啟前行。”《後漢書·班彪傳》附班固：“設後北虜稍彊，能為風塵，方復求為交通，將何所及?”△岷山：在今四川省北部，綿延于四川、甘肅兩省邊界。△行幸：即巡幸。舊謂帝王

離開都城到外地巡視。行，巡視，巡狩。幸，舊謂皇帝親臨。△“兩宫”句：見卷上第四條注〔一九〕。

〔二二〕不待：見卷上第一三條注〔六〕。

一二

《江頭五詠》〔一〕○物類雖同〔二〕，格韻不等〔三〕。同是花也，而梅花與桃李異觀〔四〕；同是鳥也，而鷹隼與燕雀殊科〔五〕。詠物者要當高得其格致韻味〔六〕，下得其形似〔七〕，各相稱耳〔八〕。杜子美多大言〔九〕，然詠丁香、麗春、梔子、鸂鶒、花鴨〔一〇〕，字字實録而已〔一一〕，蓋此意也。

〔箋注〕

〔一〕《江頭五詠》：杜甫詩，作于寶應元年。

〔二〕物類：物之種類。玄奘《大唐西域記》卷一《縛喝國》：“土地所産，物類尤多。”

〔三〕格韻：格調氣韵。蘇軾《與蔡景繁十四首》之十一：“黄陂新令李籲到未幾，其聲藹然，與之語，格韻殊高。”《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一引《元城先生語録》：“舊見《漢禮樂志·房中樂》十七章，觀其格韻高嚴，規模簡古，駸駸乎商周之《頌》。”

〔四〕異觀：不同。《後漢書·馬融傳·論》：“物我異觀，亦更相笑也。”韓愈《贈張童子序》：“夫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將責成人之禮焉。”

〔五〕鷹隼：見卷上第二七條注〔一〕。△殊科：不同。《漢書·公孫弘傳》：“位在宰相封侯，而為布被脱粟之飯……與内富厚而外為詭服以釣虚譽者殊科。”《舊唐書·魏元忠傳》：“且上智下愚，明暗異等；多謀少算，衆寡殊科。”

〔六〕要當：應當。《後漢書·馮魴傳》：“我與季雖無素故，士窮相歸，

要當以死任之，卿為何言?"《全唐詩》卷四六七牟融《寄周韶州》："功業要當垂永久，利名那得在須臾。"△格致：風格與情趣。歐陽修《歸田録》卷二："（趙）昌花寫生逼真，而筆法輭俗，殊無古人格致。"△韻味：神態之美。

〔七〕形似：見卷上第一〇條注〔一一〕。

〔八〕相稱：相符；相配。《韓非子·解老》："所謂方者，内外相應也，言行相稱也。"王先慎集解："稱，副也。昌證反。"《北史·長孫嵩傳》："名實須相稱，尚書志安貧素，可改名儉，以彰雅操。"

〔九〕大言：重要言論。《莊子·齊物論》："大言炎炎，小言詹詹。"成玄英疏："炎炎，猛烈也；詹詹，詞費也。夫詮理大言，由猛火炎燎原野，清蕩無遺。儒墨小言，滯于競辯，徒有詞費，無益教方。"

〔一〇〕丁香：《圖經衍義本草》卷二一："丁香……本類桂，高丈餘，葉似櫟，凌冬不彫。花圓細，黄色。"此即我國所産木犀科灌木紫丁香。△麗春：罌粟花之别種，又名賽牡丹、錦被花，形態多變，花色艷麗，故曰麗春。參見《廣群芳譜》卷四六。△梔子：常緑灌木，夏季開白花，氣味芬芳，秋結實，生青熟黄，可入藥，亦可作黄色染料。參見《本草綱目》卷三六《木三·巵子》。△鸂鷘：水鳥名。形大于鴛鴦，毛有五彩，而多紫色，水上偶游，故謂之紫鴛鴦。《文選》左太冲《吴都賦》："鸂鶒鷛鷞。"劉淵林注："鸂鶒，水鳥也，色黄赤，有斑文，食短狐蟲，在水中，無毒，江東諸郡皆有之。""鷘"，杜詩刊本作"鶒"。案字書無"鷘"字。△花鴨：毛色黑白相間之鴨。杜甫詩云："羽毛知獨立，黑白太分明。"

〔一一〕實録：記載符合實際。《漢書·司馬遷傳·贊》："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録。"顔師古注："言其録事實。"張戒此謂如實描寫。

一三

《屏迹二首》〔一〕〇"用拙存吾道"〔二〕，若用巧，則吾道不存矣。心跡雙清，從白首而不厭也〔三〕。子美用意如此〔四〕。豈特詩

人而已哉？“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五]，此子美觀物之句也[六]。若非幽居，豈能近此物情乎[七]？妙哉，造化春工[八]，盡于此矣！

〔箋注〕

〔一〕《屏迹二首》：杜甫詩，作于寶應元年。杜詩刊本題作《屏跡三首》，其一為五古，另二首為五律。張戒作“二首”，據後文可知，當指此兩首五律。案“迹”同“跡”。△屏迹：斂迹，避匿。《世説新語·賞譽下》：“王丞相云：‘……卞望之之峰距。”’劉孝標注引《卞壼别傳》：“壼少以貴正見稱，累遷御史中丞，權門屏迹。”案“權門屏迹”，《晉書·卞壼傳》作“權貴屏跡”。《魏書·鄭脩傳》：“少隱于岐南几谷中，依巖結宇，獨處淡然，屏迹人事，不受世俗。”

〔二〕“用拙”句：《屏跡》五律之一中詩句。△“存”，杜詩刊本或作“誠”。

〔三〕“心跡”二句：《屏跡》五律之一云：“杖藜從白首，心跡喜雙清。”△心跡：存心與行事。《文選》謝靈連《齋中讀書》：“矧乃歸山川，心跡雙寂漠。”

〔四〕用意：見本卷前第一一條注〔一一〕。

〔五〕“桑麻”二句：《屏跡》五律之一中詩句。謂桑麻因雨露潤溉而長高，燕雀之雛大半長成。△深：高。△生成：長成。

〔六〕觀物：細心觀察萬物。觀，細看。

〔七〕“若非”二句：《屏跡》五律之一：“幽居近物情。”△幽居：隱居。《禮記·儒行》：“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陶淵明《答龐參軍》：“我實幽居士，無復東西緣。”△近：接近。△物情：事物之情理。《晉書·嵇康傳·養生論》：“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繫乎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案《文選》所録《養生論》無所引之句）

〔八〕造化：指自然之創造化育。《莊子·大宗師》：“今一以天地為鑪，以造化為大冶。”《淮南子·精神》：“夫造化者，既以我為坯矣，將無所違之矣……夫造化者之攫援物也，譬猶陶人之埏埴也。”△春工：以春天擬人。

指生物得春而發育滋長。蘇軾《三月二十日多葉杏盛開》："春工了不睡，連夜開此花。"

一四

《奉酬嚴公寄題野亭之作》[一]○嚴云："莫倚善題《鸚鵡賦》"[二]，杜云："阮籍焉知禮法疎"[三]。二人贈答，不可謂無意也[四]。

〔箋注〕

〔一〕《奉酬嚴公寄題野亭之作》：杜甫詩，作于寶應元年。案嚴武作有《寄題杜二錦江野亭》（見《讀杜心解》卷四之一本詩附録，《全唐詩》卷二六一題作《寄題杜拾遺錦江野亭》），杜本詩為酬答此詩之作。

〔二〕"莫倚"句：嚴武《寄題杜二錦江野亭》中詩句。△《鸚鵡賦》：漢末禰衡作。《文選》禰正平《鸚鵡賦》序："時黄祖太子射，賓客大會，有獻鸚鵡者，舉酒于衡前曰：'禰處士，今日無用娱賓，竊以此鳥自遠而至，明慧聰善，羽族之可貴，願先生為之賦，使四坐咸共榮觀，不亦可乎？'衡因為賦，筆不停綴，文不加點。"纂《後漢書·禰衡傳》：禰衡，字正平，平原人也。少有才辯，而尚氣傲。曹操欲見之，不肯往。操懷忿，而以才名，不欲殺之，送劉表。後復侮慢于表。表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黄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長子射為章陵太守，尤善于衡。射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札于衡前："願先生賦之！"衡攬筆而作，辭采麗。後黄祖殺之，時年二十六。

〔三〕"阮籍"句：阮籍不滿黑暗現實，又懼被禍，遂縱酒佯狂，蔑視禮法。其《大人先生傳》云："今汝……坐制禮法，束縛下民。"又云："汝君子之禮法，誠天下殘賤、亂危、死亡之術耳，而乃目以為美行不易之道，不亦過乎！"《晉書·阮籍傳》："禮法之士，疾之如讎。"《世説新語·任誕》、《晉書·阮籍傳》均載有阮籍違反禮法之行為，此不具録。△禮法：儒家所倡之禮儀法度。《荀子·修身》："故學也者，禮法也。夫師以身為正儀而貴

自安者也。”楊倞注：“效師之禮法，以為正儀。”《世説新語·簡傲》：“高坐道人于丞相坐，恒偃卧其側，見卞令，肅然改容，云：‘彼是禮法人。’”

〔四〕“二人”二句：舊説杜甫侮慢嚴武，武欲殺之，故詩中以禰衡比杜。杜甫答之，以狂放而疏于禮法之阮籍自比。關于杜甫慢嚴武事，唐、五代人即有記載。李肇《唐國史補》卷上：“嚴武少以强俊知名，蜀中坐衙，杜甫袒跣登其機桉。武愛其才終不害。”范攄《雲溪友議》卷上《嚴黄門》：“武年二十三，為給事黄門侍郎，明年擁旄西蜀。累于飲筵對客騁其筆札。杜甫拾遺乘醉而言曰：‘不謂嚴定之有此兒！’武恚目久之，曰：‘杜審言孫子，擬捋虎鬚？’合座皆笑，以彌縫之。武曰：‘與公等飲饌謀歡，何至于祖考矣？’房太尉綰亦微有所誤，憂怖成疾。武母恐害賢良，遂以小舟送甫下峽。母則可謂賢也，然二公幾不免于虎口乎？”王定保《唐摭言》卷一二《酒失》：“杜工部在蜀，醉後登嚴武之牀，厲聲問武曰：‘公是嚴挺之子否？’武色變。甫復曰：‘僕乃杜審言兒。’于是少解。”《舊唐書·杜甫傳》：“武與甫世舊，待遇甚隆。甫性褊躁，無器度，恃恩放恣，嘗憑醉登武之牀，瞪視武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雖急暴，不以為忤。甫于成都浣花里種竹植樹，結廬枕江，縱酒嘯詠，與田夫野老相狎，蕩無拘檢；嚴武過之，有時不冠，其傲誕如此！”以上諸書，除《雲溪友議》外，均未言及武欲殺甫事。《新唐書·杜甫傳》：“武以世舊，待甫甚善，親至其家。甫見之，或時不巾，而性褊躁傲誕，嘗醉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亦暴猛，外若不為忤，中銜之。一日欲殺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于門，武將出，冠鉤于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獨殺彝。”洪邁《容齋續筆》卷六《嚴武不殺杜甫》，以《新唐書》為非（文長不録）。

一五

《陳拾遺故宅》〔一〕〇此宅蓋拾遺與趙彦昭、郭元振輩嘗題字于壁間〔二〕，云公後登宰輔〔三〕，少陵詩紀此而已〔四〕。

〔箋注〕

〔一〕《陳拾遺故宅》：杜甫詩，作于寶應元年冬。△陳拾遺：唐代著名詩人陳子昂，曾官右拾遺，故稱。△拾遺：官名。武則天垂拱中置左右拾遺，掌供奉諷諫。左拾遺屬門下省，右拾遺屬中書省。北宋時改為左右正言。參見《文獻通考》卷五〇。△陳拾遺故宅：《讀杜心解》卷一之三："楊德周曰：陳拾遺故宅，在射洪縣東武山下，去縣北里許。"

〔二〕"此宅"句：杜甫詩云："彦昭超玉價，郭震起通泉。至今素滑壁，灑翰銀鈎連。"《讀杜心解》卷一之三："碑目云：拾遺宅，有趙、郭題壁。"△趙彦昭：字奂然，初唐甘州張掖（今甘肅張掖）人。中宗時累官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兼修國史，充修文館學士。睿宗時，任涼州都督、宋州刺史，入朝為吏部侍郎、刑部尚書、關内道持節巡邊使、檢校左御史臺大夫，後封耿國公。姚崇惡之，累貶至江州别駕，卒。兩《唐書》均有傳。△郭元振：名震，初唐魏州貴鄉（今河北大名東南）人。咸亨四年舉進士，授梓州通泉縣尉。武則天時，任右武衛鎧曹參軍、涼州都督、隴右諸軍州大使。中宗時，任安西大都護、金山道行軍大總管。睿宗時，任太僕卿、宰相、朔方軍大總管。玄宗時封代國公，後流新州，開元初起為饒州司馬，赴任道中病卒。兩《唐書》均有傳。

〔三〕"云公後"句：杜甫詩云："同遊英俊人，多秉輔佐權。"意謂與陳子昂同遊之趙、郭均位至宰輔，而"哲匠不比肩"、"名與日月懸"之陳子昂却未登宰輔之位。張戒句即述此意。△宰輔：皇帝之輔政大臣。《後漢書·袁術傳》孫策與術書："使君五世相承，為漢宰輔，榮寵之盛，莫與為比。"案術四世祖安，安子敞及京，京子湯，湯子逄，均任漢司空，為三公之職。後一般指宰相。《文選》羊叔子《讓開府表》："且臣忝竊雖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李善注："文武，謂車騎及開府。等宰輔，謂儀同三司。"

〔四〕少陵：見本卷第四條注〔二〕。

一六

《謁文公上方》〔一〕〇此僧不下堦除十年餘，雖長者佈金，而

禪龕只晏如[二]。子美以為"大珠脱玷翳，白月當空虚"[三]，必高僧也[四]。"庭前猛虎卧"[五]，或實有之，子美不徒用事爾[六]。汲引吹嘘〔七〕，皆傳法之意[八]。

〔箋注〕

〔一〕《謁文公上方》：杜甫詩，作于寶應元年冬。△謁：晉見。△文公：僧人名。△上方：本指地勢之最高處。然因佛寺多在高處，故此處用以作為對佛寺之尊稱。王嗣奭《杜臆》卷五《謁文公上方》："上方，寺名。詩云：'俯視萬家邑，烟塵對堦除。"便得寺之所繇名矣。"案此説似不妥，所引詩句，只能説明寺在高處，不足以證明寺即名上方。杜甫另有《山寺》詩云："野寺殘僧少，山園細路高。……上方重閣晚，百里見秋毫。"豈此野寺亦名上方耶?

〔二〕"此僧"三句：杜甫詩云："俯視萬家邑，烟塵對堦除。吾師雨花外，不下十年餘。長者自佈金，禪龕只宴如。"△堦除：臺階。蔡邕《傷故栗賦》："通二門以征行兮，夾階除而列生。"《文選》陸士衡《贈尚書郎顧彦先二首》："豐注溢脩霤，黄潦浸階除。"李善注引《説文》曰："除，殿階也。"△長者佈金：釋法顯《佛國記》："祇洹精舍大聚落有二門，一門東向，一門北向，此園即須達長者佈金錢買地處也。"釋玄奘《大唐西域記》卷六《室羅伐悉底國》：善施長者"號給孤獨焉。聞佛功德，深生尊敬，願建精舍，請佛降臨。世尊命舍利子隨瞻揆焉，唯太子逝多園地爽垲。尋詣太子，具以情告。太子戲言金遍乃賣。善施聞之，心豁如也，即出藏金，隨言佈地。"△禪龕：佛堂。楊炯《後周明威將軍梁公神道碑》："故得雕檀之妙，俯對禪龕，貝葉之文，式盈梵宇。"△晏如：猶安然，安定平静貌。《史記·南越列傳》："今吕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漢書·諸侯王表》："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内晏如。"《三國志·吴書·朱然傳》："將士皆失色，然宴如而無恐意。"案"宴"、"晏"通。

〔三〕"大珠"二句：言文公禪心瑩徹。△玷翳：玉上斑痕。△白月：也稱白分。印度曆法，以月之盈缺立黑白之名。月盈至滿為白分，稱白月；月虧至晦為黑分，稱黑月。釋玄奘《大唐西域記》卷二《濫波國》："月盈

至滿謂之白分，月虧至晦謂之黑分。黑分或十四日、十五日，月有小大故也。黑前白後，合為一月。”此處指圓滿皎潔之月亮。劉長卿《宿北山寺蘭若》：“青松臨古路，白月滿寒山。”△空虛：指天空。

〔四〕高僧：德高望重之僧人。《隋書·經籍志二》著録虞孝敬《高僧傳》六卷。梁釋慧皎亦著有《高僧傳》。韓愈《廣宣上人頻見過》：“久慙朝士無裨補，空愧高僧數往來。”

〔五〕“庭前”句：《景德傳燈録》卷四載第六世忠慧禪師“當有供僧穀兩廩，盜者窺伺，虎為守之。縣令張遜者至山頂謁問：‘師有何徒弟？’師曰：‘有三五人。’遜曰：‘如何得見？’師敲禪牀，有三虎哮吼而出，遜驚怖而退。’”又卷八載潭州華林善覺禪師以二虎為侍者，名大空、小空。《五燈會元》卷一八載二靈知和庵主“三十年間，居無長物，唯二虎侍于左右”。此類記載甚夥，他不具録。

〔六〕用事：見卷上第三條注〔一〕。

〔七〕汲引吹嘘：杜甫詩云：“無生有汲引，兹理儻吹嘘。”△汲引：引導，開導。沈約《為竟陵王發講疏並頌》：“無相非色空不可極，而立言垂訓，以汲引為方。”徐陵《孝義寺碑》：“願生千佛，無非聖賢，汲引之義雖同，隨機之感非一。”△吹嘘：喻獎掖，汲引。《宋書·沈攸之傳》：“卵翼吹嘘，得升官秩。”

〔八〕傳法：佛教謂師徒相傳受。張籍《隱者》：“問年長不定，傳法又非真。”

一七

《舍弟占歸草堂檢校聊示此詩》〔一〕〇此非詩，家書也〔二〕。弟歸檢校草堂，乃令數鵝鴨，閉柴荆，趁臘月栽竹〔三〕，可謂隱居之趣矣〔四〕。

〔箋注〕

〔一〕《舍弟占歸草堂檢校聊示此詩》：杜甫詩，寶應元年冬作。△舍

弟：對人自稱其弟之謙詞。《文選》魏文帝《與鍾大理書》："恐傳言未審，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時從容喻鄙旨。"△占：杜甫弟之名。浦起龍《讀杜心解》卷三之三："陶開宇曰：公弟穎、觀、豐各在他鄉，惟占從入蜀。"△草堂：在今成都市西，今名杜甫草堂，為旅遊勝地。△檢校：查覈察看。《抱朴子·内篇·祛惑》："已登名山，見仙人，倉卒聞之，不能清澄檢校之者，鮮覺其偽也。"

〔二〕家書：家人來往之書信。杜甫《春望》："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

〔三〕"弟歸"四句：杜甫詩云："鵝鴨宜長數，柴荆莫浪開。東林竹影薄，臘月更須栽。"△柴荆：以荆條所做簡陋之門。《文選》謝靈運《初去郡》："恭承古人意，促裝返柴荆。"

〔四〕隱居：深居不仕。《論語·季氏》："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邢昺疏"隱居"為"隱遯幽居"。亦指隱居之所。孟浩然《尋白鶴巖張子容隱居》："白鶴青巖畔，幽人有隱居。"△趣：志向和情趣。

一八

《江陵望幸》〔一〕○此非詩，乃望幸表也。"通蜀"、"照秦"〔二〕，"含越"、"控吴"〔三〕，則指陳江陵建都大略也〔四〕。"甲兵分聖旨，居守付宗臣"〔五〕，則祈請語也〔六〕。氣象廓然〔七〕，可與《兩都》、《三京》齊驅并駕矣〔八〕。

〔箋注〕

〔一〕《江陵望幸》：杜甫詩，作于廣德元年冬。△江陵：縣名。漢置，唐肅宗上元元年，升荆州為江陵府，亦治于此。治在今湖北省江陵縣。△望幸：希望皇帝親臨。《漢書·郊祀志上》："于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公館、名山、神祠所，以望幸矣。"

〔二〕"通蜀"、"照秦"：杜甫詩云："地利西通蜀，天文北照秦。"△蜀：今四川省地區。△照秦：浦起龍《讀杜心解》卷五之二："《晉志》：

柳、星、張，周三輔。翼、軫，楚荆州。按：秦分、楚分，諸宿相聯，皆南方朱鳥之宿。故云。”△秦：今陝西省地區。

〔三〕“含越”、“控吴”：杜甫詩云：“風煙含越鳥，舟楫控吴人。”△越：今浙江省一帶。△控：操縱。△吴：今江蘇省一帶。

〔四〕指陳：指明陳述。《後漢書·楊震傳》：“尋有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大略：遠大之謀略。《史記·酈生陸賈列傳》：“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漢書·武帝紀·贊》：“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五〕甲兵：指兵士。《荀子·王制》：“故不戰而勝，不攻而得，甲兵不勞而天下服。”△聖旨：皇帝之命令。蔡邕《陳政要七事疏》：“臣伏讀聖旨，雖周成遇風，訊諸執事，宣王遭旱，密勿祇畏，無以或加。”《晉書·文帝紀》司空鄭沖《勸進九錫表》：“明公宜承奉聖旨，受兹介福，允當天下。”△居守：留守。《左傳》成公十六年：“郤至佐新軍，荀罃居守。”《史記·留侯世家》：“于是上自將兵而東，群臣居守，皆送至灞上。”△宗臣：人所宗仰之大臣。《漢書·蕭何曹參傳·贊》：“唯何、參擅功名，位冠群臣，聲施後世，為一代之宗臣。”

〔六〕祈請：請求。

〔七〕氣象：景象，情態。《藝文類聚》卷七晉謝道韞《登山》：“氣象爾何物，遂令我屢遷。”亦指詩之情態。皎然《詩式》卷一《詩有四深》：“氣象氤氳，由深于體勢。”△廓然：廣闊貌。

〔八〕《兩都》：東漢班固作有《兩都賦》，其兩都指長安、洛陽。東漢張衡作有《二京賦》，其二京亦指長安、洛陽。△《三京》：賦無以“三京”名篇者，疑應作《三都》。晉左思作有《三都賦》。因此，疑前“兩都”當作“兩京”或“二京”。△齊驅並駕：齊頭並進。喻彼此不相上下。《文心雕龍·附會》：“並駕齊驅，而一轂統輻。”

一九

《山寺》〔一〕○章留後遊山寺〔二〕，以僧告訴，“遂為顧兵徒，

咄嗟檀施開"〔三〕。子美諷之曰："以兹撫士卒，孰曰非周才？"〔四〕又曰："窮子失淨處，高人憂禍胎。"〔五〕何哉？夫窮子以淨處為安，高人隱士以避世為福、以近人為禍〔六〕，今山寺以使君之威〔七〕，"咄嗟檀施開"，雖棟宇興修〔八〕，而煩擾之禍必自此始矣〔九〕。子美之詩，有味其言也〔一〇〕。

〔箋注〕

〔一〕《山寺》：杜甫詩，作于廣德元年冬。題下自注："章留後同游，得開字。"

〔二〕章留後：浦起龍《讀杜心解》卷一之三："留後名彝，時為梓州守。"又云："朱注：章彝，二史無考。公詩《桃竹杖》、《冬狩行》，語皆含刺。大抵彝之為人，將略似優，乃心不在王室。是冬，天子幸陜。彝從容校獵，未必無擁兵觀望之意。公窺其微而不敢誦言，因遊寺以諷諭之。"△留後：官名。唐廣德元年，以梁崇義為山南東道節度使留後，留後之名始此。中、晚唐，藩鎮節度使多以子侄、親信為留後，亦有叛將自立為留後者。北宋時，設節度觀察使留後，為朝廷正式命官。後改稱承宣使，僅具虛銜，留後之名遂廢。

〔三〕"以僧"二句：杜甫詩云："山僧衣藍縷，告訴棟梁摧。公為顧賓從，咄嗟檀施開。"△告訴：向人訴說。《世說新語·言語》"謝仁祖（尚）年八歲"，劉孝標注引《晉陽秋》："及遭父喪，温嶠唁之，尚號極哀。既而收涕告訴，有異常童。"△"遂"，杜詩刊本作"公"。△"顧"，杜詩刊本或作"領"。△"兵徒"，杜詩刊本作"賓從"一作"賓徒"。△咄嗟：猶一呼一吸之間。即頃刻，霎時。《文選》左太沖《詠史八首》之八："俛仰生榮華，咄嗟復彫枯。"《太平御覽》卷八五九《裴氏語林》："石崇恒冬月得韭虀，為客作豆粥，咄嗟便辦。"（事又見《世說新語·汰侈》、《晉書·石崇傳》）△檀施：佈施。梵語"檀那"（佈施義）與漢語"佈施"之合稱。《文苑英華》卷九〇六楊炯《後周明威將軍梁公神道碑》："月抽官俸，日減私財，并入薰脩，咸資檀施。"《舊唐書·狄仁傑傳》諫武則天疏："非為塔廟必欲崇奢，豈令僧尼皆須檀施。"

〔四〕撫：體恤，撫慰。△士卒：戰士之總稱。《管子·立政》："兼愛之説勝，則士卒不戰。"《史記·黥布列傳》："項王伐齊，身負板築，以為士卒先。"古時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為一列，故合稱士卒。見《春秋》成公元年杜預注及孔穎達疏。△周才：至才，最有才能之人。

〔五〕"窮子"句：謂窮子不潔其行，將攪擾山寺清淨之所。△窮子：窮神。韓愈《送窮文》自注引《文宗備問》："顓頊高辛時，宫中生一子，不着完衣，宫中號為窮子。其後正月晦死，宫中葬之，相謂曰：'今日送却窮子。'自爾相承送之。"浦起龍《讀杜心解》卷一之三："'窮子'，泛指士卒，不便斥言留後也。"△高人：超世俗之人。多指隱士。《文選》任彦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高人何點，躡屩于鍾阿；征士劉虬，獻書于衛岳。"△禍胎：禍害之苗頭。《文選》枚叔《諫吴王書》："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絶其胎，禍何自來？"

〔六〕隱士：見本卷前第七條注〔一二〕。△避世：逃避世務而隱居。《莊子·刻意》："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世説新語·棲逸》："何驃騎弟以高情避世，而驃騎勸之令仕。"△近人：接近世俗之人。

〔七〕使君：對州郡長官之尊敬。《三國志·蜀書·先主傳》："曹公從容謂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案是時劉備為豫州牧。此處謂章彝。

〔八〕棟宇：棟，屋正中之梁；宇，屋檐。因以泛指房屋。《文選》王文考《魯靈光殿賦》："神靈扶其棟宇，歷千載而彌堅。"《晉書·向秀傳·思舊賦》："棟宇在而弗毁兮，形神逝其焉如？"

〔九〕煩擾：猶攪擾、騷擾。《淮南子·主術》："上煩擾則下不定，上多求則下交争。"《史記·李將軍列傳》："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漢書·宣帝紀》："吏或營私煩擾，不顧厥咎。"

〔一〇〕有味其言：其言有味。△味：見卷上第一條注〔一〇〕。

二〇

《寄司馬山人十二韻》〔一〕○子美自云"道術曾留意，先生早

擊蒙"[二]，又乞哀于山人云"相哀骨可换，亦遣馭清風"[三]，然則子美亦嘗于仙術留意耶[四]？子美于仙佛皆嘗留意，但不知其果有得否爾？云"有時騎猛虎，虚室使仙童"[五]，恐未必實録也[六]。

〔箋注〕

〔一〕《寄司馬山人十二韻》：杜甫詩，作于廣德二年。△司馬：複姓。△山人：山居者。多指隱士。庾信《幽居值春》："山人久陸沉，幽逕忽春臨。"王勃《贈李十四四首》之一："野客思茅宇，山人愛竹林。"△司馬山人：浦起龍《讀杜心解》卷五之二："山人，道流也。故所言皆仙家事。"

〔二〕道術：方術，道流之術。《莊子·天下》："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晉書·戴洋傳》："為人短陋，無風望，然好道術，妙解占候卜數。"△留意：注意。《戰國策·燕策二》樂毅報燕惠王書："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説，而不察疏遠之行也，故敢以書報，唯君之留意焉。"△擊蒙：啟蒙，發蒙。《易·蒙》："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王弼注："處蒙之終，以剛居上，能擊去童蒙，以發其昧者也。"《全唐詩》卷四沈佺期《酬楊給事兼見贈臺中》："宿昔陪余論，平生賴擊蒙。"

〔三〕乞哀：請求哀憐。△骨可换：道家謂學仙者須换去凡骨為仙骨。舊題班固《漢武帝内傳》載王母語漢武帝曰："夫欲修身當營其氣……為之一年易氣，二年易血，三年易精，四年易脈，五年易髓，六年易骨，七年易筋，八年易髮，九年易形。形易則變化，變化則成道，成道則為仙人。"△馭清風：乘風飛行。《莊子·逍遥遊》："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成玄英疏："乘風遊行，泠然輕舉，所以為善也。"案"御"、"馭"同。《全唐詩》卷一二三盧鴻一《倒景臺》序："可以邀御風之客，會絶塵之子。"清風，清凉之風。《南史·謝譓傳》："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唯當明月。"

〔四〕仙術：神仙之道術。

〔五〕騎猛虎：舊題後漢郭憲《洞冥記》卷一載東方朔少時離家一年，其養母問之，朔云已至紫泥海，歸途中，"路遇一蒼虎息于路傍，兒騎虎

還，打捶過痛，虎嚙兒，脚傷。”△虚室：空室。指道者之静室。△使仙童：張君房《雲笈七籤》卷五〇《秘要訣法·三一九宫法》：“守玄丹，太一真君之道……十八年，詣上清宫，受書佩符，役使玉童玉女各十八人。”道教典籍中載神仙及得道者以玉童玉女為侍者甚多，不具録。

〔六〕實録：見本卷前第一二條注〔一一〕。

二一

《嚴鄭公宅同詠竹》〇《堦下新松》〔一〕〇竹欲令“無翦伐”〔二〕，松欲高“一百丈”〔三〕，雖云美意，亦有譏也〔四〕。

〔箋注〕

〔一〕《嚴鄭公宅同詠竹》、《堦下新松》：杜甫詩，均作于廣德二年。△二詩題全名為《嚴鄭公宅同詠竹得香字》、《嚴鄭公階下新松得霑字》。△嚴鄭公：嚴武于廣德二年破吐番，封鄭國公。

〔二〕竹欲令“無翦伐”：杜甫詩云：“但令無剪伐，會見拂雲長。”△無翦伐：《詩·召南·甘棠》：“蔽芾甘棠，勿翦勿伐。”“無”通“勿”。翦伐，砍斫，斬斷。

〔三〕松欲高“一百丈”：杜甫詩云：“何當一百丈，敧蓋擁高簷。”

〔四〕“雖云”二句：張戒此説未允。從二詩中看不出甚麽“有譏”。浦起龍《讀杜心解》卷三之四：“《杜臆》云：松竹各于結語微露本意。愚按：二詩皆寓依人意。松詩負氣不凡，竹詩託意又婉。”此説較妥。

二二

《觀李固請司馬弟山水圖》〔一〕〇“寒天留遠客，碧海挂新圖”，此兩句不待他求〔二〕，而得高人之趣〔三〕。“匡牀竹火爐”，無長物也，可謂簡易矣。〔四〕

〔箋注〕

〔一〕《觀李固請司馬弟山水圖》：杜甫詩，作于廣德二年。詩共三首，下文所論，僅其第一首。△李固：為誰，多本無注。仇兆鰲《杜詩詳注》卷一四云："李固當是蜀人，其弟曾為司馬，能寫山水圖。公至固家，固挂其圖于壁，而請公題之。"此乃推測之辭。△司馬：官名。隋、唐時州府佐吏，設一名，位在別駕、長史之下。△"弟"，杜詩刊本或作"題"。△山水圖：浦起龍《讀杜心解》卷三之四："詳詩意，知是海上神山圖。"

〔二〕不待：見卷上第一三條注〔六〕。

〔三〕高人：見本卷前第一九條注〔五〕。

〔四〕"匡牀竹火爐"三句：杜甫詩云："易簡高人意，匡牀竹火爐。"案"易簡"或作"簡易"，"意"或作"體"。△匡牀：方正安適之卧牀。亦作"筐牀"。《莊子·齊物論》："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陸德明釋文："司馬云：筐牀，安牀也。崔云：筐，方也。一云正牀也。"《商君書·畫策》："是以人主處匡牀之上，聽絲竹之聲而天下治。"《淮南子·詮言》："心有憂者，筐床衽席，弗能安也。"△長物：多餘之物。《世說新語·德行》："王恭……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物。'"△簡易：簡略而便易。《墨子·非命中》："惡恭而好簡易。"《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

二三

《莫相疑行》〔一〕〇以子美之才，而至于頭白齒落無所成，真可惜也〔二〕。故嘗有"中宵秖自惜，晚起索誰親"之句〔三〕。案：此詩刊本"中宵"作"宵中"，或作"消中"。穀梁子曰："名譽既聞，而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而王者不用，有國者之罪也。"〔四〕子美之自惜，蓋歎時之不用，人之不知耳。悲夫！"往時文彩動人主"〔五〕，今不幸流落〔六〕，至于"飢寒趨路傍"〔七〕，"晚

將末契託少年"〔八〕，豈其得已〔九〕？"當面輸心背面笑"〔一〇〕，案：此詩刊本"契託"或作"節契"，"輸心"或作"論心"。乃俗子常態〔一一〕，古今一也。夫子美名垂萬年，豈與世上兒争好惡者哉！而或者疑之，故有"寄謝"之句，且題曰《莫相疑行》〔一二〕。

〔箋注〕

〔一〕《莫相疑行》：杜甫詩，作于永泰元年，辭嚴武幕職後。△行：樂府、古詩之一種體裁。如漢有《長歌行》、《短歌行》，魏晉有《燕歌行》、《從軍行》等。

〔二〕"而至于"二句：杜甫詩云："男兒生無所成頭皓白，牙齒欲落真可惜。"

〔三〕"中宵"二句：杜甫《贈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韵》中之詩句。△中宵：半夜。陶淵明《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途中》："懷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案作"宵中"與此義同。△自惜：自己哀傷。△索：尋。

〔四〕穀梁子：《春秋穀梁傳序》唐楊士勛疏："穀梁子名淑，字元始，魯人，一名赤，受經于子夏，為經作傳，故曰《穀梁傳》。"△"名譽"六句：《春秋穀梁傳》昭公十九年中語。△名譽：聲名。《墨子·修身》："名不徒生，而譽不自長，功成名遂，名譽不可虛設，反之身者也。"△有司：官吏。古代設官分職，事各有專司，故稱有司。《孟子·梁惠王下》："凶年饑歲……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偽古文《尚書·大禹謨》："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兹用不犯于有司。"△王者：君主。春秋時，周天子稱王，諸侯國亦有自稱王者，至戰國列國國君則皆稱王。△有國者：王者。△"有國者之罪也"，《穀梁傳》原文作"王者之過也"。

〔五〕文彩：文辭，才華。《韓非子·難言》："捷敏辯給，繁于文采，則見以為史。"《漢書·司馬遷傳》："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後也。"《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論》："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艷，而過于丁寧周至。"《魏書·高閭傳·論》："高閭發言有章句，下筆富文彩，亦一代之偉人。"案"彩"通"采"。△人主：君主，皇帝。《管子·權修》："民賤其服爵，則人主不尊。"《後漢書·班固傳》："肇命人主，五德初始。"李賢等注："人主，謂天子

也。”

〔六〕流落：飄泊外地，窮困失意。庾信《吴明徹墓誌》：“毛修之理于塞表，流落不存。”《新唐書·崔玄暐傳》開元二年詔：“玄暐、柬之，神龍之初，保乂王室，姦臣忌焉，謫殁荒海，流落變遷。”李白《與韓荆州書》：“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

〔七〕飢寒：又餓又冷。《商君書·靳令》：“有饑寒死亡，不為利禄之故戰，此亡國之俗也。”案“饑”通“飢”。△趨路傍：成為路邊之觀看者。《太平御覽》卷八九七引漢應劭《風俗通》：“又曰：殺君馬者路傍兒。語云長史食重禄，芻藁豐美，馬肥希出，路傍小兒觀之，却驚致死。”《樂府詩集》卷五八梁張率《走馬引》：“斂轡且歸去，吾畏路傍兒。”杜甫此處謂已離開官場，成為傍觀者。

〔八〕“晚將”句：《文選》陸士衡《歎逝賦》：“託末契于後生，余將老而為客。”△晚：老年。△末契：對人謙稱自己之情誼。契，約也。△託：依託，寄託。△“少年”：杜詩刊本作“年少”。

〔九〕豈其得已：不得已，無可奈何。

〔一〇〕輸心：表示真心。

〔一一〕俗子：俗人，庸人。△常態：常見之情狀。

〔一二〕“夫子美”五句：杜甫詩云：“寄謝悠悠世上兒，不争好惡莫相疑。”案“不”或作“莫”。又杜甫《赤霄行》云：“丈夫垂名動萬年。”△好惡：美丑，好壞。争好惡，猶言鬭高低也。△或者：有人。△寄謝：傳告，告知。

二四

《赤霄行》〔一〕○子美自以為孔雀，而以不知己者為牛〔二〕。自當時觀之，雖曰薄德可也〔三〕；自後世觀之，與子美同時而不知者，庸非牛乎〔四〕？子美不能堪〔五〕，故曰：“老翁慎莫怪少年，葛亮《貴和》書有篇。丈夫垂名動萬年，記憶細故非高賢。”〔六〕蓋自遣也〔七〕。淵明之窮過于子美〔八〕，抵觸者固自不乏〔九〕，然

而未嘗有孔雀逢牛之詩。“忘懷得失，以此自終”，此淵明所以不可及也歟〔一〇〕！

〔箋注〕

〔一〕《赤霄行》：杜甫詩，作于永泰元年。△赤霄：有紅色雲之天空。《淮南子·人間》：“背負青天，膺摩赤霄。”高誘注：“赤霄，飛雲也。”《楚辭》劉向《九歎·遠遊》：“譬若王僑之乘雲兮，載赤霄而凌太清。”

〔二〕“子美”二句：杜甫詩云：“孔雀未知牛有角，渴飲寒泉逢抵觸。赤霄玄圃須往來，翠尾金花不辭辱。”△“己”，底本原作“已”，此據《歷代詩話續編》本改。

〔三〕薄德：德行淺薄。《周易·繫辭下》：“德薄而位尊。”

〔四〕庸：豈，難道。

〔五〕不能堪：不能忍受，受不了。《左傳》隱公元年：“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文選》嵇叔夜《與山巨源絶交書》：“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

〔六〕葛亮《貴和》：《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載亮集目録，凡二十四篇，《貴和》為第十一篇。然清張澍所輯《諸葛忠武侯文集》中已無此篇。蓋亮集二十五卷已散佚，此篇已佚。案諸葛，其先為琅邪諸縣葛氏。后徙陽郡。陽郡原有葛姓者。故時人稱諸縣徙去者為諸葛氏以別之。杜甫此稱諸葛亮為葛亮，並不為誤。△細故：小事。《史記·匈奴列傳》漢文帝遺匈奴書：“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兄弟之驩。”《文選》賈誼《鵩鳥賦》：“細故蔕芥兮，何足以疑。”

〔七〕自遣：排遣己之憂愁。杜甫《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沈飲聊自遣，放歌破愁絶。”

〔八〕淵明之窮：陶淵明《有會而作》：“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長飢。”又《詠貧士七首》之二：“傾壺絶餘瀝，闚竈不見烟。”又《乞食》：“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又《歸去來兮辭》序：“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缾無儲粟。”又《五柳先生傳》：“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顔延之《陶征士誄》：“少而貧苦，居無僕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給。母老子幼，就養勤匱。”《宋書·陶潛傳》、蕭統《陶淵明傳》、《南史·陶潛傳》均

言其少時"親老家貧"。

〔九〕抵觸：頂撞，冒犯。《漢書·揚雄傳·校獵賦》："亶觀夫票禽之紲隃，犀兕之抵觸。"《論衡·辨崇》："抵觸縣官，罹麗刑法。"

〔一〇〕"忘懷"二句：陶淵明《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吁嗟身後名，于我若浮烟。"《詠貧士七首》之四："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好爵吾不縈，厚饋吾不酬。"《擬挽歌辭三首》之一謂死後，"得失不復知，是非安能覺。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辱。"意謂人生在世，不必計較得失、是非、榮辱。《五柳先生傳》言五柳先生"閑静少言，不慕榮利……忘懷得失，以此自終。"蕭統《陶淵明集序》謂其"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為耻，不以無財為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污隆，孰能如此乎！"△忘懷：不介意。△自終：自始至終。

二五

《杜鵑》[一]〇山谷云："臣甫杜鵑再拜詩"，為明皇遷南内時作也[二]。

〔箋注〕

〔一〕《杜鵑》：杜甫詩有題《杜鵑行》（"君不見……"）、《杜鵑》者。明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七："《杜鵑》詩……或云：明皇幸蜀還，肅宗用李輔國謀，遷之西内，悒悒而崩，此詩感是而作。以余觀之，少陵後又有《杜鵑行》……細詳味此詩，亦是明皇遷居西内時作。"案《杜鵑》詩中有"雲安有杜鵑"，"我昔遊錦城，結廬錦水邊"等句，可知當是杜甫大曆元年春于雲安（今重慶雲陽）作。唯《杜鵑行》可能作于唐玄宗從南内遷居西内後不久。浦起龍《讀杜心解》卷二之二解《杜鵑行》云："鶴注：上元元年七月，李輔國遷上皇于西内。高力士及舊宫人皆不得留，尋置如仙媛于歸州，出玉真公主居玉真觀。上皇不懌，寢成疾。詩蓋謂此也。愚按：此説信非附會，當是聞信後傷之。仇本編入二年，非也。"△杜鵑：鳥名。又名子嶲、子規、鶗鴂、催歸。古代傳説其為蜀王望帝杜宇之魄所化。

《說文》四上"隹"部"巂"字下云："蜀王望帝淫其相妻，慙，亡去為子巂鳥。故蜀人聞子巂鳴，皆起云：'望帝！'"《師曠禽經·杜鵑》"蜀右曰杜宇"張華注引漢李膺《蜀志》："望帝修道，處西山而隱，化為杜鵑鳥，或云化為杜宇鳥，亦曰子規鳥，至春則啼，聞者悽惻。"《太平御覽》卷一六六引《十三州志》："當七國稱王，獨杜宇稱帝于蜀……望帝使鼈泠鑿巫山治水有功，望帝自以德薄，乃委國禪鼈泠（號曰開明），遂自亡去，化為子規。"

〔二〕"山谷"二句：黄庭堅《書磨崖碑後》："事有至難天幸爾，上皇跼蹐還京師。内間張后色可否，外間李父頤指揮。南内凄凉幾苟活，高將軍去事尤危。臣結春秋二三策，臣甫杜鵑再拜詩。"△明皇：唐玄宗（李隆基）謚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故稱明皇。《全唐詩》卷五四八薛逢《金城宮》："憶昔明皇初御天，玉輿頻此駐神仙。"《新唐書·藝文志》著録有李康《明皇政録》、鄭處誨《明皇雜録》、宋巨《明皇幸蜀記》等，皆記開元、天寶時事。△還南内：謂從南内遷出。南内見卷上第一四條注〔一六〕。

二六

《武侯廟》〔一〕○孔明卧于南陽之時，豈期為人用耶？及玄德三顧，意氣相感，遂許以驅馳〔二〕。更幼主之託〔三〕，抗表以辭〔四〕，仗義北伐〔五〕，卒死于軍〔六〕，義風凛然〔七〕，竦動千載〔八〕。故子美于空山之中覩其遺廟〔九〕，而曰"猶聞辭後主，不復卧南陽"者〔一〇〕，追想而歎慕之也〔一一〕。此詩若草草不甚留意〔一二〕，而讀之使人凛然〔一三〕，想見孔明風采〔一四〕，比夫李義山"魚鳥猶疑畏簡書，風雲長為護儲胥"之句〔一五〕，又加一等矣〔一六〕。

〔箋注〕

〔一〕《武侯廟》：杜甫詩，作于大曆元年。△武侯：《三國志·蜀書·諸

葛亮傳》："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故世稱武侯。△武侯廟：浦起龍《讀杜心解》卷六之上："張震《武侯祠堂記》：唐夔州治白帝，武侯廟在西郊。"

〔二〕"孔明"五句：《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建興五年亮所上奏疏(即《出師表》)中云："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陽，苟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于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孔明：諸葛亮之字。△南陽：郡名，秦置，漢因之，治宛（今河南南陽)。《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亮躬耕隴畝"裴松之注引《漢晉春秋》："亮家于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為人用：被君主任用。△"玄"，底本原缺末筆，蓋避諱所致，逕改。△玄德：劉備之字。△三顧：三次訪聘諸葛亮。《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意氣：情誼，恩義。《漢書·司馬遷傳》報任安書："曩者辱賜書，教以慎于接物，推賢進士為務，意氣勤勤懇懇。"《玉臺新詠》卷一《皚如山上雪》："男兒重意氣，何用錢刀為！"△相感：相互感動。△驅馳：盡力效命。

〔三〕幼主之託：《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章武三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篤，召亮于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為詔敕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又《先主傳》章武三年："先生病篤，託孤于丞相亮，李嚴為副。"

〔四〕抗表以辭：《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建興）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即《出師表》，略）遂行，屯于沔陽。"△抗表：上表直言。

〔五〕仗義北伐：據《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自建興五年至十二年，諸葛亮曾五次伐魏：一、建興六年攻祁山，戰于街亭；二、同年冬，出散關，圍陳倉，糧盡而還；三、七年，出建威，攻克武都、陰平二郡；四、九年，又出祁山，以木牛運，射死張郃；五、十二年，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仗義：主持正義。《漢書·賈誼傳》陳政事疏："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

〔六〕卒死于軍：《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建興十二年"八月，亮疾病，卒于軍。時年五十四。"

〔七〕義風：正義之風範和氣概。《晉書·温嶠傳》："士稟義風，人感皇澤。"△凛然：嚴正而令人敬畏之貌。蘇軾《王復秀才所居雙檜二首》之二："凛然相對敢相欺，直幹凌空未要奇。"魏泰《臨漢隱居詩話》："王沆遊金陵昇元寺僧房，見壁間繪一金紫丈夫，上題一絶云：'陣前金甲生無愧，鼓下蠻奴死合休。三尺吳綵暗塵土，凛然蒼鶻欲横秋。'"

〔八〕竦動：驚動，震動。《後漢書·南匈奴傳》："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宫，顧景裴回，竦動左右。"柳宗元《楊評事文集後序》："雖其言鄙野，足以備於用，然而闕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動時聽，誇示後學。"歐陽修《右班殿直贈右羽林軍將軍唐君墓表》："當是時，子方之風竦動天下。"

〔九〕"故子美"句：杜甫詩云："遺廟丹青落，空山草木長。"案"落"或作"古"。△空山：幽深少人之山林。王維《鹿柴》："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遺廟：猶古廟。

〔一〇〕猶聞：浦起龍《讀杜心解》卷六之上："朱氏……其疏'猶聞'二字云：空山精爽，如或聞之。却有味。"△後主：劉備之子劉禪。

〔一一〕追想：回想，追思。《晉書·向秀傳·思舊賦》序："鄰人有吹笛者，發音寥亮，追想曩昔遊宴之好，感音而歎。"案《文選》李善注本作"追思"。白居易《夢裴相公》："追想當時事，何殊昨夜中。"△歎慕：贊歎羡慕。

〔一二〕草草：草率，簡略。杜甫《送長孫九侍御赴武威判官》："聞君適萬里，取别何草草。"△留意：見本卷前第二〇條注〔二〕。

〔一三〕凛然：見卷上第三六條注〔一七〕。

〔一四〕想見：猶想象出，想象到。《史記·孔子世家》："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風采：風度，文采。《漢書·霍光傳》："初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宋書·劉秀之傳》："秀之野率無風采，而心力堅正。"

〔一五〕"魚鳥"二句：李商隱《籌筆驛》中之詩句。"魚鳥"，李詩刊本或作"猿鳥"。猶疑：畏縮不前之狀。△畏簡書：《詩·小雅·出車》："豈不懷歸，畏此簡書。"毛傳："簡書，戒命也。鄰國有急，以簡書相告，則

弃命救之。”古時無紙，凡告誡、策命、盟誓、徵召等事均書之于簡，謂之簡書。後泛指文書。此詩中指軍令文告。△儲胥：木柵欄、藩籬之類，作為守衛距障之用。《漢書·揚雄傳·長楊賦》：“木擁槍纍，以為儲胥。”顏師古注引蘇林曰：“木擁柵其外，又以竹槍纍為外儲胥也。”又引韋昭曰：“儲胥，蕃落之類也。”此詩中指軍營壁壘。

〔一六〕加一等：勝于常人，高出一籌。《禮記·檀弓上》：“獻子加于人一等矣。”《舊唐書·陸象先傳》：“（崔）湜每謂人曰：‘陸公加于人一等。’”

二七

《鬬雞》〔一〕○“簾下宮人出，樓前御柳長。”〔二〕此名《鬬雞》，用看棚詩爾〔三〕。

〔箋注〕

〔一〕《鬬雞》：杜甫詩，作于大曆元年。案唐玄宗好鬬鷄之戲，參見卷上第二五條注〔一四〕。

〔二〕“簾下”句：浦起龍《讀杜心解》卷三之五：“《雜録》：每賜酺，太常陳樂，教坊大陳尋橦，走索，丸劍，角觝，鬬雞。令宮人數百，自幃中擊雷鼓，名《破陣樂》。”△“御柳”，杜詩刊本或作“御曲”。△“樓前”句：浦起龍《讀杜心解》卷三之五：“《雜録》：製新曲四十餘，又新製樂譜，每初年望夜，御樓觀燈作樂。夜闌，懸散樂畢，遣宮女于樓前出眺，歌舞以娱之。”

〔三〕“此名”二句：由于張戒引作“御柳”，故以為此二句詩乃寫“看棚”耳。覈杜甫詩，此説似不合杜甫原意。△看棚：臨時搭建供觀覽所用之建築物。王定保《唐摭言》卷三：“咸通十三年三月，新進士集于月燈閣，為蹙鞠之會，擊拂既罷，痛飲于佛閣之上，四百看棚櫛比。”張戒此處指唐玄宗之鬬雞殿。《全唐詩》卷五六七鄭嵎《津陽門詩》：“此時初創觀風樓……樓南更起鬬雞殿……”黄庭堅《杜詩箋》：“《鬬雞》：觀風樓南起鬬雞殿。”

二八

《偶題》[一]○此少陵論文章也。夫“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聲豈浪垂?”[二]烏可以輕議哉[三]?

〔箋注〕

〔一〕《偶題》：杜甫詩，作于大曆元年。

〔二〕千古：謂年代久遠。《水經注》卷二四《睢水》引齊隨郡王《山居序》云：“是用追芳昔娱，神遊千古。”杜甫此引申謂不朽。△寸心：指心。心位于胸中方寸之地，故稱寸心。《文選》陸士衡《文賦》：“函綿邈于尺素，吐滂沛乎寸心。”△殊列：不同位次、地位。△名聲：名譽，聲望。《荀子·不苟》：“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浪垂：徒然留傳，平白無故留傳。

〔三〕烏：疑問詞。哪，何。△輕議：輕率議論。

二九

《秋野》[一]○“易識浮生理，難教一物違。水深魚極樂，林茂鳥知歸。”[二]夫生理有何難識，觀魚鳥則可知矣。魚不厭深，鳥不厭高[三]，人豈厭山林乎？故云：“吾老甘貧病，榮華有是非。秋風吹几杖，不厭北山薇。”[四]案：此詩刊本“吾老”或作“衰老”，“北山”或作“此山”。此子美悟理之句也[五]。杜子美作詩悟理，韓退之學文知道[六]，精于此故爾。

〔箋注〕

〔一〕《秋野》：杜甫詩，作于大曆二年。案此詩共五首，張戒僅評其第

二首。

〔二〕浮生：人生。《莊子·刻意》：“其生若浮，其死若休。”老、莊以人生在世，虛浮無定，故後世相沿稱人生為浮生。李白《春夜宴從弟桃花園序》：“浮生若夢，為歡幾何?”△理：法則，規律。△“難教”句：謂一切事物皆不能違背“浮生理”。△一物：每一種事物。《管子·白心》：“然而天不為一物枉其時。”尹知章注：“冬不為松柏不彫輟其霜雪，夏不為薺麥枯死止其雨露也。”

〔三〕魚不厭深，鳥不厭高：倣《論語·鄉黨》“食不厭精，膾不厭細”之句。厭，厭惡，厭棄。

〔四〕“吾老”二句：下句申上句。因有是非，故老甘貧病。△貧病：既窮且病。《國語·越語上》：“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宦其子。”△榮華：富貴榮耀。《莊子·田子方》：“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史記·外戚世家》褚少孫補：“丈夫當時富貴，百惡滅除，光耀榮華，貧賤之時何足累之哉!”△“秋風”句：承老病而言。△几杖：几案與手杖，以供老人平時靠身和行走時扶持之用。《禮記·曲禮上》：“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史記·孝文本紀》：“吴王詐病不朝，就賜几杖。”△“不厭”句：承貧而言。△北山：仇兆鼇《杜詩詳注》卷二〇：“北山，北崦也。”案杜甫有詩題作《東屯北崦》。浦起龍謂《秋野》作于瀼西草堂，時尚未至東屯。若如此，則“北山”未必實指北崦。或即所居瀼西草堂北邊之山。今考杜甫于瀼西草堂所作《上後園山腳》云：“朱夏熱所嬰，清旭步北林。小園背高岡，挽葛上崎崟。”《又上後園山腳》云：“憂來杖匣劍，更上林北岡。”北山，殆指此也。△薇：野菜名。

〔五〕悟理：領悟事物之規律。

〔六〕“韓退之”句：韓愈《題哀辭後》：“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道者也。”朱熹輯《河南程氏遺書》卷一八：“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倒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

三〇

《晴》[一]〇“啼鴉争引子，鳴鶴不歸林。下食遭泥去，高飛

恨久陰。"[二]案：此詩刊本"啼鴉"或作"啼烏"。子美之志可見矣。"下食遭泥去"，則固窮之節[三]；"高飛恨久陰"，則避亂之急也[四]。子美之志，其素所蓄積如此[五]，而目前之景，適與意會[六]，偶然發于詩聲[七]，六義中所謂興也[八]。興則觸景而得[九]，此乃取物[一〇]。

〔箋注〕

〔一〕《晴》：杜甫詩，大曆二年作。案此詩共二首，張戒僅評其第二首。

〔二〕引子：帶領幼鴉。△"下食"句：謂下飛至泥中覓食一遭。△遭：次。一遭即一次。

〔三〕"下食"二句：浦起龍《讀杜心解》卷三之五："彼烏以久雨艱食之故，急引子以索之泥中，正興己之謀食于此也。"△固窮之節：陶淵明《飲酒二十首》之十六："竟抱固窮節，飢寒飽所更。"△固窮：甘處貧困，不失氣節。《論語·衛靈公》："君子固窮。"

〔四〕"高飛"二句：浦起龍《讀杜心解》卷三之五："乃鶴以久雨斂翮之故，急出林而舒其宿恨，反興己之稽留不逞也。"此說較張戒通達，詩中并無避亂之內容。

〔五〕其素所蓄積：《漢書·李陵傳》："（司馬）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有國士之風。"△素：平素，本來。△蓄積：積聚，蘊結。《淮南子·要略》："地利形便，畜積殷富。"案"畜"通"蓄"。

〔六〕適與意會：恰好與內心世界相碰撞。

〔七〕詩聲：詩與音樂。《文心雕龍·樂府》："詩聲俱鄭，自此階也。"

〔八〕六義：見本卷前第二條注〔一三〕。△興：自漢儒起，多解釋為詩歌之一種表現手法。鄭玄《周禮·春官宗伯·大師》注引鄭衆云："興者，託事于物。"鄭玄自己注云："興，見今之美，嫌于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藝文類聚》卷五六引摯虞《文章流別論》："興者，有感之辭也。"（《太平御覽》卷五八八亦引）《文心雕龍·比興》："興者，起也……起情者

依微以擬議……起情故興體以立……興則環譬以託諷。”鍾嶸《詩品序》："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孔穎達《毛詩正義》卷一之一："興者，起也，取譬引類，起發己心，詩文諸舉草木鳥獸以見意者，皆興辭也。”釋皎然《詩式》卷一《用事》："取象曰比，取義曰興，義即象下之意。”李仲蒙云："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者也。”（胡寅《斐然集·與李叔易書》引）朱熹《詩集傳》卷一："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其《楚辭集注》卷一云："興則託物興詞。”

〔九〕"興則”句：謂興為即景生情。即接觸眼前景物、景象，受到觸發而激起情感。《晉書·習鑿齒傳》與桓祕書所謂"觸目悲感，略無歡情”，《文心雕龍·詮賦》所謂"觸興致情”，殆即是。

〔一〇〕"此乃”句：謂杜甫此詩是攝取事物來表達內心早已蓄積之情感，與觸景生情者不同。

三一

《舟中出江陵南浦奉寄鄭少尹審》〔一〕〇少陵遭右武之朝〔二〕，老不見用〔三〕，又處處無所遇〔四〕，故有"百年同棄物，萬國盡窮途”之句〔五〕，余三復而悲之〔六〕。

〔箋注〕

〔一〕《舟中出江陵南浦奉寄鄭少尹審》：杜甫詩，作于大曆三年。△"舟中”，杜詩刊本題無"中”字。△江陵：見本卷前第一八條注〔一〕。△南浦：泛指面南之水邊。《楚辭》屈原《九歌·河伯》："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鄭少尹審：鄭審，滎陽人，鄭繇之子。乾元中為袁州刺史。大曆初以祕書少監出為江陵少尹。工詩善畫，《全唐詩》存其詩二首。少尹，官名。唐時諸郡皆置司馬，開元元年改名少尹，為府州之副職。

〔二〕右武：崇尚武功。《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守成尚文，遭遇右武。”司馬貞《索引》："小顏云‘右亦上也。言遭遇亂時則上武也。’”

〔三〕見用：被人主任用。

〔四〕遇：遇合，得到人君賞識。

〔五〕棄物：被拋棄之廢物。《老子》："常善救物，故無棄物。"△萬國：本猶言萬邦。《論衡·藝增》："萬言衆多，故《尚書》言萬國，《詩》言千億。"案《尚書·堯典》云："協和萬邦。"指衆多諸侯國。杜甫此謂全國各地。△窮途：指境遇困窘。《吳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傳》："（伍子胥）乞食溧陽，適會女子……子胥曰：'夫人賑窮途，少飯亦何嫌哉？'"

〔六〕三復：見本卷前第一〇條注〔一六〕。

三二

《送盧十四弟侍御護韋尚書靈櫬歸上都》〔一〕○觀歷代史册〔二〕，人主之美〔三〕，莫先于納諫〔四〕。陸宣公云："以太宗有經緯天地之文，有底定禍亂之武，有躬行仁義之德，有理致太平之功，其為休烈耿光，可謂盛極矣。然而人到于今稱詠，以為道冠前古、澤被無窮者，則從諫改過為其首焉。是知諫而能從，過而能改，帝王之美莫大于斯。"〔五〕子美"刺規多諫諍，端拱自光輝"之句〔六〕，即此意也。

〔箋注〕

〔一〕《送盧十四弟侍御護韋尚書靈櫬歸上都》：杜甫詩，作于大曆四年。△盧十四弟侍御：浦起龍《讀杜心解》卷五之四："盧為公祖母族。"十四，盧兄弟之中，侍御為第十四者。侍御，《唐六典》卷一三："御史臺有：侍御史四人，從六品下，掌糾舉百僚，推鞫獄訟；殿中侍御史六人，從七品上，掌殿廷供奉之儀式；監察御史十人，正八品上，掌分察百僚，巡按郡縣，糾視刑獄，肅整朝儀。"唐趙璘《因話録》卷五："御史臺三院：一為臺院，其僚曰侍御史，衆呼為端公……二曰殿院，其僚曰殿中侍御史，衆呼為侍御……三曰察院，其僚曰監察御史，衆呼亦曰侍御……若三院同見臺長，則通曰三院侍御。"△韋尚書：浦起龍《讀杜心解》卷五之四：

"韋即之晉。"杜甫有《哭韋大夫之晉》詩，浦起龍注云："考舊史：之晉為湖南觀察。大曆四年二月，由衡遷潭，因徙湖南軍于潭州。今蓋卒于潭也。"△尚書：官名。唐代尚書省掌六部，其六部長官均稱尚書。△靈櫬：靈柩。盛死者之棺材。《文選》潘安仁《歎永逝文》："撫靈櫬兮訣幽房，棺冥冥兮埏窈窕。"△上都：京師，首都。《文選》班孟堅《西都賦》："實用西遷，作我上都。"△杜詩刊本，詩題于"都"字後尚有"二十韻"三字。

〔二〕史册：史書。册，古代以竹或木簡為書，編簡稱册。

〔三〕人主：見本卷前第二三條注〔五〕。△美：好，善。

〔四〕納諫：聽取臣下之直言規勸，採納臣下之意見、建議。

〔五〕"以太宗"十二句：陸贄《奉天請數對群臣兼許令論事狀》中一段話。△"以"字之前，《唐陸宣公集》卷一三、《全唐文》卷四八六所刊此文尚有"且"字。△太宗：見本卷前第六條注〔三〕。△經緯天地：即經天緯地。本指以天地為法度。《國語·周語下》："經之以天，緯之以地，經緯不爽，文之象也。"引申為經營天下，撥亂反正。《周書·静帝紀》詔："朕祗承洪業，二載于兹，藉祖考之休，憑宰輔之力，經天緯地，四海晏如。"經緯，規畫治理。《左傳》昭公二十九年："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底定：亦作"厎定"，達到平定。《尚書·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陸德明音義："底，之履反，致也。《史記》音致。"《南史·齊高帝紀》："信宿之間，宣陽底定，此又公之功也"△禍亂：災難和變亂。《漢書·李尋傳》："此陛下神靈，故旤亂不成。"又云："毋使得成禍亂。"案"旤"為"禍"之古字。△躬行：親身實踐，身體力行。《論語·述而》："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理致：治理而達到。△"理致"，《唐陸宣公集》、《全唐文》均作"致理"。△休烈：盛美之事業。《史記·秦始皇本紀》會稽立石："皇帝休烈，平一宇内，德惠脩長。"又《司馬相如列傳·難蜀父老》："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滋。"△耿光：光明，光輝。《尚書·立政》："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韓愈《祭田横墓文》："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盛極：興旺發達到了頂點。△稱詠：頌揚歌詠。△道冠前古：謂推行正道，超越上古，位居第一。《吴越春秋·勾踐入臣外傳》："功冠于五霸，名越于前古。"△澤被無窮：恩澤没有極限而覆蓋生民。《荀子·臣道》："功參天地，澤被生民

……湯武是也。”陸賈《新語·輔政》：“德配天地，光被四表，功垂于無窮，名傳于不朽。”△從諫：聽從臣下直言規勸。《漢書·叙傳》班彪《王命論》：“從諫如順流，趣時如嚮赴。”韓愈《諍臣論》：“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

〔六〕“刺規”二句：見卷上第四條注〔二二〕。

三三

《可歎》〔一〕○觀子美此篇，古今詩人，焉得不伏下風乎〔二〕？忠義之氣，愛君憂國之心，“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三〕。“言之不足，嗟嘆之，嗟嘆之不足”〔四〕，故其詞氣能如此〔五〕。恨世無孔子，不列于《國風》、《雅》、《頌》爾〔六〕。“天上浮雲如白衣，斯須改變如蒼狗。古往今來共一時，人生萬事無不有。”〔七〕案：此詩刊本“如白”或作“似白”。此其懷抱抑揚頓挫〔八〕，固已傑出古今矣〔九〕。河東女兒，不知以何事而抉眼去其夫〔一〇〕，豈秋胡婦不忍視其夫之不義而死者乎〔一一〕？“丈夫正色動引經”，偉哉王季友之為人也〔一二〕。“群書萬卷常暗誦”，而《孝經》一通，獨把翫在手〔一三〕，非深于經術者〔一四〕，焉知此味乎〔一五〕？季友知之，子美亦知之，故能道此句，古今詩人豈知此也。“貧窮老瘦家賣履”〔一六〕，案：此詩刊本“履”一作“屩”，或作“屐”。而高帝之孫，二千石之貴，乃引為賓客，雖三年之久，而未曾語，“小心恐懼閉其口”〔一七〕。賓主之間如此，與夫勢利之交〔一八〕，朝暮變炎涼者〔一九〕，異矣！故曰：“太守得之更不疑，人生反覆看亦醜。”〔二〇〕案：此詩刊本“亦醜”或作“已醜”。陳蕃設榻于徐孺〔二一〕，北海徙履于康成〔二二〕，顏回陋巷不改其樂〔二三〕，澹臺滅明非公事未嘗至于偃之室〔二四〕，于王季友復見之，子美以為可以佐王

也〔二五〕。故曰："用為羲、和天為成，用平水土地為厚……死為星辰終不滅，致君堯舜焉肯朽。"〔二六〕夫佐王治邦國者〔二七〕，非斯人而誰可乎？

〔箋注〕

〔一〕《可歎》：杜甫詩，約作于大曆四年或五年。王嗣奭《杜臆》編此詩于潭州、衡州詩中。浦起龍《讀杜心解》編此詩于大曆元年，似不可從。

〔二〕伏下風：猶云"甘拜下風"，自認不如，甘居下列。伏，身體前傾，面向下。古之拜，姿勢類此。下風，本指風向之下方。《孫子·火攻》："火發上風，無攻下風。"因喻下位。《左傳》僖公十五年："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群臣敢在下風。"歐陽修《戲答聖俞持燭之句》："花時浪過如春夢，酒敵先甘拜下風。"

〔三〕"造次"二句：《論語·里仁》中語。參見本卷前第一一條注〔一九〕。

〔四〕"言之"三句：《禮記·樂記》："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毛詩·關雎序》："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五〕詞氣：文詞氣勢。

〔六〕"恨世無"二句：相傳孔子删詩，取可施于禮義者，分為《風》、《雅》、《頌》，"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參見《史記·孔子世家》。

〔七〕"天上"四句：謂人生異變，多而迅速，古今一轍。△斯須：見本卷前第五條注〔一〇〕。

〔八〕懷抱：見本卷前第一一條注〔一三〕。△抑揚頓挫：高低起伏，停頓轉折。《初學記》卷一六晉鈕滔母孫氏瓊《箜篌賦》："或拂搦以飄沉，或頓挫以抑揚。"

〔九〕傑出：出衆，特出。《後漢書·徐穉傳》："至于穉者，爰自江南卑

薄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為先。”△傑出古今：猶言超越古今。

〔一〇〕“河東”二句：杜甫詩云：“近者抉眼去其夫，河東女兒身姓柳。”△河東：黄河流經今山西省和陝西省邊界，由北而南，其以東地區古稱河東。《孟子·梁惠王上》：“河内凶，則移其民于河東，移其粟于河内。河東凶亦然。”秦、漢時置河東郡，治安邑。唐初置河東道，治蒲州。開元年間置河東節度使，治太原。案河東為柳姓之郡望。△抉眼：王嗣奭《杜臆》卷一〇：“‘抉眼’猶云反目。”浦起龍《讀杜心解》卷二之三：“趙注：東北人方言，不喜見者，每云‘抉眼’。按：猶俗云拔去眼中釘。”

〔一一〕“豈秋胡”句：《西京雜記》卷六：“魯人秋胡，娶妻三月而遊宦，三年休，還家。其婦採桑于郊，胡至郊而不識其妻，見而悦之，乃遺黄金一鎰。妻曰：‘妾有夫遊宦不返，幽閨獨處，三年于兹，未有被辱于今日也。’採不顧。胡慚而退，至家，問家人‘妻何在?’曰：‘行採桑于郊，未返。’既還，乃嚮所挑之婦也。夫妻並慙，妻赴沂水而死。”事亦見《列女傳》卷五《魯秋潔婦》。

〔一二〕“丈夫”二句：杜甫詩云：“丈夫正色動引經，酆城客子王季友。”△正色：表情端莊嚴肅。偽古文《尚書·畢命》：“正色率下。”孔穎達疏：“正色，謂嚴其顔色，不惰慢，不阿諂。”△引經：援引儒家經典之文句。△王季友：唐河南（今河南洛陽）人。家貧至于賣屩，白首猶是布衣。寶應元年曾任華陰縣尉，遷虢州録事參軍，旋復原職。廣德二年，李勉出任洪州刺史，季友以監察御史為其副使。後不知所終。與杜甫、岑參、錢起、戎昱、郎士元友善。《全唐詩》存其詩十一首，《全唐文》存其文兩篇。事跡略見岑參《送王七録事赴虢州》自注、于邵《送王司議季友赴洪州序》、《唐才子傳》卷四。

〔一三〕“群書”三句：杜甫詩云：“群書萬卷常暗誦，《孝經》一通看在手。”△《孝經》：儒家經典。原有古文，今文兩本。古文本分二十二章，孔安國注，梁時亡佚。隋劉炫又偽作孔注。今文本分十八章，鄭玄注。唐開元七年，玄宗命諸儒會集韋昭、王肅、虞翻、劉劭、劉炫、陸澄六家之說為注，刻石太學。天寶二年，又重注頒行。鄭注本和偽孔注遂廢。今通行《十三經注疏》本，即唐玄宗注本加上宋邢昺疏。清乾隆時鮑廷博自日本得孔注本，刊入《知不足齋叢書》。嘉慶初又自日本傳入魏徵《群書治

要》，中有《孝經》十七章，為鄭注本。然嚴可均以為其于傳注均有删節，故又于《經典釋文》等書中搜集遺文，輯為《孝經鄭注》，有《咫進齋叢書》本。此外，尚有王謨、袁鈞、孔廣林、陳鱣、臧庸、黄奭等人之輯本。另王仁俊輯有《孝經馬氏注》。△一通：猶言一册、一本。《後漢書·崔寔傳》："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指切時要，言辯而確，當世稱之。仲長統曰：'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曹植《與楊德祖書》："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把翫：玩賞。《文選》陳孔璋《為曹洪與魏文帝書》："得九月二十日書，讀之喜笑，把玩不厭。"案"玩"同"翫"。柳宗元《與李翰林書》："復所得者，其不足把翫，亦已審矣。"張戒此謂研習、體會。

〔一四〕深于經術：見卷上第一五條注〔九〕。

〔一五〕味：意義，旨趣。

〔一六〕"貧窮"句：浦起龍《讀杜心解》卷二之三："《後漢》：劉勤家貧，作屩供食。嘗作一屩，已斷，置不賣。妻竊以易米。勤知之，責妻欺取直，棄不食。《杜闡》：王季友有詩：'亦知世上公卿貴，且養山中草木年。'其食貧勵志可知。"△履：單底之鞋。屩，麻草所做之鞋。

〔一七〕"而高帝"六句：杜甫詩云："豫章太守高帝孫，引為賓客敬頗久。聞道三年未曾語，小心恐懼閉其口。"△高帝之孫：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一二引《潘子真詩話》："高帝孫者，李勉也。蓋鄭惠王元懿生安德郡公琳，琳生擇言，擇言生勉，勉自河南尹徙江西觀察使。"後注杜詩者多襲此説。如錢謙益、浦起龍等皆然。而明代王嗣奭于此則有異議，《杜臆》卷一〇云："注所引李勉，肅宗即位靈武時已為御史，劾管崇嗣以尊朝廷。據注亦以大曆二年入朝，拜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非不在君側者。此必有誤，當是兩人。"然浦起龍《讀杜心解》卷二之三云："《舊書》：寶應初，勉為梁州刺史、山南西道觀察使。"又云："《舊書》：勉徙洪都刺史、江西觀察使。"高帝，指唐高祖李淵。△二千石：漢代，内自九卿郎將，外至郡守尉之俸禄等級，均為二千石。後因稱郎將、郡守、知府為二千石。《史記·孝文本紀》："臣謹請陰安侯列侯頃王後與琅邪王、宗室、大臣、列侯、吏二千石議……"《漢書·循吏傳·序》："與我共此者，其為良二千石乎？"張戒此指太守。△引：引進。△賓客：客人。此處實指幕僚。△小心：恭謹。

《詩·大雅·大明》："維此文王，小心翼翼。"鄭玄箋："小心翼翼，恭慎貌。"《管子·弟子職》："朝益暮習，小心翼翼。"《漢書·霍光傳》："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恐懼：畏懼。《周·易震·象》："君子以恐懼脩省。"《荀子·修身》："偶視而先俯，非恐懼也。"

〔一八〕勢利：權勢與財利。《淮南子·俶真》："勢利不能誘也。"《樂府詩集》卷二七曹操《蒿里行》："勢利使人争，嗣還自相戕。"

〔一九〕炎涼：熱與冷。喻親熱攀附有權勢者，冷漠疏遠失勢者，態度反覆無常。《玉臺新詠》卷七梁簡文帝《倡婦怨情》："含涕坐度日，俄頃變炎涼。"李白《經亂離後天恩流夜郎憶舊遊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一别隔千里，榮枯異炎涼。"

〔二〇〕太守：官名。漢景帝中元二年更郡守名太守。北魏于每郡置太守三人。南朝至隋朝，郡守職權漸為州刺史所奪，隋初遂廢太守之名。其後唯隋煬帝和唐玄宗時曾一度改州刺史為郡太守，不久仍復名刺史。後來雖無太守之名，但仍習稱知府、知州為太守。△反覆：變動無常。《詩·小雅·小明》："豈不懷歸，畏此反覆。"《史記·淮陰侯列傳》："齊僞詐多變，反覆之國也。"

〔二一〕"陳蕃"句：《後漢書·徐穉傳》："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時陳蕃為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不免之，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而《陳蕃傳》中不載為徐穉設榻事，却載有為周璆設榻事。△陳蕃：字仲舉，東漢汝南平輿（今河南平輿）人。官樂安、豫章太守，遷至太尉、太傅，封高陽侯。為人剛正不阿，崇尚氣節。因與竇武謀誅當權宦官曹節、王甫等，事洩遇害。《後漢書》有傳。△榻：狹長而低之坐卧用具。《釋名·釋牀帳》："人所坐卧曰牀……長狹而卑曰榻。"△徐孺：徐穉，字孺子，東漢豫章南昌（今江西南昌）人。家貧不仕，躬耕而食。因其操守，受陳蕃禮遇。《後漢書》有傳。

〔二二〕"北海"句：《後漢書·鄭玄傳》："國相孔融深敬于玄，屣履造門。"李賢等注："屣謂納履未正，曳之而行，言趨賢急也。"即穿鞋未拔上脚後跟，脚拖着鞋走路。△北海：孔融于漢獻帝時曾任北海（國名，治劇在今山東省壽光縣東南）相，故世或稱孔北海。△"徙"，據前注，底本此字誤，當作"屣"或"縱"。△康成：鄭玄之字。

〔二三〕"顏回"句：《論語·雍也》："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意謂顏回安貧樂道。△顏回：字子淵，故又稱顏淵。春秋魯人，孔子之高足弟子。△陋巷：狹窄之街巷。亦指貧家所居之處。今山東省曲阜市顏廟附近，有顏回陋巷故址。

〔二四〕"澹臺"句：《論語·雍也》："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于偃之室也。'"案"行不由徑"，謂不走小路，專走大道，形容為人端方。△澹臺滅明：複姓澹臺，名滅明，字子羽，春秋武城（今山東費縣西南）人。孔子弟子，以貌醜不為孔子所重，退而修行，名聞諸侯。△公事：公家事務。非私事。△偃：言偃，字子游，春秋吴（今江蘇省一帶）人，孔子弟子。

〔二五〕佐王：輔佐治理邦國。《周禮·天官冢宰·大宰》："以佐王治邦國。"

〔二六〕"用為"句：《尚書·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孔安國傳："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故堯命之，敬順昊天。昊天言元氣廣大，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會曆象。其分節敬記天時，以授人也。"△"用平"句：《尚書·舜典》："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又《吕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孔安國傳："禹治洪水，山川無名者，主名之。"△死為星辰：《莊子·大宗師》："夫道……傅説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于列星。"陸德明《釋文》："崔云：傅説死，其精神乘東維，託龍尾，乃列宿，今尾上有傅説星。"案二十八宿之箕、尾之間有一傅説星，舊傳為殷高宗武丁之賢相傅説死後，靈魂升天所化。△致君堯舜：引導皇帝成為堯、舜式之明君。此為儒家，亦是杜甫之政治理想。《禮記·中庸》："仲尼祖述堯舜。"杜甫《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

〔二七〕邦國：國。

校勘記

△此卷各條，俞弁鈔本、宛本《説郛》、涵本《説郛》、《學海》本均無。

一

△巳上人茅齋○“巳”，底本、《庫》本均作“己”，誤。此據《歷續》標點本、杜甫詩刊本改。

四

△子美豈詩人而已哉○“已”，底本原作“巳”，此據《庫》本、《歷續》本改。

△念遠戍卒○“戍”，底本原作“戌”，此據《庫》本、《歷續》本改。

五

△竊聞太子已傳位○“已”，底本原作“巳”，此據《庫》本、《歷續》本、杜甫詩刊本改。

△心存社稷而已○“已”，底本原作“巳”，此據《庫》本、《歷續》本改。

六

△兵戈猶未已○“已”，底本、《庫》本均作“巳”，此據《歷續》本改。

七

△正在無意而意已至若此詩是已○兩“已”字，底本原均作“巳”，此據《庫》本、《歷續》本改。

一○

△子美詩是已○“已”，底本原作“巳”，此據《庫》本、《歷續》本改。

一一

△又上後園山脚○“腳”，《歷續》本作“脚”。案二字為異體字。

△又上後園山脚云○“腳”，《歷續》本作“脚”。

一二

△鸂鶒○“鶒”，《歷續》本作“鷘”。案二字均不見于字書，杜詩原作“鶒”。

△字字實録而已○“已”，底本原作“巳”，此據《庫》本、《歷續》本改。

一三

△從白首而不厭也○“從”，《庫》本同，《歷續》本作“縱”。案作“縱”誤。杜甫原詩云：“杖藜從白首，心跡喜雙清。”按五律平仄，“從”當讀平聲，不與“縱”通。

△豈特詩人而已哉○“已”，底本原作“巳”，此據《庫》本、《歷續》本改。

一五

△少陵詩紀此而已○“已”，底本原作“巳”，此據《庫》

本、《歷續》本改。

一六

△此僧不下堦除十年餘○“堦”，《歷續》本作“階”。

△而禪龕只晏如○“晏”，《歷續》本作“宴”，案二字通。

二一

△堦下新松○“堦”，《歷續》本作“階”。

二三

△中宵秖自惜○“秖”，《歷續》本作“祇”。案二字通。

△至于飢寒趨路傍○“飢”，《庫》本作“饑”。案二字通。

△豈其得已○“已”，底本原作“巳”，此據《庫》本、《歷續》本改。

二四

△而以不知己者為牛○“己”，底本作“巳”，《庫》本作“已”，此據《歷續》本改。

二六

△故子美于空山之中覩其遺廟○“覩”，歷續本作“睹”。

三二

△可謂盛極矣○“盛極”，《庫》本作“極盛”。案陸贄原文及《歷續》本同底本。

三三

△嗟嘆之嗟嘆之不足○兩“嘆”字，《歷續》本作“歎”。

△案此詩刊本亦醜或作已醜○“已”，底本原作“巳”，此據《庫》本、《歷續》本改。

附録一

有關歲寒堂詩話之部分資料

（一）楊士奇等《文淵閣書目》卷一〇月字號《詩詞》

《歲寒堂詩話》一部一册闕〔一〕。

〔一〕案：文淵閣《四庫本書》本所載此書目，無"闕"字。

（二）祁承㸁《澹生堂書目》卷一四續收《詩文評》

《歲寒堂詩話》一卷　張戒。

（三）葉盛《菉竹堂書目》卷四

《歲寒堂詩話》一册。

（四）趙琦美《脈望館書目》暑字號子類八《小説》

《歲寒堂詩話》一本。

（五）《近古堂書目》卷下《詩話類》

張戒《歲寒堂詩話》。

（六）傅維鱗《明書》卷七五《經籍志·詩詞》

《歲寒堂詩話》一册 闕。

（七）陸漻《佳趣堂書目》

《歲寒堂詩話》一卷 宋 張戒。

（八）錢曾《讀書敏求記》卷四《詩文評》

《歲寒堂詩話》一卷

宋絳郡趙戒撰。

（九）管庭芳、章鈺《錢遵王讀書敏求記校證》卷四下

《歲寒堂詩話》一卷《述古目》注"鈔"字。

○鈺案：自此條起至下《後村詩話》止，阮本不載。

宋絳郡鈺案：《四庫提要》據《建炎以來繫年要録》作正平人。趙戒〔補〕勞權云：《絳雲目》作張戒。鈺案：《粤雅》本未見。《述古目》及胡校本、黄校本均作張戒。撰。鈺案：《提要》作二卷，云《説郛》及《學海類編》載此書均止數頁，《永樂大典》所載猶屬完帙，以篇稍繁，釐為上下卷。

（一〇）錢曾《述古堂書目》卷二《詩話》

張戒《歲寒堂詩話》一卷 鈔。

（一一）錢曾《也是園藏書目》卷七《詩文評》

張戒《歲寒堂詩話》一卷。

(一二)《武英殿聚珍版書》集部《詩文評類·歲寒堂詩話目録》

卷上三十四條[一]。

卷下三十三條。

臣等謹案:《歲寒堂詩話》,宋張戒撰。錢曾《讀書敏求記》作趙戒,傳寫誤也。考戒名附見《宋史·趙鼎傳》,不詳其始末。惟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載:戒,正平人,紹興五年四月,以趙鼎薦,得召對,授國子監丞。鼎稱其登第十餘年,曾作縣令,則嘗舉進士也。又載:紹興八年三月,戒以兵部員外郎守監察御史,是年八月守殿中侍御史,十一月為司農少卿。旋坐疏留趙鼎,改外任。十二年羅汝檝劾其沮和議,黨于趙鼎、岳飛,特勒停。二十七年九月,以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不言所終,殆即終于奉祠矣。初,戒以論事切直,為高宗所知。其言當以和為表,以備為裏,以戰為不得已,頗中時勢。故淮西之戰,則力劾張浚、趙開,面秦檜欲屈己求和,則又力沮,卒與趙鼎并逐,蓋亦鯁亮之士也。是書通論古今詩人,由宋蘇軾、黄庭堅上溯漢、魏、《風》、《騷》,分為五等,大旨尊李、杜而推陶、阮,始明言志之義,而終之以無邪之旨,可謂不詭于正者。其論唐諸臣詠楊太真事皆為無禮,獨杜甫立言為得體,尤足維世教而正人心。又專論杜甫詩三十餘條,亦多宋人詩話所未及。考《説郛》及《學海類編》均載此書,然止寥寥三、四葉。此本為《永樂大典》所載,猶屬完帙,然有二條,此本遺去而見于《學海類編》者,今謹據以增入,庶為全璧。《讀書敏求記》本作一卷,今以篇葉稍繁,釐為上下卷云。乾隆三十九年四月恭校上。

總纂官侍讀臣紀　昀

侍讀臣陸錫熊

纂修官侍講臣鄒奕孝

〔一〕案：卷上實為三十六條，此處未計由《學海類編》增入的兩條。

(一三) 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九五集部《詩文評類》

《歲寒堂詩話》二卷《永樂大典》本

宋張戒撰。錢曾《讀書敏求記》作趙戒，傳寫誤也。考戒名附見《宋史·趙鼎傳》，不詳其始末。惟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載：戒，正平人，紹興五年四月，以趙鼎薦，得召對，授國子監丞。鼎稱其登第十餘年，曾作縣令，則嘗舉進士也。又載：紹興八年三月，戒以兵部員外郎守監察御史，是年八月守殿中侍御史，十一月為司農少卿。旋坐疏留趙鼎，改外任。十二年羅汝檝劾其沮和議，黨于趙鼎、岳飛，特勒停。二十七年九月，以佐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一〕，不言所終，蓋即終于奉祠矣。初，戒以論事切直，為高宗所知。其言當以和為表，以備為裏，以戰為不得已，頗中時勢。故淮西之戰，則力劾張浚、趙開，而秦檜欲屈己求和，則又力沮，卒與趙鼎并逐，蓋亦鯁亮之士也。是書通論古今詩人，由宋蘇軾、黃庭堅上溯漢、魏、《風》、《騷》，分為五等。大旨尊李、杜而推陶、阮，始明言志之義，而終之以無邪之旨，可謂不詭于正者。其論唐諸臣詠楊太真事皆為無禮，獨杜甫立言為得體〔二〕，尤足維世教而正人心。又專論杜甫詩三十餘條，亦多宋人詩話所未及。考《説郛》及《學海類編》載此書，均止寥寥三、四葉。此本為《永樂大典》所載，猶屬完帙，然有二條，此本遺去而見于《學海類編》者，今謹據增入，庶為全璧。《讀書敏求記》本作一卷，今以篇頁稍繁，釐為上下卷云。

〔一〕案："佐宣教郎"，《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原作"左宣教郎"。考宣教郎原名

宣德郎，宋政和四年始改為宣教郎，為宋文階官之名。又宋文階官由科目出身者前加“左”字，無出身者加“右”字。參見宋王林《燕翼貽謀録》及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之《歷代職官表》中瞿蜕園之《歷代官制概述》。由此可知，《提要》誤。日本桂五十郎《漢籍解題》殆承此亦誤。

〔二〕案：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無“獨杜甫立言為得體”一句。

（一四）永瑢等《四庫全書簡明目録》卷二〇集部九《詩文評類》

《歲寒堂詩話》二卷

宋張戒撰。錢曾《讀書敏求記》載有其名，然世無傳本，今從《永樂大典》録出。其論古來詩人，由蘇、黄上溯《風》、《騷》，分為五等。大旨尊李、杜而推陶、阮，始明言志之義，而終以無邪之訓。其論唐人詠楊貴妃事為無禮于君，尤有裨名教也。

（一五）趙宗建《舊山樓書目》戊

《武英殿聚珍版》十五種　十二本

《歲寒堂詩話》

（一六）孫星衍《孫氏祠堂書目》内編卷四《詩文評》

《歲寒堂詩話》二卷　宋張戒撰。

（一七）《續通志》卷一六三《藝文略·詩評》

《歲寒堂詩話》二卷　宋張戒撰。

（一八）《續文獻通考》（乾隆十二年敕撰）卷一九八《經籍考五八·詩文評》

張戒《歲寒堂詩話》二卷

戒，正平人，紹興中以薦授國子監丞，仕至司農少卿。

(一九) 耿文光《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一三九《詩文評一》

《歲寒堂詩話》二卷

宋張戒撰

浙江重刊聚珍本　是書採自《永樂大典》，上卷通論古今詩人，始明言志之義，終以無邪之旨。下卷專論杜詩，凡三十三條，多採宋人詩話所未及。

國朝諸人詩為一等，唐人詩為一等，陶、阮、建安七子、兩漢為一等，學者須以此參究，盈科而後進，可也。△魯直云："太白與漢、魏樂府争衡。"此語乃直知太白者。介甫云："白詩多説婦人，識見污下。"此論過矣。孔子删詩三百五篇説婦人者過半，豈可謂之識見污下耶？退之于李、杜極口推尊，未嘗優劣，此公論也。子美詩奄有古今，學者能識《國風》、《騷》人之旨，然後知子美用意處；識漢、魏詩，然後知子美遣詞處。至于"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在子美不足道耳。

粗俗乃高古之極，曹、劉後惟子美能之。蘇、黄亦喜用俗語，然多免强，不如子美自在流出也。

詩以用事為博，始于顏光禄，而極于杜子美。以押韻為工，始于韓退之，而極于蘇、黄。子建"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本以言婦人清夜獨居愁思之切，非以詠月也，而後人咏月之句，雖極其工巧，終莫能及。淵明"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本以言郊居閑適之趣，非以詠田園，而後人咏田園之句，雖極其工巧，終莫能及。所謂"含不盡之意"者，此也。用事押韻何足道

哉！

韻有不可及者，曹子建是也；味有不可及者，淵明是也；才力有不可及者，太白、退之是也；意氣有不可及者，杜子美是也。退之喜奇崛之態，太白多天仙之詞。退之猶可學，太白不可及也。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以“蕭蕭”、“悠悠”字，而出師整暇之情狀，宛在目前。荆軻云：“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語既不多，又無新巧，然而此二語遂能寫出天地愁慘之狀，極壯士赴死如歸之情。古詩“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惟墳墓之間，白楊悲風，尤為至切，所以為奇。

人才各有分限，尺寸不可强。同一物也，而詠物之工有遠近；皆此意也，而用意之工有淺深。章八元曰：“十層突兀在虚空，四十門開面面風。却訝鳥飛平地上，忽驚人語半天中。回梯倒踏如穿洞，絶頂初攀似出籠。”此乞兒口中語也。梅聖俞云：“復想下時險，喘汗頭目旋。不如且安坐，休用窺雲烟。”何其語之凡也。東坡《真興寺閣》云：“山林與城郭，漠漠同一形。市人與鴉鵲，浩浩同一聲。側身送落日，引手攀飛星。登者尚呀咻，作者何以勝?”《登靈隱寺塔》云：“相勸小舉足，前路高且長。漸聞鐘磬音，飛鳥皆下翔。入門亦何有，雲海浩茫茫。”意雖有佳處，而語不甚工，蓋失之易也。劉長卿《登西靈寺塔》云：“化塔凌虚空，雄規壓川澤。亭亭楚雲外，千里看不隔。盤梯接元氣，坐壁棲夜魄。”王介甫《登景德塔》云：“放身千仞高，北望太行山。邑屋如蟻冢，蔽虧塵霧間。”此二詩語雖稍工，而不為難到。杜子美則不然。《登慈恩寺塔》首云：“高標跨蒼天，烈風無時休。自非曠士懷，登兹翻百憂。”不待云“千

里”、“千仞”、“小舉足”、“頭目旋”，而窮高極遠之狀，可喜可愕之趣，超軼絶塵，而不可及也。“七星在北户，河漢聲西流。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視東坡“側身”、“引手”之句陋矣。“泰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豈但“邑屋如蟻冢，蔽虧塵霧間”，山林城郭漠漠一形，市人鴉鵲浩一聲而已哉? 人才有分限，不可强如此。

文光案：此讀詩之妙法也。予嘗以此為例，各集一類，如登山、臨水、詠風、賦月，比類而觀之，而淺深高下自見，與諸家分類詩選，别是一意。且如登塔登山，皆高皆險，要自不同，尤須辨别。每題先設一想，思之不得，然後觀詩，先求其意，意勝矣，再觀其詞，詞工矣，再看其警策者幾處。雖名篇佳什，必不能處處皆佳。其獨到之處，乃其可法可傳者也。得其精要，久久自有識力。其餘補陳湊合，乃人人所能，不難知也。然世俗淺詞有因湊合而愈工者，亦有因湊合而愈拙者。則才力有高下，氣韻有雅俗，此又不可不知也。

自漢、魏以來，詩妙于子建，成于李、杜，壞于蘇、黄。

楊太真事，唐人吟詠至多，然類皆無禮。太真配至尊，豈可以兒女語黷之耶? 惟杜子美則不然，《哀江頭》云：“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輦隨君侍君側。”不待云“嬌侍夜”、“醉和春”，而太真之專寵可知；不待云“玉容”、“梨花”，而太真之絶色可想也。至于言一時行樂事，不斥言太真，而但言“輦前才人”，此意尤不可及。如云：“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笑正墜雙飛翼。”不待云：“緩歌慢舞凝絲竹，盡日君王看不足”，而一時行樂可喜事，筆端畫出，宛在目前。“江花江水豈終極”，不待云“比翼鳥”、“連理枝”、“此恨綿綿無盡期”，而無窮之恨，黍離麥秀之悲，寄于言

外。題云《哀江頭》，乃子美在城中時，潛行曲江，覩江水江花，哀思而作。其詞婉而雅，其意微而有禮，真可謂得詩人之旨者。《長恨歌》在樂天詩中為最下，《連昌宫詞》在元微之詩中乃最得意者。二詩工拙雖殊，皆不若子美之詩微而婉也。

近時以東坡譏《文選》去取之謬，遂不復留意。不知漢、魏、晉奇麗之文盡在，所失雖多，所得不少，作詩、賦、四六，此其大法，安可以昭明去取一失而忽之？子瞻文章從《戰國策》、《陸宣公奏議》中來，長于議論而欠宏麗，故雖揚雄亦薄之，云："好為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説。"雄之説淺易則有矣，其文詞安可以為艱深而非之也？退之文章豈減子瞻，而獨推揚雄云："雄死後作者不復生。"雄文章豈可非哉？《文選》中求議論則無，求奇麗之文則多矣。子美作詩，乃自《文選》中來，大抵宏麗語也。

文光案：是書大旨多尊李杜而鄙蘇黄。《學海類稿》及《説郛》，皆載此書，然寥寥數葉，不若此為完帙也。

（二〇）陸心源《儀顧堂題跋》卷一三《歲寒堂詩話跋》

《歲寒堂詩話》，宋張戒撰。原本已亡。今本二卷，乃從《永樂大典》録出者。《提要》："戒名附見《宋史·趙鼎傳》，不詳其始末，惟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載：戒，正平人，紹興五年四月，以趙鼎薦，得召對，授國子監丞。鼎稱其登第十餘年，曾作縣令，則嘗舉進士也。"愚案：張戒，絳郡人，沈晦榜進士。紹興五年二月，除祕書郎〔一〕。七年七月，提舉福建鹽茶。見《中興館閣録》。餘詳《宋史補傳》。

〔一〕案：《南宋館閣録》、《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均載張戒除祕書郎在紹興五年

十二月。陸氏此誤。後胡玉縉引陸氏此語，亦仍其誤。

(二一) 胡玉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王欣夫輯) 卷五九《詩文評類》

《歲寒堂詩話》二卷

考戒名附見《宋史·趙鼎傳》，不詳其始末。惟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載：戒，正平人，紹興五年四月，以趙鼎薦，得召對，授國子監丞。鼎稱其登第十餘年，曾作縣令，則嘗舉進士也。

陸氏《儀顧堂題跋》云："戒，絳郡人，沈晦榜進士。紹興五年二月，除秘書郎。七年七月，提舉福建鹽茶。見《中興館閣録》。餘詳《宋史補傳》。"

(二二) 邵懿辰、邵章《增訂四庫簡明目録標注》卷二〇

《歲寒堂詩話》二卷，宋張戒撰。錢曾《讀書敏求記》載有其名，然世無傳本，今從《永樂大典》録出。

《聚珍版》本。《學海類編》本，不全。

《續録》閩覆本。杭縮本。《學海》本，纔五葉。

《歷代詩話續編》本。

(二三) 吳騫《拜經樓詩話》卷三

影戲或謂昉漢武時李夫人事。吾州長安鎮多此戲，查巖門岐昌《古鹽官曲》："艷説長安佳子弟，熏衣高唱弋陽腔。"蓋緣繪革為之，熏以辟蠹也。《歲寒堂詩話》摘張文潜《中興碑》："郭公凜凜英雄才，金戈鐵馬從西來"四句為弄影戲詩，彷彿類是。

(二四) 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卷一

吾于宋人詩話，嚴羽之外，只服張戒《歲寒堂詩話》為中

的。其論“建安、陶、阮以前，詩專以言志；潘、陸以後，詩專以詠物；兼而有之者，李杜也”。“專意詠物，雕鐫刻鏤之工日以增，而詩人之本旨掃地盡矣。”又云：詩“含不盡之意”，“用事押韻何足道”。“蘇、黄用事押韻之工至矣”，“究其實，乃詩人中一害”。偉哉論乎！前此所未有也。然其言亦時有小疵，如謂“韻有不可及者，子建是也。”此已不甚確。又謂“劉夢得有高韻”，吾更不解所云。然則詩話不易為也。

又卷三

《歲寒堂詩話》論張文昌律詩不如劉夢得、杜牧之、李義山。文昌七律或嫌平易，五律清妙處不亞王、孟，乃愧夢得、牧之、義山哉！其《夜到漁家》、《宿臨江驛》二律，與劉文房《餘干旅舍》一作，用韻同，風韻亦同，皆絶唱也。

又卷八

宋人詩話，《滄浪》及《歲寒堂》兩種外，足以鼎立者，殆惟《白石詩説》乎？

又卷一〇

宋人詩話，予向以嚴羽、張戒、姜夔為佳，然皆就詩論詩，若黄徹之《䂬溪詩話》，更能知詩外有事在，尤可敬也。

（二五）潘德輿《養一齋李杜詩話》卷三

宋張戒《歲寒堂詩話》已譏唐人詠楊妃者，為無禮于君矣。此等處有關名教，學詩者之開宗明義章也。

（二六）馮浩《玉谿生詩箋注》卷首《詩話》

張戒《歲寒堂詩話》

李義山、劉夢得、杜牧之三人，筆力不能相上下，大抵工律詩而不工古詩，七言尤工，五言微弱，雖有佳句，然不能如韋、柳、王、孟之高致也。義山多奇趣，夢得有高韻，牧之專事華藻，此其優劣耳。〔按〕三人各自成家，何用并衡？更何可與韋、柳、王、孟較也？不工五言，此其優劣，皆非確論。

（編者案：馮浩按語原為小字雙行，編者為排版計，改作大字單行。）

又《類補·詩話補》

朱少章《風月堂詩話》　張戒《歲寒詩話》〔《宋史》傳〕朱弁字少章。張戒附見《趙鼎傳》。〔按〕《風月堂詩話》，蓋其使金被留時作。《中州集》甲集：宇文虛中亦使金，遂為其翰林學士，有《次朱少章韻》詩，又有《歲寒堂》詩，當即此張戒之堂也。

（編者案：小字原為雙行，編者改為單行。）

（二七）韓應陛《鈔歲寒堂詩話跋》

《歲寒堂詩話》，用士禮居藏毛氏影宋本影鈔，并手摹其朱筆校改字。其前後藏書印屬周杞亭模。按：原書之為毛氏鈔，有印有憑，且曾見毛鈔本字，又有如彼者。至其鈔之為影宋，握其包紙所記筆跡，雖非出于黄而有黄書架編號字，當不誣也。咸豐己未八月十二日記。應陛。

（編者案：韓應陛跋原無標題，此處標題為編者擬加。）

（二八）張宗泰《魯巖所學集》卷一四《跋張戒歲寒堂詩話》

《歲寒堂詩話》二卷。其論詩于三國推陳思王，晉代推陶靖節，唐則推太白、昌黎，而于杜子美則尤所深嘉樂道，贊揚不容口。戒名不甚著，詩亦不多見，而其持論乃遠出諸家評詩者之上。惟于白香山似有意排抑之。白公天懷坦蕩，其詩亦時失之率

易，然如《長恨歌》一篇，聲情韻度，綿邈不盡，足以宕氣回腸。竊以為詩境至是，亦詩人之極致矣。乃謂其詩在集中為最下，一以為殆欲掩耳，一以為淺陋殊甚，一以為此尤可笑，横加吹索，排斥無所不至。其實白之詩品具在，不以此等譏評，遂減其聲價也。至宋之山谷，誠不免麤疏澀僻之病，至其意境天開，則實能闢古今未洩之奥妙，而《登快閣》詩亦其一也。顧詆為小兒語，不知何處有此等小兒，能具如許胸襟也？又謂劉隨州詩，其得意處足為子美之匹亞，亦未然也。隨州雖有“五言長城”之目，然十首以後，語意略同。論者亦非過為詆訶，以為匹亞子美，則殊覺其不相似也。至子美《茅齋已上人》詩〔一〕："枕簟入林僻，茶瓜留客遲”，用意全在“僻”字、“遲”字，惟“枕簟入林”，乃覺其僻；惟“茶瓜留客”，乃見其遲。乃欲節去“僻”字、“遲”字，則其餘八字人人能道之，又何以為子美也？

〔一〕案：杜詩原題作《已上人茅齋》。

(二九) 林昌彝《海天琴思録》卷六

宋人詩話，以《歲寒堂》為較勝，以其辭尚體要也。

(三〇) 日本桂五十郎《漢籍解題·修辭·詩話》

《歲寒堂詩話》二卷

〔作者、題名〕　宋代張戒撰。《讀書敏求記》中傳寫誤作趙戒。戒，正平人，紹興五年，因趙鼎舉薦而為國子監丞，累進至司農少卿。他以鯁亮聞名，因力阻秦檜向金國屈膝求和，終于被逐。晚以佐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參考《宋史·趙鼎傳》)。歲寒堂可能是他的居室的名稱。

〔流傳、體裁〕　此書在清代錢曾的《讀書敏求記》中有著録，然世無傳本。乾隆皇帝時，從《永樂大典》中録出，始得流行。此書通論古今詩人，下由蘇軾、黄庭堅起，上溯漢、魏、《風》、《騷》，共七十餘條。

〔評論〕　大旨尊李白、杜甫，推重陶潛、阮籍，始明言志之義，終之以無邪之旨。

（編者案：編者據明治書院明治三十九年再版本譯。）

(三一) 王會昌《詩話類編》卷二二《品評下》

王介甫只知巧語之為詩，而不知拙語亦詩也；山谷只知奇語之為詩，而不知常語亦詩也。歐陽公詩專以快意為主，而蘇端明專以新意為工，李義山只知有金玉龍鳳，杜牧之詩只知有綺羅脂粉，李長吉詩只知有花草蜂蝶，而不知世間一切皆詩也。惟杜子美不然，在山林，在廊廟，遇巧則巧，遇拙則拙，遇奇則奇，遇俗則俗，或放或收，或新或舊，一切物，一切事，一切意，無非詩者。

（摘者案：王會昌氏雖未注明出處，然此條實即《歲寒堂詩話》卷上第三五條。）

(三二) 薛雪《一瓢詩話》第二〇一條

蘇黄門謂杜詩雄，韓詩豪。杜詩之雄，可以兼韓之豪。如柳柳州，不若韓之變態百出也。使昌黎收斂而為柳州則易，使柳州開拓而為昌黎則難。此無他，意味可學，才氣不可學也。

（摘者案：此條實際上摘録、抄襲自《歲寒堂詩話》卷上之第一五、一六兩條。）

又第二〇二條

韋蘇州韻高氣静，王右丞格老味遠，二公未易優劣。有云：以體韻觀之，右丞不逮蘇州；以氣味觀之，蘇州不及右丞。何異管中窺豹！

（摘者案：此條實際上是批評《歲寒堂詩話》卷上之第一七條。）

又第二〇三條

韋蘇州律詩似古，劉隨州古詩似律。大抵次李、杜、韓一等者，便不能全，況隨州韻度不如蘇州，意味不如右丞。然其豪贍老成，則皆過之，得意處竟可與少陵索笑，“長城”之名，蓋不徒然。

（摘者案：此條實乃抄襲《歲寒堂詩話》卷上之第二一條）。

附録二

有關張戒生平事跡之資料

(一) 胡寅《斐然集》卷一二《張戒國子丞》

朕感詩人衿佩之篇，思先聖俎豆之對，雖時右武，未皇庠序，而存在官秩，將以為修廢之漸，非冗設也。爾召自遐方，敷奏便朝，志意克修，説辭亦贍，既寵以京秩，且俾丞于胄子之宫。爾其謹守舊規，勿使墜失，蓋進所學，期于有成，稱予奬掖之意。

(二) 李彌遜《筠谿集》卷五《張戒兵部侍郎官》

尚書郎，朝廷之高選。近歲官不必備，率以他曹通掌，非開敏博達兼人之才，不以居是職也。爾器深閎，操履純固，頃繇儒館出，領使華中臺武部之屬，姑試之事，以觀汝能，其勵乃躬，率乃職，稱朕所以選任之意焉。

(三) 釋曉瑩《羅湖野録》卷一

廬山羅漢小南禪師，汀州張氏子，州南金泉院乃其故居。參祐禪師于潭之道林，獲印可，隨遷羅漢而掌堂司，即分座接納。

及祐移雲居，以其繼席，名重諸方，學者翕然歸之。時有居士張戒，雅意參道。一日南問曰："如何？"張曰："不會。"南復詰之不已，張忽領旨，遽以頌對曰："天不戴兮地不知，誰言南北與東西？身眠大海須彌枕，石筍抽條也大奇。"張尋取辭，南以二偈示之曰："汝到廬山山到汝，更誰别我廬山去？出門問取嶺頭風，大道騰騰無本據。"又曰："頭戴烏巾著白襴，山房借汝一年閑。出門為説來時路，家在黄陂翠靄間。"羅漢準世系以黄龍是大父，名既同而道望逼亞，故叢林目為小南，尊黄龍為老南。然羅漢以傳道為志，閲七寒暑，住世四十有三。白雖所藴未伸，暐然名見當時，而垂稱于後世，雲居可謂有子矣。

案：《五燈會元》卷一八載：雲居祐禪師法嗣有羅漢系南禪師，云："廬山羅漢院系南禪師，汀州張氏子。"而雲居祐禪師法嗣屬南嶽下十三世。又《五燈會元》卷一七載：屬于南嶽下十二世之雲居元祐禪師，乃黄龍南禪師之法嗣。據此可知，《羅湖野録》所載小南禪師與《五燈會元》所載系南禪師，實為同一人。

(四) 熊克《中興小紀》卷一九

紹興五年九月

先是國子監丞正平張戒，上書幾八千言，自謂"恐忤聖意，願陛下容之。"

又卷二二

紹興七年七月

初，上因論館閣人材，以祕書郎張戒好資質，而未更事，可令作一任後召用之。至是，戒請外補，遂除提舉福建市舶。參知政事陳與義曰："陛下惜人材，除外任以養成之，聖意甚美。"上曰："中書省可籍記，他日却召用。"

又卷二四

紹興八年

五月戊子，監察御史張戒入對，因言："諸將權太重。"上曰："若言跋扈則無跡，兵雖多，然聚則强，分則弱，雖欲分未可也。"戒曰："去歲罷劉光世，以致淮西之變。今雖有善為計者，陛下必不信，然要須有術。"上曰："朕今有術，惟撫循偏裨耳。"戒曰："陛下得之矣，得偏裨心，則大將之勢分。"上曰："一、二年間自可了。"戒曰："陛下既留意，臣言贅矣。"（原雙行夾注云：張戒《默記》曰："初，淮西之變，時祕書省在臨安。一日，校書郎范如圭謂戒曰：'諸大將不可制耶？'戒曰：'此自張丞相之失，且劉光世一軍，偏裨無慮十數，不知此曹果欲大將壓己否？若使各得自達，豈復思光世？'如圭曰：'善。'是秋，戒新除福建提舉官，待次嚴陵。待制常同因過戒，問曰：'諸將權太重，張丞相既失，今當何以處之？'戒曰：'玆甚不難，但當擢偏裨耳！吴玠既失，而曲端受死；楊沂中建節，而張俊勢分，自然之理也。'同大喜曰：'此論可行。'既而同被召，首薦戒焉。"）

紹興八年五月

樞密副使王庶措置江、淮，遂移張俊下張宗顔將七千人軍淮西，巨師古將三千人屯太平州。（原雙行夾注云：張戒《默記》曰："戊午夏，王庶視師淮上，移偏師張宗顔守廬州，乃分兵之漸，宣撫使張俊特不悦。大理寺丞劉時者，秦人，庶辟以行。俊飲之，醉曰：'鄉人能為我言于子尚否？易置偏裨，似未宜遽。先處己可也，不知身在朝廷之上得幾日，其已安乎？'庶聞之，復曰：'為我言于張七，不論安與未安，但一日行一日事耳！'庶

雖不能折，竟如俊之言。”）

又卷二五

紹興八年八月

辛巳，著作佐郎李彌正、高閌皆除郎官，而著作郎何掄、張嵲尚未遷，樞密副使王庶疑之，以問趙鼎。鼎曰：“少須處之要職。”至是，以掄為祕書少監。殿中侍御史張戒言掄：“昔張浚入蜀，掄為之鷹犬。去歲，浚獨相，自以黄潛善乃王黼之黨，每持邪説，以司馬光為非，王安石為是。至再修《神宗實録》，掄攘臂其間，略無忌憚。浚敗，乃焚簽帖。國家大典豈宜屢易，以徇權臣之私意。”詔以掄知邛州。嵲不自安，亦求去，遂除福建轉運判官。

紹興八年十一月

前宰執趙鼎之求去也，殿中侍御史張戒以謂：“大臣進退，國家安危所繫。陛下他日必悔，乞留鼎于經筵。”詔：“戒為耳目之官，附下罔上，可與外任。”（原雙行夾注云：朱勝非《閑居録》：“趙鼎復相，植黨益急。凡兇險刻薄之士，無不收用，使造虛譽而排善類，張戒其一也。鼎薦常同為中司，同即以鼎所喜奏為臺屬。戒自郎官除察院，未幾遷殿院。鼎失眷，丐罷，知其决去，即露章請留，以徼後福，其言狂躁愚弄。鼎既罷，猶知泉州，蓋其黨與維持之力也。”）

紹興十二年十一月

右諫議大夫羅汝檝……言：“前殿中侍御史張戒最與鼎厚，引居言路，凡鼎之風旨，奉承不暇，故助鼎以沮和議。鼎罷相，戒失所賴，復請留之。既被黜，則往依岳飛于江夏，其趨操可知。”庚戌，詔停戒官。

(五) 陳騤《南宋館閣録》卷七

提舉祕書省、祕書郎

…………

紹興以後

…………

張戒，字定夫，絳郡人。沈晦榜進士出身，治《書》。五年十二月除，七年七月提舉福建鹽茶。

(六) 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一八三

紹興八年五月

四日，監察御史張戒論和議難成。是時有報金人來議和。戊子，監察御史張戒上殿進呈第二劄子，大略言：自靖康以來，主議之臣皆有膏肓不可治病，主戰則諱言和，主和則諱言戰，至于守備則不復講，專持一家之説，大有誤國家者。守備一日不可弛也。政使和議成猶不可，況未成乎？上曰："不如此，國家焉得有靖康之禍？"戒字定復，解州人。

又卷一八四

紹興八年六月

十七日辛未，殿中侍御史張戒奏論和議不可成。金國遣烏凌阿思謀、石少卿來議和，且有還中原故地、還梓宫及歸淵聖之説。殿中侍御史張戒以謂故地、梓宫及淵聖必無可歸之理，或恐太后可以還耳。乃具奏曰："臣昨五月四日蒙賜對，嘗力陳和議恐難成之狀，似蒙聖恩慨然開納，且曰：'卿言善，和議成否，當置而勿論，但嚴設備。'目今王倫既回，金使隨至，兩國之交，

議謀曲折，小臣不敢與。然其略可耳剽而聞、臆度而知也。臣備員御史，國有大利害，義當盡言。況已蒙開納，敢不畢其說。臣竊惟今日之議，理有可必者。盡大河為界、復中原、還梓宮、歸淵聖，此必不可得者也。各務休兵，音問往復，或歸吾太后，此或可得者也。兩國之議和，猶兩家之議婚姻也。家聲不敵，雖有良媒，必不能諧婚姻之好。國勢不敵，雖有金使，決不能解侵伐之難。敵强我弱，國勢殊絶，事之可否，豈在一使人之口？易者可得，而難者必不可得，理則然耳。其或反是，狂癡矣。敵國以我為狂且癡，則焉得不侵擾乎？臣恐其以此卜我也，我若懼以增德，則彼以為智而不敢伐。昔智伯欲襲衛，遺之乘馬，先之以璧。衛君大悦，諸大夫皆喜，而南文子獨有憂色。衛君問之，南文子曰："無力之禮，無功之賞，禍之先也。我未有往，而彼有以來，是以憂也。"于是衛君修梁津，捍邊城，智伯不敢伐。我今未有以勝敵，而敵初非憚我。敵一廢劉豫而自有中原，乃遣王倫回，揚言講和，且有復中原、還梓宮、歸淵聖之意。此政所謂無力之禮、無功之賞，禍之先也。南文子所憂以為喜，可謂智乎？石勒欲擒王浚而奉牌牒劉琨，郭威欲篡漢室而逃主湘陰，恐敵或乘之也。臣揣敵情，若非襲我，則必恐我或乘其後耳。是皆款我之意，而奈何信之？中原之復不復，梓宫之還不還，淵聖之歸不歸，一言可決，往事已可知。復中原，還梓宫，歸淵聖，臣子之心，孰不願？然以兵取之則可，以貨取之則不可。非唯不可，亦必不得，即或得之，不過如童貫賣燕、雲之地，金人暫去復來，財、地卒兩失之耳！自古豈有兵不能勝而財可以却敵復國者？或兵强而後戰可勝，戰勝而後中原可復，梓宫可還，淵聖可歸。苟力或未能，則勤修厥政，嚴設邊備，可也。不知務此，而

聽其枝詞遊説，僥倖萬一，乎中原無故自復〔一〕，梓宮無故自還，淵聖無故自歸，不勞力而坐享成功，臣竊以為過矣。事之必不可者，臣既力言之，其或可者，臣亦妄為陛下謀之。輙罄愚直，畫如後。”乃畫十二條，盡切事機。貼黄云：“臣謂淵聖不可歸，而太后或可歸。自古伐人之國，得其家而歸之者易，得其君而歸之者難。君之去來繫于勝負，而家則無與于事，理勢固然。金人貪婪，唯利是視，太后有可歸之理。其太祖常痛恨聞中原陸沈之禍，自登極，事務節儉，乘輿、服用一節簡素，别貯供御羨餘之物，謂左右曰：‘竢及三百萬緡，當移書契丹，贖晉陷敵百姓。’况陛下為太皇后，雖縮衣節食，可也。然亦須國勢稍振，兵力稍强，乃可望耳！齊弱周强，而宇文護之母遂歸。况陛下尚有大半天下，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可不勉哉！”

〔一〕案：“乎中原”，他書載張戒語作“欲中原”。

紹興八年六月

三十日甲申，張戒奏議務先戰守。朝廷議遣王倫奉使迎請梓宫。殿中侍御史張戒以謂議和務先戰守，乃奏論和狀，其大略云：“臣為朝廷計，外則姑示講和之名，内則不忘決戰之志，名則不忘决戰之志，而實則嚴兵據守。此誠至論，而臣之所以前後進言于陛下者也。自古能守而能和者有矣，未有不能戰、不能守而能和也。”又曰：“使真宗無達蘭之捷，仁宗非慶曆之盛，雖有百曹利用、百富弼，豈能和哉?”又曰：“苟不能戰，又不能守，區區信誓，豈足恃也?”上甚納之。

又卷一八五

紹興八年

十一月二日甲申，張戒奏論金人遣使詔諭江南事。金人遣張

通古為江南詔諭使，蕭哲為明威將軍以副之，朝廷遣起居舍人范同為接伴使，且入境。甲申，張戒以臺官本職上殿，因進劄子云："臣昨疏十二事，陛下雖嘉納，朝廷未嘗施行。示弱招侮，理在必然。王倫遽回邀金使有江南詔諭使及明威將軍之號，不云國而直云江南，是以我太祖待李氏晚年之禮也，曾不得為孫權乎？一則明威〔一〕，此二者何意？敵云詔諭，臣不知所諭者何事？敵若果欲和，則當以議和之名來，而何詔諭之有！臣觀金使今日之事，與前日大異，禮必不屈，事必不從。臣為朝廷計，上策莫如峻辭拒之，其次且勿遽渡江，先問其官名何意，詔諭何事，禮節事目議定得其實而後進退之，尚可。"又曰："臣自乙卯歲論戰必敗，去秋凡三年而後驗。臣今又謂和無成，豈唯無成，終必致侮，亦願陛下計之。"是日午漏，戒再具奏曰："臣昨十七日面奏，臣觀今日朝廷措置，太后雖有可歸之機，未必有得歸之理。蒙聖問何故？臣奏乞候王倫回日，為陛下謀之。"又云："主戰主和。政如醫者喜用大寒大熱藥。夫寒熱豈可專用一物，用藥貴對病，議論貴中理。臣謂今日和戰二議，雖不可盡廢，要不可專主，獨有嚴兵謹守，此議可專主耳！"

〔一〕案："一則明威"句前，他書載張戒語尚有"一則詔諭"一句。

紹興八年十一月

三日乙酉，張戒奏論和議利害。乙酉，張戒再奏："大臣謀國，只當自勉，不可僥倖偷安。果得偷安猶可，但恐屈辱已甚，而偷安亦不得耳！講和而是則可以息兵，非則適以招敵也。"

（七）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八七

紹興五年三月甲午

左迪功郎夔州路關寨幹辦官張戒特改左承奉郎。戒，正平人，以趙鼎薦得召對。上謂鼎曰：“戒禮貌生疏，必未會大段歷任。”鼎曰：“自登第十餘年，只會作縣令。”上曰：“論事頗有理，然為文未成就。”鼎曰：“如其人剛拙。”上曰：“人才和柔者多，剛直者最難得。”乃以戒為國子監丞。（原雙行夾注云：戒除監丞在四月辛亥。）

又卷九六

紹興五年十二月己未

國子監丞張戒守祕書郎。

又卷一〇〇

紹興六年四月乙卯

中書舍人兼史館修撰任申先充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免謝辭。先是申先編沈與求詞，有“臺諫陰附，相為表裏”之語。右諫議大夫趙霈等見其章，皆闔門待罪，且言：“申先緣此益肆凶暴，無所忌憚。每見臺諫，有所論列，公然對衆指議，不問事之當否。屢言今日臺諫亦何足恤。如臣等果有朋比之跡，望速行竄斥；如申先欺罔聖聽，亦乞睿斷施行。”疏入，遂有是命，仍令霈等日下供職……申先，趙鼎客也，至是獨助張浚。乃攜臺諫章示祕書郎張戒，曰：“此論何如？”戒言：“不知。”申先曰：“子以臺諫之言不敢議耶！”

又卷一一二

紹興七年七月丙寅

祕書郎張戒提舉福建路茶事。上因論館中人材，以為戒好資質，而未更事任，可令在外作一任，復召用之。戒聞，請補外。後二日，上謂輔臣曰：“士大夫須更歷外任，不必須在朝廷。若

既練達，而止令在外，則又不盡用材之道。”陳與義進曰：“前日陛下惜張戒人材，除外任以養成之，聖意甚美。”上曰：“中書省可籍記，他日復召用。”

又卷一一八

紹興八年三月甲辰

尚書兵部員外郎張戒守監察御史，用中丞常同薦也。戒之待次嚴陵也，同與戒遇，問之曰：“諸將權太重，張丞相既失，今當何以處之?”戒曰：“兹甚不難，但當擢偏裨耳！吴玠既失而曲端受死，楊沂中建節而張俊勢分，自然之理也。”同大喜：“此論可行。”既而同被召，首薦戒焉。

又卷一一九

紹興八年五月戊子

監察御史張戒入對，因言：“諸將權太重。”上曰：“若言跋扈則無跡，兵雖多，然聚則强，分則弱，雖欲分，未可也。”戒曰：“去歲罷劉光世，致淮西之變。今雖有善為計者，陛下必不信，然要須有術。”上曰：“朕今有術，惟撫循偏裨耳。”戒曰：“陛下得之矣，得偏裨心，則大將之勢分。”上曰：“一、二年間自可了。”戒曰：“陛下既留意，臣言贅矣。”戒又曰：“國家機事，小臣不敢知，然備員御史，義當憂國。王倫使事如何?”上曰：“去歲，上皇訃至，朕若不遣使，天下謂朕何。因令倫與金四太子言：‘河南之地，大國既不有，與其付劉豫，曷若見歸。’既而金人廢豫，遣人齎四太子書來言：‘當歸河南及梓宫、淵聖、太后。’四太子者，乃朕使令時，素所識也。”戒曰：“中原萬里之地，今竭兵力十年取之，一日無故復還，此非堯、舜不能，載籍亦無此事。陛下為金棄中原何意?”上曰：“不能守。”戒曰：

“金據中原久矣，山東、陝西皆傳檄聽命，以臣觀之，金蓋能守。”上曰：“和議成否，姑置勿論，當嚴設備爾。”戒曰：“去歲淮西之變，失精甲四萬。張浚用吕祉，誤國至此，但祉欲得簽樞耳，然亦緣將相不和。頃者，國威稍振，外却金人，内平湖寇，乃趙鼎、張浚協和之時。”上曰：“時鼎與浚協和如兄弟。”戒曰：“去歲若非浚逐，則鼎未去，必不令浚遽罷劉光世而用祉也。光世雖號為怯，然累世將家，豈祉書生可比？”上曰：“浚但惡光世湛于酒色。”戒曰：“此亦將家之常也。”

又卷一二〇

紹興八年六月辛未

監察御史張戒言：“今日議和，理有可得者，有必不可得者。晝大河為界，復中原，還梓宫，歸淵聖，此必不可得者也。各務休兵，音問往復，或歸吾太后，此或可得者也。兩國之議和，猶兩家之議婚姻也。家聲不敵，雖有良媒，决不能諧婚姻之好；國勢不敵，雖有金使，决不能解侵伐之兵。金强我弱，國勢殊絶，事之可否，豈在一使人之口？易者可得，而難者必不可得，理則然耳！”又曰：“我今未有以勝，金初非憚我，金一執劉豫，而自有中原，乃遣王倫回，揚言講和，且有復中原、還淵聖、歸梓宫之説，此政所謂無力之禮、無功之賞，禍之先也。臣揣敵情，若非欲襲我，則恐我乘其未定耳！是皆款我之意，而奈何信之！中原之復不復，梓宫之還不還，淵聖之歸不歸，一言可决，遷延往復，事已可知。敵國愚弄，使人誕謾，臣恐不足以講和，適足以招寇。復中原，還梓宫，歸淵聖，臣子之心，孰不願？然以兵取之則可，以貨取之則不可。非惟不可，亦必不得。設或得之，不過如童貫買燕、雲之地，金人暫去復來，財與地卒兩失之爾！自

古豈有兵不能勝而貨財可以却敵復國者！必兵强而後戰可勝，戰勝而後中原可復、梓宮可還、淵聖可歸。苟力或未能，則勤修闕政，嚴設邊備，可也。不知務此，而聽其枝詞遊説，僥倖萬一，欲中原無故自復，梓宮無故自還，淵聖無故自歸，不勞力而坐享成功，臣竊以為過矣！事之必不可者，臣既力言之；其或可者，臣亦妄為陛下謀之。物之可者與之，其無厭之求，不可與也；禮之可者從之，其非禮之辱，不可從也。夫强國之欲無厭，而弱國之物有限，不稍執綱紀，而一切畏懦順從，亡之道也。臣竊謂金使之來，朝廷當以大義正色裁之，而嚴兵以待之。書詞之謾，姑委曲謝之；使人之倨，可勿見也。”又曰：“自古伐人之國，得其家而歸之者易，得其君而歸之者難。君之去來，繫于勝負，而家則無與于事，理勢固然。金人貪婪，惟利是視。太后在彼，于金初無損益，陛下若刻意圖之，或有可歸之理。然亦須國勢稍振，兵力稍强，乃可望耳。齊弱周强，而宇文護之母遂歸。況陛下尚有大半天下，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可不勉哉！”

紹興八年六月乙亥

……時朝廷以諸將權重，欲撫循偏裨，以分其勢。俊（摘者案：指張俊）覺之，謂行府錢糧官右通直郎新監行在榷貨物劉時曰：“鄉人能為我言于子尚（摘者案：王庶字子尚）否？易置偏裨，似未易遽，先處己可也。不知身在朝廷之上能幾日！”庶聞之曰：“為我言于張十，不論安與未安，但一日行一日事耳！”俊不悦。時，秦州人也。（原雙行夾注云：此以張戒《默記》增修，但戒稱“大理寺丞劉時”，則小誤。時，今年七月方除大理也……）

又卷一二一

紹興八年七月乙酉

殿中侍御史張戒復上疏請“外則姑示通和之名，内則不忘決戰之意，而實則嚴兵據險以守。”又曰：“自古能守而能和者有矣，未有不能戰、不能守而能和者也。使真宗無達賚之捷，仁宗非慶曆之盛，雖有百曹利用、百富弼豈能和哉！”又曰：“苟不能戰、不能守，區區信誓，豈足恃也？”

紹興八年八月戊辰

監察御史張戒守殿中侍御史。前二日，上命戒入對，遂有是命。

又卷一二二

紹興八年九月庚寅

給事中兼史館修撰勾濤充徽猷閣待制知池州。殿中侍御史張戒論濤“陰附張浚，四川監司守倅，多出其門。及浚敗事，又顯立同異，反復無耻。如何掄不端，宰執畏輿言，初不敢擬，而濤攘臂自任，欲引躋禁從。若不逐去，則濤之植黨，不特一掄而已。”疏留中不出。濤聞，求去。章四上，乃有是命。上遣内侍諭令入對，奏事逾八刻。濤言：“戒擊臣，趙鼎意也。”因力詆鼎結臺諫與諸將，上頗以為然。

紹興八年九月乙巳

上諭大臣曰：“近張戒有章疏，論備邊當以和為表，以備為裏，以戰為不得已，此極至之論也。”趙鼎等言：“當力守此議。”

紹興八年十月甲戌

特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趙鼎罷為檢校少傅奉國軍節度使、兩浙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紹興府……殿中侍御史張戒上疏乞留鼎，不則置之經筵。（原雙行夾注云：戒奏疏

全文見十一月己丑。）檜力勸上屈己議和，鼎持不可，由是卒罷。

紹興八年十月乙亥

原雙行夾注云：張戒《默記》曰："趙鼎再相，除喻樗為著作，給事中張致遠獨袖堂劄還之；除著作，又還之；除正字，復還之。遂致仕。趙鼎忿曰：'差除簿當送後省耳。'然致遠猶以朋附趙鼎罪去。"

又卷一二三

紹興八年十一月甲申

殿中侍御史張戒面對，言："臣昨奏疏十二事，陛下雖甚嘉納，朝廷未嘗施行。示弱招侮，理在必然。王倫遽回，金使遂有江南詔諭使及明威將軍之號，不去國而且云江南[一]，是以我太祖待李氏晚年之禮也，曾不得為孫權乎？一則詔諭，一則明威，此二者何意？金云詔諭，臣不知所諭何事？金若果欲和，則當以議和之名而來，何詔諭之有？臣觀今日金使之來，與前日大異，禮必不屈，事必難從。臣為朝廷計，上策莫若遜詞却之。其次且勿令遽渡江，先問其官名何意，詔諭何事，禮節事自議定，得其實而後進退之，則尚可少折。"又曰："臣自乙卯歲論戰必敗，去秋凡三年而後驗。臣今又論和必無成，豈惟無成，終必招寇，亦願陛下姑記之。"戒又言："臣逆料其事，只有四川及江北，按捨此復何詔諭之有？"又曰："臣謂為國只當自勉，不可僥倖偷安。果得偷安猶可，但恐屈辱已甚，而偷安亦不得耳。講和而是則可以息兵，非則亦可以招寇。"疏入，秦檜怒，愈有逐戒之意矣。

〔一〕案：此句，《三朝北盟會編》作"不云國而直云江南"，甚是。

紹興八年十一月戊子

殿中侍御史張戒為司農少卿。

紹興八年十一月己丑

詔："張戒為耳目之官，附下罔上，可與外任。"坐前奏疏乞留趙鼎也。戒疏曰："臣本貫河東絳州，趙鼎本貫陝西解州，鄉里相近，士大夫通號曰西人。臣被召除館職，除郎官，實自聖恩，然人亦或云鼎進。擬是非，臣不得而知也。今趙鼎求去，議者皆以為未可。臣欲言，則形跡如此；欲不言，則大臣進退，國家安危所繫，陛下他日必悔之。臣初不知鼎負陛下者何事，鼎與同列忿争者何語，鼎不敢自安者何意。臣竊料陛下與鼎君臣之間嫌疑已久，同列之際猜間已深，鼎不自安已非一日。假使勉强少留，終非可否相濟，聖意已決，臣不復言。但鼎去之後，秦檜先悔而陛下後悔，理在不疑，此為可慮爾。鼎去之後，陛下必不獨任，能忍事如鼎者絶少，争權者多，後來者不三數月即與檜争，必矣。所謂秦檜先悔也。陛下即位十二年，而命相凡九人，前後拜以三十數，已試未試，人材可知。使後來者皆過人，雖鼎去可也。若但斥逐異己，而遷除附己者，徒為紛紛，則與鼎何異？萬一緩急之際，又將復用之，使鼎何顔復見士大夫哉！此所謂陛下後悔也。臣今為陛下計有三：其上可留之，鼎若有負于陛下者，面敕誡之；鼎若與同列不協，則面責以先國家、後私讎之義。其次必不可則姑留之行在。祖宗故事，宰執罷政，多留京師，非特示恩禮，亦以備顧問。近時前宰執遂無復敢留行在，乃薄俗可欺，非祖宗意也。未罷相，則如五日一到朝堂之類。罷相，則置之講筵，少竢期月之間，朝政修明，邊事寧謐，然後聽其遠去，亦未為晚，進退之間，猶為有禮。不然，去歲召之如彼其急，今日去之如此其遽，時有緩急，事有大小，臣恐天下不無竊議：鼎尚不敢自保，餘人何足道哉！臣之區區，所慮者國家之安危，所

惜者陛下之舉措。陛下若以為公論，則願聖心更加審處；若以為跡涉朋附，則罪何所逃，亦惟陛下察之而已。臣今為言事官，進退皆出宸衷，非鼎所敢與。鼎若去位，則臣事陛下無復嫌疑，跡愈安矣。在臣計，則幸鼎之去為便；在陛下計，則衆論以為未便也。常同初除中丞，以臣姓名薦于陛下，鼎聞之，縮頸吐舌搖手，傳以為笑，蓋鼎畏臣如此。"後旬日，乃以戒知泉州。（原雙行夾注云：朱勝非《秀水閒居録》云："趙鼎復相，植黨亦急。凡凶險刻薄之士，無不收用，使造虛譽而排善類，張戒其一也。趙鼎薦常同為中司，同即以鼎所喜，奏為臺屬。戒知其決去，即露章請留，以邀後福，其言狂躁愚弄。鼎既罷，猶知泉州，蓋由其黨與維持之力也。"《紹興正論》云："戒以入文字論秦檜十事、救胡銓罷。"論秦檜十事，他書不見。胡銓事則不在此時。《正論》蓋誤。）

又卷一二四

紹興八年十二月丙寅

……時御史中丞勾龍如淵論庶（摘者案：指王庶）之罪："……庶本趙鼎所薦，方劉大中之去，庶已不安；鼎之將去，庶愈不安，變詐百出，營救萬方。謂鼎不逐朝臣，為不成宰相手段。交結張戒，一日曰：'此子不了得一事。'及其去也，乃敢冒言以和議不合，賣直而去……"

又卷一四七

紹興十二年十一月庚戌

左承事郎張戒特勒停。右諫議大夫羅汝檝論："異議之人，尚有偶逃憲網者；張戒是也。案戒最為趙鼎所厚，鼎既深詆和議，戒巧相迎合，苟可以沮是事者，無不為也。未幾，鼎罷相，

陛下灼見其姦，亟行罷黜，遂往依岳飛于江夏，其趨造可知。”故黜之。

又卷一七七

紹興二十七年九月庚午

左宣教郎張戒主管台州崇道觀。戒坐趙鼎累，斥去凡十九年，至是得祠。

又卷一八五

紹興三十年五月甲辰

左宣教郎張戒主管台州崇道觀。

(八)《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鑒》卷一九

紹興五年九月壬辰

國子監丞張戒面對，奏上曰：“臣幸因輪對輒撰成書一封，宗社大計，軍國重事，臣靡不盡言，願陛下萬幾之暇，留神省覽。”上曰：“甚善。”戒進呈訖，奏曰：“臣所論事既多，必有不合聖心之處。”上曰：“朕覽天下章奏不如此，朝廷初無拒諫之意。人臣進言，其可行者行之，其不可行者置之，朕未嘗加罪。”戒曰：“誠如聖諭。人臣進言，若皆合聖心，即是陛下所已知者，又何用言為。”上曰：“不惟已知、已施行，不須言，若人臣進言，必欲合人主之意，即是觀望。”戒曰：“陛下明此，天下幸甚。”

紹興五年九月

乙未，趙鼎奏：“昨日蒙降出國子監丞張戒所上書，其言雖有過當，小臣敢盡言如此，亦不易得。”上曰：“戒因面對，攜此書來上，几萬八千言。朕熟覽之，其間固有過當，然其憂國愛君

之心，誠有可嘉。戒自言：‘恐忤聖意，願陛下容之。’方患朕之過失不得自聞，民之疾苦不得上達，大開言路以防壅塞，豈罪言者？朕意自欲賞之。”沈與求曰：“陛下容納忠言如此，何患不聞盡言！”上曰：“戒言朕有仁宗皇帝守成之德，而不知太祖創業之志。此言良是。朕見仁祖皇帝在位四十二年，德洽民心，至今天下頌之，仰慕如堯、舜、文、武，故當時立政用人之事，朕嘗置左右，朝夕以為法。至于太祖以神武創業，朕誠不及也。”

又卷二〇

紹興七年七月丙寅

祕書郎張戒提舉福建路茶事。上因論館中人材，以為戒好資質，而未更事任，可令在外作一任，復召用之。戒聞，請補外。后二日，上謂輔臣曰：“士大夫須更歷外任，不必須在朝廷。若既練達，而止令在外，則又不盡用材之道。”陳與義進曰：“前日陛下惜張戒人材，除外任以養成之，聖意甚美。”上曰：“中書省可籍記，他日復召用。”

紹興八年五月戊子

監察御史張戒入對，因言：“諸將權太重。”上曰：“若言跋扈則無跡，兵雖多，然聚則强，分則弱，雖欲分，未可也。”戒曰：“去歲罷劉光世，致淮西之變。今雖有善為計者，陛下必不信，然要須有術。”上曰：“朕今有術，惟撫循偏裨耳。”戒曰：“陛下得之矣，得偏裨心，則大將之勢分。”上曰：“一、二年間自可了。”戒曰：“陛下既留意，臣言贅矣。”

紹興八年六月辛未

監察御史張戒言：“今日議和，理有可得者，有必不可得者。晝大河為界，復中原，還梓宫，歸淵聖，此必不可得者。各務休

兵，音問往復，或歸吾太后，此或可得者也。復中原，還梓宫，歸淵聖，臣子之心，孰不願？然以兵取之則可，以貨取之則不可。非惟不可，亦必不得。設或得之，不過如童貫買燕、雲之地，虜人暫去復來，財與地卒兩失之爾！自古豈有兵不能勝而貨財可以却敵復國者！"

紹興八年七月乙酉

殿中侍御史張戒復上疏請"外則姑示通和之名，内則不忘决戰之意，而實則嚴兵據險以守。"又曰："自古能守而能和者有矣，未有不能戰、不能守而能和者也。使真宗無撻覽之捷，仁宗非慶曆之盛，雖有百曹利用、百富弼豈能和哉！"又曰："苟不能戰、不能守，區區信誓，豈足時也〔一〕？"

〔一〕案："時"，他書作"恃"。此當誤。

紹興八年九月乙巳

上諭大臣曰："近張戒有章疏，論備邊當以和為表，以備為裏，以戰為不得已。此極至之論也。"（原雙行夾注云：李心傳曰："戒本鼎客，故主守。"）

紹興八年十一月甲申

殿中侍御史張戒面對，言："王倫遽回，虜使遂有江南詔諭使及明威將軍之號，不云國而直云江南，是以我太祖待李氏晚年之禮也，曾不得為孫權乎？一則詔諭，一則明威，此二者何意？虜云詔諭，臣不知所諭何事？"又曰："臣謂為國只當自勉，不可僥倖偷安。果得偷安猶可，但恐屈辱已甚，而偷安亦不得耳。"疏入，秦檜怒，愈有逐戒之意矣。

紹興八年十一月戊子

殿中侍御史張戒為司農少卿。

紹興八年十一月己丑

詔："張戒為耳目之官，附下罔上，可與外任。"坐前奏疏乞留趙鼎也。

紹興八年十二月庚辰

原雙行夾注引《大事記》語（摘録）：

"……（秦檜）知上意堅確不移，乃乞决和議，不許臣下干預。則檜之姦足以欺聖主也如此。檜雖以和議斷自聖衷，而人心公議終不可遏。爭之者，臺諫則張戒、常同、方廷實、辛次膺，侍從則桑汝嘉、蘇符、樓炤、張九成、曹開、張燾、晏敦復、魏矼、李彌遜，宰執則趙鼎、劉大中、王庶，舊宰執則李綱、張浚。其他如林季仲、范如圭、常明、許訢、潘良貴、薛徽言、尹焞、趙雍、王時行、連南夫、汪應辰、樊光遠，交言其不可。大將岳飛、韓世忠亦深言其非計。而胡銓乞斬王倫、秦檜、孫近一疏，都人喧騰，數日不定，人心亦可知矣。諸公之議，憤激懇切，而終不足以折檜者，則有説矣。謂梓宫不可還，今還矣；謂太后不可復，今復矣；謂陜西、河南之地不可得，今可得矣；謂虜不可信，今可信矣。此檜所以能排衆議也。然不能復仇雪耻，而使吾君抱終天之痛……"

紹興十二年十一月庚戌

左承事郎張戒特勒停

（九）《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卷二一

紹興七年七月丙寅

祕書郎張戒提舉福建路茶事。上因論館中人材，以為戒好資質，而未更事任，可令在外作一任，復召用之。戒聞，請補外。

后二日，上謂輔臣曰："士大夫須更歷外任，不必須在朝廷。若既練達，而止令其在外，則又不盡用材之道。"陳與義進曰："前日陛下惜張戒人材，除外任以養成之，聖意甚美。"上曰："中書省可籍記，他日復召用。"

又卷二三

紹興八年五月戊子

監察御史張戒入對，因言："諸將權太重。"上曰："若言跋扈則無跡，兵雖多，然聚則强，分則弱，雖欲分，未可也。"戒曰："去歲罷劉光世，致淮西之變。今雖有善為計者，陛下必不信，然要須有術。"上曰："朕今有術，惟撫循偏裨耳。"戒曰："陛下得之矣，得偏裨心，則大將之勢分。"上曰："一、二年間自可了。"戒曰："陛下既留意，臣言贅矣。"

紹興八年六月辛未

監察御史張戒言："今日議和，理有可得者，有必不可得者。畫大河為界，復中原，還梓宫，歸淵聖，此必不可得者也。各務休兵，音問往復，或歸吾太后，此或可得者也。復中原，還梓宫，歸淵聖，臣子之心，孰不願？然以兵取之則可，以貨取之則不可。非惟不可，亦必不得。設或得之，不過如童貫買燕、雲之地，敵人暫去復來，財與地卒兩失之爾！自古豈有兵不能勝而貨財可以却敵復國者！"

紹興八年七月乙酉

殿中侍御史張戒復上疏請"外則姑示通和之名，内則不忘决戰之意，而實則嚴兵據險以守。"又曰："自古能守而能和者有矣，未有不能戰、不能守而能和者也。使真宗無撻覽之捷，仁宗非慶曆之盛，雖有百曹利用、百富弼豈能和哉！"又曰："苟不能

戰、不能守，區區信誓，豈足恃也?”

紹興八年九月乙巳

上諭大臣曰：“近張戒有章疏，論備邊當以和為表，以備為裏，以戰為不得已。此極至之論也。”（原雙行夾注云：李心傳曰：“戒本鼎客，故主守。”）

紹興八年十一月甲申

殿中侍御史張戒面對，言：“王倫遽回，敵使遂有江南詔諭使及明威將軍之號，不去國而且云江南[一]，是以我太祖待李氏晚年之禮也，曾不得為孫權乎？一則詔諭，一則明威，此二者何意？敵云詔諭，臣不知所諭何事?”又曰：“臣謂為國只當自勉，不可僥倖偷安。果得偷安猶可，但恐屈辱已甚，而偷安亦不得耳。講和而是則可以息兵，非則亦可以招寇。”疏入，秦檜怒，愈有逐戒之意矣。

案：“不去國而且云江南”，《三朝北盟會編》、《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鑒》作“不云國而直云江南”，甚是。

紹興八年十一月戊子

殿中侍御史張戒為司農少卿。

紹興八年十一月己丑

詔：“張戒為耳目之官，附下罔上，可與外任。”坐前奏疏乞留趙鼎也。

（一〇）徐松輯《宋會要輯稿》第一五〇冊《選舉》二〇

（紹興）五年六月二十五日以翰林學士孫近知貢舉，給事中廖剛、中書舍人劉大中同知貢舉，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吕

祉、殿中侍御史張絢、吏部員外郎董弁、禮部員外郎許搏、都官員外郎董將、工部員外郎程克俊并充參詳官，祕書省正字李彌正、高閌、胡理、張嵲、祕書省校書李公懋、御史臺主簿閻丘昕、御史臺檢法官方庭實、大理寺丞黄邦俊、主管官告院宋棐、司農寺丞金安節、諸王宫大小學教授劉長源、錢觀復、監尚書六部門孫藎、太常寺丞王普、莊必强、將作監丞張宇、知大宗正沈禹卿、國子監丞張戒、樞密院編修官王鉌、李誼、樞密院計議官方雲翼、李宋並充點檢試卷官，大尚少卿陳桷充別試所考試官，司勳員外郎林季仲、吏部員外郎范同、樞密院編修官孫汝翼敕令删定官，左時並充點檢試卷官。

（一一）脱脱等《宋史》卷三六〇《趙鼎傳》

會殿中侍御史張戒論給事中勾濤，濤言："戒之擊臣，乃趙鼎意。"因詆鼎結臺諫及諸將。上聞益疑，鼎引疾求免……

（一二）柯維騏《宋史新編》卷一二六《趙鼎傳》

會殿中侍御史張戒論給事中勾濤，濤言："戒之擊臣，乃趙鼎意。"

（一三）錢士升《南宋書》卷九《趙鼎傳》

……秦檜乘間擠鼎，又薦蕭振為御史。振入臺，劾參知政事劉大中，罷之。鼎曰："振意不在大中也。"振亦謂人曰："趙丞相不待論，當自為去就。"會殿中侍御史張戒論給事中勾濤，濤言乃趙鼎意。上聞益疑，鼎引疾求免。

又附《張戒傳》

張戒字定復，解州人，仕監察御史。嘗言："靖康以來，主議之臣，皆有膏肓不可治之病。主戰則諱和，主和則諱戰，至于守備則不復講，專持一家之說，大誤國事。夫守備一日不可弛，即和議成猶不可，況未成乎！"上曰："不如此，焉得有靖康之禍！"朝議方遣王倫迎請梓宫，戒曰："和議務先知戰守，使真宗無撻覽之捷，仁宗非慶曆之盛，雖百曹利用、百富弼，豈能和哉？"又論詔諭江南事曰："江南，太祖待李氏之禮也，曾不得為孫權乎？金若果欲和，則當以議和之名來，而何詔諭之有？"趙鼎罷相，戒疏言："大臣進退，國家安危所繫。不知鼎負陛下何事？與同列忿争者何語？不敢自安者何意？陛下即位十二年，命相凡九人，使後來者皆大過人，雖去鼎可也。但斥逐異己而遷除附己者，徒為紛紛，則與鼎何異？緩急之際，將復用之，則陛下後悔也。祖宗朝宰執罷政，多留京師，非特示恩，亦以備顧問。近時無敢留行在者，末俗可嘆。"中旨以戒"附下罔上"斥遣外。戒居建昌卒。《張戒傳》，舊史無，今增入。

(一四) 陸心源《宋史翼》卷一二《張戒》

張戒字定夫，絳郡人，沈晦榜進士。紹興初累官左迪功郎夔州路關寨幹辦官。以趙鼎薦，五年三月召對。上謂鼎曰："戒禮貌生疏，必未會大段歷任。"鼎曰："自登第十餘年，只會作縣令。"上曰："論事頗有理，然為文未成就。"鼎曰："如其人剛拙。"上曰："和柔者多，剛直者最難得。"乃改左承議郎國子監丞。(《要録》八十七)[一]九月輪對，進書一封。(九十三)[二]明日，趙鼎奏："昨日蒙降國子丞張戒所上書，其言雖有過當，小臣敢盡言如此，亦不易得。"上曰："戒因面對，擕此書來上，幾

萬八千言。朕熟覽之，其間固有過當，然其憂國愛君之心，誠有可嘉。"（九十三）[三]十二月，除祕書郎。七年，提舉福建鹽茶。（一百十二）[四]旋召為尚書兵部員外郎。八年正月，以常同薦，守監察御史。因入對，言："諸將權太重。"上曰："若言跋扈則無跡，兵雖多，然聚則强，分則弱，雖欲分，未可也。"戒曰："去歲罷劉光世，致淮西之變。今雖有善為計者，陛下必不信，然要須有術。"上曰："朕今有術，惟撫循偏裨耳。"戒曰："陛下得之矣，得偏裨心，則大將之勢分。"上曰："一、二年間可了。"戒曰："陛下既留意，臣言贅矣。"八年七月，除殿中侍御史，疏請："外姑示通和之名，内不忘決戰之意，而實則嚴兵據險以守。"又曰："自古能守而不能和者有矣，未有不能戰、不能守而能和者也。使真宗無達賚之捷，仁宗非慶曆之盛，雖有百曹利用、百富弼，豈能和哉?"又曰："苟不能戰、不能守，區區信誓，豈足恃也?"（一百二十一），十一月，戒言："臣昨奏疏十二事，陛下雖甚嘉納，朝廷未嘗施行。示弱招侮，理在必然。王倫遽回，金使遂有江南詔諭使及明威將軍之號，不云國而云江南，是我太祖待李氏晚年之禮，曾不得為孫權乎？一則詔諭，一則明威，此二者何意？金云詔諭，臣不知所諭何事？金若果欲和，則當以議和之名而來，何詔諭之有？臣觀今日金使之來，與前日大異。禮必不屈，事必難從。臣為朝廷計，上策莫若遜詞却之，其次且勿令遽渡江，先問其官名何意，詔諭何事，禮節議定得其實，而後進退之，則尚可少折。"又曰："臣自乙卯歲論戰必敗，去秋凡三年而後驗。臣今又論和必無成，豈惟無成，終必招寇，亦願陛下姑記之。"又曰："臣逆料其事，只有四川及江北，案捨此復何詔諭之有?"又曰："臣謂為國只當自勉，不可僥倖偷安。

果得偷安猶可，但恐屈辱已甚，而偷安亦不得耳！講和而是則可以息兵，非則亦可招寇。”疏入，秦檜怒，愈有逐戒之意矣。（一百二十三）旋除司農少卿，又上疏請留趙鼎，詔以戒“附下罔上”，出知泉州，未幾罷，依岳飛于江夏。十二年十月，羅汝檝論戒深詆和議，迎合趙鼎，特勒停[五]。（一百四十七）秦檜死，二十七年五月，復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六]。戒坐趙鼎累，斥凡十九年，至是得祠。（一百七十七）

〔一〕案："左承議郎"，《建炎以來繫年要録》（下簡稱《要録》）原作"左承奉郎"。

〔二〕、〔三〕案：張戒此次上書事，今《要録》中無，然見于《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鑒》卷一九。

〔四〕案：此處所據當是《南宋館閣録》，《要録》作"提舉福建路茶事"。

〔五〕案：《要録》載張戒被勒停的時間是紹興十二年十一月。

〔六〕案：《要録》載張戒恢復出身並奉祠的時間是紹興二十七年九月。

（一五）《山西聞喜縣志》卷七《人物下·趙鼎》

鼎嘗辟和議，與檜意不和，及鼎爭璩，檜乘間擠之，又薦蕭振為侍御史。振本鼎所引，及入臺，劾罷參知政事劉大中。鼎曰："振意不在大中也。"振亦謂人曰："趙丞相不待論，當自為去就。"會殿中侍御史張戒論給事中勾濤，（濤）言戒出趙鼎意。鼎引疾求免……

附録三

歲寒堂詩話研究論文二篇

張戒生平及其詩話作時略考

陳應鸞

一

張戒，宋代人，《宋史》無傳，僅于《趙鼎傳》載其彈劾給事中勾濤一事。其生平事跡，主要見于南宋一些史家的著作中。《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據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録》（以下簡稱《要録》）粗綫條地勾勒了他的事跡。陸心源《宋史翼》又撮録他書，為他立了一個較詳的傳。然二書均有一些錯誤。

張戒的字，陳騤《南宋館閣録》卷七作"定夫"，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以下簡稱《會編》）卷一八三作"定復"。何以有一字之差，無法確考。據張戒的政治主張推斷，極可能他原字定夫，宋室南渡後改字定復，以表示立志恢復中原的決心。

張戒的籍貫，熊克《中興小紀》（以下簡稱《小紀》）卷一九、《要録》卷八七作正平人，《南宋館閣録》卷七作絳郡人，可是，《要録》卷一二三載張戒乞留趙鼎疏中却又自稱"臣本貫河

東絳州”。這三種説法并不矛盾。絳州置自後魏，曾改為正平郡。自隋以後，時稱絳州，時稱絳郡，其州（或郡）治均在正平縣。宋代稱絳州絳郡，《宋史·地理志》二載河東路下轄絳州絳郡，絳州絳郡下轄七個縣，其首縣即是正平。于此可知，張戒應當是河東路絳州絳郡正平縣（即今山西新絳）人。可是，據《會編》卷一八三又載張戒為解州人。考《宋史·地理志》三，宋代解州屬陝西路之永興軍路轄，雖與絳州絳郡相鄰，然非一地。徐氏所載，可能事出有因。據《山西省志輯要》知與張戒友善的趙鼎為山西聞喜縣人，聞喜縣在宋代即屬解州。張戒乞留趙鼎疏中有云：“臣本貫河東絳州，趙鼎本貫陝西解州，鄉里相近，士大夫通號曰西人。臣被召除館職，除郎官，實自聖恩，然人亦或云鼎進。”可能當時朝中有人製造流言，攻擊張戒因與趙鼎同鄉，故被鼎舉薦入朝。張戒疏中所以特意説明自己不與趙鼎同鄉，除了表明自己乞留趙鼎非為一己之私外，似乎也是為了駁斥當時的流言蜚語。或許徐氏未深考此疏，只據流言，故定張戒為解州人。至于張戒是否祖籍在絳郡而出生于解州，或在解州居住過，則無材料可考了。

張戒的生年，典籍無載。他中進士的年月，可以確知。《南宋館閣録》卷七載張戒為“沈晦榜進士出身”。又考明人朱希召所編《宋歷科狀元録》，知沈晦乃“宣和六年甲辰狀元”，是年“三月，御集英殿策進士；賜禮部進士沈晦等及第出身八百五人。”張戒就在這八百五人之中，登第時間是宣和六年（一一二四）三月。

張戒中進士後，曾任縣令、左迪功郎夔州路關寨幹辦官。紹興五年（一一三五）三月，以趙鼎薦入朝，特改左承事郎。四

月，授國子監丞〔一〕。六月，曾充點檢試卷官〔二〕。九月，因面對，向宋高宗上書，“幾萬八千言”，深得賞識，高宗稱其“憂國愛君之心，誠有可嘉”，并將其書降出與朝臣趙鼎、沈與求閲〔三〕。十二月，除祕書郎〔四〕。紹興七年七月，宋高宗“因論館中人材，以為張戒好資質，而未更事任，可令在外作一任，復召用之。”戒聞，請補外，遂除福建提舉官〔五〕。旋召回授以尚書兵部員外郎〔六〕。紹興八年（一一三八）三月，因御史中丞常同的舉薦，遷守監察御史，尋落“守”字〔七〕。不久，又遷殿中侍御史〔八〕。九月，因彈劾勾濤，開始為宋高宗疏遠〔九〕。十月，上書乞留趙鼎〔一〇〕。十一月二日，又上書反對接受金使以江南詔諭使和明威將軍之號來議和，并論“和必無成，豈惟無成，終必招寇”，因而觸怒宋高宗和秦檜，被逐之勢已定〔一一〕。十一月六日，遷司農少卿〔一二〕。第二天，高宗即借其乞留趙鼎事，下詔斥其“附下罔上”，後旬日乃以張戒知泉州〔一三〕。不久，其知州亦被罷黜〔一四〕，于是往依岳飛于江夏〔一五〕。紹興十二年（一一四二）十一月，右諫議大夫羅汝檝劾張戒黨于趙鼎、岳飛以沮和議，張戒因此遭到勒停（追毀出身文字、除名）的處罸〔一六〕。秦檜死後，紹興二十七年（一一五七）九月，張戒復以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一七〕。直到紹興三十年（一一六〇）五月，仍居是職（《要録》卷一八五）。此後，典籍無載，他晚年有些甚麽活動，卒于何時，均已不可考。《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謂其“蓋即終于奉祠矣”，這一推測大致有理。

張戒是一個愛國志士。他堅決主張抗金以收復失地。為此，他要求南宋朝廷“勤修闕政，嚴設邊備”〔一八〕，强調“為國只當自勉，不可僥倖偷安”〔一九〕。他認為議和是“示弱招侮”（《會

編》卷一八五，《要録》卷一二三），極力反對以貨財取媚金國，主張即使與金國談判，要做到"無厭之求，不可與也"，"非禮之辱，不可從也"，不能"畏懦順從"（《要録》卷一二〇）。根據當時的情況，張戒提出了"外則姑示通和之名，内則不忘決戰之意，而實則嚴兵據險以守"的策略〔二〇〕，目的是等待時機，養精蓄鋭，最終以兵力收復中原。當然，張戒的愛國是和忠君聯繫在一起的，而且最終他也成了愚忠的犧牲品。但是，他的政治主張，當時在客觀上是符合人民的意願的。因此，他的名字應當和岳飛、趙鼎等一樣永載史册。

張戒為人正派，剛直敢言，具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的品格和氣節。趙鼎、宋高宗都稱其"剛拙"、"剛直"（《要録》卷八七）。當他還是一個小小的國子監丞時，就敢于上書直言，認為宋高宗只"有仁宗皇帝守成之德，而不知太祖創業之志"（《宋鑒》卷一九）。當秦檜入相、投降派得勢之時，他并非不知乞留趙鼎、極論和議之非會給自己帶來甚麼後果，但他不願見風使舵，故不顧利害，挺身而出。他的政治信念堅定不移，故被罷官後即往依岳飛。日本人桂五十郎《漢籍解題》中認為，"歲寒堂可能是張戒居室之名稱"。他所以這樣取名，并作為他的詩話的名稱，是有深意的。其取義乃《論語·子罕》中所謂"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意在表示自己雖處逆境仍要堅持節操。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他為"鯁亮之士"是正確的。他這種品格的形成，可能是深受儒家思想（尤其是宋代理學）積極面影響的結果。（參見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宋明理學片論》）

二

張戒的著作，今僅存《歲寒堂詩話》。據《中興小紀》、《建炎以來繫年要録》的注，知其尚有《默記》一書，然不傳世。據《南宋館閣録》，知其是研究《尚書》的，然不見有論著。他的詩作，僅于自己的詩話中保存了一首〔二一〕

《歲寒堂詩話》何時動筆、何時成書，已無法確考。我們據詩話提供的一些内證，結合張戒的生平事跡，可以考見一個大概的時間範圍。

詩話卷上有三條有關時間的記載：(一)"乙卯冬，陳去非初見余詩，曰：'奇語甚多，只欠建安六朝詩耳。'余以為然。"乙卯，乃紹興五年。(二)"往在桐廬見吕舍人居仁，余問：'魯直得子美之髓乎?'居仁曰：'然。'……"桐廬，在今浙江省。《小紀》卷二四注引張戒《默記》云："是秋，戒新除福建提舉官，待次嚴陵。"嚴陵即嚴陵山，一名富春山，在桐廬縣境七里灘之東岸，東漢嚴光（字子陵）隱居處。據此可知，張戒在新任福建提舉官後，大約在上任途中曾在桐廬停留過。據《小紀》卷二二、《要録》卷一二二的記載，知張戒是紹興七年七月丙寅才始任福建提舉官的，他會見吕本中當在此後不久。（三）"往在柏臺，鄭亨仲、方公美誦張文潛《中興碑》詩，戒曰：'此弄影戲語耳。'二公駭笑，問其故。戒曰：'"郭公凜凜英雄才，金戈鐵馬從西來。舉旗為風偃為雨，灑掃九廟無塵埃。"豈非弄影戲乎?"水部胸中星斗文，太師筆下蛟龍字"，亦小兒語耳。如魯直詩，始可言詩也。'二公以為然。"柏臺，即御史臺。張戒與鄭剛中、

方庭實論詩事當在張戒任監察御史和殿中侍御史期間内。據《要録》張戒任此二職在紹興八年三月甲辰至十一月丁亥。

上述三條材料，只基本確定了張戒三次與人談詩的時間，最多也只確定了把這三件事寫進詩話的時間上限。僅憑這三條，并不能比較準確地確定整個詩話的作時。第一，這三件事寫進詩話的具體時間就無法確定，因為不一定在事後不久就立即把牠們寫進詩話，有的完全可能是在事隔多年後經追憶而寫進詩話。第二，整個詩話還有許多條并無時間記載。因此，僅憑這三條不能斷定詩話的寫作時間，如果結合張戒生平進行一些分析，也許還有進一步的所得。

張戒被勒停之前，似乎不會致力于詩話的寫作。他中進士前，必定要專心舉業；中進士後不久，就遭逢靖康之難。建炎年間和紹興頭四年，社會動蕩不安，不僅無任何材料證明他這時已開始作詩話，而且不見有他與人談詩的記載。他入朝後到被貶官知泉州前，雖有與人談詩的記載，但并不意味着他已開始寫作詩話。此時，他政治上非常活躍，雄心勃勃，他所任之職大都事務叢雜，且朝廷内各種勢力的斗爭非常激烈、複雜。在這種情況下，他大概無暇去作詩話。他被貶官知泉州後不久即被罷官而往依岳飛。在岳飛那裏，他可能是過軍幕生活。不久，岳飛被殺。他大概没有甚麼心思在這時去寫詩話。

《歲寒堂詩話》極可能是張戒被勒停後才全力開始寫作的，是用他後半生的精力和心血來完成的。理由如次：

第一，張戒被勒停後，過着閑居無聞的生活，不再有公務纏身，正有時間和精力來著書立説。

第二，張戒詩話名曰“歲寒堂”，如前所述，其意在表明自

己雖處逆境而仍要堅持節操。這實際上也説明《歲寒堂詩話》是張戒處于逆境時寫作的。詩話卷下有好幾條内容，也能證明這點。如張戒評杜甫《舟中出江陵南浦奉寄鄭少尹審》（按：詩題衍"中"字）云："少陵遭右武之朝，老不見用，又處處無所遇，故有'百年同棄物，萬國盡窮途'之句，余三復而悲之。"杜甫詩本是十二韻的排律，如果張戒不是自己身處逆境，豈會特别拈出這樣兩句而大動感情呢？又如他評《莫相疑行》云："以子美之才，而至于頭白齒落無所成，真可惜也……穀梁子曰：'名譽既聞，而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而王者不用，有國者之罪也。'子美之自惜，蓋歎時之不用，人之不知耳。悲夫！"表面上是悲杜甫不為時用、不為人知，實際上是借他人之酒杯，以澆自己之塊壘。類似的例子還有一些。對張戒等愛國志士來説，真正的嚴酷逆境，莫過于岳飛被殺，趙鼎被一貶再貶至絶食而死，秦檜完全控制了朝中大權。也就是在這時，張戒遭到了勒停。

第三，南宋的史家、目録學家，元人所修《宋史》，均不著録張戒詩話。南宋人的詩話、筆記中，亦無隻字提及。這一現象説明張戒顯達之時（尤其是在朝做官時）不曾著有詩話。他被追毁出身文字後，已是平頭百姓，即使作有詩話，人們不注意、不重視，完全在情理之中。儘管他後來恢復了出身并奉祠，但一則官卑無權，二則故交零落殆盡，即使有人知其作有詩話，大概無人想到替他作宣傳、著録和轉述。這或許是張戒詩話在南宋和元代寂然無聞、鮮為人知的原因。如果這個推論成立，那正好説明張戒詩話是他被勒停後作的。

第四，《歲寒堂詩話》卷下還有一條與作時有關的重要材料。

張戒在評杜甫《劍門》中“一夫怒臨關，百萬未可傍”二句時説：“余嘗聞之王大卿俁曰：‘一夫怒乃可，若不怒，雖臨關何益也。’”王俁，字碩夫，政和進士，紹興二十七年九月卒。張戒為何稱他為“大卿”呢？宋人趙與時《賓退録》卷三云：“世俗稱列寺卿曰大卿”。王俁是否位列寺卿呢？考李彌遜《筠谿集》卷四、孫覿《鴻慶居士文集》卷二二、《中興小紀》、《建炎以來繫年要録》、《靖康要録》諸書，知王俁曾歷任夔路提刑、監察御史、尚書右司員外郎知邛州、左朝奉郎兩浙轉運副使（一作兩浙計度轉運使）、尚書左司員外郎、權户部侍郎兼權禮部侍郎、户部侍郎、工部侍郎、充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充集英殿修撰。因秦檜專國，王俁落職家居。檜死後，起為右朝議大夫知明州，復為户部侍郎，除工部尚書（一作權工部尚書），官終敷文閣待制。從他歷任來看，位不至寺卿。看來，趙與時的説法并不全面。考《周記·天官冢宰》“治官之屬，大宰卿一人……”疏：“自太宰至旅下士，轉相副貳，皆王臣也者，大卿一人，小卿則二人，已下皆去上一倍者，是轉相副貳也。”賈公彦這裏説的“大卿”是指“六官”（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之長官。後世的“六部”（吏部、户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相當于周之“六官”，故“六部”尚書亦可稱為“大卿”。工部尚儘管在“六部”尚書中資歷最淺，然為掌工程之長官。掌工程之長官在古代就曾位列公卿，夏、商名司空，周名大司卿，漢由三公之一的大司空兼任，後周復古又名大司空卿[二二]。宋代的工部尚書雖非公卿，但沿舊例稱其為“卿”，乃是以示尊崇。由此可知，張戒所以稱王俁為“大卿”，是因為他任過工部尚書。《小紀》卷三七載：紹興二十七年四日，“户部侍郎王俁除工部尚

書"。《要録》卷一七六亦有同樣記載。張戒詩話中所引王俣的話，雖不一定是他任工部尚書後纔説的，但張戒稱他為“大卿”，則當在他任工部尚書之後。這不僅説明張戒詩話中該條寫于紹興二十七年四月壬戌之後，而且説明直到此時整個詩話仍在寫作之中。

綜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歲寒堂詩話》寫作時間的上限，不會超過紹興十二年(一一四二)十一月。其下限雖不易確定，但我們可以説，紹興二十七年四月之後，仍在寫作。

〔一〕以上見《要録》卷八七。

〔二〕見《宋會要輯稿》第一五〇册《選舉》二〇。

〔三〕見《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鑒》(以下簡稱《宋鑒》)卷一九。《宋史翼》卷一二稱此據《要録》卷九三，然《要録》今存各本均不載此事。《小紀》卷一九亦略載此事，然稱張戒書“幾八千言”，略異。

〔四〕見《南宋館閣録》卷七、《要録》卷九六。陸心源《儀顧堂題跋》卷一二誤時間為“二月”，胡玉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仍之。

〔五〕此事多書俱載，官名據《小紀》卷二四注引張戒《默記》。至于提舉何事，各書所載不一。《小紀》卷二二作“提舉福建市舶”，《南宋館閣録》卷七作“提舉福建鹽茶”，《要録》卷一一二作“提舉福建路茶事”。

〔六〕此據《要録》卷一一八。李彌遜《筠谿集》卷五有除張戒兵部侍郎官的制書，不知與此是否同一回事。他書均不載張戒曾任兵部侍郎一事。

〔七〕張戒守監察御史的時間，據《要録》卷一一八。何時落“守”字，諸書未明載。然《小紀》卷二四、《會編》卷一八三、《要録》卷一一九、《宋鑒》卷二〇、《皇宋中興兩朝聖政》(以下簡稱《皇宋》)卷二三，均于紹興八年五月條載張戒已為監察御史。

〔八〕張戒何時始任殿中侍御史，諸書所載不明。《小紀》卷二五于紹興八年八月條載張或為此官，《會編》卷一八四于六月條即載張戒為此官，《要録》卷一二一所載互相牴牾，七月條載張戒為此官，八月條又載張戒始守此官；《宋鑒》卷二〇、《皇宋》卷二三均于七月條載張戒為此官。《宋史

翼》卷一二定為七月。

〔九〕此據《要録》卷一二二。《宋史》、柯維騏《宋史新編》之《趙鼎傳》亦載此事，然年月不詳。

〔一〇〕同前，其奏疏全文見《要録》卷一二三。《小紀》卷二五載其時間為十一月，稍異。

〔一一〕見《會編》卷一八五、《要録》卷一二三、《宋鑒》卷二〇、《皇宋》卷二三。四書詳略雖異，然記事則一。

〔一二〕見《要卷》一二三、《宋鑒》卷二〇、《皇宋》卷二三。

〔一三〕見《小紀》卷二五、《要録》卷一二三。《宋鑒》卷二〇、《皇宋》卷二三載有高宗下詔事，未載以戒知泉州事。

〔一四〕諸書不載罷張戒泉州知州事，然《要録》卷一二六載紹興九年二月以趙鼎知泉州，原知泉州的張戒何往，未載。趙鼎《忠正德文集》卷四載有《謝泉州到任表》，并自注時間為"四月二十一日"。可知張戒的泉州知州已被罷黜。《宋史翼》卷一二言戒出知泉州後，"未幾罷"，甚有理。

〔一五〕此據《小紀》卷三〇、《要録》卷一四七所載羅汝檝語。

〔一六〕見《小紀》卷三〇、《要録》卷一四七、《宋鑒》卷二〇。

〔一七〕見《要録》卷一七七。《宋史翼》卷一二將月份誤為"五月"。《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及日本人桂五十郎《漢籍解題》中誤"左宣教郎"之"左"為"佐"。

〔一八〕見《會編》卷一八四、《要録》卷一二〇。

〔一九〕見《要録》卷一二一、《宋鑒》卷二〇、《皇宋》卷二三。《會編》卷一八五所載語異意同。

〔二〇〕引文據《要録》卷一二一、《宋鑒》卷二〇、《皇宋》卷二三。《會編》卷一八四所載語異意同。

〔二一〕《歲寒堂詩話》卷上云："'獨坐燒香静室中，兩聲初罷鳥聲空。瓦溝柏子時時落，知有寒天木杪風。'此絶句非余得意者，而陳去非獨誦稱不已。"

〔二二〕參見黄本驥《歷代職官表》和瞿蜕園《歷代職官簡釋》。

（原載《文學遺産》一九八九年第六期）

試論張戒的“意味”說

陳應鸞

張戒的《歲寒堂詩話》在詩話發展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對詩歌理論做出了一定的貢獻。歷來多認為其貢獻在于倡導“言志為本”說。《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指出：是書“始明言志之義，而終之無邪之旨，可謂不詭于正者。”〔一〕現在的一些文學批評史著作，對張戒詩話的認識，基本上都未完全超越《提要》這一論斷。誠然，張戒曾大力倡導“言志之為本”〔二〕，鼓吹“思無邪”〔三〕，宣揚“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四〕，以及“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五〕，强調“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六〕。但是，這對詩歌理論談不上有甚麼新貢獻，僅僅重復了儒家的傳統觀點，有一些甚至是保守、迂腐的東西。張戒詩話中有些重要的内容顯然被忽略了。尤其是他關于詩味的理論，本是很有見地的，過去却無人作過專門的研究。一些文學批評史著作中即使論及，也往往只是輕描淡寫的幾筆。故筆者今不揣謭陋，擬初步探討一下這個問題。

據筆者的粗略統計，今存二卷本《歲寒堂詩話》中，有七處用了“意味”一詞，各有一處用了“情味”、“韻味”一詞，牠們都是作名詞用的；有十一處用了“味”一詞，其中十處作名詞用，一處作動詞用；此外，還各有一處用了“熟味”、“玩味”一

詞，牠們都作動詞用。這些詞語的涵義各自有些細微的差别（本文不擬詳加辨析），但牠們又都是相關或可以相通的，這其中以“意味”一詞最能顯示張戒詩味理論的特徵，故本文稱之為“意味”說。

一

張戒所謂“意味”的涵義是甚麼呢？

綜觀《歲寒堂詩話》中有關論述，可知張戒所“意味”是一個衡量詩歌審美價值的術語，其涵義是指詩篇或詩句令人深思、體會和玩賞的藝術感染力。張戒説：

> 大抵句中若無意味，譬之山無烟雲，春無草樹，豈復可觀？〔七〕

李白《上安州裴長史書》中引郡督馬公謂長史李京之曰：“諸人之文，猶山無烟霞，春無草樹。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語，絡繹間起，光明洞徹，句句動人。”〔八〕這裏説李白的文章“句句動人”，有美感；與之相對的“猶山無烟霞，春無草樹”的“諸人之文”，當然就缺乏美感。以情理而論，山中無烟霞，當然不成美麗的山景；地上光秃秃的，無草木生長，即使春天來到，也顯不出春光的美好，當然不能令人賞心悦目。可見，早在唐代就用“山無烟霞，春無草樹”來比喻缺乏美感的作品。張戒這裏説詩無意味，就好比“山無烟雲，春無草樹”，實質是説詩無意味，就枯躁無味，不能吸引、感染人。這已經很明白地解説了“意味”的内涵。

張戒還多次用“意味”一詞為尺度去評論作家和作品，從中

可以進一步看出："意味"的涵義。

他在評論謝靈運等南朝詩人時說：

> 謝康樂"池塘生春草"，顏延之"明月照積雪"（按：此乃謝靈運《歲暮》中的詩句，張戒誤），謝玄暉"澄江静如練"，江文通"日暮碧雲合"，王籍"鳥鳴山更幽"，謝貞"風定花猶落"，柳惲"亭皐木葉下"，何遜"夜雨滴空階"，就其一篇之中，稍免雕鐫，粗足意味，然比之陶、阮以前蘇、李、古詩、曹、劉之作，九牛一毛也。〔九〕

張戒所引謝靈運諸人的詩句，歷來公認為耐人尋味的佳句。皎然曾云："'池塘生春草'，情在言外"〔一〇〕；釋惠洪《冷齋夜話》引舒公語，亦稱贊此句"妙意不可言傳"〔一一〕。鍾嶸認為"明月照積雪"是"由直尋"、"非補假"的"勝語"，具有"自然英旨"的特質〔一二〕。李白非常欣賞"澄江静如練"之句，曾云："解道澄江静如練，令人長憶謝玄暉"〔一三〕；唐庚亦謂此句為"混然天成，天球不琢者"〔一四〕。黄伯思云："古人論詩，便愛遜……'夜雨滴空階，曉燈暗離室'為佳。"〔一五〕王安石云："前輩詩云'風静花猶落'，静中見動意；'鳥鳴山更幽'，動中見静意。"〔一六〕上述諸人的評論説明："池塘生春草"等詩句有相當高的藝術性，具有引人深思、體味和玩賞的審美價值。正是由于這一原因，張戒稱他們"粗足意味，便稱佳句"。可惜的是，南朝這種有意味的詩，比起蘇、李、古詩、曹、劉來，顯得太微不足道了。南朝只有少數人的個别詩句有意味，而大量詩篇意味不足，不能令人一唱三歎。張戒所以高度稱贊蘇、李、古詩、曹、劉等人之詩"視《三百篇》幾于無愧"，"得詩人之本意"〔一七〕，

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其味長”[一八]。對于蘇、李詩，歷來有真偽之爭，姑置之不論。就古詩而言，確實比南朝詩更富于審美價值。劉勰贊之云：“觀其結體散文，直而不野，婉轉附物，怊悵切情，實五言之冠冕也。”[一九]鍾嶸更是高度評價古詩云：“文温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可謂幾乎一字千金。”[二〇]至于曹、劉，歷來人們也給以很高的評價。鍾嶸評曹植詩云：“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羣。”[二一]而劉楨詩，人稱曹植之亞。鍾嶸贊之曰：“真骨凌霜，高風跨俗”[二二]；釋皎然亦稱贊他説：“語與興驅，勢逐情起，不由作意，氣格自高，與《十九首》其流一也。”[二三]這些評語包含着對古詩和曹、劉詩的審美價值的歎賞。嚴羽曾説：“漢、魏之詩，詞、理、意興，無跡可求。”[二四]古詩和曹、劉詩正是這樣，不僅是某些佳句耐人尋味，而是通體自然高妙，富于美感，故張戒認為牠們比南朝詩更有意味。

張戒又評劉長卿詩云：“意味不能如王摩詰、孟浩然之勝絶。”[二五]王、孟是盛唐著名的山水田園詩人，其詩在藝術上有很高的成就。殷璠稱王維詩“詞秀調雅，意新理愜，在泉為珠，著壁成繪，一句一字，皆出常境。”[二六]司空圖更推尊王維詩為唐詩之正宗，以之作為“韻外之致”、“味外之旨”的典範，贊美其詩“澄澹精緻，格在其中”[二七]，“趣味澄复，若清沇之貫達”[二八]。蘇軾亦認為，王維“詩中有畫”[二九]。這些評論充分肯定了王維詩的藝術魅力和審美價值。張戒也正是從這一點出發，認為王維詩富于意味，“雖才氣不若李、杜之雄傑，而意味工夫，是其匹亞也”[三〇]。孟浩然是唐代山水田園詩的開創者，其詩之成就雖比王維略遜一籌，但亦有相當高的藝術性。王士源

說他“匠心獨妙，五言詩天下稱其盡美矣。”〔三一〕清人王士禛甚至把孟浩然詩與李白詩相提并論，說牠們均“色相俱空，政和羚羊掛角，無跡可求”〔三二〕。至于劉長卿詩，雖氣韻流暢，音調諧美，有一些佳篇佳句，他也因此而很得意，自詡為“五言長城”〔三三〕，但往往意境互相雷同，詞語、句子重復。高仲武評之云：“詩體雖不新奇，甚能煉飾。大抵十首已上，語意稍同，于落句尤甚，此其思鋭才窄也。”〔三四〕總之，劉長卿詩之審美價值較之王、孟詩則顯得遜色，故張戒認為其意味不如王、孟之勝絶。

前文提到，張戒認為王維詩的“意味工夫”和李、杜不相上下，實質也說明李、杜詩極富意味。張戒極力主張并尊李、杜，肯定他們的詩富于美感。故他同意黃庭堅所謂“太白詩與漢、魏樂府爭衡”的論斷〔三五〕，說“太白多天仙之詞”〔三六〕。他評杜甫詩時更明確地指出了牠的審美價值。如評《洗兵馬》云：“熟味其言，乃有深意。”〔三七〕評《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云：“讀者遺其言而求其所以言，三復玩味，則子美之情見矣。”〔三八〕“熟味”、“玩味”，指反復進行深入的審美鑒賞，領悟詩中蘊含的深意，見出語言文字之外的作者的情懷。杜詩所以能令人“熟味”、“玩味”，當然在于牠具有很高的審美價值。無審美價值的詩根本不可能引起審美鑒賞。

張戒以“意味”論詩時，特別推崇陶淵明。一則云：“陶淵明詩，專以味勝”〔三九〕；二則云：“淵明之詩，妙在有味耳”〔四〇〕；三則云：“味有不可及者，淵明是也”〔四一〕。在評《擬古九首》（之四）時又說：

陶淵明云：“迢迢百尺樓，分明望四荒。暮則歸雲宅，朝為飛鳥堂。”此語初若小兒戲弄不經意者，然殊

有意味可愛。〔四二〕

陶詩在宋、齊時其名不顯，然自梁代起，稱賞者與日俱增。蕭統讚“其文章不羣，辭采精拔，跌宕昭彰，抑揚爽朗，莫之與京。”〔四三〕此雖非僅論詩，然其中亦包含着對陶詩的審美特質的贊賞。鍾嶸明確肯定陶詩具有審美價值：“文體省淨，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辭興婉愜。”〔四四〕尤其是蘇軾，更是高度頌揚陶詩的審美特質：“質而實綺，癯而實腴”〔四五〕，“外枯而後中膏，似澹而實美”〔四六〕。他還説：“觀陶彭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復不已，乃識其奇趣。”〔四七〕張戒所謂“初若小兒戲弄不經意者，然殊有意味可愛”，與蘇軾的説法正是同一意思。可見，張戒所謂“味勝”、“味不可及”、“殊有意味”，都是在稱贊陶詩具有很高的審美價值。

經過上面的分析，可知張戒所謂“意味”，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詩歌審美概念。

二

張戒不僅把“意味”一詞作為詩歌審美概念加以運用，而且具體探討了詩歌如何才有意味的問題。他認為，詩要有意味，主要必須具備兩個條件：

一曰“情真”。張戒特别强調詩歌的抒情特質。他認為，詩歌的創作過程是“情動于中而形于言”的過程〔四八〕，即詩人“情意有餘，洶湧而後發者也”〔四九〕。詩人胸中積蓄着激情，如骨鯁在喉，不吐不快，這是詩歌創作之動力。有時候，激情若受到眼前景物的觸發，創作活動就會迅速地開始，而且容易找到表

達激情的具體方式。張戒在評杜甫《晴》時說："子美之志，其素所蓄積如此，而目前之景，適與意會，偶然發于詩聲，六義中所謂興也。"〔五〇〕在評《洗兵馬》時，他贊同黄庭堅"詩句不鑿空强作，對景而生便自佳"的説法〔五一〕。但是，激情纔是詩歌創作之根本，景物觸發并非決定性的因素。故張戒進一步指出："對景亦可，不對景亦可。喜怒哀樂，不擇所遇，一發于詩，蓋出口成詩，非作詩也。"〔五二〕正由于"情動于中"是詩歌創作的根本和前提，故張戒强調詩歌創作要"因情造文，不為文而造情"〔五三〕。詩人只有將真情實感從胸襟自然流出，藝術形式包括文詞、音韻等都服從抒情的需要，才能創作出具有感人至深的藝術魅力的詩篇。如果無病呻吟，為作詩而作詩，以雕鐫刻鏤為工，只會造作出一些缺乏藝術感染力的東西來。因為，"詩人之工，特在一時情味"〔五四〕。所謂"一時情味"，指在具體時間、條件中，詩人因受具體的生活情景的感召、激發而産生的激情，以及詩人對生活的真切的審美體驗。唯有從"一時情味"出發，才能創作出以真情摯意震撼人的心靈的好詩。張戒高度評價那些從"一時情味"出發、表現真情實感、富于意味的詩。如他推崇陶淵明詩"專以味勝"，其實陶詩"味勝"就勝在"情真"這個根本上。張戒説："淵明'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此景物雖在目前，而非至閑至静之中，則不能到，此味不可及也。"〔五五〕《歸園田居》、《飲酒》這類詩所以"意味自長"〔五六〕，根本之點就在于真實表現了詩人隱居閑静時的恬澹情懷和對自然景物的獨特的切身感受。故葉夢得云："詩本觸物寓興，吟詠情性，但能書寫胸中所欲言，無有不佳，而世多役于組織雕鏤，故語雖工，而淡然無味。"陶淵明"直是

傾倒所有，借書于手，初不自知語言文字也，此其所以不可及"〔五七〕。元好問亦云："君看陶集中，《飲酒》與《歸田》，此翁豈作詩，直寫胸中天。"〔五八〕正由于陶淵明不是為作詩而作詩，而是"寫其胸中之妙"〔五九〕，故其詩"情真景真，事真意真"〔六〇〕，味不可及。又如，張戒稱贊阮籍詩有意味，也在于牠真實傾訴了作者在黑暗現實中蘊藏于内心的、無由發洩的痛苦和憤懣。故鍾嶸説阮詩"頗多感慨之詞"〔六一〕，李善説牠"每有憂生之歎"〔六二〕。阮詩雖隱晦曲折，興寄無端，但真實表現了詩人當時發自内心的深情，所謂"悲在衷心，乃成楚調"〔六三〕，故牠極耐人尋味。張戒還稱曹植詩富于意味，亦因其"音成于心"〔六四〕，"直舉胸情，非傍詩史"〔六五〕，蘊含着豐富而真摯的情感，故極富藝術感染力。再如，張戒認為杜甫詩很有意味，其原因也在于情真。張戒曾説杜詩是從"胸襟流出"〔六六〕，"讀其詩，可以想見其胸臆矣"〔六七〕。釋道潛也明白指出，杜詩和陶詩一樣因情真而含至味："文章妙處均製饌，不放鹹酸傷至味。少陵彭澤造其真，運斤成風有餘地。"〔六八〕可見，張戒所謂"意味"，根本在于"情真"。對此，他在評價古詩和蘇、李、曹、劉、陶、阮詩時，曾明確指出："其情真，其味長，其氣勝，視《三百篇》幾于無愧，凡以得詩人之本意也。"〔六九〕他這裏所謂"得詩人之本意"的具體表現就是"情真"、"味長"、"氣勝"這三方面，而在這三方面的排列次序上，"情真"則在第一位。可以説，在張戒心目中，"情真"是"詩人本意"的本中之本，牠對"味長"、"氣勝"當有決定性的作用。情不真之詩則味不長、氣不勝，不可能有甚麼審美價值。

二曰"含蓄"。在詩歌的藝術表現上，張戒特別强調微婉含

蓄有餘蘊。他認為，詩要有意味，必須做到意在言外、詞婉意微、含蓄有致，從而令人一唱三歎，反復體味。因此，張戒非常贊同劉勰“情在詞外曰隱”和梅堯臣“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的觀點〔七〇〕。高度推崇《詩·邶風》之《静女》、《燕燕》中的詩句云：“其詞婉，其意微，不迫不露，此其所以可貴也。”〔七一〕《古詩十九首》、李白《古風》中的詩句，也因此而被稱為“皆無愧于《國風》矣”〔七二〕。張戒還稱贊曹植詩有“微婉之情”〔七三〕，王維“古詩能道人心中事而不露筋骨”〔七四〕，杜甫詩“微而婉”〔七五〕。張戒雖曾批評李商隱“乃邪思之尤者”〔七六〕，但其詩却因“其言近而旨遠，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而被贊曰有“精妙處”〔七七〕。同時，張戒特别反對詞煩意盡、淺露無餘，對他認為詞意淺露、毫無餘蘊的詩，進行了尖鋭的批評。如云：

> 杜牧之云：“多情却是總無情，惟覺尊前笑不成。”意非不佳，然而詞意淺露，略無餘蘊。元、白、張籍，其病正在此，只知道得人心中事，而不知道盡則又淺露也。〔七八〕
>
> 元微之云：“道得人心中事。”此固白樂天長處。然情意失于太詳，景物失于太露，遂成淺近，略無餘蘊，此其所短處。〔七九〕
>
> 元、白、張籍、王建樂府，專以道得人心中事為工，然其詞淺近，其氣卑弱。至于盧仝，遂有“不唧溜鈍漢”、“七碗喫不得”之句，乃信口亂道，不足言詩也。〔八〇〕

張戒還將白居易的《長恨歌》、元稹的《連昌宫詞》和杜甫的《哀江頭》進行比較，認為元白之詩“皆不若子美微而婉也。

元白數十百言，竭力摹寫，不若子美一句"[八一]。可見，張戒提倡含蓄有餘蘊、反對直露淺近是不遺餘力的，其目的就是為了保證詩意味深長。他曾很明白地表述了這種觀點：

> 世言白少傅格卑，雖誠有之，然亦不可不察也。元、白、張籍詩，皆自陶、阮中出，專以道得人心中事為工，本不應格卑，但其詞傷于太煩，其意傷于太盡，遂成冗長卑陋爾。比之吴融、韓偓俳優之詞，號為格卑，則有間矣。若收斂其詞，而少加含蓄，其意味豈復可及也。[八二]

這裏很明確地把含蓄看作造成詩之意味的條件。應當指出，張戒所謂微婉，與儒家"温柔敦厚"、"主文而譎諫"的思想是相聯繫的，而且他對元、白等人的批評也未必公允，但他倡導含蓄，認為這是詩具有審美價值的條件，這種理論觀點應當説是正確的。

"情真"是從内容上保證詩有意味的條件，"含蓄"是從藝術上保證詩有意味的條件。兩者相輔相成，都是從審美角度提出來的。審美活動的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帶有豐富而濃烈的情感因素。文藝作品，尤其是詩歌，必須具備情感這一品質，以情感人，纔能成為真正的審美對象。所以，狄德羅説："没有感情這個品質，任何筆調都不可能打動人心。"[八三]列夫·托爾斯泰説："真正的詩人却是身不由己地懷着痛苦去燃燒自己并點燃别人的。"[八四]一切真正富有感染力的作品，不僅必須飽含情感，而且情感還必須真摯。列夫·托爾斯泰説："藝術感染的深淺決定于下列三個條件：（一）所傳達的感情具有多大的獨特性；（二）這種感情的傳達有多麽清晰；（三）藝術家真摯的程度如何，换言

之，藝術家自己體驗他所傳達的那種感情的力量如何。”“這第三個條件——真摯——是三個條件中最重要的一個。”[八五]總之，表現真情實感，是藝術作品具有美感，引起審美鑒賞的根本原因。張戒提出的“情真”方有意味的理論，早就抓住了詩歌審美的關鍵。但是，僅僅表現情感，又未必完全能保證藝術作品一定具有很高的審美價值。因為，藝術美還和如何表達情感有關。一般説來，藝術作品，尤其是詩歌，在抒情、寫景、敘事等方面應給欣賞者留下想象、思索、回味的餘地，從而誘導和激發欣賞者的再創造和再評價，從中獲得充分的藝術享受。這樣的作品才具有很高的審美價值。張戒强調含蓄有餘蘊，實質就是要求詩給讀者留下想象、思索、回味的餘地。因此，他認為，“道得人心中事”，即具有抒情的特質，固然是好的；但僅止于此，不注重含蓄，抒情、寫景太詳太露，言盡意盡，詩之意味仍然不足。這説明具有審美價值的好詩，既要抒寫真情實感，又要充分注重表達的含蓄委婉，不能顧此失彼。可以説，張戒提出的實現詩之意味的兩個條件，真正涉及了詩歌自身如何具有美感的兩個根本問題。

三

張戒的“意味”説具有很强的現實鍼對性。牠是鍼對宋代詩壇上存在的弊端，尤其是蘇、黄習氣和江西派詩風而提出來的，在當時具有補偏救弊的積極意義。

總的來説，宋詩有自己的獨特面目和不可否認的成就。蘇軾、黄庭堅對宋詩的發展做出了相當大的貢獻。但也正是他們給

宋代詩壇帶來了一些不良習氣，其最為突出的莫過于“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八六〕。這種習氣雖在唐代已露端倪，但到宋代纔大為發展而很有影響，蘇軾在其中起了至為關鍵的作用。趙翼說：“以文為詩，自昌黎始，至東坡益大放厥詞，別開生面，成一代之大觀。”〔八七〕黃庭堅又進一步把這種習氣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以議論為詩”，即以詩說抽象的道理。蘇軾作了相當數量的以議論為主的詩。不僅一些鑒賞、評論文藝作品的詩（如《王維吳道子畫》、《孫莘老求墨妙亭詩》、《讀孟郊詩》、《書鄢陵王主簿所畫折技》、《送參寥師》等）專發議論、說道理，而且一些詠史詩（如《和淵明詠三良》、《秦穆公墓》等）、寫景狀物詩（如《題西林壁》、《贈東林總長老》等）以及其他一些詩（如《和子由澠池懷舊》等）融進相當多的議論成分。胡仔說《秦穆公墓》“蓋是少年時議論”〔八八〕。這說明蘇軾作詩早就愛發議論。黃庭堅作詩亦有發議論之習。《韻語陽秋》中載：“柳展如，東坡甥也。不問道于東坡而問道于山谷，山谷作八詩贈之，其間有‘寢興與時俱，由我屈伸肘，飯羹自知味，如此是道否’之句，是告之以佛理也。其曰：‘咸池浴日月，深宅養靈根。胸中浩然氣，一家同化元。’是告之以道教也。‘聖學魯東家，恭惟同出自。乘流去本遠，遂有作書肆。’是告之以儒道也。”〔八九〕像這裏所舉的說教發議論之詩，在黃庭堅集中是不乏其例的。至于“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是指作詩專注于下字、押韻、造句和用典的奇特以逞才學的廣博。這更是蘇、黃二人的通病。蘇軾作詩好用典故，黃徹說：“坡集有全篇用事者，如《賀人生子》……《戲張子野買妾》……句句用事。”〔九〇〕蘇軾不僅作過一些回文詩，

而且有意押險韻，并精于次韻。《逐齋閑覽》云："東坡在嶺南有'暾'字韻《詠梅》詩三首，皆韻險而語工，非大手筆不能到也。"〔九一〕費衮説："東坡尤精于次韻，往返數四，愈出愈奇，如作梅詩、雪詩押'暾'字、'義'字，在徐州與喬太守博唱和押'粲'字，數詩特工。"〔九二〕黄庭堅作詩更是著力于造拗句、押險韻、作硬語、下奇字，又好用佛經、語録、小説中的前人未用的冷僻典故。故魏泰批評他説："黄庭堅喜作詩得名，好用南朝人語，專求古人未使之事，又一二奇字，綴葺而成詩，自以為工，其實所見之僻也。故句雖新奇，而氣乏渾厚。"〔九三〕沈作喆諷刺其好用典之習云："黄魯直離《莊子》、《世説》一步不得"〔九四〕。吴萃説：山谷詩"多用釋氏語"〔九五〕。吕本中贊揚他説："黄用韻、下字、用故事處亦古所未到。"〔九六〕張邦基亦稱贊其用典説："山谷用事深遠"，"用事如此該博，字皆有來處"〔九七〕。儘管褒貶各異，但都説明黄庭堅作詩好在文字、音韻、典故上下功夫。事實正是這樣。如黄庭堅有首詩題曰《子瞻詩句妙一世，乃云效庭堅體……》(按：題甚長，不具録)，其内容是稱贊蘇軾詩，謙虚説己詩之不如，融進了議論。全詩五言二十句，却押"三江"險韻，而且幾乎句句用典。其中有的詩句讀起來十分拗口，如"吞五湖三江"就不是詩的節奏。由上分析，説明蘇、黄確實存在"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的習氣。

南宋初年，蘇、黄習氣非常盛行。張戒之前的魏泰只對黄庭堅用僻典、奇字表示了不滿，没有批評蘇軾。張戒繼魏泰之後，以超人的膽識和勇氣，全面地從理論上對蘇、黄習氣進行了尖鋭的批評。他説：

《國風》、《離騷》固不論，自漢、魏以來，詩妙于

子建，成于李、杜，而壞于蘇、黃。余之此論，固來易為俗人言也。子瞻以議論作詩，魯直又專以補綴奇字，學者未得其所長，而先得其所短，詩人之意掃地矣。〔九八〕

蘇、黃用事押韻之工，至矣盡矣，然究其實，乃詩人中一害，使後生只知用事押韵之為詩，而不知詠物之為工，言志之為本也。《風》、《雅》自此掃地矣。〔九九〕

張戒所以如此反對蘇、黃習氣，原因是多方面的。蘇、黃注重用事、押韻、下字等技巧性問題，很可能導致一種新的忽略詩之思想內容和社會作用的傾向，故張戒批評他們不知“言志之為本”，使《風》、《雅》的優良傳統喪失殆盡。除此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蘇、黃以議論、文字、才學為詩，只會降低詩的審美價值。詩中固然不能完全排斥議論，如果議論與形象、情感融合無間，構成美妙的意境，這詩仍有審美價值；但是詩畢竟是一門有自己的特殊規律的藝術，牠不同于一般文章可以直說抽象的道理從理智上折服人，牠主要是以具體、生動的情景構成的意境去感染人，打動人的心靈。歷來凡是完全去說抽象道理的詩，都不能引起人們的審美感受。鍾嶸就曾批評晉代的玄言詩“理過其辭，淡乎寡味”，“平典似《道德論》”〔一〇〇〕。蘇、黃以議論為詩，雖和玄言詩專門宣傳黃、老思想有別，但表現抽象道理則一。儘管一些融進議論成分的詩也有好的，尤其是一些所謂“理趣”詩也耐人尋味，但凡直說道理的、類似佛徒偈語的詩，讀之都味同嚼蠟。這是張戒所以要批評“以議論為詩”的根本原因。詩當然也不能完全排斥用典，也不能完全不講究押韻、下字。但是，如果只專注于這些，極力追新務奇，不注重意境的創

造、情思的完美表達，是不可能創作出具有很高的審美價值的詩篇來的。因為，詩之美雖和音韻、節奏等技巧性問題有關，但其美感力量主要是根源于詩人的真情實感構成優美的藝術意境。像黄庭堅那樣專用僻典、"補綴奇字"、造拗句而作出的詩，初讀時可能令人感到新奇別致、神祕難懂，一旦弄清了典故和語源，大多使人感到索然無味。嚴有翼云："山谷《宿觀音院》詩云：'相戒莫浪出，月黑虎夔藩。'予不解此語，'夔'字不知作何訓。嘗讀老杜《課伐木詩序》云：'維條伊放，委積庭内……我有藩籬，是闕是補……則旅次于小安。山有虎，知禁。夔人屋壁，列樹白菊，鏝焉牆，實以竹，示式遏，為與虎近。'此序所謂夔人，正謂夔府之人耳。不知山谷用此意否?"[一〇七]其實，杜甫原序的意思很明白，是説夔地多虎患，夔人于是以竹木為藩籬、牆壁，以防虎突入家中為害。而黄庭堅用此典時，把其意思厭縮為"虎夔藩"三字，其語法結構已很奇特超常。不知此典者，對此三字的意思確實費解。如果知道是用的此典，則其二句詩又無甚麼深意值得領略、回味，無非是説觀音院處地偏僻，附近有虎，夜間不要隨便出去。像這種以用典和用奇特句式、詞語造成的難懂詩句，與張戒倡導的含蓄有餘蘊毫無共同之處。所以，張戒説蘇、黄習氣使"詩人之意掃地"，除了説牠背離了"言志之為本"的原則外，更重要地是牠背離了詩須有意味的原則。因此，張戒的"意味"説同他的"言志為本"説一樣，都是鍼對蘇、黄習氣而發的。

張戒激烈地批評蘇、黄習氣，倒不是對蘇、黄有甚麼偏見，其最終目的是力圖根除當時詩壇上存在的積弊，以使詩歌創作健康地發展。當時的江西派奉黄庭堅為教主和不祧之祖，固守宗派

門户之見，不敢越雷池一步，其末流甚至丢掉了他們的祖師有限的長處和優點，而將其不良習氣變本加厲地加以發展。陳巖肖説："山谷之詩，清新奇峭，頗造前人未嘗道處，自為一家，此其妙也。至古體詩，不拘聲律，間有歇後語，亦清新奇峭之極也。然近時學其詩者，或未得其妙處，每有所作，必使聲韻拗捩，詞語艱澀，曰'江西格'也。"〔一〇二〕吴萃亦云："黄魯直詩非不清奇，不知自立者，翕然宗之。如多用釋氏語，本非其長處也，而乃字字剽竊，萬首一律，不從事于其本，而影響于其末，讀之令人厭。"〔一〇三〕劉克莊《後村詩話》後集卷二引游默齋序張晉彦詩，亦批評江西派詩"往往音節聱牙，意象迫切，且論議太多，失古詩吟詠性情之本意"〔一〇四〕。正由于江西派僅繼承和發展了蘇、黄的不良習氣，故其詩更缺乏審美價值。張戒和江西派中某些詩人有一定的交往，從《歲寒堂詩話》中的記載來看，吕本中和被方回稱為江西派"三宗"之一的陳與義，都曾與張戒一起談詩，互相辯駁論難。因此，張戒對江西派的弊端應該是認識得相當清楚的。他提出"意味"説，批評蘇、黄習氣，真正指出了江西派癥結之所在，開了治病的良方。可惜的是，張戒的正確主張并未被江西派諸君採納，致使有宋一代詩歌創作之成就，總比唐詩遜色一籌，這在詩發展史上不能不説是一個遺憾。

四

張戒關于"意味"的概念和理論，對前人的審美理論有繼承，有發展，有他自己一些獨到的見解，對詩歌審美理論的發展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在漢語中，“味”作為名詞時，本義是指物質能刺激人的口舌的屬性。但是，早在先秦時牠就被借用到了文藝美學領域。諸如《論語》、《左傳》、《老子》、《禮記》等典籍中用到此詞，有時就和音樂的美感以及對音樂進行審美鑒賞有直接或間接的聯繫。直到魏、晉易代之際，阮籍、嵇康還保持着傳統的用法。陸機首先將“味”引入文學領域。他說的“闕太羹之遺味”〔一〇五〕，就是批評那些缺乏美感的詩文作品的。但是，直到陸機時，“味”一詞本身還是指食物的屬性，還未成為文藝美學的一個嚴格的獨立概念。“味”作為文藝美學的概念，是劉勰、鍾嶸確立起來的。

劉勰在《文心雕龍》中多次用“味”（名詞）、“餘味”、“遺味”、“滋味”、“辭味”、“道味”、“義味”等詞，直接指稱文學作品的美感，用“味”（動詞）來指對詩文進行審美鑒賞〔一〇六〕。儘管劉勰對“味”的美學內涵未作出明確的界説，而且也不是只對詩歌而言，但張戒的“意味”説與劉勰的關係極為密切。張戒關于“情真”的意見，顯然受了《文心雕龍·情采》的影響。《情采》中認為文“本于情性”，“情者文之經”，并説“繁采寡情，味之必厭”，這不僅强調文學的抒情性的特質，而且已經認識到了“情”與“味”的因果聯繫。張戒所謂“劉勰云：因情造文，不為文造情”〔一〇七〕，雖非引用的《情采》中的原話，然正是其中的基本思想。張戒關于含蓄有餘蘊的意見，亦受了《文心雕龍·隱秀》的影響。他説：“劉勰云：‘情在詞外曰隱，狀溢目前曰秀。’”此二句雖不見于今本《文心雕龍·隱秀》，然據專家考證，今本此篇原已殘缺，中間一大段乃明代人所補，張戒所引二句當是原文中的二句，今本已經脱漏了。今存《隱秀》原文部分中説：“隱也者，文外之重旨也”，“隱之為體，義生文外”，“深文

隱蔚，餘味曲包”。“隱”實質就是含蓄，同時也説明了“餘味”與含蓄有關。可見，張戒的“意味”説的基本理論建構，是直接受劉勰有關理論的啟發而形成的。

鍾嶸是第一個系統地以“味”論詩的人。他提出了詩的“滋味”説，指出詩的最高造詣是“有滋味”，唯“有滋味”之詩，才能“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一〇九]，“使人味之，亹亹不倦”[一一〇]。這裏所謂“滋味”顯然指詩的審美特質，而“味之”之“味”是作動詞用，指對詩進行審美鑒賞。張戒所謂“意味”與鍾嶸所謂“滋味”都是一個衡量詩的審美價值的術語，其基本内涵是一致的。但是，在如何實現詩之味這一問題上，兩人的理論則有異有同。鍾嶸側重從詩創作的角度，指出要使詩有滋味，就必須寫五言詩，注重“指事造形，窮情寫物”，將興、比、賦結合起來，“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采”[一一一]。張戒與鍾嶸有許多不同：首先，張戒不像鍾嶸那樣涉及多方面的問題，如寫甚麽樣的詩體、“指事”、“風力”、“丹采”以及興、比、賦的結合，張戒就未論及。其次，他們的審美理想有顯著的差異。張戒特别提倡含蓄之美，而鍾嶸則突出强調“自然英旨”和“真美”[一一二]，既不倡導含蓄，也不主張淺露。他説“文已盡而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若專用比興，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躓；若但用賦體，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一一三]這裏，他明確表示：既不同意專用比、興，寫出過分含蓄的詩，也不同意只用賦，造成直露之作。但是，張戒對鍾嶸的理論也有所吸收，因此在某些問題上又異中有同。如張戒提倡的“情真”與鍾嶸所謂“窮情”、“吟詠性情”，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又如，鍾嶸把“窮情”與“寫物”并列起來，把

"寫物"與"造形"作為詩有滋味的條件。張戒雖不排斥詠物，但認為"言志乃詩人之本意，詠物特詩人之餘事"[一一四]。張戒在評杜甫《江頭五詠》時，還指出："詠物者要當高得其格致韻味，下得其形似，各相稱耳。"[一一五]對于"造形"，張戒亦論及。他引用劉勰"狀溢目前曰秀"和梅堯臣"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之語[一一六]，實質就是講的形象創造的問題。他認為詩歌"中的"的表現之一就是用有限的詞語、句子塑造出鮮明的形像，故他稱贊《詩·小雅·車攻》中"蕭蕭馬鳴，悠悠旆旌"二句，"以'蕭蕭'、'悠悠'字，而出師整暇之情狀，宛在目前"；稱贊荆軻"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二句，"遂能寫出天地愁慘之狀"，認為形象創造"特在一時情味，固不可預設法式也"[一一七]。在評杜甫時，亦極力推崇其窮形盡相的本領。如評《秦州雜詩》云："第十八首'塞雲多斷續，邊日少光輝'，此兩句畫出邊塞風景也。"又評《苦竹》云："觀此詩前四句，則苦竹叢在目前矣。"[一一八]儘管張戒詩話中論及了"詠物"、"造形"問題，但又不像鍾嶸那樣非常明確地作為詩有味的條件。

鍾嶸之後，系統論詩味者，當推唐末的司空圖。他提出的韻味說包含兩個層次的內容：一曰"韻外之致"[一一九]，着重從言、意關係上，要求詩有超乎語言文字之外的深遠雋永的情致，"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一二〇]，"近而不浮，遠而不盡"[一二一]，含蓄有致，餘味無窮，從而激起讀者的想象、聯想，引起審美感受。二曰"味外之旨"[一二二]，後人稱為味外之味，要求詩具有超常乎常味的更美之味，即"咸酸之外"的"醇美"之味[一二三]。司空圖最高的審美理想，就是將平常的素材（如同鹽、醋），轉化為最美的意境（如同調和鹽、醋而成美味），使詩具有最高的審

美價值。張戒的“意味”説顯然受有司空圖的影響。他倡導的含蓄有餘蘊與“韻外之致”的基本精神大體相近，都要求意在言外。但是，兩人的理論有許多明顯的差别。如司空圖特别强調意境的創造。他所謂“韻外之致”，主要指言外的意境。他還提出創造“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使詩之意境“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一二四〕，從而實現“味外之旨”。張戒的“意味”説雖也與意境問題相關，但不像司空圖這樣要求詩的意境，并未倡導甚麽“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和“味外之旨”。再如司空圖側重從藝術上來論韻味，而張戒是從内容和藝術兩方面來論意味的。故張戒特别强調的“情真”，司空圖則未突出强調。而且，張戒講的“情真”、“含蓄”又與其“言志為本”説相聯繫，其整個理論中儒家思想意識比司空圖濃厚得多。

由于司空圖在《詩品》中描述過“沖澹”、“高古”二品，并認為“濃盡必枯，澹者屢深”〔一二五〕，因此，北宋許多人把平澹中含至味的境界當作最高的審美追求。梅堯臣率先大倡“平澹”之旨，一則云：“因吟適情性，稍欲到平澹”〔一二六〕；二則云：“作詩無古今，惟造平澹難”〔一二七〕。歐陽修完全同意梅堯臣的意見，故他多次稱贊梅堯臣“以閑遠古澹為意”，“近詩尤古硬，咀嚼苦難嘬，又如食橄欖，真味久愈在”〔一二八〕。他認為梅堯臣平澹簡古之詩，讀之如同吃橄欖，先苦後甜，嚼之愈久，其味愈美。蘇軾雖曾同意司空圖“味外之旨”之論，説過“鹹酸雜衆好，中有至味永”〔一二九〕，但其晚年的審美追求則轉向于“發纖穠于簡古，寄至味于澹泊”〔一三〇〕，“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實美”。因此他把陶淵明“質而實綺，癯而實腴”之詩當作最高的楷模，

認為“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并自作和陶詩一百零九首[一三一]。上述三人一致認為，詩要有味就須外表枯澹簡古、質樸無華。這種審美理論在北宋一度影響很大，對改變西崑體雕章鏤句之風起到積極的作用，但拘于一格，理論視野顯得較為狹隘。而張戒的“意味”説，則不是只提倡一種格調。他不廢高古、質樸，故稱杜甫用麤俗語的詩“乃高古之極也”[一三二]，贊揚孟郊詩“格致高古，詞意精確”[一三三]，也非常推崇陶淵明。但是，張戒不像梅堯臣等人專主此格。因此，他對蘇軾“專稱淵明”而鄙薄曹、劉、李、杜，非常不滿[一三四]。可見，張戒以“情真”、“含蓄”為核心的“意味”説，其理論視野比較開闊。

黄庭堅雖無系統的詩味理論，但他是較早使用“意味”一詞論詩的人。不過，他所謂“意味”與張戒的“意味”説在本質上是截然不同的。黄庭堅在《大雅堂記》中説：“子美詩妙處，乃在無意于文，夫無意而意已至，非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闖然入其門耶?”[一三五]在他看來，如果未廣泛深入地熟讀《詩經》、《楚辭》等前人作品，就無法品嚐杜詩中的意味。换句話説，即杜詩的意味來源于讀書多而深以及詩中用典廣博而不露痕跡。把詩味的造成，僅僅歸結為用典，更是一種片面、偏狹的觀點。張戒與之毫無共同之處，故他多次批評“用事”這種習氣。

略早于張戒的魏泰，曾倡導“餘味”之説。《臨漢隱居詩話》中説：“詩者述事以寄情，事貴詳，情貴隱，及乎感會于心，則情見于詞，此所以入人深也。如將盛氣直述，更無餘味，則感人也淺，烏能使其不知手舞足蹈，又況厚人倫，美教化，動天地，

感鬼神乎?”又批評張籍、王建、元稹、白居易云:“其述情叙怨,委曲周詳,言盡意盡,更無餘味。”〔一三六〕顯然,魏泰所謂“餘味”也是一個審美的概念。他主張“寄情”“貴隱”,反對“直述”和“言盡意盡”,這和張戒的“意味”説極為相近。或許張戒受了魏泰的影響,或許英雄所見略同。但是,他們兩人的詩味理論并不完全一樣。魏泰主張的“述事”“貴詳”,張戒就未加提倡;張戒主張的“情真”,魏泰亦未特别强調。

綜上可見,張戒在吸收前人詩味理論的基礎上,形成了自己的獨立的詩歌審美理論。尤其是“情真”問題的提出,最能體現他的真知灼見。和北宋的詩味理論相比,張戒的“意味”説要全面、通達得多!在藝術上,北宋人提倡平澹,南宋人轉而提倡含蓄。張戒在這一轉變中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因此,其“意味”説在後世有一定的影響。

張戒詩話在南宋和元代其名不顯,迄今未發現有著録和稱引者。但其“意味”説事實上對南宋詩論是有影響的。如包恢就曾倡導“意味風韻”之説:“詩有表裏淺深,人直見其表而淺者,孰為能見其裏而深者哉?猶之花鳥,凡其華彩光焰漏洩呈露、燁然盡發于表而其裏索然絶無餘藴者,淺也;若其意味風韻含蓄藴藉、隱然潛寓于裏而其表澹然若無外飾者,深也。”〔一三七〕包恢在這裏力圖把北宋人倡導的平澹和南宋人倡導的含蓄統一起來,其中雖未提及張戒之名,但吸收了張戒“意味”説的論點。此外,他也强調詩應“自詠性情”〔一三八〕,這和張戒倡導的“情真”也基本一致。宋末的嚴羽,雖未使用“意味”這一概念,其詩論總是精神亦不同于張戒,但他提倡“興趣”、“言已盡而無窮”〔一三九〕,反對“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又

和張戒的"意味"説相一致。郭紹虞先生曾對二人詩論作過一番比較："由論詩主旨言，張氏則重在情志而不廢韻味，就詩之內容與意味而并言之也；滄浪則重在韻味而兼及格調，專就詩之藝術與意境而論之者也。張氏所論，固足以範圍滄浪矣。"〔一四〇〕這非常正確地指出了二人詩論的區别和聯繫。自明代以來，著録、品評張戒詩話者日益增多，稱賞其"意味"説亦不乏其人。如潘德輿就稱贊張戒提倡含蓄、反對用事押韻之語説："偉哉論乎！前此所未有也。"〔一四一〕高度肯定了張戒"意味"説對詩歌藝術理論作了開拓性的貢獻。薛雪《一瓢詩話》中雖未提及張戒詩話，但其中有幾條却改頭换面地抄襲了《歲寒堂詩話》。如其第二〇一條云："蘇黄門謂杜詩雄，韓詩豪，杜詩之雄，可以兼韓之豪。如柳柳州，不若韓之變態百出也。使昌黎收斂而為柳州易，使柳州開拓而為昌黎則難。此無他，意味可學，才氣不可學也。"其第二〇三條云："韋蘇州律詩似古，劉隨州古詩似律。大抵次李、杜、韓一等者，便不能全，况隨州韻度不如蘇州，意味不如右丞；然其豪贍老成，則皆過之，得意處可與少陵索笑，'長城'之名，蓋不徒然。"〔一四二〕這兩條，前者實將《歲寒堂詩話》卷上之第一五、一六兩條合而為一，後者實為《歲寒堂詩話》卷上之第二一條。雖然個别詞語有變化，然基本意思未變。值得注意的是，薛雪抄襲的恰恰是張戒以"意味"一詞來論詩的條目。這表明薛雪是贊同張戒的"意味"説的。可見，張戒的"意味"説對後世確實有一定的影響，儘管牠的影響不如司空圖、嚴羽等人的詩論那樣大。

總之，筆者以為，"意味"説是張戒詩話中最有價值的内容。研究張戒詩話不研究其"意味"説，則很難發現其詩話的精髓及

其對詩歌理論的貢獻，也難于確定牠在文學理論批評史上的應有的地位。筆者學識有限，本文所論僅是初步的探討，不當之處正多，切望方家教正！

〔一〕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九五，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二年版。

〔二〕——〔七〕、〔九〕、〔一七〕、〔一八〕、〔二五〕、〔三〇〕、〔三五〕——〔四二〕、〔四八〕——〔五五〕、〔六六〕、〔六七〕、〔六九〕——〔八二〕、〔九八〕、〔九九〕、〔一〇七〕、〔一〇八〕、〔一一四〕——〔一一八〕、〔一三二〕——〔一三四〕《歲寒堂詩話》，《武英殿聚珍版書》。

〔八〕《李太白全集》卷二六，中華書局一九七七年版。

〔一〇〕、〔二三〕《詩式》卷二，《十萬卷樓叢書》本。

〔一一〕《冷齋夜話》卷三，《津逮祕書》本。

〔一二〕、〔一〇〇〕、〔一〇九〕、〔一一一〕——〔一一三〕鍾嶸《詩品》總論，《詩品注》，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

〔一三〕《金陵城西樓月下吟》，《李太白全集》卷七。

〔一四〕郝立權《謝宣城詩注》引《唐子西語録》，轉引自《魏晉南北朝文學史參考資料》，中華書局一九六二年版第五五一頁。

〔一五〕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二引《東觀餘論》，《海山仙館叢書》本。

〔一六〕《冷齋夜話》卷五引荆公語。

〔一九〕《文心雕龍·明詩》，周振甫《文心雕龍注釋》，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二〇〕——〔二二〕、〔六一〕、〔一一〇〕鍾嶸《詩品》卷上。

〔二四〕《滄浪詩話·詩評》，《滄浪詩話校釋》，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

〔二六〕《河嶽英靈集》卷上，《唐人選唐詩（十種）》，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

〔二七〕、〔一一九〕、〔一二一〕——〔一二三〕《與李生論詩書》，《司空表聖文集》卷二，《四部叢刊》影舊鈔本。

〔二八〕《與王駕評詩書》，同上書卷一。

〔二九〕《書摩詰藍田煙雨圖》，《東坡題跋》卷五，《津逮祕書》本。

〔三一〕《孟浩然集》序，《四部叢刊》本。

〔三二〕《帶經堂詩話》卷三，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

〔三三〕見權德輿《秦徵君校書與劉隨州唱和詩序》，《全唐文》卷四九〇，中華書局影印本。

〔三四〕《中興間氣集》卷下，《唐人選唐詩（十種）》。

〔四三〕《陶淵明集序》，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版。

〔四四〕鍾嶸《詩品》卷中。

〔四五〕、〔一三一〕《與蘇轍書》，《東坡全集·東坡續集》，《四部備要》本。

〔四六〕《評韓柳詩》，《東坡題跋》卷二。

〔四七〕《書唐氏六家後》，《蘇軾文集》卷六九，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版。

〔五六〕陳知柔《休齋詩話》，《宋詩話輯佚》本。

〔五七〕《玉澗雜書》，《説郛》（涵芬樓藏板據明鈔本）卷八。

〔五八〕《繼愚軒和黨承旨雪詩》，《元遺山先生全集》卷二，光緒七年讀書山房刊本。

〔五九〕陳師道《後山詩話》，《歷代詩話》本。

〔六〇〕陳繹曾《詩譜》，《説郛》（宛委山堂本）弓七九。

〔六二〕李善注《文選》卷二三《詠懷》詩注，中華書局影印胡克家刻本。

〔六三〕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八，轉引自《魏晉南北朝文學史參資料》第二〇六頁。

〔六四〕張溥《陳思王集題辭》，《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注》，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六〇年版。

〔六五〕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宋書》卷六七，中華書局排印本。

〔六八〕《贈權上人兼簡其見高致虛秀才》，《參寥子詩集》卷一二，《四部叢刊》三編影宋本。

〔八三〕《文藝理論譯叢》一九五八年第一册第一四九頁，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

〔八四〕《古典文藝理論譯叢》第一册第二〇五頁，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

〔八五〕《藝術論》第一四九、一五〇頁，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

〔八六〕、〔一三九〕《滄浪詩話·詩辨》。

〔八七〕《甌北詩話》卷五，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

〔八八〕何汶《竹莊詩話》卷一〇引"苕溪漁隱"語，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版。

〔八九〕葛立方《韻語陽秋》卷一二，《歷代詩話》本。

〔九〇〕《砮溪詩話》卷一〇，《知不足齋叢書》本。

〔九一〕《竹莊詩話》卷九引《漁隱叢話》。

〔九二〕《梁谿漫志》卷七，《知不足齋叢書》本。

〔九三〕、〔一三六〕《臨漢隱居詩話》，《歷代詩話》本。

〔九四〕《寓簡》卷八，《知不足齋叢書》本。

〔九五〕、〔一〇三〕《視聽鈔》，《説郛》（涵芬樓藏板據明鈔本）卷二〇。

〔九六〕《童蒙詩訓》，《宋詩話輯佚》本。

〔九七〕《墨莊漫録》卷二、卷三，《四部叢刊》三编影明鈔本。

〔一〇一〕《藝苑雌黄》，《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三引。

〔一〇二〕《庚溪詩話》卷下，《歷代詩話續编》本。

〔一〇四〕《後村詩話》，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版。

〔一〇五〕《文賦》，李善注《文選》卷一七。

〔一〇六〕依次見《文心雕龍》之《體性》、《宗經》、《隱秀》、《史傳》、《聲律》、《附會》、《總術》、《明詩》、《情采》諸篇。

〔一二〇〕《詩品·含蓄》，《詩品集解、續詩品注》，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

〔一二四〕《與極浦書》，《司空表聖文集》卷三。

〔一二五〕《詩品·綺麗》。

〔一二六〕《依韻和晏相公》，《宛陵先生集》卷二八，《四部叢刊》本。

〔一二七〕《讀邵不疑學士詩卷……》，同上卷四六。

〔一二八〕《六一詩話》，《歷代詩話》本。

〔一二九〕《送參寥師》，《蘇軾詩集》卷一七，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版。

〔一三〇〕《書黄子思詩集後》，《蘇軾文集》卷六九。

〔一三五〕《豫章先生文集》卷一七，《四部叢刊》影宋乾道本。

〔一三七〕《書徐致遠無絃稿後》，《敝帚稿略》卷五，（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一三八〕《論五言所始》，同上卷二。

〔一四〇〕《宋詩話考》，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版第五七頁。

〔一四一〕《養一齋詩話》卷一，《清詩話續編》本。

〔一四二〕《一瓢詩話》，《清詩話》本。

一九八九年寫畢于四川大學

（原載《古代文學理論研究》叢刊第十七輯；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五月出版）

引用書目

周易正義（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正義　中華書局影印十三經注疏本

尚書正義舊題（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　同上

尚書大傳補注（漢）伏勝撰（漢）鄭玄注（清）陳壽祺輯，王闓運補注　成都尊經書院校勘盧見曾吴中本

毛詩正義（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　中華書局影印十三經注疏本

詩集傳（宋）朱熹撰　四部叢刊三編本

吕氏家塾讀詩記（宋）吕祖謙撰　四部叢刊續編本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吴）陸璣撰（清）丁晏校　頤志齋叢書本

韓詩外傳（漢）韓嬰撰　漢魏叢書本

周禮注疏（漢）鄭玄注（唐）賈公彦疏　中華書局影印十三經注疏本

禮記正義（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　同上

月令章句（漢）蔡邕撰（近人）葉德輝輯　觀古堂所著書本

春秋左傳正義（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　中華書

局影印十三經注疏本

春秋公羊傳注疏（漢）公羊壽傳（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　同上

春秋穀梁傳注疏（戰國）穀梁赤傳（晉）范甯集解（唐）楊士勛疏　同上

論語注疏（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　同上

爾雅注疏（晉）郭璞注（宋）邢昺疏　同上

孟子注疏（漢）趙岐注舊題（宋）孫奭疏　同上

四書章句集注（宋）朱熹撰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本

白虎通德論（漢）班固撰　四部叢刊初編本

經典釋文（唐）陸德明撰　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説文解字（漢）許慎撰　中華書局影印番禺陳昌治刻本

廣雅疏證（魏）張揖撰（清）王念孫疏證（清）王引之述　皇清經解咸豐補刊本

康熙字典（清）張玉書等撰　成都古籍書店影印本

史記（漢）司馬遷撰（劉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　中華書局排印本

漢書（漢）班固撰（唐）顔師古注　同上

後漢書本紀、列傳（劉宋）范曄撰（唐）李賢注；志（晉）司馬彪撰（梁）劉昭注　同上

三國志（晉）陳壽撰（劉宋）裴松之注　同上

晉書（唐）房玄齡、褚遂良等撰　同上

宋書（梁）沈約撰　同上

南齊書（梁）蕭子顯撰　同上

梁書（唐）姚思廉撰　同上

陳書（唐）姚思廉撰　同上
魏書（北齊）魏收撰　同上
北齊書（唐）李百藥撰　同上
周書（唐）令狐德棻等撰　同上
隋書（唐）魏徵、長孫無忌等撰　同上
南史（唐）李延壽撰　同上
北史（唐）李延壽撰　同上
舊唐書（後晉）劉昫等撰　同上
新唐書（宋）歐陽修、宋祁等撰　同上
舊五代史（宋）薛居正等撰　同上
宋史（元）脫脫等撰　同上
帝王世紀（晉）皇甫謐撰（清）宋翔鳳集校　訓纂堂叢書本
東都事略（宋）王偁撰　（臺灣）文海出版社印行本
宋史新編（明）柯維騏撰　（臺灣）新文豐出版有限公司印行本
南宋書（明）錢士升撰　嘉慶丁巳掃葉山房校刻本
宋史翼（清）陸心源撰　潛園總集本
　又（臺灣）文海出版社印行本
明書（清）傅維鱗撰　畿輔叢書本
資治通鑒（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注　中華書局排印本
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鑒撰人不詳　（臺灣）文海出版社印行本
竹書紀年（梁）沈約注　四部叢刊初編本
靖康要録撰人不詳　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中興小紀（宋）熊克撰　廣雅書局叢書本
　又　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又 （臺灣）文海出版社印行本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宋）李心傳撰 廣雅書局叢書本
又 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又 （臺灣）文海出版社印行本
皇宋中興兩朝聖政撰人不詳 同上
三朝北盟會編（宋）徐夢莘撰 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繹史（清）馬驌撰 同上
國語（吴）韋昭注 四部叢刊初編本
戰國策（漢）高誘注 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又（宋）鮑彪校注（元）吴師道重校 四部叢刊初編本
因話録（唐）趙璘撰 稗海本
南部新書（宋）錢易撰 學津討原本
歸田録（宋）歐陽修撰 四部叢刊初編本
龍川別志（宋）蘇轍撰（近人）俞宗憲點校 中華書局排印本（與龍川略志合為一册）
東軒筆録（宋）魏泰撰（近人）李裕民點校 中華書局排印本
河南邵氏聞見後録（宋）邵博撰 津逮祕書本
國老談苑（宋）王君玉撰 百川學海本
吴越春秋（漢）趙曄撰（宋）徐天祜注（近人）徐乃昌撰札記并輯逸文 龍谿精舍叢書本
越絶書（漢）袁康撰 廣漢魏叢書本
九國志（宋）路振撰（宋）張唐英補 海山仙館叢書本
幸蜀記（唐）宋居白撰 說郛（宛委山堂本）
史通（唐）劉知幾撰 四部叢刊初編本

中國古代思想史論（近人）李澤厚撰　人民出版社排印本

古列女傳（漢）劉向撰　四部叢刊初編本

高僧傳（梁）釋慧皎撰　海山仙館叢書本

景德傳燈録（宋）釋道原撰　四部叢刊三編本

五燈會元（宋）釋普濟撰　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列仙傳（漢）劉向撰　道藏本

宋元學案（清）黄宗羲撰（清）全祖望修訂（清）王梓材、馮雲濠校并輯考略　清道光年間王梓材校補刊行本

宋元學案補遺（清）王梓材、馮雲濠輯　四明叢書本

宣和畫譜（宋）□□撰　津逮祕書本

唐才子傳（元）辛文房撰　粤雅堂叢書三編本

宋人傳記資料索引（近人）楊家駱主編　（臺灣）鼎文書局印行本

中國人名大辭典（近人）臧勵和等編　上海書店印行商務印書館本

龍川略志（宋）蘇軾撰（近人）俞宗憲點校　中華書局排印本（與龍川别志合為一册）

續通志清乾隆三十二年敕撰　十通本

文獻通考（元）馬端臨撰　同上

續文獻通考清乾隆十二年敕撰　同上

唐會要（宋）王溥撰　武英殿聚珍版書本

宋會要輯稿（清）徐松輯　中華書局復製北平圖書館影印本

唐摭言（南漢）王定保撰　學津討源本

宋歷科狀元録（明）朱希召編　（臺灣）文海出版社印行本

歷代職官表（清）黄本驥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唐六典舊題唐玄宗撰（唐）李林甫注　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南宋館閣録（宋）陳騤撰　武林掌故叢編本

燕翼貽謀録（宋）王栐撰　學津討源本

朝野類要（宋）趙升撰　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唐大詔令集（殘）（宋）宋敏求輯　適園叢書本

唐陸宣公奏議注（唐）陸贄撰（宋）郎曄注　宛委別藏本

元和郡縣志（唐）李吉甫撰　武英殿聚珍版書本

太平寰宇記（宋）樂史撰　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方輿勝覽（宋）祝穆撰　同上

山西聞喜縣志　乾隆三十一年刻本

山西省志輯要　乾隆四十五年纂刊本

淳熙三山志（宋）梁克家撰　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武林舊事（宋）四水潛水撰　知不足齋叢書本

吴地記（唐）陸廣微撰　唐宋叢書本

揚州名勝録（清）李斗撰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都城紀勝（宋）灌園耐得翁撰　武林掌故叢編本

東京夢華録（宋）孟元老撰　津逮祕書本

汴京遺蹟志（明）李濂撰　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華陽國志校注（晉）常璩撰（近人）劉琳校注　巴蜀書社排印本

三輔黄圖（漢）□□撰　廣漢魏叢書本
水經注（後魏）酈道元撰　四部叢刊初編本
入蜀記（宋）陸游撰　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佛國記（晉）釋法顯撰　津逮祕書本
大唐西域記（唐）釋玄奘口述（唐）釋辯機撰　四部叢刊初編本
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近人）臧勵和等編　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印行本
文淵閣書目（明）楊士奇等撰　讀畫齋叢書本
又　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菉竹堂書目（明）葉盛撰　粵雅堂叢書二編本
脈望館書目（明）趙琦美撰　玉簡齋叢書本
澹生堂書目（明）祁承㸁撰　紹興先正遺書本
近古堂書目（明）□□撰　玉簡齋叢書本
述古堂藏書目（清）錢曾撰　粵雅堂叢書初編本
也是園藏書目（清）錢曾撰　玉簡齋叢書本
佳趣堂書目（清）陸漻撰　觀古堂書目叢刊本
舊山樓書目（清）趙宗建撰　古典文學出版社排印本
孫氏祠堂書目（清）孫星衍撰　木犀軒叢書本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清乾隆四十七敕撰（永瑢等纂）　武英殿聚珍版書本
又　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清乾隆四十七年敕撰（永瑢等纂）　中華書局整理影印本
又　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二年排印本
四庫全書簡明目録（清）永瑢等纂　中華書局排印本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清）胡玉縉撰王欣夫輯　同上

增訂四庫簡明目録標注（清）邵懿辰撰（清）邵章續録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讀書敏求記（清）錢曾撰　海山仙館叢書本

錢遵王讀書敏求記校證（近人）管庭芬、章鈺校證　中華書局輯録清人書目題跋叢刊本

萬卷精華樓藏書記（清）耿文光撰　山右叢書初編本

知聖道齋讀書跋（清）彭元瑞撰　式訓堂叢書本

拜經樓藏書題跋記（清）吴壽暘撰　同上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續記（清）黄丕烈撰（近人）繆荃孫輯　靈鶼閣叢書本

士禮居藏書題跋再續記（清）黄丕烈撰（近人）繆荃孫輯　古學彙刊本

黄丕烈書目題跋　中華書局輯録清人書目題跋叢刊本

儀顧堂題跋（清）陸心源撰　潛園總集本

漢籍解題（日本）桂五十郎撰　明治書院再版本

中國善本書目録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復印本

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　同上

江蘇圖書館圖書總目　同上

集古録跋尾（宋）歐陽修撰　四部叢刊初編本

金石文字記（清）顧炎武撰（清）潘耒補遺　指海本

金石索（清）馮雲鵬、馮雲鵷撰　道光元年雙桐書屋刻本

古今僞書考（清）姚際恒撰　知不足齋叢書本

孔子家語（魏）王肅注　四部叢刊初編本

荀子（周）荀況撰（唐）楊倞注　同上

荀子集解（近人）王先謙撰　諸子集成本
老子道德經（周）李耳撰（魏）王弼注　武英殿聚珍版書本
莊子集釋（清）郭慶藩撰　諸子集成本
列子（周）列禦寇撰（晉）張湛注　同上
鶡冠子（宋）陸佃解　四部叢刊初編本
管子（周）管仲撰（唐）尹知章注（清）戴望校正　諸子集成本
商君書（周）商鞅撰（清）嚴可均（萬里）校　同上
慎子（周）慎到撰（近人）繆荃蓀輯補遺逸文、孫毓修撰校文　四部叢刊初編本
韓非子（周）韓非撰（□）□□注　同上
鄧析子（周）鄧析撰　同上
墨子（周）墨翟撰　同上
吕氏春秋（秦）吕不韋撰（漢）高誘注（清）畢沅輯校　諸子集成本
山海經（晉）郭璞傳（清）畢沅校　經訓堂叢書本
穆天子傳（晉）郭璞注　道藏本
　又　四部叢刊初編本
新語（漢）陸賈撰　諸子集成本
鹽鐵論（漢）桓寬撰　四部叢刊初編本
新序（漢）劉向撰　同上
説苑前人　同上
揚子法言（漢）揚雄撰（晉）李軌注（宋）□□音義　諸子集成本
潛夫論（漢）王符撰（清）汪繼培箋　同上
河南程氏遺書（宋）程顥、程頤撰（宋）朱熹輯　河南程氏全書本
顏氏家訓（北齊）顏之推撰（宋）沈揆考證　諸子集成本
顏氏家訓集解（近人）王利器撰　中華書局新編諸子集成本

六韜舊題（周）吕望撰　四部叢刊初編本

孫子十家注（宋）吉天保輯（清）孫星衍、吴人驥校（宋）鄭友賢撰遺説（清）畢以珣撰叙録　諸子集成本

黄石公三略舊題（漢）黄石公撰　續古逸叢書本

齊民要術（後魏）賈思勰撰　四部叢刊初編本

御定廣羣芳譜（清）汪灝等撰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本

竹譜（晉）戴凱之撰　百川學海本

師曠禽經（周）師曠撰（晉）張華注　同上

神農本草經（魏）吴普等述（清）顧觀光輯　武陵山人遺書本

圖經衍義本草（宋）寇宗奭撰　道藏本

本草綱目（明）李時珍撰　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易林（漢）焦贛撰（□）□□注　四部叢刊初編本

東觀餘論（宋）黄伯思撰　津逮祕書本

東坡題跋（宋）蘇軾撰　同上

廣川書跋（宋）董逌撰　同上

法書要録（唐）張彦遠輯　同上

樂府雜録（唐）段安節撰　古今説海本

淮南鴻烈解（漢）劉安撰（漢）許慎注　道藏本

淮南子（漢）劉安撰（漢）高誘注（清）莊逵吉校　諸子集成本

論衡（漢）王充撰　四部叢刊初編本

人物志（魏）劉邵撰（後魏）劉昞注　漢魏叢書本

劉子（北齊）劉晝撰（唐）袁孝政注　道藏本

風俗通義（漢）應劭撰　四部叢刊初編本

封氏聞見記（唐）封演撰　雅雨堂藏書本

宋景文公筆記（宋）宋祁撰　百川學海本
東坡先生志林（宋）蘇軾撰　稗海本
塵史（宋）王得臣撰　知不足齋叢書本
侯鯖録（宋）趙令畤撰　同上
玉澗雜書（宋）葉夢得撰　説郛（宛委山堂本）
寓簡（宋）沈作喆撰　知不足齋叢書本
容齋隨筆（宋）洪邁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梁谿漫志（宋）費衮撰　知不足齋叢書本
鶴林玉露（宋）羅大經撰　商務印書館排印本
賓退録（宋）趙與時撰（近人）齊治平點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愛日齋叢鈔（宋）葉寘撰　守山閣叢書本
古今注（晉）崔豹撰　廣漢魏叢書本
資暇集（唐）李匡乂撰　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夢溪筆談（宋）沈括撰　稗海本
能改齋漫録（宋）吳曾撰　武英殿聚珍版書本
羣書治要（唐）魏徵等輯　四部叢刊初編本
類説（宋）曾慥撰　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博物志（晉）張華撰（宋）周日用、盧□注　士禮居黄氏叢書本
修文御覽（北齊）祖珽等撰　龍谿精舍叢書本
藝文類聚（唐）歐陽詢等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初學記（唐）徐堅等撰　古香齋袖珍十種本
太平御覽（宋）李昉等撰　四部叢刊三編本
清異録（宋）陶穀撰　寶顔堂祕笈本

海録碎事（宋）葉廷珪撰　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永樂大典（殘存本）（明）解縉、姚孝廣等撰　中華書局徵集影印本

佩文韻府（清）張玉書等撰　商務印書館影印本

西京雜記（晉）葛洪撰　四部叢刊初編本

世説新語（劉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思賢講舍刻本

教坊記（唐）崔令欽撰　古今説海本

唐國史補（唐）李肇撰　津逮祕書本

雲谿友議（唐）范攄撰　稗海本

明道雜志（宋）張耒撰　學海類編本

春渚紀聞（宋）何薳撰　津逮祕書本

墨莊漫録（宋）張邦基撰　四部叢刊三編本

視聽抄（宋）吴萃撰　説郛（宛委山堂本）

　又　説郛（涵芬樓藏板據明鈔本）

分門古今類事（宋）宋□撰　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漢武帝别國洞冥記（漢）郭憲撰　顧氏文房小説本

拾遺記（前秦）王嘉撰（梁）蕭綺録　廣漢魏叢書本

漢武帝内傳（漢）班固撰（清）錢熙祚校勘　守山閣叢書本

　又　説郛（宛委山堂本）

　又　説郛（涵芬樓藏板據明鈔本）

漢武故事（漢）班固撰　古今説海本

集異記（唐）薛用弱撰　顧氏文房小説本

劇談録 (唐) 康駢撰　津逮祕書本

雲笈七籤 (宋) 張君房撰　道藏本

抱朴子（内篇、外篇）(晉) 葛洪撰　平津館叢書本

抱朴子外篇校箋 (近人) 楊明照撰　中華書局新編諸子集成本

維摩詰所説經 (姚秦) 釋鳩摩羅什譯　大藏經本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前人譯　同前

法苑珠林 (唐) 釋道世撰　四部叢刊初編本

羅湖野録 (宋) 釋曉瑩撰　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碧巖録 (宋) 釋重顯頌古 (宋) 釋克勤評唱（臺灣）藝文印書館印行禪宗集成本

廣弘明集 (唐) 釋道宣撰　四部叢刊初編本

辨正論 (唐) 釋法琳撰　大藏經本

釋氏要覽　同上

楚辭 (漢) 王逸章句 (宋) 洪興祖補注撰　四部叢刊初編本

楚辭集注 (宋) 朱熹撰　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蔡中郎集 (漢) 蔡邕撰　四部叢刊初編本

曹操集 (魏) 曹操撰　中華書局排印本

諸葛亮集 (蜀) 諸葛亮撰　中華書局整理校點張澍輯本

曹植集校注 (近人) 趙幼文校注　人民文學出版社排印本

阮籍集 (近人) 李志鈞、季昌華、柴玉英、彭大華校點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晉司隸校尉傅玄集 (晉) 傅玄撰　觀古堂所著書本

左太沖集 (晉) 左思撰　漢魏六朝名家集初刻本

陸士衡文集（晉）陸機撰　四部叢刊初編本
郭宏農集（晉）郭璞撰　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
陶淵明集（近人）逯欽立校注　中華書局排印本
顔光禄集（劉宋）顔延之撰　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
謝康樂集（劉宋）謝靈運撰　同上
鮑氏集（劉宋）鮑照撰　四部叢刊初編本
謝宣城詩集（南齊）謝朓撰　同上
沈隱侯集（梁）沈約撰　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
江文通集（梁）江淹撰（近人）胡之驥注　李長路、趙威點校　中華書局排印本
何記室集（梁）何遜撰　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
梁昭明太子文集（梁）蕭統撰　四部叢刊初編本
徐孝穆集（陳）徐陵撰　同上
庾子山集（北周）庾信撰　同上
楊盈川集（唐）楊炯撰　同上
宋之問集（唐）宋之問撰　四部叢刊續編本
駱賓王文集（唐）駱賓王撰　四部叢刊初編本
王子安集（唐）王勃撰　同上
陳伯玉文集（唐）陳子昂撰　同上
張説之文集（唐）張説撰　同上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唐）張九齡撰　同上
孟浩然集（唐）孟浩然撰　同上
王右丞集（唐）王維撰（清）趙殿丞箋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李太白全集（清）王琦注　中華書局排印本
劉隨州文集（唐）劉長卿撰　四部叢刊初編本

岑參集校注（唐）岑參撰（近人）陳鐵民、侯忠義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岑參詩集編年箋注（近人）劉開揚撰　巴蜀書社排印本

高常侍集（唐）高適撰　四部叢刊初編本

高適詩集編年箋注（近人）劉開揚撰　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印本

杜工部草堂詩箋（宋）魯訔編（宋）蔡夢弼會箋　古逸叢書本

分門集注杜工部詩（宋）□□輯　四部叢刊初編本

杜臆（明）王嗣奭撰　中華書局排印本

錢注杜詩（唐）杜甫撰（清）錢謙益注　同上

杜詩詳注（唐）杜甫撰（清）仇兆鰲注撰　同上

杜詩鏡詮（唐）杜甫撰（清）楊倫箋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讀杜心解（清）浦起龍撰　中華書局排印本

讀杜詩說（清）施鴻保撰（近人）張慧劍校　同上

元次山集（唐）元結撰（近人）孫望校　同上

顧逋翁詩集（唐）顧況撰　唐詩百名家全集本

孟東野詩集（唐）孟郊撰　四部叢刊初編本

玉川子詩集（唐）盧仝撰　同上

唐陸宣公翰苑集（唐）陸贄撰　同上

王建詩集（唐）王建撰　唐詩百名家全集本

權載之文集（唐）權德輿撰　四部叢刊初編本

歐陽行周文集（唐）歐陽詹撰　同上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唐）韓愈撰（宋）朱熹校　同上

韓昌黎文集校注（唐）韓愈撰（近人）馬通伯校注　古典文學出版社排印本

韓昌黎詩繫年集釋（唐）韓愈撰（近人）錢仲聯集釋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劉夢得文集（唐）劉禹錫撰　四部叢刊初編本

唐李文公集（唐）李翺撰　同上

白氏文集（唐）白居易撰　同上

柳河東集（唐）柳宗元撰（宋）韓醇音釋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本

元稹集（唐）元稹撰（近人）冀勤點校　中華書局排印本

唐賈浪仙長江集（唐）賈島撰　四部叢刊初編本

臨淮詩集（唐）武元衡撰　唐詩百名家全集本

三家評注李長吉歌詩（唐）李賀撰（清）王琦等評注　中華書局排印本

鮑溶詩集（唐）鮑溶撰　唐詩百名家全集本

樊川文集（唐）杜牧撰　四部叢刊初編本

唐甫里先生文集（唐）陸龜蒙撰　同上

玉谿生詩箋注（唐）李商隱撰（清）馮浩編訂　四部備要本

李義山文集（唐）李商隱撰　四部叢刊初編本

溫庭筠詩集（唐）溫庭筠撰　唐詩百名家全集本

皮子文藪（唐）皮日休撰　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皮日休文集前人　四部叢刊初編本

禪月集（唐）釋貫休撰　同上

司空表聖文集（唐）司空圖撰　同上

司空表聖詩集前人　同上

鄭守愚文集（唐）鄭谷撰　四部叢刊續編本

白蓮集（唐）釋齊己撰　四部叢刊初編本

黄御史集（唐）黄滔撰　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碧雲集（南唐）李中撰　四部叢刊初編本

浣花集（前蜀）韋莊撰　同上

王黄州小畜集（宋）王禹偁撰　同上

范文正公集（宋）范仲淹撰　同上

景文集（宋）宋祁撰（清）孫星華輯拾遺　武英殿聚珍版書本

宛陵先生集（宋）梅堯臣撰　四部叢刊初編本

歐陽文忠公集（宋）歐陽修撰　同上

樂全集（宋）張方平撰　四庫全書珍本初集本

安陽集（宋）韓琦撰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本

元豐類稿（宋）曾鞏撰　同上

又　四部叢刊初編本

臨川先生文集（宋）王安石撰　同上

王荆文公詩李雁湖箋注（宋）李壁撰　張元濟影印季振宜舊本

蘇軾詩集（清）王文誥輯注（近人）孔凡禮點校　中華書局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本

蘇軾文集（近人）孔凡禮點校　同上

注東坡先生詩（宋）施元之、顧禧撰　宋景定補刊本

增刊校正王狀元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宋）王十朋撰　四部叢刊初編影印元務本書堂刊本

東坡先生編年詩（蘇詩補注）（清）查慎行撰　香雨齋刊本

欒城集、後集、三集（宋）蘇轍撰　四部叢刊初編本

欒城應詔集前人　同上

鄱陽集（宋）彭汝礪撰　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本

豫章黃先生文集（宋）黃庭堅撰　四部叢刊初編本

山谷內集詩注（宋）任淵撰　武英殿聚珍版書本

山谷別集（宋）黃庭堅撰　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淮海集、後集（宋）秦觀撰　四部叢刊初編本

參寥子詩集（宋）釋道潛撰　四部叢刊三編本

張右史文集（宋）張耒撰　四部叢刊初編本

後山先生集（宋）陳師道撰　適園叢書本

嵩山文集（宋）晁說之撰　四部叢刊續編本

鴻慶居士文集（宋）孫覿撰　常州先哲遺書本

筠谿集（宋）李彌遜撰　四庫全書珍本初集本

梁谿集（宋）李綱撰　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簡齋集（宋）陳與義撰　武英殿聚珍版書本

陳與義集　中華書局排印本

斐然集（宋）胡寅撰　四庫全書珍本初集本

雙谿集（宋）蘇籀撰　粵雅堂叢書初編本

葛無懷小集（宋）葛天民撰　南宋群賢小集本

敝帚稿略（宋）包恢撰　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元遺山先生全集（金）元好問撰　光緒七年讀書山房刊本

歸愚文鈔（清）沈德潛撰　沈歸愚詩文全集本

魯巖所學集（清）張宗泰撰　（臺灣）文海出版社印行本

文選（梁）蕭統輯（唐）李善注（清）胡克家撰攷異　中華書局影印胡克家刻本

六臣注文選（唐）李善、吕延濟、劉良、張銑、吕向、李周翰撰　四部叢刊初編本
玉臺新詠（陳）徐陵編（清）吴兆宜注　成都古籍書店影印本
樂府詩集（宋）郭茂倩撰　四部叢刊初編本
中興閒氣集（唐）高仲武輯（清）何焯撰校文　同上
又玄集（前蜀）韋莊輯　唐人選唐詩十種本
全唐詩清康熙四十二年敕輯　上海古籍出版社剪貼縮印康熙揚州詩局本
全唐文（清）董浩、曹振鏞等編　中華書局影印本
中州集（金）元好問編　四部叢刊初編本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注（明）張溥撰（近人）殷孟倫注　人民文學出版社排印本
唐詩紀事（宋）計有功撰　四部叢刊初編本
　又　中華書局排印本
古詩箋（清）王士禎編選（清）聞人倓箋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文館詞林（殘）（唐）許敬宗等輯　適園叢書本
續古文苑（清）孫星衍輯　平津館叢書本
文苑英華（宋）李昉等輯　中華書局影印本
唐宋文舉要（近人）高步瀛選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唐宋傳奇選（近人）張友鶴選注　人民文學出版社排印本
河嶽英靈集（唐）殷璠輯（近人）孫毓修撰校文　四部叢刊初編本
　又　唐人選唐詩十種本
全唐詩話舊題（宋）尤袤撰　歷代詩話本
豫章詩話（明）郭子章撰（近人）胡思敬撰校勘記　豫章叢書本
文心雕龍校注拾遺（近人）楊明照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文心雕龍義證（梁）劉勰撰（近人）詹鍈義證　同上
文心雕龍注釋（梁）劉勰撰（近人）周振甫注　人民文學出版社排印本
詩品注（梁）鍾嶸撰（近人）陳延傑注　同上
詩品（梁）鍾嶸撰　津逮祕書本
詩式（唐）釋皎然撰　十萬卷樓叢書本
金鍼詩格舊題（唐）白居易撰　詩學指南本
詩品集解（唐）司空圖撰（近人）郭紹虞集解　人民文學出版社排印本
六一詩話（宋）歐陽修撰　歷代詩話本
　又　津逮祕書本
續詩話（宋）司馬光撰　同上
艇齋詩話（宋）曾季貍撰　歷代詩話續編本
中山詩話（宋）劉攽撰　歷代詩話本
後山詩話（宋）陳師道撰　同上
臨漢隱居詩話（宋）魏泰撰　知不足齋叢書本
優古堂詩話（宋）吳幵撰　歷代詩話續編本
唐子西文錄（宋）强幼安記　歷代詩話本
王直方詩話（宋）王直方撰　宋詩話輯佚本
西清詩話（宋）蔡絛撰　同上
潛谿詩眼（宋）范温撰　同上
冷齋夜話（宋）釋惠洪撰　津逮祕書本
藏海詩話（宋）吳可撰　歷代詩話續編本
許彥周詩話（宋）許顗撰　百川學海本
童蒙詩訓（宋）呂本中撰　宋詩話輯佚本

石林詩話（宋）葉夢得撰　百川學海本
苕溪漁隱叢話（宋）胡仔撰　海山仙館叢書本
　又　人民文學出版社排印本
碧溪詩話（宋）黄徹撰　知不足齋叢書本
歲寒堂詩話（宋）張戒撰　武英殿聚珍版書本
　又　明正德十三年俞弁鈔本（上海圖書館藏）
　又　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又　歷代詩話續編本
　又　叢書集成初編本
　又　説郛（宛委山堂本）
　又　説郛（涵芬樓藏板據明鈔本）
　又　學海類編本
竹坡詩話（宋）周紫芝撰　津逮祕書本
二老堂詩話（宋）周必大撰　同上
韻語陽秋（宋）葛立方撰　歷代詩話本
庚谿詩話（宋）陳巖肖撰　歷代詩話續編本
餘師録（宋）王正德撰　守山閣叢書本
環谿詩話（宋）吴沆撰　學海類編本
後村詩話（宋）劉克莊撰　中華書局排印本
休齋詩話（宋）陳知柔撰　宋詩話輯佚本
諸家老杜詩評（宋）方深道撰　明鈔本（殘）
滄浪詩話校釋（宋）嚴羽撰（近人）郭紹虞校釋　人民文學出版社排印本
詩人玉屑（宋）魏慶之輯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竹莊詩話（宋）何汶撰（近人）常振國、絳雲點校　中華書局排印本

詩林廣記（宋）蔡正孫撰前人點校　同上

詩譜（元）陳繹曾撰　説郛（宛委山堂本）

藝苑卮言（明）王世貞撰　歷代詩話續編本

詩藪（明）胡應麟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詩話類編（明）王會昌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帶經堂詩話（清）王士禛撰、張宗柟纂集（近人）戴鴻森校點　人民文學出版社排印本

甌北詩話（清）趙翼撰　清詩話續編本

説詩晬語（清）沈德潛撰　清詩話本

拜經樓詩話（清）吴騫撰　同上

昭昧詹言（清）方東樹撰（近人）汪紹楹點校　人民文學出版社排印本

秋窗隨筆（清）馬位撰　清詩話本

一瓢詩話（清）薛雪撰　同上

養一齋詩話（清）潘德輿撰　清詩話續編本

養一齊李杜詩話前人　同上

海天琴思録（清）林昌彝撰（近人）王鎮遠、林虞生標點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與海天琴思續録合為一册）

宋詩話考（近人）郭紹虞撰　中華書局排印本

中國歷代文論選（近人）郭紹虞主編、王文生副主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杜甫卷（近人）華文軒編　中華書局排印本

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白居易卷（近人）陳友琴編　同上

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韓愈卷（近人）吴文治編　同上

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黄庭堅和江西詩派卷（近人）傅璇琮編　同上

魏晉南北朝文學史參考資料　北京大學中國文學史教研室選注　同上

石竹山房詩話論稿（近人）蔡鎮楚撰　湖南文藝出版社排印本

詩味論（近人）陳應鸞撰　巴蜀書社排印本

藝術論（俄國）托爾斯泰撰（近人）豐陳寶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排印本

文藝理論譯叢　同上

古典文藝理論譯叢　同上

碧雞漫志（宋）王灼撰　知不足齋叢書本

案：此書目中所列作者為清代及其以前者，于其名前注明朝代。凡民國至今之作者，無論存歿，一律于名前標曰“近人”。外國作者，只在其名前標明國別。

後　記

《歲寒堂詩話校箋》是一本純學術性的著作。此類書的出版，在當前本是十分困難的。拙著所以能够面世，全賴各方面的支持和幫助。

本書經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及其中文系、漢語言文學研究所、漢語史研究所諸位領導的審查、批准，定為四川大學“二一一工程”漢語史和中國古典文獻學項目，給以了經費上的資助，并收入叢書，從而為本書出版提供了根本性的保障。在項目申報過程中，中文系進行“二一一工程”建設工作的負責人，尤其是周裕鍇、劉長東二位先生給以了大力的支持。巴蜀書社的領導和全體同仁，以着力弘揚民族文化、扶助學術著作出版為宗旨，則是本書得以迅速出版的重要保證。責任編輯李衛紅同志、所有打印的工作人員為此花了大量的精力，進行了艱巨的勞動。校箋者在此謹對他們表示最誠摯的感謝！

作文難，著書難，而校注古籍尤難。校箋者學識有限，故本書中顧此失彼、疏漏紕繆之處可能不少，切望識者批評指摘，不吝賜教！

陳應鸞

1999年12月21日于川大